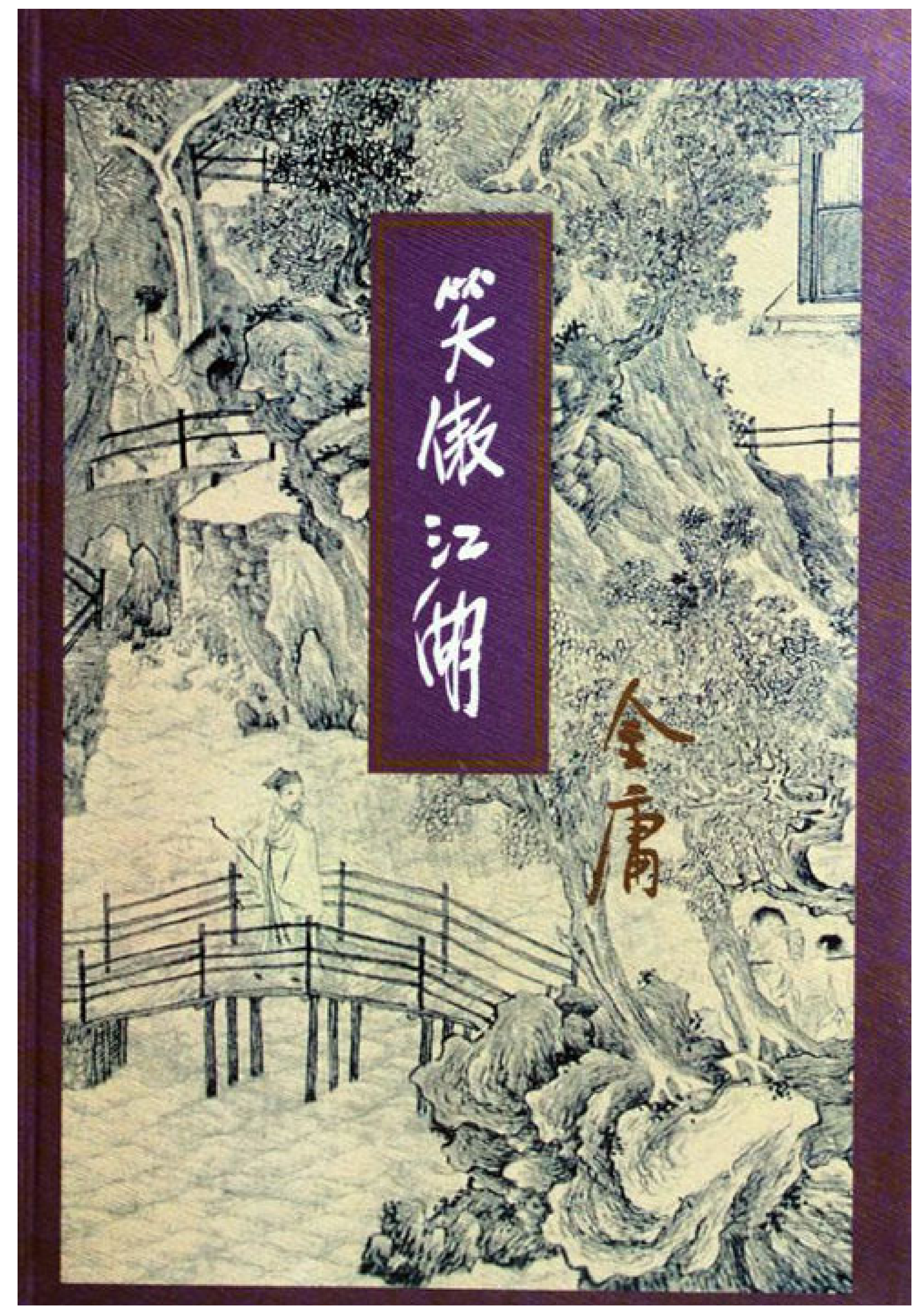

笑傲江湖
金庸

笑傲江湖（三）

金庸

简介

福建林远图以七十二路辟邪剑法称雄武林，创立福威镖局，驰骋江湖。远图死后，子孙无能，四方豪杰觊觎辟邪剑谱，纷至沓来。总镖头林震南一门被青城派屠戮殆尽。遗孤林平之拜投华山派掌门君子剑岳不群门下，一心学艺报仇。

华山派长徒令狐冲自幼失怙，与岳不群独女岳灵珊青梅竹马，情好甚笃。平之入门，灵珊乃移情于林。令狐失恋，又因豪放不羁，违反门规，被罚思过崖面壁一载，无意间得窥崖后暗洞中石刻，尽悉五岳剑派剑术秘诀，后蒙华山剑宗前辈——隐士风清扬传授独孤九剑，从此剑术通神。

其时武林之中，既有正邪之判，复存门户之别，少林、武当、青城、五岳自诩正教与魔教（日月神教）冤冤相报，誓不两立。五岳剑派名虽一体，实存芥蒂。嵩山掌门左冷禅野心勃勃，意欲吞并五岳，称霸江湖，自恃盟主身份，凌驾四岳掌门，挑拨华山剑宗争夺掌门之位，岳不群原属气宗，剑、气二宗素不相和，不群率本门弟子外出避祸，遭左道之士埋伏，俱被擒获。赖令狐冲以独孤剑法刺瞎对方十五人双目，化险为夷，然岳不群从此见疑于令狐冲。

先是令狐因行侠仗义，舍身救人，身负重伤，旋经江湖怪人桃谷六仙滥施救冶，伤势益重。及岳不群等至洛阳与林平之外祖王元霸家，令狐冲因怀有笑傲江湖曲谱复见疑于元霸父子，以为曲谱即林家祖传之“辟邪剑谱”。因曲谱深奥难解，令狐亦百口难辩，乃质诸洛阳隐士绿竹翁，并因而结识绿竹之姑，鉴定确系曲谱，释众之疑。绿竹之姑同情令狐遭遇，授以琴曲“清心普善咒”，助其疗伤，令狐于失恋遭嫉之余，得人眷顾，甚感欣慰，临去依依不舍，然始终未睹其面，离洛赴闽，一路之上，江湖左道帮派，踵武相接，馈赠奇珍秘药，来助令狐疗伤。口称令狐公子，礼敬有加，唯置岳不群于不顾。后于五霸冈聚众数千，掳劫名医，为令狐诊治。令狐既不明所以，岳不群更猜忌重重，终弃之而去。群豪至晚皆散，令狐独处冈上，落拓无依，百无聊赖。忽闻琴声出于草舍，知绿竹之姑亦在冈上，心下窃喜。问答之际，少林派辛国梁等上冈搜查魔教余党，令狐力阻辛等入草棚凌欺绿竹之姑，再受重创。与姑下冈避难，辛国梁等复来寻仇，绿竹之姑力杀四人，亦受重伤。令狐负之落荒而走，及涧水倒映其面，始知绿竹之姑竟为妙龄少女，该女羞赧不胜，自称盈盈。经此变故，二人互生情愫，然令狐以其行事怪异，颇存疑惑。

一日，令狐伤重昏厥，及醒已身处少林寺中，方证方丈许以上乘内功“易筋经”救其性命，然须改投少林门下。令狐不肯背师，方证乃出岳不群手书相示，内云因令狐结交左道，已将其逐出门墙，武林正派人人得而诛之。令狐睹此，万念俱灰，觉天地之大，竟无容身之处，一股倔强之气油然而生，乃婉辞方证，惨然离去，途遇一白衣老者力敌正邪二教数百人，凛然不惧。令狐心中钦仰，拔剑相助，脱困之后，遂成生死之交。老者名叫向问天，为人豪爽洒脱，闻令狐身患不治之疾，乃引其赴杭州梅庄，允荐一人医治，令狐悉遵向问天安排，二人先谒“江南四友”，向问天投其所好，以琴棋书画珍品诱“四友”与令狐比剑赌胜，“四友”不敌，然为珍品所诱，遂引令狐由地道入一囚室，使被囚之人与令狐赌斗，其人长身黑髯，武功超卓，虽不能胜令狐独孤九剑，然振膈一呼，令狐当即昏厥。及苏醒，已身陷囚室之中，于其间始末因由，懵无所知，无意中发现身下石板刻有内功口诀，乃照之修习，一月后，竟觉伤病爽然若失，旋以李代桃僵之法，赚得“四友之一”黑白子入室，换其衣帽逃出。值向问天并先前被囚之黑髯大汉前来救援，制服“四友”。乃知被囚之人竟原魔教教主任我行，向为其属下左使，因东方不败篡夺教主之位，囚任我行于梅庄，令“四友”看守，向不满东方诛除异己，乃穷十二年之力，探得任我行被囚之所，方欲施救，为东方发现，四出追捕，得与令狐邂逅。令狐所习之内功口诀，即任我行独创能于打斗之际吸人内力之“吸星大法”，其法世间传人仅令狐冲而已。然任我行云吸星大法后患无穷，劝令狐冲入教，方能授其化解之法，令狐不为要挟所动，谢绝而去。

独行仙霞岭，乔装泉州参将吴天德，恰逢恒山弟子遇魔教埋伏，乃拔剑相助，击退强敌。后于廿八铺救出被魔教掳劫之恒山女尼，领队师太定静苦战力竭而亡。遗言嘱令狐护送门下弟子赴福建水月庵。令狐遵嘱将群尼安顿，即往福威镖局寻师，见岳灵珊与林平之于镖局查找辟邪剑谱，被蒙面二人点倒，二人寻出一红色袈裟，逾墙而出。令狐寻踪追赶，杀死二人，夺回袈裟，因上有字迹，意必为辟邪剑谱，急欲呈送岳不群，终以负伤昏倒于镖局门外。及苏醒，得见师父母及同门兄弟，大慰情怀，然袈裟已不见，遂被不群诬指其偷窃辟邪剑谱，刺伤林平之，杀死师弟英白罗，令狐力白其冤，不获谅解。几死于不群掌下，赖师母佑护，逃离镖局。

值恒山群尼接掌门定闲信鸽传书告急，令狐乃率众前往铸剑谷驰援，救出定闲、定逸，二人皆已负伤，审讯俘虏，始知恒山弟子屡次中伏及定静死难，皆嵩山派伪装魔教所为，盖欲迫胁恒山派听其驱使，进而吞并华山、衡山、泰山三派。阴谋既败露，令狐乃护送恒山群尼乘舟返回北岳。归途舟次夏口，令狐登岸饮酒，遇衡山掌门莫大先生。莫告以盈盈乃魔教教主任我行之女，当日为救令狐之伤。只身背负令狐入少林寺，甘愿舍身乞方证大师以“易筋经”救令狐之命，至今幽囚寺中，言下颇责令狐负义。令狐闻此如大梦初觉，始知当日群豪请医送药皆受盈盈指使，发誓救其出寺，以报再生之恩。即让莫大护送恒山群尼，只身奔赴少林。江湖左道帮派，亦结队赴少林营救盈盈。为使双方免于流血，定闲、定逸自告奋勇，前往少林说项，乞方证释放盈盈，双方罢战，令狐率群豪继至少林，然寺内已空。仅定闲、定逸在内，定逸已死，定闲亦受人暗算奄奄垂毙，遗言请令狐接掌恒山门户，旋即逝去。令狐发誓报仇。

少林寺已被正教各派围困，令狐率众几番冲突，不能突围。幸由“桃谷六仙”发现寺中地道，群豪得以脱困。令狐辞别大众，再入少林，窥见任我行父女及向问天与正教各派掌门，正唇枪舌剑，争执不下。方证欲消弭仇恨，劝任我行等皈依佛门，武当冲虚道长则提出比武以决三人去留。众可其议，乃由方证、左冷禅、冲虚出手。任我行狡智先胜方证，后中左冷禅暗算，负于左。而令狐早已被人发现，任我行使其与冲虚比剑，冲虚自认不敌。方证乃如约放任等下山，而岳不群忽邀令狐较量，令狐不忍伤师，只守不攻，岳则明知不敌，仍纠缠不休，甚而以当日令狐与灵珊自创之“冲灵剑法”乱其心神，令狐终以救盈盈心切，误伤岳不群。四人出寺，任我行再诱令狐加盟魔教，且愿将盈盈许配，令狐以其有要挟之意，断然拒绝。径赴恒山践其诺言，接任掌门，盈盈因恒山一派尽皆女弟子，恐有损令狐声誉，亲率大批江湖豪士投于恒山门下。方证、冲虚推重令狐为人，亦来祝贺，并与其计议抵制左冷禅称霸武林之策。东方不败遣部下偷袭悬空寺，包围方证等三人，赖盈盈解救，制伏魔教群敌。

令狐与盈盈辞出，会同任我行、向问天乔装入魔教总坛——黑木崖，杀死东方不败，任我行乃得重登教主之位。令狐不满任我行威福自用，不辞而别。值左冷禅举行五岳并派大会，令狐率恒山弟子齐赴嵩山，左事先策划周密，挑动泰山派内讧，诛除掌门天门道人，自认已稳坐五岳派掌门之位。盈盈乔装混入恒山人群，以传音之术唆使“桃谷六仙”搅乱会场，议定比剑以定掌门。岳不群则使灵珊出场，分别以诸派剑法力胜泰山玉玑子、玉磬子、及衡山掌门莫大先生。时灵珊已与林平之成婚，令狐见灵珊忽忽不乐，乃登场以“冲灵剑法”与之对舞，终至于自伤。而岳不群突然发难，以如鬼如魅之辟邪剑法刺瞎左冷禅双目，夺得五岳派掌门。群雄散讫，令狐复与盈盈相聚，二人几经生死患难，终成知心情侣。

下山途中，二人目睹林平之夫妇口角及平之以辟邪剑法屠戮青城派子弟之残酷，不解林平之何以亦能习练辟邪剑法，因尾随其后，复亲聆平之述说岳不群如何诱其入门，如何以女儿为钓饵，如何攫取剑谱嫁祸令狐冲，如何杀死英白罗，砍伤平之以灭口，如何自宫练剑掩人耳目种种阴谋险恶，令狐得知，始恍然大悟。继知平之以偶然之机缘得见辟邪剑谱并自宫习剑以图报复之始末嗣后。平之因双目已盲，欲投左冷禅，

为明心迹，刺死岳灵珊，令狐与盈盈安葬灵珊。岳不群以华山思过崖洞内石刻武功秘诀诱引诸派高手入观，旋用巨石封側，欲尽诛异己，令狐与盈盈亦陷洞中，颇历凶险，几遭岳不群毒手，赖恒山女尼仪琳刺死岳不群，始得脱困。任我行倾巢来攻，欲称霸五岳，胁迫令狐入教，令狐凛然不屈。五岳剑派以自相残杀，纷纷零落，任我行终因心力交瘁而亡。令狐与盈盈终成眷属，正邪双方亦因此化干戈为玉帛。

第二十一章　囚居

黑白子微覺不妥，手腕已被對方抓住，當即右手急旋，反打擒拿，手臂向內急奪，左足疾踢而出。



二十一　囚居

令狐冲也不知昏迷了多少时候，终于醒转，脑袋痛得犹如已裂了开来，耳中仍如雷霆大作，轰轰声不绝。睁眼漆黑一团，不知身在何处，支撑着想要站起，浑身更无半点力气，心想：“我定是死了，给埋在坟墓中了。”一阵伤心，一阵焦急，又晕了过去。

第二次醒转时仍头脑剧痛，耳中响声却轻了许多，只觉得身下又凉又硬，似是卧在钢铁之上，伸手去摸，果觉草席下是块铁板，右手这么一动，竟发出一声呛啷轻响，同时觉得手上有甚么冰冷的东西缚住，伸左手去摸时，也发出呛啷一响，左手竟也有物缚住。他又惊又喜，又是害怕，自己显然没死，身子却已为铁链所系，左下再摸，察觉手上所系的是根细铁链，双足微一动弹，立觉足胫上也系了铁链。

他睁眼出力凝视，眼前更没半分微光，心想：“我晕去之时，是在和任老先生比剑，不知如何中了江南四友的暗算，看来也是破囚于湖底的地牢中了。但不知是否和任老前辈囚于一处。”当即叫道：“任老前辈，任老前辈。”

叫了两声，不闻丝毫声息，惊惧更增，纵声大叫：“任老前辈！任老前辈！”

黑暗中只听到自己嘶嗄而焦急的叫声，大叫：“大庄主！四庄主！你们为甚么关我在这里？快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可是除了自己的叫喊之外，始终没听到半点别的声息。

由惶急转为愤怒，破口大骂：“卑鄙无耻的奸恶小人，你们斗剑不胜，便想关住我不放吗？”想到要像任老先生那样，此后一生便给囚于这湖底的黑牢之中，霎时间心中充满了绝望，不由得全身毛发皆竖。

他越想越怕，又张口大叫，只听得叫出来的声音竟变成了号哭，不知从甚么时候起，已然泪流满面，嘶哑着嗓子叫道：“你梅庄中这四个……这四个卑鄙狗贼，我……我……令狐冲他日得脱牢笼，把你们……你们……你们的眼睛刺瞎，把你们双手双足都割了……割了下来。我出了黑牢之后……”

突然间静了下来，一个声音在心中大叫：“我能出这黑牢么？我能出这黑牢么？任老前辈如此本领，尚且不能出去，我……我怎能出去？”一阵焦急，哇的一声，喷出了几口鲜血，又晕了过去。

昏昏沉沉之中，似乎听得喀得一声响，跟着亮光耀眼，蓦地惊醒，一跃而起，却没记得双手双足均已被铁链缚住，兼之全身乏力，只跃起尺许，便即摔落，四肢百骸似乎都断折了一般。他久处暗中，陡见光亮，眼睛不易睁开，但生怕这一线光明稍现即隐，就此失去了脱困良机，虽然双眼刺痛，仍使力睁得大大的，瞪着光亮来处。

亮光是从一个尺许见方的洞孔中射进来，随即想起，任老前辈所居的黑牢，铁门上有一方孔，便与此一模一样，再一瞥间，自己果然也是处身于这样的一间黑牢之中。他大声叫嚷：“快放我出去，黄钟公、黑白子，卑鄙的狗贼，有胆的就放我出去。”

只见方孔中慢慢伸进来一只大木盘，盘上放了一大碗饭，饭上堆着些菜肴，另有一个瓦罐，当是装着汤水。

令狐冲一见，更加恼怒，心想：“你们送饭菜给我，正是要将我在此长期拘禁了。”大声骂道：“四个狗贼，你们要杀便杀，要剐便剐，没的来消遣大爷。”只见那只木盘停着不动，显是要他伸手去接，他愤怒已极，伸出手去用力一击，呛当当几声响，饭碗和瓦罐掉在地下打得粉碎，饭菜汤水泼得满地都是。那只木盘慢慢缩了出去。

令狐冲狂怒之下，扑到方孔上，只见一个满头白发的老者左手提灯，右手拿着木盘，正缓缓转身。这老者满脸都是皱纹，却是从来没见过的。令狐冲叫道：“你去叫黄钟公来，叫黑白子来，那四个狗贼，有种的就来跟大爷决个死战。”那老者毫不理睬，弯腰曲背，一步步的走远。令狐冲大叫：“喂，喂，你听见没有？”那老者竟头也不回的走了。

令狐冲眼见他的背影在地道转角处消失，灯光也逐渐暗淡，终于瞧出去一片漆黑。过了一会，隐隐听得门户转动之声，再听得木门和铁门依次关上，地道中便又黑沉沉地，既无一丝光亮，亦无半分声息。

令狐冲又是一阵晕眩，凝神半晌，躺倒床上，寻思："这送饭的老者定是奉有严令，不得跟我交谈。我向他叫嚷也是无用。"又想："这牢房和任老前辈所居一模一样，看来梅庄的地底筑有不少黑牢，不知囚禁着多少英雄好汉。我若能和任老前辈通上消息，或者能和哪一个被囚于此的难友联络上了，同心合力，或有脱困的机会。"当下伸手往墙壁上敲去。

墙壁上当当几响，发出钢铁之声，回音既重且沉，显然隔墙并非空房，而是实土。

走到另一边墙前，伸手在墙上敲了几下，传出来的亦是极重实的声响，他仍不死心，坐回床上，伸手向身后敲去，声音仍是如此。他摸着墙壁，细心将三面墙壁都敲遍了，除了装有铁门的那面墙壁之外，似乎这间黑牢竟是孤零零的深埋地底。这地底当然另有囚室，至少也有一间囚禁那姓任老者的地牢，但既不知在甚么方位，亦不知和自己的牢房相距多远。

他倚在壁上，将昏晕过去以前的情景，仔仔细细的想了一遍，只记得那老者剑招越使越急，呼喝越来越响，陡然间一声惊天动地的大喝，自己便晕了过去，至于如何为江南四友所擒，如何被送入这牢房监禁，那便一无所知了。

心想："这四个庄主面子上都是高人雅士，连日常遣兴的也是琴棋书画，暗底里竟卑鄙龌龊，无恶不作。武林中这一类小人甚多，原不足为奇。所奇的是，这四人于琴棋书画这四门，确是喜爱出自真诚，要假装也假装不来。

秃笔翁在墙上书写那首《裴将军诗》，大笔淋漓，决非寻常武人所能。"又想："师父曾说：'真正大奸大恶之徒，必是聪明才智之士，'这话果然不错，江南四友所设下的奸计，委实令人难防难避。"

忽然间叫了一声："啊哟！"情不自禁的站起，心中怦怦乱跳："向大哥却怎样了？不知是否也遭了他们毒手？"寻思："向大哥聪明机变，看来对这江南四友的为人早有所知，他纵横江湖，身为魔教的光明右使，自不会轻易着他们的道儿。只须他不为江南四友所困，定会设法救我。我纵然被囚在地底之下百丈深处，以向大哥的本事，自有法子救我出去。"想到此处，不由得大为宽心，嘻嘻一笑，自言自语："令狐冲啊令狐冲，你这人忒也胆小无用，适才竟然吓得大哭起来，要是给人知道了，颜面往哪里搁去？"

心中一宽，慢慢站起，登时觉得又饿又渴，心想："可惜刚才大发脾气，将好好一碗饭和一罐水都打翻了。若不吃得饱饱的，向大哥来救我出去之后，哪有力气来和这江南四狗厮杀？哈哈，不错，江南四狗！这等奸恶小人，又怎配称江南四友？江南四狗之中，黑白子不动声色，最为阴沉，一切诡计多半是他安排下的。我脱困之后，第一个便要杀了他。丹青生较为老实，便饶了他的狗命，却又何妨？只是他的窖藏美酒，却非给我喝个干净不可了。"

一想到丹青生所藏美酒，更加口渴如焚，心想："我不知已昏晕了多少时候，怎地向大哥还不来救？"

忽然又想："啊哟，不好！以向大哥的武功，倘若单打独斗，胜这江南四狗自是绰绰有余，但如他四人联手，向大哥便难操必胜之算，纵然向大哥大奋神勇，将四人都杀了，要觅到这地道的入口，却也千难万难。谁又料想得到，牢房入口竟会在黄钟公的床下？"

只觉体困神倦，便躺了下来，忽尔想到："任老前辈武功之高，只在向大哥之上，决不在他之下，而机智阅历，料事之能，也非向大哥所及。以他这等人物尚且受禁，为甚么向大哥便一定能胜？自来光明磊落的君子，多遭小人暗算，常言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向大哥隔了这许多时候仍不来救我，只怕他也已身遭不测了。"一时忘了自己受困，却为向问天的安危担起心来。

如此胡思乱想，不觉昏昏睡去，一觉醒来时，睁眼漆黑，也不知已是何时，寻思："凭我自己，无论如何是不能脱困的。如果向大哥也不幸遭了暗算，又有谁来搭救？师父已传书天下，将我逐出华山一派，正派中人自然不会来救。盈盈，盈盈……"

一想到盈盈，精神一振，当即坐起，心想："她曾叫老头子他们在江湖上扬言，务须将我杀死，那些旁门左道之士，自然也不会来救我的了。可是她自己呢？她如知我被禁于此，定会前来相救，左道中人听她号令的人极多，她只须传一句话出去，嘻嘻……"忽然之间，忍不住笑了出来，心想："这个姑娘脸皮子薄得要命，最怕旁人说她喜欢了我，就算她来救我，也必孤身前来，决不肯叫帮手。倘若有人知道她来救我，这人还多半性命难保。唉，姑娘家的心思，真好教人难以捉摸。像小师妹……"

一想到岳灵珊，心头蓦地一痛，伤心绝望之意，又深了一层："我为甚么只想有人来救我？这时候，说不定小师妹已和林师弟拜堂成亲，我便脱困而出，做人又有甚么意味？还不如便在这黑牢中给囚禁一辈子，甚么都不知道的好。"想到在地牢中被囚，倒也颇有好处，登时便不怎么焦急，竟然有些洋洋自得之意。

但这自得其乐的心情挨不了多久，只觉饥渴难忍，想起昔日在酒楼中大碗饮酒、大块吃肉的乐趣，总觉还是脱困出去要好得多，心想："小师妹和林师弟成亲却又如何？反正我给人家欺侮得够了。我内力全失，早是废人一个，平大夫说我已活不了多久，小师妹就算愿意嫁我，我也不能娶她，难道叫她终身为我守寡吗？"

但内心深处总觉得：倘若岳灵珊真要相嫁，他固不会答允，可是岳灵珊另行爱上了林平之，却又令他痛心之极，最好……最好……最好怎样？"最好小师味仍然和以前一样，最好是这一切事都没发生，我仍和她在华山的瀑布中练剑，林师弟没到华山来，我和小师妹永远这样快快活活的过一辈子。唉，田伯光、桃谷六仙、仪琳师妹……"

想到恒山派的小尼姑仪琳，脸上登时露出了温柔的微笑，心想："这个仪琳师妹，现今不知怎样了？她如知道我给关在这里，一定焦急得很。她师父收到了我师父的信后，当然不会准许她来救我。但她会求她的父亲不戒和尚设法，说不定还会邀同桃谷六仙，一齐前来。唉，这七个人乱七八糟，说甚么也成不了事。只不过有人来救，总是胜于无人理睬。"

想起桃谷六仙的缠七夹八，不由得嘻嘻一笑，当和他们共处之时，对这六兄弟不免有些轻视之意，这时却恨不得他们也是在这牢房内作伴，那些莫名其妙的怪话，这时如能听到，实是仙乐纶音一般了，想了一会，又复睡去。

黑狱之中，不知时辰，朦朦胧胧间，又见方孔中射进微光。令狐冲大喜，当即坐起，一颗心怦怦乱跳："不知是谁来救我了？"但这场喜欢维恃不了多久，随即听到缓慢滞重的脚步之声，显然便是那送饭的老人。他颓然卧倒，叫道："叫那四只狗贼来，瞧他们有没脸见我？"听得脚步声渐渐走近，灯光也渐明亮，跟着一只木盘从方孔中伸了进来，盘上仍放着一大碗米饭，一只瓦罐。

令狐冲早饿得肚子干瘪，干渴更是难忍，微一踌躇，便接过木盘。那老人木盘放手，转身便行。令狐冲叫道："喂，喂，你慢走，我有话问你。"

那老人毫不理睬，但听得踢跶、踢跶，拖泥带水的脚步声渐渐远去，灯光也即隐没。

令狐冲诅咒了几声，提起瓦罐，将口就到瓦罐嘴上便喝，罐中果是清水。

他一口气喝了半罐，这才吃饭，饭上堆着菜肴，黑暗中辨别滋味，是些萝卜、豆腐之类。

如此在牢中挨了七八日、每天那老人总是来送一次饭，跟着接去早一日的碗筷、瓦罐，以及盛便溺的罐子。不论令狐冲跟他说甚么话，他脸上总是绝无半分表情。

也不知是第几日上，令狐冲一见灯光，便扑到方孔之前，抓住了木盘，叫道："你为甚么不说话？到底听见了我的话没有？"

那老人一手指了指自己耳朵，摇了摇头，示意耳朵是聋的，跟着张开口来。令孤冲一见之下，惊得呆了，只见他口中舌头只剩下半截，模样极是可怖。他"啊"的一声大叫，说道："你的舌头给人割去了？是梅庄这四名狗庄主下的毒手？"那老人并不答话，慢慢将木盘递进方孔，显然他听不到今狐冲的话，就算听到了，也无法回答。

今狐冲心头惊怖，直等那老人去远，兀自静不下心来吃饭，那老人被割去了半截舌头的可怖模样，不断出现在眼前。他恨恨的道："这江南四狗如此可恶。令狐冲终身不能脱困，那便罢了，有一日我得脱牢笼，定当将这四狗一个个割去舌头、钻聋耳朵、刺瞎眼睛……"

突然之间，内心深处出现了一丝光亮："莫非是那些人……那些人……"

想起那晚在药王庙外刺瞎了十五名汉子的双目，这些人来历如何，始终不知。

“难道他们将我囚于此处，是为了报当日之仇么？”想到这里，叹了口长气，胸中积蓄多日的恶气，登时便消了大半：“我刺瞎了这一十五人的双目，他们要报仇，那也是应当的。”

他气愤渐平，日子也就容易过了些。黑狱中日夜不分，自不知已被囚了多少日子，只觉过一天便热一天，想来已到盛夏。

小小一间囚室中没半丝风息，湿热难当。这一天实在热得受不住了，但手足上都缚了铁链，衣裤无法全部脱除，只得将衣衫拉上，裤子褪下，又将铁板床上所铺的破席卷起，赤身裸体的睡在铁板上，登时感到一阵清凉，大汗渐消，不久便睡着了。

睡了个把时辰，铁板给他身子煨热了，迷迷糊糊的向里挪去，换了个较凉的所在，左手按在铁板上，觉得似乎刻着甚么花纹，其时睡意正浓，也不加理会。

这一觉睡得甚是畅快，醒转来时，顿觉精神饱满。过不多时，那老人又送饭来了。令狐冲对他甚为同情，每次他托木盘从方孔中送进来，必去捏捏他手，或在他手背上轻拍数下，表示谢意，这一次仍是如此。他接了木盘，缩臂回转，突然之间，在微弱的灯光之下，只见自己左手手背上凸起了四个字，清清楚楚是“我行被困”四字。

他大感奇怪，不明白这四个字的来由，微一沉吟，忙放下木盘，伸手去摸床上铁板，原来竟然刻满了字迹，密密麻麻的也不知有多少字。他登时省悟，这铁板上的字是早就刻下了的，只因前时床上有席，因此未曾发觉，昨晚赤身在铁板上睡卧，手背上才印了这四个字，反手在背上、臀上摸了摸，不禁哑然失笑，触手处尽是凸起的字迹。每个字约有铜钱大小，印痕甚深，字迹却颇潦草。

其时送饭老人已然远去，囚室又是漆黑一团，他喝了几大口水，顾不得吃饭，伸手从头去摸铁床上的字迹，慢慢一个字、一个字的摸索下去，轻轻读了出来：“老夫生平快意恩仇，杀人如麻，囚居湖底，亦属应有之报。唯老夫任我行被困……”读到这里，心想：“原来‘我行被困’四字，是在这里印出来的。”继续摸下去，那字迹写道：“……于此，一身通天彻地神功，不免与老夫枯骨同朽，后世小子，不知老夫之能，亦憾事也。”

令狐冲停手抬起头来，寻思：“老夫任我行！老夫任我行！刻这些字迹之人，自是叫做任我行了。原来这人也姓任，不知与任老前辈有没有干系？”

又想：“这地牢不知建成已有多久，说不定刻字之人，在数十年或数百年前便已逝世了。”

继续摸下去，以后的字迹是：“兹将老夫神功精义要旨，留书于此，后世小子习之，行当纵横天下，老夫死且不朽矣。第一，坐功……”以下所刻，都是调气行功的法门。

令狐冲自习“独孤九剑”之后，于武功中只喜剑法，而自身内力既失，一摸到“坐功”二字，便自怅然，只盼以后字迹中留有一门奇妙剑法，不妨便在黑狱之中习以自遣，脱困之望越来越渺茫，坐困牢房，若不寻些事情做做，日子实是难过。

可是此后所摸到的字迹，尽是“呼吸”、“意守丹田”、“气转金井”、“任脉”等等修习内功的用语，直摸到铁板尽头，也寻不着一个“剑”字，他好生失望：“甚么通天彻地的神功？这不是跟我开玩笑么！甚么武功都好，我就是不能练内功，一提内息，胸腹间立时气血翻涌。我练内功，那是自找苦吃。”

叹了口长气，端起饭碗吃饭，心想：“这任我行不知是甚么人物？他口气好狂，甚么通天彻地，纵横天下，似乎世上更无敌手。原来这地牢是专门用来囚禁武学高手的。”

初发现铁板上的字迹时，原有老大一阵兴奋，此刻不由得意兴索然，心想：“老天真是弄人，我没寻到这些字迹，倒还好些。”又想：“那个任我行如果确如他所自夸，功夫这等了得，又怎么仍然被困于此，无法得脱？可见这地牢当真固密之极，纵有天大的本事，一入牢笼，也只可慢慢在这里等死了。”当下对铁板下的字迹不再理会。

杭州一到炎暑，全城犹如蒸笼一般。地牢深处湖底，不受日晒，本该阴凉得多，但一来不通风息，二来潮湿无比，身居其中。另有一般困顿。令狐冲每日都是脱光了衣衫，睡在铁板上，一伸子便摸到字迹，不知不觉之间，已将其中许多字句记在心中了。

一日正自思忖：“不知师父、师娘、小师妹他们现今在哪里？已回到华山没有？”忽听得远远传来一阵脚步声，既轻且快，和那送饭老人全然不同。

他困处多日，已不怎么热切盼望有人来救，突然听到这脚步声，不由得惊喜交集，本想一跃而起，但狂喜之下，突然全身无力，竟躺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只听脚步声极快的便到了铁门外。

只听得门外有人说道：“任先生，这几日天气好热，你老人家身子好罢？”

话声入耳，令狐冲便认出是黑白子，倘若此人在一个多月以前到来，令狐冲定然破口大骂，甚么恶毒的言语都会骂出来，但经过这些时日的囚禁，已然火气大消，沉稳得多，又想：“他为甚么叫我任先生？是走错了牢房么？”当下默不作声。

只听黑白子道：“有一句话，我每隔两个月便来请问你老人家一次。今日七月初一，我问的还是这一句话，老先生到底答不答允？”语气甚是恭谨。

令狐冲暗暗好笑：“这人果然是走错了牢房，以为我是任老前辈了，怎地如此胡涂？”随即心中一凛：“梅庄这四个庄主之中，显以黑白子心思最为缜密。如是秃笔翁、丹青生，说不定还会走错了牢房，黑白子却怎会弄错？其中必有缘故。”当下仍默不作声。

只听得黑白子道：“任老先生，你一世英雄了得，何苦在这地牢之中和腐土同朽？只须你答允了我这件事，在下言出如山，自当助你脱困。”

令狐冲心中怦怦乱跳，脑海中转过了无数念头，却摸不到半点头绪，黑白子来跟自己说这几句话，实不知是何用意。只听黑白子又问：“老先生到底答不答允？”令狐冲知道眼前是个脱困的机会，不论对方有何歹意，总比不死不活、不明不白的困在这里好得多，但无法揣摸到对方用意的所在，生怕答错了话，致令良机坐失，只好仍然不答。

黑白子叹了口气，说道：“任老先生，你怎么不作声，上次那姓风的小子来跟你比剑，你在我三个兄弟面前，绝口不提我向你问话之事，足感盛情。我想老先生经过那一场比剑，当年的豪情胜概，不免在心中又活了起来罢？外边天地多么广阔，你老爷子出得黑牢，普天下的男女老幼，你要杀哪一个便杀哪一个，无人敢与老爷子违抗，岂不痛快之极？你答允我这件事，于你丝毫无损，却为甚么十二年来总是不肯应允？”

令狐冲听他语音诚恳，确是将自己当作了那姓任的前辈，心下更加起疑，只听黑白子又说了一会话，翻来覆去只是求自己答允那件事。令狐冲急欲获知其中详情，但料想自己只须一开口，情形立时会糟，只有硬生生的忍住，不发半点声息。

黑白子道：“老爷子如此固执，只好两个月后再见。”忽然轻轻笑了几声，说道：“老爷子这次没破口骂我，看来已有转机。这两个月中，请老爷子再好好思量罢，”说着转身向外行去。令狐冲着急起来，他这一出去，须得再隔两月再来，在这黑狱中度日如年，怎能再等得两个月？等他走出几步，便即压低嗓子，粗声道：“你求我答允甚么事？”

黑白子转身一纵，到了方孔之前，行动迅捷之极，颤声道：“你……你肯答允了吗？”

令狐冲转身向着墙壁，将手掌蒙在口上，含糊不清的道：“答允甚么事？”

黑白子道：“十二年来，每年我都有六次冒险来到此处，求恳你答允，老爷子怎地明知故问？”令狐冲哼的一声，道：“我忘记了。”黑白子道：“我求老爷子将那大法的秘要传授在下，在下学成之后，自当放老爷子出去。”

令狐冲寻思：“他是真的将我错认作是那姓任前辈？还是另有阴谋诡计？”一时无法知他真意，只得又模模糊糊的咕噜几句，连自己都不知说的是甚么，黑白子自然更加听不明白了，连问：“老爷子答不答允？老爷子答不答允，”

令狐冲道：”你言而无信，我才不上这个当呢。”

黑白子道：“老爷子要在下作甚么保证，才能相信？”令狐冲道：“你自己说好了。”黑白子道：“老爷子定是担心传授了这大法的秘要之后，在下食言而肥，不放老爷子出去，是不是？这一节在下自有安排，总是教老爷子信得过便是。”令狐冲道：“甚么安排？”

黑白子道：“请问老爷子，你是答允了？”语气中显得惊喜不胜。

令狐冲脑中念头转得飞快：“他求我传大法的秘要，我又有甚么大法的秘要可传？但不妨听听他有甚么安排。他如真的能放我出去，我便将铁板上那些秘诀说给他听，管他有用无用，先骗一骗他再说。”

黑白子听他不答，又道：“老爷子将大法传我之后，我便是老爷子门下的弟子了。本教弟子欺师灭祖，向来须受剥皮凌迟之刑，数百年来，无人能逃得过，在下如何胆敢不放老爷子出去？”令狐冲哼的一声，说道：“原来如此。三天之后，你来听我回话。”黑白子道：“老爷子今日答允了便是，何必在这黑牢中多耽三天？”

令狐冲心想：“他比我还心急得多，且多挨三天再说，看他到底有何诡计。”当下重重哼了一声，显得甚为恼怒。黑白子道：“是！是！三天之后，在下再来向你老人家请教。”

令狐冲听得他走出地道，关上了铁门，心头思潮起伏：“难道他当真将我错认为那姓任的前辈？此人甚是精细，怎会铸此大错？”突然想起一事：

“莫非黄钟公窥知了他的秘密，暗中将任前辈囚于别室，却将我关在此处？不错，这黑白子十二年来，每隔两月便来一次，多半给人察觉了。定是黄钟公暗中布下了机关。”

突然之间，想起了黑白子适才所说的一句话来：“本教弟子欺师灭祖，向来须受剥皮凌迟之刑，数百年来，无人能逃得过。”寻思：“本教？甚么教？难道是魔教，莫非那姓任的前辈和江南四狗都是魔教中人？也不知他们捣甚么鬼，却将我牵连在内。”一想到“魔教”两字，便觉其中诡秘重重，难以明白，也就不再多想，只是琢磨着两件事：“黑白子此举出于真情，还是作伪？三天之后他再来问我，那便如何答复？”

东猜西想，种种古怪的念头都转到了，却想破了头也无法猜到黑白子的真意，到后来疲极入睡。一觉醒转之后，第一个念头便是：“倘若向大哥在此，他见多识广，顷刻间便能料到黑白子的用意。那姓任的前辈智慧之高，显然更在向大哥之上……啊唷！”

脱口一声大叫，站起身来。睡了这一觉之后，脑子大为清醒，心道：“十二年来，任老前辈始终没答允他，自然是因深知此事答允不得。他是何等样人，岂不知其中利害关节？”随即又想：“任老前辈固然不能答允，我可不是任老前辈，又有甚么不能？”

他情知此事甚为不妥，中间含有极大凶险，但脱困之心极切，只要能有机会逃出黑牢，甚么祸害都不放在心上了，当下打定主意：“三天后黑白子再来问我，我便答允了他，将铁板上这些练气的秘诀传授于他，看他如何，再随机应变便是。”

于是摸着铁板上的字迹默默记诵，心想：“我须当读得烂熟、教他时脱口而出，他便不会起疑。只是我口音和那任老前辈相差太远，只好拼命压低嗓子。是了，我大叫两日把喉咙叫得哑了，到那时再说得加倍含糊，他当不易察觉。”

当下读一会口诀，便大叫大嚷一会，知道黑牢深处地底，门户重叠，便在狱室里大放炮仗，外面也听不到半点声息。他放大了喉咙，一会儿大骂江南四狗，一会儿唱歌唱戏，唱到后来，自己觉得实在难听，不禁大笑一场，便又去记诵铁板上的口诀。

突然间读到几句话：“当令丹田常如空箱，恒似深谷，空箱可贮物，深谷可容水。若有内息，散之于任脉诸穴。”

这几句话，以前也曾摸到过好几次，只是心中对这些练气的法门存着厌恶之意，字迹过指，从来不去思索其中含意，此刻却觉大为奇怪：“师父教我修习内功，基本要义在于充气丹田，丹田之中须当内息密实，越是浑厚，内力越强。为甚么这口诀却说丹田之中不可存丝毫内息？丹田中若无内息，内力从何而来？任何练功的法门都不会如此，这不是跟人开玩笑么？哈哈，黑白子此人卑鄙无耻，我便将这法门传他，教他上一个大当，有何不可？”

摸着铁板上的字迹，慢慢琢磨其中含意，起初数百字都是教人如何散功，如何化去自身内力，越来越觉骇异：“天下有哪一个人如此蠢笨，居然肯将毕生勤修苦练而成的内力设法化去？除非他是决意自尽了。若要自尽，横剑抹脖子便是，何必如此费事？这般化散内功，比修积内功还着实艰难得多，练成了又有甚么用？”想了一会，不由得大是沮丧：“黑白子一听这些口诀和法门，便知是消遣他的，怎肯上当？看来这条计策是行不通的了。”

越想越烦恼，口中翻来覆去的只是念着那些口诀：“丹田有气，散之任脉，如竹中空，似谷恒虚……”念了一会，心中有气，捶床大骂：“他妈的，这人在这黑牢中给关得怒火难消，便安排这诡计来捉弄旁人。”骂了一会，便睡着了。

睡梦之中，似觉正在照着铁板上的口诀练功，甚么“丹田有气，散之任脉”，便有一股内息向任脉中流动，四肢百骸，竟说不出的舒服。

过了好一会，迷迷糊糊的似睡非睡，似醒非醒，觉得丹田中的内息仍在向任脉流动，突然动念：“啊哟，不好！我内力如此不绝流出，岂不是转眼变成废人？”一惊之下，坐了起来，内息登时从任脉中转回，只觉气血翻涌，头晕眼花，良久之后，这才定下神来。

蓦地里想起一事，不由得惊喜交集：“我所以伤重难愈，全因体内积蓄了桃谷六仙和不戒和尚的七八道异种真气，以致连平一指大夫也无法医治。少林寺方丈方证大师言道，只有修习《易筋经》，才能将这些异种真气逐步化去，这铁板上所刻的内功秘要，不就是教我如何化去自身内力吗？哈哈，令狐冲，你这人当真蠢笨之极，别人怕内力消失，你却是怕内力无法消失。有此妙法，练上一练，那是何等的美事？”

自知适才在睡梦中练功，乃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清醒时不断念诵口诀，脑中所想，尽是铁板上的练功法门，入睡之后，不知不觉的便依法练了起来，但毕竟思绪纷乱，并非全然照着法门而行。这时精神一振，重新将口诀和练法摸了两遍，心下想得明白，这才盘膝而坐，循序修习。只练得一个时辰，便觉长期郁积在丹田中的异种真气，已有一部分散入了任脉，虽然未能驱出体外，气血翻涌的苦况却已大减。

他站起身来喜极而歌，却觉歌声嘶嗄，甚是难听，原来早一日大叫大嚷以求喊哑喉咙，居然已收功效，心道：“任我行啊任我行，你留下这些口诀法门，想要害人。哪知道撞在我的手里，反而于我有益无害。你死而有知，只怕要气得你大翘胡子罢！哈哈，哈哈！”

如此毫不间歇的散功，多练一刻，身子便舒服一些，心想：“我将桃谷六仙和不戒和尚的真气尽数散去之后，再照师父所传的法子，重练本门内功。

虽然一切从头做起，要花上不少功夫，但我这条性命，只怕就此捡回来了。

如果向大哥终于来救我出去，江湖之上，岂不是另有一番天地？”

忽尔又想：“师父既将我逐出华山派，我又何必再练华山派内功，武林中各家各派的内功甚多，我便跟向大哥学，又或是跟盈盈学，却又何妨？”心中一阵凄凉，又一阵兴奋。

这日吃了饭后，练了一会功，只觉说不出的舒服，不由自主的纵声大笑。

忽听得黑白子的声音在门外说道：“前辈你好，晚辈在这里侍候多时了。”

原来不知不觉间三日之期已届，令狐冲潜心练功散气，连黑白子来到门外亦未察觉，幸好嗓子已哑，他并未察觉，于是又干笑几声。黑白子道：“前辈今日兴致甚高，便收弟子入门如何？”

令狐冲寻思，“我答允收他为弟子，传他这些练功的法门？他一开门进来，发见是我风二中而不是那姓任前辈，自然立时翻脸，再说，就算传他功夫的真是任前辈，黑白子练成之后，多半会设法将他害死，譬如在饭菜中下毒之类。是了，这黑白子要下毒害死我，当真易如反掌，他学到了口诀，怎会将我放出？任前辈十二年来所以不肯传他，自是为此。”

黑白子听他不答，说道：“前辈传功之后，弟子即去拿美酒肥鸡来孝敬前辈。”令狐冲破囚多日，每日吃的都是青菜豆腐，一听到“美酒肥鸡”，不由得馋涎欲滴，说道：“好，你先去拿美酒肥鸡来，我吃了之后，心中一高兴，或许便传你些功夫。”黑白子忙道：“好好，我去

取美酒肥鸡。不过今天是不成了，明日如有机缘，弟子自当取来奉献。”

令狐冲道：”干么今日不成？”黑白子道：“来到此处，须得经过我大哥的卧室，只有乘着我大哥外出之时，才能……才能……”令狐冲嗯了一声，便不言语了。

黑白子记挂着黄钟公回到卧室，不敢多耽，便即告辞而去。

令狐冲心想：“怎生才能将黑白子诱进牢房，打死了他？此人狡猾之极，决不会上当。何况扯不断手足的铁链，就算打死了黑白子，我仍然不能脱困。”

心中转着念头，右手几根手指伸到左腕的铁圈中，用力一扳，那是无意中的随手而扳，决没想真能扯开铁圈，可是那铁圈竟然张了开来，又扳了几下，左腕竟然从铁圈中脱出。

这一下大出意外，惊喜交集，摸那铁圈，原来中间竟然有一断口，但若自己内力未曾散开，稍一使力，便欲昏晕，圈上虽有断口，终究也扳不开来。

此刻他已散了两天内息，桃谷六仙与不戒大师注入他体内的真气到了任脉之中，自然而然的生出强劲内力。再摸右腕上的铁圈，果然也有一条细缝。这条细缝以前不知曾摸到过多少次，但说甚么也想不到这竟是断口。当即左手使劲，将右手上的铁圈也扳开了，跟着摸到箍在两只足胫上的铁圈，也都有断口，运劲扳开，一一除下，只累得满身大汗，气喘不已。铁圈既除，铁链随之脱落，身上已无束缚。他好生奇怪：“为甚么每个铁圈上都有断口？这样的铁圈，怎能锁得住人？”

次日那老人送饭来时，令狐冲就着灯光一看，只见铁圈断口处，有一条条细微的钢丝锯纹，显是有人用一条极细的钢丝锯子，将足镣手铐上四个铁圈都锯断了，断口处闪闪发光，并未生锈，那么锯断铁圈之事，必是在不久以前，何以这些铁圈又合了拢来，套在自己手足上？”那多半有人暗中在设法救我。这地牢如此隐密，外人决计无法入来，救我之人当然是梅庄中的人物。想来他不愿这等对我暗算，因此在我昏迷不醒之时，暗中用钢丝锯子将脚镣手铐锯开了。此人自不肯和梅庄中余人公然为敌，只有觑到机会，再来放我出去。”

想到此处，精神大振，心想：“这地道的入口处在黄钟公的卧床之下，如是黄钟公想救我，随时可以动手，不必耽搁这许多时光。黑白子当然不会。

秃笔翁和丹青生二人之中，丹青生和我是酒中知己，交情与众不同，十之八九，是丹青生。”再想到黑白子明日来时如何应付，“我只跟他顺口敷衍，骗他些酒肉吃，教他些假功夫，有何不可？”

随即又想：“丹青生随时会来救我出去，须得赶快将铁板上的口诀法门记熟了。”摸着字迹，口中诵读，心中记忆。先前摸到这些字迹时并不在意，此时真要记诵得绝无错失，倒也不是易事。铁板上字迹潦草，他读书不多，有些草字便不识得，只好强记笔划，胡乱念个别字充数。心想这些上乘功夫的法门，一字之错，往往令得练功者人鬼殊途，成败逆转，只要练得稍有不对，难免走火人魔，出此牢后， 几时再有机会重来对照？非记得没半点错漏不可。他念了一遍又一遍，不知读了几多遍，几乎倒背也背得出了，这才安心入睡。

睡梦之中，果见丹青生前来打开牢门，放他出去，令狐冲一惊而醒，待觉是南柯一梦，却也并不沮丧，心想：“他今日不来救，只不过未得其便，不久自会来救。”

心想这铁板上的口诀法门于我十分有用，于别人却有大害，日后如再有人被囚千这黑牢之中，那人自然是好人，可不能让他上了那任我行的大当。

当下摸着字迹，又从头至尾的读了十来遍，拿起除下的铁铐，便将其中的字迹刮去了十几个字。

这一天黑白子并未前来，令狐冲也不在意，照着口诀法门，继续修习。

其后数日，黑白子始终没来。令狐冲自觉练功大有进境，桃谷六仙和不戒和尚留在自己体内的异种真气，已有六七成从丹田中驱了出来，散之于任督诸脉，心想只须持之有恒，自能尽数驱出。

他每日背诵口诀数十遍，刮去铁板上的字迹数十字，自觉力气越来越大，用铁铐刮削铁板，已花不了多大力气。如此又过了一月有余，他虽在地底，亦觉得炎暑之威渐减，心想：“冥冥之中果有天意，我若是冬天被囚于此，决不会发见铁板上的字迹。说不定热天未到，丹青生已将我救了出去。”

正想到此处，忽听得甬道中又传来了黑白子的脚步声。

令狐冲本来卧在床上，当即转身，面向里壁，只听得黑白子走到门外，说道：“任……任老前辈，真正万分对不起。这一个多月来，我大哥一直足不出户。在下每日里焦急万状，只盼来跟你老人家请安问候，总是不得其便。你……你老人家千万不要见怪才好！”一阵酒香鸡香，从方孔中传了进来。

令狐冲这许多日子滴酒未沾，一闻到酒香，哪里还忍得住，转身说道：“把酒菜拿给我吃了再说。”黑白子道：“是，是。前辈答允传我神功的秘决了？”令狐冲道：“每次你送三斤酒，一只鸡来，我便传你四句口诀，等我喝了三千斤酒，吃了一千只鸡，口诀也传得差不多了。”黑白子道：“这样未免太慢，只怕日久有变。晚辈每次送六斤酒，两只鸡，前辈每次便传八句口诀如何？”令狐冲笑道：“你倒贪心得紧，那也可以。拿来，拿来！”

黑白子托着木盘，从方孔中递将进去，盘上果是一大壶酒，一只肥鸡。

令狐冲心想：“我未传口诀，你总不能先毒死我。”提起酒壶，骨嘟嘟的便喝。这酒并不甚佳，但这时喝在口里，却委实醇美无比，似乎丹青生四酿四蒸的吐鲁番葡萄酒也有所不及，当下一口气便喝了半壶，跟着撕下一条鸡腿，大嚼起来，顷刻之间，将一壶酒、一只鸡吃得干干净净，拍了拍肚子，赞道：“好酒，好酒！”

黑白子笑道：“老爷子吃了肥鸡美酒，便请传授口诀了。”令狐冲听他再也不提拜帅之事，只道自己喝酒吃鸡之余，一时记不起了，当下也就不提，说道：“好，这四句口诀，你牢牢记住了：“奇经八脉，中有内息，聚之丹田，会于膻中。’你懂得解么？”铁板上原来的口诀是：“丹田内息，散于四肢，膻中之气，分注八脉，”他故意将之倒了转来。黑白子一听，觉得这四句口诀平平无奇，乃是练气的普通法门，说道：“这四句，在下领会得，请前辈再传四句。”

令狐冲心想：“这四句经我一改，变成寻常之极，他自感不足了，须当念四句十分古怪的，吓唬吓唬他。”说道：“今天是第一日，索性多传四句，你记好了：“震裂阳维，塞绝阴脉 ，八脉齐断，神功自成。” 黑白子大吃一惊，道，“这……这……这人身的奇经八脉倘若断绝了，哪里还活得成？这……这四句口诀，晚辈可当真不明白了。”令狐冲道：“这等神功大法，倘若人人都能领会，那还有甚么希奇？这中间自然有许多精微奇妙之处，常人不易索解。”

黑白子听到这里，越来越觉他说话的语气、所用的辞句，与那姓任之人大不相同，不由得疑心大起。前两次令狐冲说话极少，辞语又十分含糊，这一次吃了酒后，精神振奋，说话多了，黑白子十分机警，登时便生了疑窦，料想他有意捏造口诀，戏弄自己，说道：“你说‘八脉齐断，神功自成’，难道老爷子自己，这奇经八脉部已断绝了吗？”

令狐冲道：“这个自然。”他从黑白子语气之中，听出他已起了疑心，不敢跟他多说，道：“全部传完，你融会贯通，自能明白。”说着将酒壶放在盘上，从方孔中递将出去，黑白子伸手来接。

令狐冲突然”啊哟”一声，身子向前一冲，当的一声，额头撞上铁门。

黑白子惊道：“怎样了？”他这等武功高强之人，反应极快，一伸手，已探入方孔，抓住木盘，生怕酒壶掉在地下摔碎。

便在这电光石火的一瞬之间，令狐冲左手翻上，抓住了他右手手腕，笑道：“黑白子，你瞧瞧我到底是谁？”黑白子大惊，颤声道：“你……你……”

令狐冲将木盘递出去之时，并未有抓他手腕的念头，待在油灯微光下见到黑白子手掌在方孔外一晃，只待接他木盘，突然之间，心中起了一股难以抑制的冲动。自己在这里囚禁多日，全是出于这人的狡计，若能将他手腕扭断了，也足稍出心中的恶气：又想他出其不意的给自己抓住，突然大吃一惊，这人如此奸诈，吓他一跳，又有何不可？也不知是出于报复之意，还是一时童心大盛，便这么假装摔跌，引得他伸手进来，抓住了他手腕。

黑白子本来十分机警，只是这一下实在太过突如其来，事先更没半点朕兆，待得心中微觉不妥，手腕已被对方抓住，只觉对方五根手指便如是一只铁箍，牢牢的扣住了自己手腕上"内关""外关"两处穴道，当即手腕急旋，反打擒拿。当的一声大响，左足三根足趾立时折断，痛得啊啊大叫。

何以他右手手腕被扣，左足的足趾却会折断，岂非甚奇？原来黑白子于对方向来深自敬惮，这时手腕被扣，立即想到有性命之忧，忙不迭的使出一招"蛟龙出渊"。这一招乃是手腕被人扣住时所用，手臂向内急夺，左足无影无踪的疾踢而出，这一脚势道厉害已极，正中敌人胸口，非将他踢得当场吐血不可。敌人若是高手，知所趋避，便须立时放开他手腕，否则无法躲得过这当胸一脚。也是事出仓卒，黑白子急于脱困，没想到自己和对方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铁门，这一招"蛟龙出渊"确是使对了，这一脚也是踢得部位既准，力道又凌厉之极，只可惜当的一声大响，正中铁门。

令狐冲听到铁门这一声大响，这才明白，自己全仗铁门保护，才逃过了黑白子如此厉害的一脚，忍不住哈哈大笑，说道："再踢一脚，踢得也这样重，我便放你。"

突然之间，黑白子猛觉右腕"内关""外关"两处穴道中内力源源外泄，不由得想起生平最害怕的一件事来，登时魂飞天外，一面运力凝气，一面哀声求告："老……老爷子，求你……你……"他一说话，内力更大量涌出，只得住口，但内力还是不住飞快泄出。

令狐冲自练了铁板上的功夫之后，丹田已然如竹之虚，如谷之空，这时觉得丹田中有气注入，却也并不在意。只觉黑白子的手腕不住颤抖，显是害怕之极，心中气他不过，索性要吓他一吓，喝道："我传了你功夫，你便是本门弟子了，你欺师灭祖，该当何罪？"

黑白子只觉内力愈泄愈快，勉强凝气，还暂时能止得住，但呼吸终究难免，一呼一吸之际，内力便大量外泄，这时早忘了足趾上的疼痛，只求右手能从方孔中脱出，纵然少了一只手一只脚也是甘愿，一想到此处，伸手便去腰间拔剑。

他身子这么一动，手腕上"内关""外关"两处穴道便如开了两个大缺口，立时全身内力急泻而出，有如河水决堤，再也难以堵截。黑白子知道只须再捱得一刻，全身内力便尽数被对方吸去，当下奋力抽出腰间长剑，咬紧牙齿，举将起来，便欲将自己手臂砍断。但这么一使力，内力奔腾而出，耳朵中嗡的一声，便晕了过去。

令狐冲抓住他手腕，只不过想吓他一吓，最多也是扭断他腕骨，以泄心中积忿，没料到他竟会吓得如此的魂不附体，以致晕去，哈哈一笑，便松了手。他这一松手，黑白子身子倒下，右手便从方孔中缩回。

令狐冲脑中突如电光般闪过一个念头，急忙抓住他的手掌，幸好动作迅速，及时拉住，心想："我何不用铁铐将他铐住，逼迫黄钟公他们放我？"

当下使力将黑白子的手腕拉近，没料想用力一拉，黑白子的脑袋竟从方孔中钻了进来，呼的一声，整个身子都进了牢房。

这一下实是大出意料之外，他一呆之下，暗骂自己愚不可及，这洞孔有尺许见方，只要脑袋通得过，身子便亦通得过，黑白子既能进来，自己又何尝不能出去？以前四肢为铐链所系，自是无法越狱，但铐链早已暗中给人锯开，却为何不逃？又忖："丹青生暗中替我锯断了铐链，日日盼望我跟着那送饭的老人越狱逃走，想必心焦之极了。"他发觉铐链已为人锯断之时，正是练功之际，全副精神都贯注练功，而且其时铁板上的功诀尚未背熟，自不愿就此离去，只因内心深处不愿便即离开牢房，是以也未曾想到逃狱。

他略一沉吟，已有了主意，匆匆除下黑白子和自己身上的衣衫，对调了穿好，连黑白子那头罩也套在头上，心想："出去时就算遇上了旁人，他们也只道我便是黑白子。"将黑白子的长剑插在自己腰间，一剑在身，更是精神大振，又将黑白子的手足都铐在铐镣的铁圈之中，用力捏紧，铁圈深陷入肉。

黑白子痛得醒了过来，呻吟出声。令狐冲笑道："咱哥儿俩扳扳位！那老头儿每天会送饭送水来。"黑白子呻吟道："任……任老爷子……你……你的吸星大法……"令狐冲那日在荒郊和向问天联手抗敌，听得对方人群中有人叫过"吸星大法"，这时又听黑白子说起，便问："甚么吸星大法？"

黑白子道："我……我……该……该死……"

令狐冲脱身要紧，当下也不去理他，从方孔中探头出去，两只手臂也伸到了洞外，手掌在铁门上轻轻一推，身子射出，稳稳站在地下，只觉丹田中又积蓄了大量内息，颇不舒服。他不知这些内力乃是从黑白子身上吸来，只道久不练功，桃谷六仙和不戒和尚的内力又回入了丹田。这时只盼尽快离开黑狱，当下提了黑白子留下的油灯，从地道中走出去。

地道中门户都是虚掩，料想黑白子要待出去时再行上锁，这一来，令狐冲便毫不费力的脱离了牢笼。他迈过一道道坚固的门户，想起这些在黑牢中的日子，真是如同隔世，突然之间，对黄钟公他们也已不怎么怀恨，但觉身得自由，便甚么都不在乎了。

走到了地道尽头，拾级而上，头顶是块铁板，侧耳倾听，上面并无声息。

自从经过这次失陷，他一切小心谨慎得多了，并不立即冲上，站在铁板之下等了好一会，仍没听得任何声息。确知黄钟公当真不在卧室之中，这才轻轻托起铁板，纵身而上。

他从床上的孔中跃出，放好铁板，拉上席子，蹑手蹑足的走将出来，忽听得身后一人阴恻恻的道："二弟，你下去干甚么？"

令狐冲一惊回头，只见黄钟公、秃笔翁、丹青生三人各挺兵刃，围在身周。他不知秘门上装有机关消息，这么贸然闯出，机关上铃声大作，将黄钟公等三人引了来，只是他戴着头罩，穿的又是黑白子的长袍，无人认他得出。

令狐冲一惊之下，说道："我……我……"

黄钟公冷冷的道："我甚么？我看你神情不正，早料到你是要去求任我行教你练那吸星妖法，哼哼，当年你发过甚么誓来？"

令狐冲心中混乱，不知是暴露自己真相好呢，还是冒充黑白子到底，一时拿不定主意，拔出腰间长剑，向秃笔翁刺去。秃笔翁怒道："好二哥，当真动剑吗？"举笔一封。令狐冲这一剑只是虚招，乘他举笔挡架，便即发足奔出，黄钟公等三人直追出来。

令狐冲提气疾奔，片刻间便奔到了大厅。黄钟公大叫："二弟，二弟，你到哪里去？"令狐冲不答，仍是拔足飞奔。突见迎面一人站在大门正中，说道："二庄主，请留步！"

令狐冲奔得正急，收足不住，砰的一声，重重撞在他身上。这一冲之势好急，那人直飞出去，摔在数丈之外。令狐冲忙中一看，见是一字电剑丁坚，直挺挺的横在当地，身子倒确是作"一字"之形，只是和"电剑"二字却拉不上干系了。

令狐冲足不停步的向小路上奔去。黄钟公等一到庄子门口，便不再追来。

丹青生大叫："二哥，二哥，快回来，咱们兄弟有甚么事不好商量……"

令狐冲只拣荒僻的小路飞奔，到了一处无人的山野，显是离杭州城已远。

他如此迅捷飞奔，停下来时竟既不疲累，也不气喘，比之受伤之前，似乎功力尚有胜过。

他除下头上罩子，听到淙淙水声，口中正渴，当下循声过去，来到一条山溪之畔，正要俯身去捧水喝，水中映出一个人来，头发蓬松，满脸污秽，神情甚是丑怪。

令狐冲吃了一惊，随即哑然一笑，囚居数月，从不梳洗，自然是如此龌龊了，霎时间只觉全身奇痒，当下除去外袍，跳在溪水中好好洗了个澡，心想："身上的老泥便没半担，也会有三十斤。"浑身上下擦洗干净，喝饱清水后，将头发挽在头顶，水中一照，已回复了本来面目，

与那满脸浮肿的风二中已没半点相似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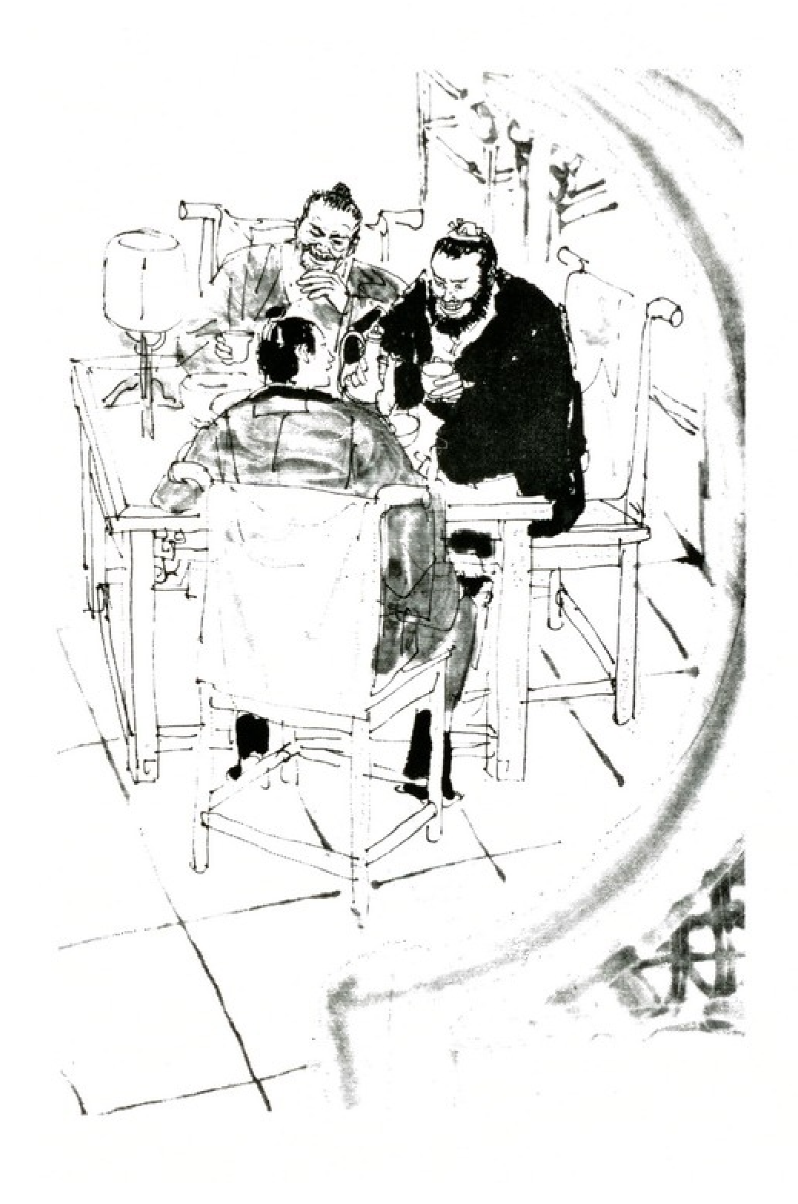
穿衣之际，觉得胸腹间气血不畅，当下在溪边行功片刻，便觉丹田中的内息已散入奇经八脉，丹田内又是如竹之空、似谷之虚，而全身振奋，说不出的畅快。他不知自己已练成了当世第一等厉害功夫，桃谷六仙和不戒和尚的七道真气，在少林寺疗伤时方生大师注入他体内的内力，固然已尽皆化为己有，而适才抓住黑白子的手腕，又已将他毕生修习的内功吸了过来贮入丹田，再散入奇经八脉，那便是又多了一个高手的功力，自是精神大振。

他跃起身来，拔出腰间长剑，对着溪畔一株绿柳的垂枝随手刺出，手腕略抖，嗤的一声轻响，长剑还鞘，这才左足落地，抬起头来，只见五片柳叶缓缓从中飘落。长剑二次出鞘，在空中转了个弧形，五片柳叶都收到了剑刃之上。他左手从剑刃上取过一片柳叶，说不出的又是欢喜，又是奇怪。在湖畔悄立片时，陡然间心头一阵酸楚："我这身功夫，师父师娘是无论如何教不出来的了。可是我宁可像从前一样，内力剑法，一无足取，却在华山门中逍遥快乐，和小师妹朝夕相见，胜于这般在江湖上孤身一人，做这游魂野鬼。"

自觉一生武功从未如此刻之高，却从未如此刻这般寂寞凄凉。他天生爱好热闹，喜友好酒，过去数月被囚于地牢，孤身一人那是当然之理。此刻身得自由，却仍是孤零零地。独立溪畔，欢喜之情渐消，清风拂体，冷月照影，心中惆怅无限。

任我行提起酒壺，斟滿了一杯酒，說道：『你我今日在此相聚，大是有緣，你若聽我良言相勸，便請幹了此杯。』

第二十二章 脫困



二十二　脱困

令狐冲悄立良久，眼见月至中天，夜色已深，心想种种疑窦，务当到梅庄去查个明白，那姓任的前辈倘若不是大奸大恶之辈，也当救他脱困。

当下认明路径，向梅庄行去。上了孤山后，从斜坡上穿林近庄，耳听得庄中寂静无声，轻轻跃进围墙。见几十间屋子都是黑沉沉地，只右侧一间屋子窗中透出灯光，提气悄步走到窗下，便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喝道："黄钟公，你知罪么？"声音十分严厉。

令狐冲大感奇怪，以黄钟公如此身分，居然会有人对他用这等口吻说话，矮下身子，从窗缝中向内张去。只见四人分坐在四张椅中，其中三人都是五六十岁的老者，另一人是个中年妇人。四人都身穿黑衫，腰系黄带。黄钟公、秃笔翁、丹青生站在四人之前，背向窗外。令狐冲瞧不见他三人的伸情，但一坐一站，显然尊卑有别。

只听黄钟公道："是，属下知罪。四位长老驾临，属下未曾远迎，罪甚，罪甚。"

坐在中间一个身材瘦削的老者冷笑道："哼，不曾远迎，有甚么罪了？

又装甚么腔。黑白子呢？怎么不来见我？"

令狐冲暗暗好笑："黑白子给我关在地牢之中，黄钟公他们却当他已经逃走了。"又想："怎么是长老、属下？是了，他们都是魔教中的人物。"

只听黄钟公道："四位长老，属下管教不严，这黑白子性情乖张，近来大非昔比，这几日竟然不在庄中。"

那老者双目瞪视着他，突然间眼中精光大盛，冷冷的道："黄钟公，教主命你们驻守梅庄，是叫你们在这里弹琴喝酒，绘画玩儿，是不是？"黄钟公躬身道："属下四人奉了教主令旨，在此看管要犯。"那老者道："这就是了。那要犯看管得怎样了？"黄锺公道："启禀长老，那要犯拘禁地牢之中。十二年来属下寸步不离梅庄，不敢有亏职守。"那老者道："很好，很好。你们寸步不离梅庄，不敢有亏职守。如此说来，那要犯仍是拘禁在地牢之中了？"黄钟公道："正是。"

那老者抬起头来，眼望屋顶，突然间打个哈哈，登时天花板上灰尘簌簌而落。他隔了片刻，说道："很好！你带那名要犯来让我们瞧瞧。"黄钟公道："四位长老谅鉴，当日教主严旨，除非教主他老人家亲临，否则不论何人，均不许探访要犯，违者……违者……"

那老者一伸下，从怀中取出一块东西来，高高举起，跟着便站起身来。

其余坐着的三人也即站起，状貌甚是恭谨。令狐冲凝目瞧去，只见那物长约半尺，是块枯焦的黑色木头，上面雕刻有花纹文字，看来十分诡异。黄钟公等三人躬身说道："教主黑木令牌驾到，有如教主亲临，属下谨奉令旨。"

那老者道："好，你去将那要犯带上来。"

黄钟公踌躇道："那要犯手足铸于精钢铸链之中，无法……无法提至此间。"

那老者冷笑道："直到此刻，你还在强辞夺理，意图欺瞒。我问你，那要犯到底是怎生逃出去的？"

黄钟公惊道："那要犯……那要犯逃出去了？决……决无此事。此人好端端的在地牢之中，不久之前属下还亲眼见到，怎……怎能逃得出去？"那老者脸色登和，温言道："哦，原来他还在地牢之中，那倒是错怪你们了，对不起之至。"和颜悦色的站起身来，慢慢走近身去，似乎要向三人赔礼，突然间一伸手，在黄钟公肩头一拍。秃笔翁和丹青生同时急退两步。但他们行动固十分迅捷，那老者出手更快，拍拍两声，

秃笔翁和丹青生的右肩也被他先后拍中。那老者这三下出手，实是不折不扣的偷袭，脸上笑吟吟的甚是和蔼，竟连黄钟公这等江湖大行家也没提防。秃笔翁和丹青生武功较弱，虽然察觉，却已无法闪避。

丹青生大声叫道：“鲍长老，我们犯了甚么罪？怎地你用这等毒手对付我们？”叫声中既有痛楚之意，又显得大是愤怒。

鲍长老嘴角垂下，缓缓的道：“教主命你们在此看管要犯，给那要犯逃了出去，你们该不该死？”黄钟公道：“那要犯倘若真的逃走，属下自是罪该万死，可是他好端端的在地牢之中。鲍长老滥施毒刑，可教我们心中不服。”

他说话之时身子略侧，令狐冲在窗外见到他额角上黄豆大的汗珠不住渗将出来，心想这鲍长老适才这么一拍，定然十分厉害，以致连黄钟公这等武功高强之人，竟也抵受不住。又想：黄钟公的武功该当不在此人之下，这鲍长老若不是使诈偷袭，未必便制他得住。

鲍长老道：“你们再到地牢去看看，倘若那要犯确然仍在牢中，我……哼……我鲍大楚给你们三位磕头赔罪，自然立时给你们解了这蓝砂手之刑。”

黄钟公道：“好，请四位在此稍待。”当即和秃笔翁、丹青生走了出去。令狐冲见他三人走出房门时都身子微微颤抖，也不知是因心下激动，还是由于身中蓝砂手之故。

他生怕给屋中四人发觉，不敢再向窗中张望，缓缓坐倒在地，寻思：“他们说的甚么教主，自必是号称当世武功第一的东方不败。他命江南四友在此看守要犯，已看守了十二年，自然不是指我而言，当是指那姓任的前辈了。

难道他竟已逃了出去？他逃出地牢，居然连黄钟公他们都不知道，确是神通广大之至。不错，他们一定不知，否则黑白子也不会将我错认作了任前辈。”

心想黄钟公等一入地牢，自然立时将黑白子认出来，这中间变化曲折甚多，想来又是希奇，又是好笑，又想：“他们却为何将我也囚在牢中？多半是我和那姓任的前辈比剑之后，他们怕我出去泄漏了机密，是以将我关住。哼，这虽不是杀人灭口，和杀人灭口却也相差无几。此刻他们身中蓝砂手，滋味定然极不好受，也算是替我出了口恶气。”

但听那四人坐在室中，一句话不说，令狐冲连大气也不敢透一口，和那四人虽有一墙之隔，但相距不过丈许之遥，只须呼吸稍重，立时便会给他们察觉。

万籁俱寂之中，忽然传来“啊”的一声悲号，声音中充满痛苦和恐惧之意，静夜听来，不由得令人毛骨悚然。令狐冲听得是黑白子的叫声，不禁微感歉仄，虽然他为了暗算自己而遭此报，可说自作自受，但他落在鲍大楚诸人手中，定是凶多吉少。跟着听得脚步声渐近，黄钟公等进了屋中。令狐冲又凑眼到窗缝上去张望，只见秃笔翁和丹青生分在左右扶着黑白子。黑白子脸上一片灰色，双目茫然无神，与先前所见的精明强干情状已全然不同。

黄钟公躬身说道：“启……启禀四位长老，那要犯果然……果然逃走了。

属下在四位长老跟前领死。”他似明知已然无幸，话声颇为镇定，反不如先前激动。

鲍大楚森然道：“你说黑白子不在庄中，怎地他又出现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黄钟公道：“种种原由，属下实在莫名其妙。唉，玩物丧志，都因属下四人耽溺于琴棋书画，给人窥到了这老大弱点，定下奸计，将那人……将那人劫了出去。”

鲍大楚道：“我四人奉了教主命旨，前来查明那要犯脱逃的真相，你们倘若据实禀告，确无分毫隐瞒，那么……那么我们或可向教主代你们求情，请教主慈悲发落。”黄钟公长长叹了口气，说道：“就算教主慈悲，四位长老眷顾，属下又怎有面目再活在世上？只是其中原委曲折，属下如不明白真相，纵然死了也不瞑目。鲍长老，教主……教主他老人家是在杭州么？”鲍大楚长眉一轩，问道：“谁说他老人家在杭州？”黄钟公道：“然则那要犯昨天刚逃走，教主他老人家怎地立时便知道了？立即便派遣四位长老前来梅庄？”

鲍大楚哼的一声，道：“你这人越来越胡涂啦，谁说那要犯是昨天逃走的？”

黄钟公道：“那人确是昨天中午越狱的，当时我三人还道他是黑白子，没想到他移花接木，将黑白子关在地牢之中，穿了黑白子的衣冠冲将出来。

这件事，我三弟、四弟固然看得清清楚楚，还有那丁坚，给他一撞之下，肋骨断了十几根……”鲍大楚转头向其余三名长老瞧去，皱眉道：“这人胡说八道，不知说些甚么。”一个肥肥矮矮的老者说道：“咱们是上月十四得到的讯息……”一面说，一面屈指计算，道：“到今日是第十七天。”

黄钟公猛退两步，砰的一声，背脊重重撞在墙上，道：“决……决无此事！我们的的确确，昨天是亲眼见到他逃出去的。”

他走到门口，大声叫道：“施令威，将丁坚抬来。”施令威在远处应道：“是！”

鲍大楚走到黑白子身前，抓住他胸口，将他身子提起，只见他手足软软的垂了下来，似乎全身骨骼俱已断绝，只剩下一个皮囊。鲍大楚脸上变色，大有惶恐之意，一松手，黑白子摔在地下，竟站不起身。另一个身材魁梧的老者说道：“不错，这是中了那厮的……那厮的吸星大法，将全身精力都吸干了。”语音颤抖，十分惊惧。

鲍大楚问黑白子道：“你在甚么时候着了他的道儿？”黑白子道：“我……

我……的确是昨天，那厮……那厮抓住了我右腕，我……我便半点动弹不得，只好由他摆布。”鲍大楚甚为迷惑，脸上肌肉微微颤动；眼神迷惘，问道：“那便怎样？”黑白子道：“他将我从铁门的方孔中拉进牢去，除下我衣衫换上了，又……又将足镣手铐都套在我手足之上，然后从那方孔中钻……钻了出去。”

鲍大楚皱眉道：“昨天？怎能够是昨天？”那矮胖老者问道：“足镣手铐都是精钢所铸，又怎地弄断的？”黑白子道：“我……我……我实在不知道。”秃笔翁道：“属下细看过足镣手铐的断口，是用钢丝锯子锯断的。这钢丝锯子，不知那厮何处得来？”

说话之间，施令威已引着两名家人将丁坚抬了进来。他躺在一张软榻上，身上盖着一张薄被。鲍大楚揭开被子，伸手在他胸口轻轻一按。丁坚长声大叫，显是痛楚已极。鲍大楚点点头，挥了挥手。施令威和两名家人将丁坚抬了出去。

鲍大楚道：“这一撞之力果然了得，显然是那厮所为。”

坐在左面那中年妇人一直没开口，这时突然说道：“鲍长老，倘若那厮确是昨天才越狱逃走，那么上月中咱们得到的讯息只怕是假的了。那厮的同党在外面故布疑阵，令咱们人心摇动。”鲍大楚摇头道：“不会是假的。”

那妇人道：“不会假？”鲍大楚道：“薛香主一身金钟罩、铁布衫的横练功夫，寻常刀剑也砍他不入，可是给人五指插入胸膛，将一颗心硬生生的挖了出去。除了这厮之外，当世更无第二人……”

令狐冲正听得出神，突然之间，肩头有人轻轻一拍。这一拍事先更无半点朕兆，他一惊之下，跃出三步，拔剑在手，回过头来，只见两个人站在当地。

这二人脸背月光，瞧不见面容。一人向他招了招手，道：“兄弟，咱们进去。”正是向问天的声音。令狐冲大喜，低声道：“向大哥！”

令狐冲急跃拔剑，又和向问天对答，屋中各人已然听见。鲍大楚喝问：“甚么人？”

只听得一人哈哈大笑，发自向问天身旁的人口中。这笑声声震屋瓦，令狐冲耳中嗡嗡作响，只觉胸腹间气血翻涌，说不出的难过。那人迈步向前，遇到墙壁，双手一推，轰隆一声响，墙上登时穿了一个大洞，那人便从墙洞中走了进去。向问天伸手挽住令狐冲的右手，并肩走进屋去。

鲍大楚等四人早已站起，手中各执兵刃，脸上神色紧张。令狐冲急欲看到这人是谁，只是他背向自己，但见他身材甚高，一头黑发，穿的

是一袭青衫。

鲍大楚颤声道："原……原来是任……任前辈到了。"那人哼了一声，踏步面前。鲍大楚、黄钟公等自然而然退开了两步。那人转过身来，往中间的椅中一坐，这张椅子，正是鲍大楚适才坐过的。令狐冲这才看清楚，只见他一张长长的脸孔，脸色雪白，更无半分血色，眉目清秀，只是脸色实在白得怕人，便如刚从坟墓中出来的僵尸一般。

他对向问天和令狐冲招招手，道："向兄弟，令狐冲兄弟，过来请坐。"

令狐冲一听到他声音，不禁惊喜交集，道："你……你是任前辈？"那人微微一笑，道："正是。你剑法可高明得紧啊。"令狐冲道："你果然已经脱险了。今天……今天我正想来救……"那人笑道："今天你想来救我脱困，是不是？哈哈，哈哈。向兄弟，你这位兄弟很够朋友啊。"

向问天拉着令狐冲的手，让他在那人右侧坐了，自己坐在那人左侧，说道："令狐兄弟肝胆照人，真是当世的堂堂血性男儿。"那人笑道："令狐兄弟，委屈你在西湖底下的黑牢住了两个多月，我可抱歉得很哪，哈哈，哈哈！"

这时令狐冲心中已隐隐知道了些端倪，但还是未能全然明白。

那姓任的笑吟吟的瞧着令狐冲，说道："你虽为我受了两个多月牢狱之灾，但练成了我刻在铁板上的吸星大法，嘿嘿，那也足以补偿而有余了。"

令狐冲奇道："那铁板上的秘诀，是前辈刻下的？"那人微笑道："若不是我刻的，世上更有何人会这吸星大法？"

向问天道："兄弟，任教主的吸星神功，当世便只你一个传人，实是可喜可贺。"令狐冲奇道："任教主？"向问天道："原来你到此刻还不知任教主的身分，这一位便是日月神教的任教主，他名讳是上'我'下'行'，你可曾听见过吗？"

令狐冲知道"日月神教"就是魔教，只不过他本教之人自称日月神教，教外之人则称之为魔教，但魔教教主向来便是东方不败，怎地又出来一个任我行？他嗫嚅道："任……任教主的名讳，我是在那铁板上摸到的，却不知他是教主。"

那身材魁梧的老者突然喝道："他是甚么教主了？我日月神教的教主，普天下皆知是东方教主。这姓任的反教作乱，早已除名开革。向问天，你附逆为非，罪大恶极。"

任我行缓缓转过头来，凝视着他，说道："你叫做秦伟邦，是不是？"

那魁梧老人道："不错。"任我行道："我掌执教中大权之时，你是在江西任青旗旗主，是不是？"秦伟邦道："正是。"任我行叹了口气，道："你现今身列本教十长老之位了，升得好快哪。东方不败为甚么这样看重你？你是武功高强呢，还是办事能干？"秦伟邦道："我尽忠本教，遇事向前，十多年来积功而升为长老。"任我行点头道："那也是很不错的了。"

突然间任我行身子一晃，欺到鲍大楚身前，左手疾探，向他咽喉中抓去。

鲍大楚大骇，右手单刀已不及挥过来砍对方手臂，只得左手手肘急抬，护住咽喉，同时左足退后一步，右手单刀顺势劈了下来。这一守一攻，只在一刹那间完成，守得严密，攻得凌厉，确是极高明手法。但任我行右手还是快了一步，鲍大楚单刀尚未砍落，已抓住他胸口，嗤的一声响，撕破了他长袍，左手将一块物事从他怀中抓了出来，正是那块黑木令。他右手翻转，已抓住了鲍大楚右腕，将他手腕扭了转去。只听得当当当三声响，却是向问天递出长剑，向秦伟邦以及其余两名长老分别递了一招。三长老各举兵刃相架。向问天攻这三招，只是阻止他们出手救援鲍大楚，三招一过，鲍大楚已全在任我行的掌握之中。

任我行微笑道："我的吸星大法尚未施展，你想不想尝尝滋味？"

鲍大楚在这一瞬之间，已知若不投降，便送了性命，除此之外更无第三条路好走。他决断也是极快，说道："任教主，我鲍大楚自今而后，效忠于你。"任我行道："当年你曾立誓向我效忠，何以后来反悔？"鲍大楚道："求任教主准许属下戴罪图功，将功赎罪。"任我行道："好，吃了这颗丸药。"放开他手腕，伸手入怀，取出一个瓷瓶，倒出一枚火红色的药丸，向鲍大楚抛去。鲍大楚一把抓过，看也不看，便吞入了腹中。

秦伟邦失声道："这……这是'三尸脑神丹'？"

任我行点点头，说道："不错，这正是'三尸脑神丹'！"又从瓷瓶中倒出六粒"三尸脑神丹"，随手往桌上掷去，六颗火红色的丹丸在桌上滴溜溜转个不停，道："你们知道这'三尸脑神丹'的厉害吗？"

鲍大楚道："服了教主的脑神丹后，便当死心塌地，永远听从教主驱使，否则丹中所藏尸虫便由僵伏而活动，钻而入脑，咬啮脑髓，痛楚固不必说，更且行事狂妄颠倒，比疯狗尚且不如。"任我行道："你说得甚是。你既知我这脑神丹的灵效，却何以大胆吞服？"鲍大楚道："属下自今而后，永远对教主忠心不贰，这脑神丹便再厉害，也跟属下并不相干。"

任我行哈哈一笑，说道："很好，很好。这里的药丸哪一个愿服？"

黄钟公和秃笔翁、丹青生面面相觑，都是脸色大变。他们与秦伟邦等久在魔教，早就知道这"三尸脑神丹"中里有尸虫，平时并不发作，一无异状，但若到了每年端午节的午时不服克制尸虫的药物，原来的药性一过，尸虫脱伏而出。一经入脑，其人行动如妖如鬼，再也不可以常理测度，理性一失，连父母妻子也会咬来吃了。当世毒物，无逾于此。再者，不同药主所炼丹药，药性各不相同，东方教主的解药，解不了任我行所制丹药之毒。

众人正惊惶踌躇间，黑白子忽然大声道："教主慈悲，属下先服一枚。"说着挣扎着走到桌边，伸手去取丹药。

任我行袍袖轻轻一拂，黑白子立足不定，仰天一交摔了出去，砰的一声，脑袋重重撞在墙上。任我行冷笑道："你功力已失，废人一个，没的糟蹋了我的灵丹妙药。"转头说道："秦伟邦、王诚、桑三娘，你们不愿服我这灵药，是不是？"

那中年妇人桑三娘躬身道："属下誓愿自今而后，向教主效忠，永无贰心。"那矮胖老者王诚道："属下谨供教主驱策。"两人走到桌边，各取一枚丸药，吞入腹中。他二人对任我行向来十分忌惮，眼见他脱困复出，已然吓得心胆俱裂，积威之下，再也不敢反抗。

那秦伟邦却是从中级头目升上来的，任我行掌教之时，他在江西管辖数县之地，还没资格领教过这位前任教主的厉害手段，叫道："少陪了！"双足一点，向墙洞窜出。

任我行哈哈一笑，也不起身阻拦。待他身子已纵出洞外，向问天左手轻挥，袖中倏地窜出一条黑色细长软鞭，众人眼前一花，只听得秦伟邦"啊"

的一声叫，长鞭从墙洞中缩转，已然卷住他左足，倒拖了回来。这长鞭鞭身极细，还没一根小指头粗，但秦伟邦给卷住了左足足踝，只有在地下翻滚的份儿，竟然无法起立。

任我行道："桑三娘，你取一枚脑神丹，将外皮小心剥去了。"桑三娘应道："是！"从桌上拿了一枚丹药，用指甲将外面一层红色药壳剥了下来，露出里面灰色的一枚小圆球。任我行道："喂他吃了。"桑三娘道："是！"

走到秦伟邦身前，叫道："张口！"

秦伟邦一转身，呼的一掌，向桑三娘劈去。他本身武功虽较桑三娘略逊，但相去也不甚远，可是足踝给长鞭卷住了，穴道受制，手上已无多大劲力。

桑三娘左足踢他手腕，右足飞起，拍的一声，踢中胸口，左足鸳鸯连环，跟着在他肩头踢了一脚，接连三脚，踢中了三处穴道，左手捏住他脸颊，右手便将那枚脱壳药丸塞入他口中，右手随即在他喉头一捏，咕的一声响，秦伟邦已将药丸吞入肚中。

令狐冲听了鲍大楚之言，知道"三尸脑神丹"中藏有僵伏的尸虫，全仗药物克制，桑三娘所剥去的红色药壳，想必是克制尸虫的药物，又

见桑三娘这几下手脚兔起鹘落，十分的干净利落，倒似平日习练有素，专门逼人服药，心想：“这婆娘手脚伶俐得紧！”他不知桑三娘擅于短打擒拿功夫，此刻归附任我行，自是抖擞精神，施展生平绝技，既卖弄手段，又是向教主表示效忠之意。

任我行微微一笑，点了点头。桑三娘站起身来，脸上神色不动，恭恭敬敬的站在一旁。

任我行目光向黄钟公等三人瞧去，显是问他们服是不服。

秃笔翁一言不发，走过去取过一粒丹药服下。丹青生口中喃喃自语，不知在说些甚么，终于也过去取了一粒丹药吃了。

黄钟公脸色惨然，从怀中取出一本册子，正是那《广陵散》琴谱，走到令狐冲身前，说道：“尊驾武功固高，智谋又富，设此巧计将这任我行救了出去，嘿嘿，在下佩服得紧。这本琴谱害得我四兄弟身败名裂，原物奉还。”

说着举手一掷，将琴谱投入了令狐冲怀中。

令狐冲一怔之际，只见他转过身来，走向墙边，心下不禁颇为歉仄，寻思：“相救这位任教主，全是向大哥的计谋，事先我可半点不知。但黄钟公他们心中恨我，也是情理之常，我可无法分辩了。”

黄钟公转过身来，靠墙而立，说道：“我四兄弟身入日月神教，本意是在江湖上行侠仗义，好好作一番事业。但任教主性子暴躁，威福自用，我四兄弟早萌退志。东方教主接任之后，宠信奸佞，锄除教中老兄弟。我四人更是心灰意懒，讨此差使，一来得以远离黑木崖，不必与人勾心斗角，二来闲居西湖，琴书遣怀。十二年来，清福也已享得够了。人生于世，忧多乐少，本就如此……”说到这里，轻哼一声，身子慢慢软垂下去。

秃笔翁和丹青生齐叫：“大哥！”抢过去将他扶起，只见他心口插了一柄匕首，双目圆睁，却已气绝。秃笔翁和丹青生连叫：“大哥，大哥！”哭了出来。

王诚喝道：“这老儿不遵教主令旨，畏罪自尽，须当罪加一等。你们两个家伙又吵些甚么？”丹青生满脸怒容，转过身来，便欲向王诚扑将过去，和他拚命。王诚道：“怎样？你想造反么？”丹青生想起已然服了三尸脑神丹，此后不得稍有违抗任我行的意旨，一股怒气登时消了，只是低头拭泪。

任我行道：“把尸首和这废人都撵了出去，取酒菜来，今日我和向兄弟、令狐兄弟要共谋一醉。”秃笔翁道：“是！”抱了黄钟公的尸身出去。

跟着便有家丁上来摆陈杯筷，共设了六个座位。鲍大楚道：“摆三副怀筷！咱们怎配和教主共席？”一面帮着收拾。任我行道：“你们也辛苦了，且到外面喝一杯去。”鲍大楚、王诚、桑三娘一齐躬身，道：“谢教主恩典。”慢慢退出。

令狐冲见黄钟公自尽，心想此人倒是个义烈汉子，想起那日他要修书荐自己去见少林寺方证大师，求他治病。对己也是一番好意，不由得有些伤感。

向问天笑道：“兄弟，你怎地机缘巧合，学到了教主的吸星大法？这件事倒要你说来听听。”令狐冲便将如何自行修习，如何无意中练成等情，一一说了。向问天笑道：“恭喜，恭喜，这种种机缘，缺一不成。做哥哥的好生为你喜欢。”说着举起酒杯，一口干了。任我行和令狐冲也都举杯干了。

任我行笑道：“此事说来也是险极。我当初在那铁板上刻这套练功秘诀，虽是在黑狱中闷得很了，聊以自遣，却未必存着甚么好心。神功秘决固然是真，但若非我亲加指点，助其散功，依法修习者非走火入魔不可，能避过此劫者千中无一。练这神功，有两大难关。第一步是要散去全身内力，使得丹田中一无所有，只要散得不尽，或行错了穴道，立时便会走火入魔，轻则全身瘫痪，从此成了废人，重则经脉逆转，七孔流血而亡。这门功夫创成已达数百年，但得获传授的固已稀有，而能练成的更寥寥无几，实因散功这一步太过艰难之故。令狐兄弟却占了极大的便宜，你内力本已全失，原无所有，要散便散，不费半点力气，在旁人最艰难最凶险的一步，在你竟不知不觉间便迈过去了。散功之后，又须吸取旁人的真气，贮入自己丹田，再依法驱入奇经八脉以供己用。这一步本来也十分艰难，自己内力已然散尽，再要吸取旁人真气，岂不是以卵击石，徒然送命？令狐兄弟却又有巧遇，听向兄弟说，你身上早已有几名高手所注的八道异种真气，虽只各人的一部分，但亦已极为厉害。令狐兄弟，你居然轻轻易易的度此两大难关，练成大法，也真是天意了。”

令狐冲手心中捏了把冷汗，说道：“幸好我内力全失，否则当真不堪设想。向大哥，任教主到底怎生脱困，兄弟至今仍是不明所以。”

向问天笑嘻嘻的从怀中取出一物，塞在令狐冲手中，道：“这是甚么？”

令狐冲觉得入手之物是一枚坚硬的圆球，正是那日他要自己拿去交给任我行的，摊开手掌，只见是一枚钢球，球上嵌有一粒小小的钢珠。令狐冲一拨钢珠，觉那钢珠能够转动，轻轻转得几转，便拉了一条极细的钢丝出来。这钢丝一端连在钢球之上，钢丝上都是锯齿，却是一把打造得精巧之极的钢丝锯子。令狐冲恍然大悟，道：“原来教主手足上的铐镣，是用此物锯断的。”

任我行笑道：“我在几声大笑之中运上了内力，将你们五人尽皆震倒，随即锯断铐镣。你后来怎样对付黑白子，当时我便怎样对付你了。”令狐冲笑道：“原来你跟我换了衣衫，将铐镣套在我手足之上，难怪黄钟公等没有察觉。”向问天道：“本来此事也不易瞒得过黄钟公和黑白子，但他们醒转之后，教主和我早已出了梅庄。黑白子他们见到我留下的棋谱书画，各人欢喜得紧，又哪里会疑心到狱中人已经掉了包。”

令狐冲道：“大哥神机妙算，人所难及。”心想：“原来你一切早已安排妥当，投这四人所好，引其入彀。只是教主脱困已久，何以迟迟不来救我？”

向问天鉴貌辨色，猜到了他心意，笑道：“兄弟，教主脱困之后，有许多大事要办，可不能让对头得知，只好委屈你在西湖底下多住几天，咱们今日便是救你来啦。好在你因祸得福，练成了不世神功，总算有了补偿。哈哈哈，做哥哥的给你赔不是了。”说着在三人酒杯中都斟满了酒，自己一口喝干。任我行哈哈大笑，道：“我也陪一杯。”令狐冲笑道：“赔甚么不是？

我得多谢两位才是。我本来身受内伤，无法医冶，练了教主的神功后，这内伤竟也霍然而愈，得回了一条性命。”三人纵声大笑，甚是高兴。

向问天道：“十二年之前，教主离奇失踪，东方不败篡位。我知事出蹊跷，只有隐忍，与东方不败敷衍。直到最近，才探知了教主被囚的所在，便即来助教主他老人家脱困。岂知我一下黑木崖，东方不败那厮便派出大队人马，追杀于我，又遇上正教中一批混帐王八蛋挤在一起赶热闹。兄弟，那日在深谷之底，你说了内功尽失的缘由，我当时便想要散去你体内的诸般异种真气，当世惟有教主的‘吸星大法’。教主脱困之后，我便当求他老人家传你这项神功，救你性命，想不到不用我出口恳求，教主已自传你了。”三人又一起干杯大笑。

令狐冲心想：“向大哥去救任教主，固然是利用了我，却也确是存了救我性命之心。那日离谷之时，他便说带我去求人医治。何况我若不是在这件事上出了大力，那‘吸星大法’何等神妙，任教主又怎肯轻易便即传给我这毫不相干的外人？”不禁对向问天好生感激。

喝得十几杯酒后，令狐冲觉得这位任教主谈吐豪迈，识见非凡，确是一位平生罕见的大英雄、大豪杰，不由得大是心折，先前见他对付秦伟邦和黄钟公、黑白子，手段未免过份毒辣，但听他谈论了一会后，颇信英雄处事，有不能以常理测度者，心中本来所存的不平之意逐渐淡去。

任我行道：“令狐兄弟，我对待敌人，出手极狠，御下又是极严，你或许不大看得惯。但你想想，我在西湖湖底的黑牢中关了多久？你在牢中耽过，知道这些日子的滋味。人家待我如何？对于敌人叛徒，难道能心慈的么？”

令狐冲点头称是，忽然想起一事，站起身来，说道：“我有一事相求教主，盼望教主能够答允。”任我行道：“甚么事？”令狐冲道：“我当日初见教主，曾听黄钟公言道，教主倘若脱困，重入江湖，单是华山一派，少说便会死去一大半人。又听教主言道，要是见到我师父，要令他大大难堪。教主功力通神，倘若和华山派为难，无人能够抵挡……”

任我行道：“我听向兄弟说，你师父已传言天下，将你逐出了华山派门墙。我去将他们大大折辱一番，索性就此灭了华山一派，将之在武

休中除名，替你出了心中一口恶气。”

令狐冲摇头道：“在下自幼父母双亡，蒙恩师、师娘收入门下，抚养长大，名虽师徒，情同父子。师父将我逐出门墙，一来确是我的不是，二来只怕也有些误会。在下可万万不敢怨怪恩师。”

任我行微笑道：“原来岳不群对你无情，你倒不肯对他不义？”令狐冲道：“在下想求恳教主的，便是请你宽宏大量，别跟我师父、师娘，以及华山派的师弟、师妹们为难。”任我行沉吟道：“我得脱黑牢，你出力甚大，但我传了你吸星大法，救了你的性命，两者已然相抵，谁也不亏负谁。我重入江湖，未了的恩怨大事甚多，可不能对你许下甚么诺言，以后行事，未免缚手缚脚。”

令狐冲听他这么说，竟是非和岳不群为难不可，不由得焦急之情，见于颜色。

任我行哈哈一笑，说道：“小兄弟，你且坐下。今日我在世上，只有向兄弟和你二人，才是真正亲信之人，你有事求我，总也有个商量处。这样罢，你先答允我一件事，我也就答允你，今后见到华山派中师徒，只要他们不是对我不敬，我便不去惹他。纵然要教训他们，也当瞧在你的面上，手下留情三分。你说如何？”

令狐冲大喜，忙道：“如此感激不尽。教主有何嘱咐。在下无有不遵。”

任我行道：“我和你二人结为金兰兄弟，今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向兄弟为日月神教的光明左使，你便为我教的光明右使。你意下如何？”

令狐冲一听，登时愕然，万没料到他要自己加入魔教。他自幼便听师父和师娘说及魔教的种种奸邪恶毒事迹，自己虽被逐出门墙，只想闲云野鹤，在江湖上做个无门无派的散人便了，若要自己身入魔教，却是万万不能，一时之间，心中乱成一团，难以回答。

任我行和向问天两对眼睛凝视着他，霎时之间，室中更无半点声息。

过了好一会，令狐冲才道：“教主美意，想我令狐冲乃末学后进，如何敢和教主比肩称兄道弟？再说，在下虽已不属华山一派，尚盼师父能够回心转意，收回成命……”

任我行淡淡一笑，道：“你叫我教主，其实我此刻虽然得脱牢笼，仍是性命朝不保夕，‘教主’二字，也不过说来好听而已。今日普天之下，人人都知日月神教的教主乃是东方不败。此人武功之高，决不在我之下，权谋智计，更远胜于我。他麾下人才济济，凭我和向兄弟二人，要想从他手中夺回教主之位，当真是以卵击石、痴心妄想之举。你不愿和我结为兄弟，原是明哲保身的美事，来来来，咱们杯酒言欢，这话再也休提了。”

令狐冲道：“教主的权位如何被东方不败夺去，又如何被囚在黑牢之中，种种情事，在下全然不明，不知两位能赐告否？”

任我行摇了摇头，凄然一笑，说道：“湖底一居，一十二年，甚么名利权位，本该瞧得淡了。嘿嘿，偏偏年纪越老，越是心热。”他满满斟了一杯酒，一口干了，哈哈一声长笑，笑声中却满是苍凉之意。

向问天道：“兄弟，那日东方不败派出多人追我，手段之辣，你是亲眼见到的了。若不是你仗义出手，我早已在那凉亭中给他们砍为肉酱。你心中尚有正派魔教之分，可是那日他们数百人联手，围杀你我二人，哪里还分甚么正派，甚么魔教？其实事在人为，正派中固有好人，何尝没有卑鄙奸恶之徒？魔教中坏人确是不少，但等咱们三人掌了大权，好好整顿一番，将那些作恶多端的败类给清除了，岂不教江湖上豪杰之士扬眉吐气？”

令狐冲点头道：“大哥这话，也说得是。”

向问天道：“想当年教主对待东方不败，犹如手足一般，提拔他为教中的光明左使，教中一应大权都交了给他。其时教主潜心修习这吸星大法，要将其中若干小小的缺陷都纠正过来，教中日常事务便无暇多管，不料那东方不败狼子野心，面子上对教主十分恭敬，甚么事都不敢违背，暗中却培植一己势力，假借诸般借口，将所有忠于教主的部属或是撤革，或是处死，数年之间，教主的亲信竟然凋零殆尽。教主是个忠厚至诚之人，见东方不败处处恭谨小心，而本教在他手中也算一切井井有条，始终没加怀疑。”

任我行叹了口气，说道：“向兄弟，这件事我实在好生惭愧。你曾对我进了数次忠言，叫我提防。可是我对东方不败信任太过，忠言逆耳，反怪你对他心怀嫉忌，言下责你挑拨离间，多生是非，以至你一怒而去，高飞远走，从此不再见面。”

向问天道：“属下决不敢对教主有何怨怪之意，只是眼见情势不对，那东方不败部署周密，发难在即，属下倘若随侍教主身畔，非先遭了他的毒手不可。虽然为本教殉难，亦属份所当为，但属下思前想后，总觉还是先行避开为是。倘若教主能洞烛他的奸心，令他逆谋不逞，那自是上上大吉，否则属下身在外地，至少也教他心有所忌，不敢太过放肆。”

任我行点头道：“是啊，可是我当时怎知道你的苦心？见你不辞而行，心下大是恼怒，其时练功正在紧要关头，还险些出了乱子。那东方不败却来大献殷勤，劝我不可烦恼。这一来，我更加中了他的奸计，竟将本教的秘籍《葵花宝典》传了给他。”

令狐冲听到《葵花宝典》四字，不禁“啊”了一声。

向问天道：“兄弟，你也知道《葵花宝典》么？”令狐冲道：“我曾听师父说起过这部宝典的名字，知道是博大精深的武学秘笈，却不知是在教主手中。”

任我行道：“多年以来，《葵花宝典》一直是日月神教的镇教之宝，历来均是上代教主传给下一代教主。其时我修习吸星大法废寝忘食，甚么事都不放在心上，便想将教主之位传给东方不败。将《葵花宝典》传给他，原是向他表示得十分明白，不久之后，我便会以教主之位相授。唉，东方不败原是个十分聪明之人，这教主之位明明已交在他的手里，他为甚么这样心急，不肯等到我正式召开总坛，正式公布于众？却偏偏要干这叛逆篡位的事？”

他皱起了眉头，似乎直到此刻，对这件事还是弄不明白。

向问天道：“他一来是等不及，不知教主到何时才正式相传：二来是不放心，只怕突然之间，大事有变。”

任我行道：“其实他一切已部署妥当，又怕甚么突然之间大事有变？当真令人好生难以索解。我在黑牢中静心思索，对他的种种奸谋已一一想得明白，只是他何以迫不及待的忽然发难，至今仍然想他不通。本来嘛，他对你心中颇有所忌，怕我说不定会将教主之位传了给你。但你既不别而行，已去了他眼中之钉，尽管慢慢的等下去好了。”

向问天道：“就是东方不败发难那一年，端午节晚上大宴，小姐在席上说过一句话，教主还记得么？”任我行搔了搔头，道：“端午节？那小姑娘说过甚么话啊？那有甚么干系？我可全不记得了。”

向问天道：“教主别说小姐是小孩子。她聪明伶俐，心思之巧，实不输于大人。那一年小姐是七岁罢？她在席上点点人数，忽然问你：‘爹爹，怎么咱们每年端午节喝酒，一年总是少一个人？’你一怔，问道：‘甚么一年少一个人？’小姐说道：‘我记得去年有十一个人，前年有十二个。今年一、二、三、四、五……咱们只剩下了十个。’”

任我行叹了口气，道：“是啊，当时我听了小姑娘这句话，心下很是不快。早一年东方不败处决了郝贤弟。再早一年，丘长老不明不白的死在甘肃，此刻想来，自也是东方不败暗中安排的毒计了。再先一年，文长老被革出教，受嵩山派、泰山派、衡山派三派高手围攻而死，此事起祸，自也是在东方不败身上。唉，小姑娘无意中吐露真言，当时我犹在梦中，竟自不悟。”

他顿了一顿，喝了口酒，又道：“这‘吸星大法’，创自北宋年间的‘逍遥派’，分为‘北冥神功’与‘化功大法’两路（作者按：请参阅《天龙八部》）。后来从大理段氏及星宿派分别传落，合而为一，称为‘吸星大法’，那主要还是继承了‘化功大法’一路。只是学者不得其法，其中颇有缺陷。

其时我修习吸星大法已在十年以上，在江湖上这神功大法也是大有声名，正派中人闻者无不丧胆。可是我却知这神功之中有几个重大缺陷，初时不觉，其后祸患却慢慢显露出来。那几年中我已然深明其患，知道若不及早补救，终有一日会得毒火焚身。那些吸取而来的他人功

力，会突然反噬，吸来的功力愈多，反扑之力愈大。”

令狐冲听到这里，心下隐隐觉得有一件大事十分不妥。

任我行又道：“那时候我身上已积聚了十余名正邪高手的功力。但这十余名高手分属不同门派，所练功力各不相同。我须得设法将之融合为一，以为己用，否则总是心腹大患。那几年中，我日思夜想，所挂心的便是这一件事。那日端午节大宴席上，我虽在饮酒谈笑，心中却兀自在推算阴维二十二穴和阳维三十二穴，在这五十四个穴道之间，如何使内息游走自如，既可自阴维入阳维，亦可自阳维入阴维 。因此小姑娘那几句话，我听了当时心下虽然不快，但片刻间便也忘了。”

向问天道：“属下也一直十分奇怪。教主向来机警万分，别人只须说得半句话，立时便知他心意，十拿九稳，从不失误。可是在那几年中，不但对东方不败的奸谋全不察觉，而且日常……日常……咳……”任我行微笑道：“而且日常浑浑噩噩，神不守舍，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是也不是？”向问天道：“是啊。小姐说了那几句话后，东方不败哈哈一笑，道：‘小姐，你爱热闹，是不？明年咱们多邀几个人来一起喝酒便是。’他说话时满脸堆欢，可是我从他眼光之中，却看出满是疑虑之色。他必定猜想，教主早已胸有成竹，眼前只不过假装痴呆，试他一试。他素知教主精明，料想对这样明显的事，决不会不起疑心。”

任我行皱起眉头，说道：“小姑娘那日在端午节大宴中说过这几句话，这十二年来，我却从来没记起过。此刻经你一提，我才记得，确有此言。不错，东方不败听了那几句话，焉有不大起疑心之理？”向问天道：“再说，小姐一天天长大，越来越聪明，便在一二年间，只怕便会给她识破了机关。

等她成年之后，教主又或许会将大位传她。东方不败所以不敢多等，宁可冒险发难，其理或在于此。”

任我行连连点头，叹了口气，道：“唉，此刻我女儿若在我身边，咱们多了一人，也不致如此势孤力弱了。”

向问天转过头来，向令狐冲道：“兄弟，教主适才言道，他这吸星大法之中，含有重大缺陷。以我所知，教主虽在黑牢中被囚十二年，大大受了委屈，可是由此脱却俗务羁绊，潜心思索，已然解破了这神功中的秘奥。教主，是也不是？”

任我行摸摸浓密的黑髯，哈哈一笑，极是得意，说道：“正是。从此而后，吸到别人的功力，尽为我用，再也不用担心这些异种真气突然反扑了。

哈哈！令狐兄弟，你深深吸一口气，是否觉得玉枕穴中和膻中穴中有真气鼓荡，猛然窜动？”

令狐冲依言吸了口气，果觉玉枕穴和膻中穴两处有真气隐隐流窜，不由得脸色微变。

任我行道：“你不过初学乍练，还不怎么觉得，可是当年我尚未解破这秘奥之时，这两处穴道中真气鼓荡，当真是天翻地覆，实难忍受。外面虽静悄悄地一无声息，我耳中却满是万马奔腾之声，有时又似一个个焦雷连续击打，轰轰发发，一个响似一个。唉，若不是我体内有如此重大变故，那东方不败的逆谋焉能得逞？”

令狐冲知他所言不假，又知向问天和他说这番话，用意是要自己向他求教，但若自己不允加入日月伸教，求教之言，自是说不出口，心想：“练了他这吸星大法，原来是吸取旁人功力以为己用。这功夫自私阴毒，我决计不练，决计不使。至于我体内异种真气无法化除，本来便已如此，我这条性命原是捡来的。令狐冲岂能贪生怕死，便去做大违素愿之事？”当下转过话题，说道：“教主，在下有一事不明，还想请教。在下曾听师父言道，那《葵花宝典》是武学中至高无上的秘笈，练成了宝典中的武学，固是无敌于天下，而且长生延年，寿过百岁。教主何以不练那宝典中的武功，却去练那甚为凶险的吸星大法？”

任我行淡淡一笑，道：“此中原由，便不足为外人道了。”

令狐冲脸上一红，道：“是，在下冒昧了。”

向问天道：“兄弟，教主年事已高，你大哥也比他老人家小不了几岁。

你若入了本教，他日教主的继承人非你莫属。就算你嫌日月神教的声名不好，难道不能在你手中力加整顿，为天下人造福么？”

令狐冲听他这番话入情入理，微觉心动，只见任我行左手拿起酒杯，重重在桌上一放，右手提起酒壶，斟满了一杯酒，说道：“数百年来，我日月神教和正教诸派为仇，向来势不两立。你如固执己见，不入我教，自己内伤难愈，性命不保，固不必说，只怕你师父、师娘的华山派……嘿嘿，我要使华山派师徒尽数覆灭，华山一派从此在武林中除名，却也不是甚么难事。你我今日在此相聚，大是有缘，你若听我良言相劝，便请干了此杯。”

这番话充满了威胁之意，令狐冲胸口热血上涌，朗声说道：“教主，大哥，我本就身患绝症，命在旦夕，无意中却学得了教主的神功大法，此后终究无法化解，也不过是回复旧状而已，那也没有甚么。我于自己这条性命早已不怎么看重，生死有命，且由他去。华山派开派数百年，当有自存之道，未必别人一举手间便能予以覆灭。今日言尽于此，后会有期。”说着站起身来，向二人一拱手，转身便走。

向问天欲待再有话说，令狐冲早已去得远了。

令狐冲出得梅庄，重重吁了口气，拂体凉风，适意畅怀，一抬头，只见一钩残月斜挂柳梢，远处湖水中映出月亮和浮云的倒影。

走到湖边，悄立片刻，心想：“任教主眼前的大事当是去向东方不败算帐，夺回教主之位，自不会去寻华山派的晦气。但若师父、师娘、师弟妹们不知内情，撞上了他，那可非遭毒手不可。须得尽早告知，好让他们有所防备。却不知他们从福州回来了没有？这里去福州不远，左右无事，我就去福建走一趟。倘若他们已动身回来，在途中或者也能遇上。”

随即想到师父传书武林，将自己逐出了师门，胸口不禁又是一酸，又想：

“我将任教主逼我入教之事，向师父师娘禀明。他们当能明白，我并非有意和魔教中人结交。说不定师父能收回成命，只罚我去思过崖上面壁三年，那便好了。”一想到重入师门有望，精神为之一振，当下去找了家客店歇宿。

这一觉睡到午时方醒，心想在未见师父师娘之前，别要显了自己本来面目，何况盈盈曾叫祖千秋他们传言江湖，要取自己性命，还是乔装改扮，免惹麻烦。却扮作甚么样子才好？心下沉吟，从房中踱了出来，刚走进天井，突然间豁喇一声，一盆水向他身上泼将过来。令狐冲立时倒纵避开，那盆水便泼了个空。只见一个军官手中正拿着一只木脸盆，向着他怒目而视，粗声道：“走路也不带眼睛？你不见老爷在倒水吗？”

令狐冲气往上冲，心想天下竟有这等横蛮之人，眼见这军官四十来岁年纪，满腮虬髯，倒也颇为威武，一身服色，似是个校尉，腰中挂了把腰刀，挺胸凸肚，显是平素作威作福惯了的。那军官喝道：“还瞧甚么？不认得老爷么？”令狐冲灵机一动：“扮成这个军官，倒也有趣。我大模大样的在江湖上走动，武林中朋友谁也不会来向我多瞧一眼。”那军官喝道：“笑甚么？你奶奶的，有甚么好笑？”原来令狐冲想到得意处，脸上不禁露出微笑。

令狐冲走到柜台前付了房饭钱，低声问道：“那位军爷是甚么来头？”

那掌柜的愁眉苦脸的道：“谁知他是甚么来头？他自称是北京城来的；只住了一晚，服侍他的店小二倒已吃了他三记耳光。好酒好肉叫了不少，也不知给不给房饭钱呢。”

令狐冲点了点头，走到附近一家茶馆中，泡了壶茶，慢慢喝着等候。

等了小半个时辰，只听得马蹄声响，那军官骑了匹枣红马，从客店中出来，马鞭挥得拍拍作响，大声吆喝：“让开，让开，你奶奶的，还不快走。”

几个行人让得稍慢，给他马鞭抽去，呼痛声不绝。

令狐冲早已付了茶钱，站起身来，快步跟在马后，眼见那军官出了西门，向西南大路上驰去。奔得数里，路上行人渐稀，令狐冲加快脚步，抢到马前，右手一扬。那马吃了一惊，嘘溜溜一声叫，人立起来，那军官险些掉下马来。

令狐冲喝道：“你奶奶的，走路不带眼睛么？你这畜生险些踹死了老子！”

他不开口，那军官已然大怒，这三声一骂，那军官自是怒不可遏，待那马前足落地，刷的一鞭，便向令狐冲头上抽落。

令狐冲见大道上不便行事，叫声：“啊哟！”一个踉跄，抱头便向小路上逃去。那军官怎肯就此罢休，跃下马来，匆匆将马缰系在树上，狂奔追来。

令狐冲叫道：“啊哟，我的妈啊。”逃入树林。那军官大叫大嚷的追来，突然间胁下一麻，咕咚一声，栽倒在地。

令狐冲左足踏住他胸口，笑道：“你奶奶的，本事如此不济，怎能行军打仗？”他在怀中一搜，掏了一只大信封出来，上面盖有“兵部尚书大堂正印”的朱红大印，写着“告身”两个大字。打开信封，抽了一张厚纸出来，却是兵部尚书的一张委任令，写明委任河北沧州游击吴天德升任福建泉州府参将，克日上任。令狐冲笑道：“原来是位参将大人，你便是吴天德么？”

那军官给他踏住了动弹不得，一张脸皮胀得发紫，喝道：“快放我起来，你……你……胆大妄为，侮辱朝廷命官，不……不怕王法吗？”嘴里虽然吆喝，气势却已馁了。

令狐冲笑道：“老子没了盘缠，要借你的衣服去当一当。”反掌在他头顶一拍，那军官登时晕去。

令狐冲迅速剥下他衣服，心想这人如此可恶，教他多受些罪，将他内衣内裤一起剥下，全身赤条条地一丝不挂。一提他包袱重甸甸地，打开一看，竟有好几百两银子，还有三只金元宝，心想：“这都是这狗官搜刮来的民脂民膏，难以物归原主，只好让我吴天德参将大人拿来买酒喝了。”想着不禁笑出声来，当下脱去衣衫，将那参将的军服、皮靴、腰刀、包裹都换到了自己身上，撕烂自己衣衫，将他反手绑了，缚在树上，再在他口中塞满了烂泥。

转念一想，回身抽出单刀，将他满脸虬髯都剃了下来，将剃下的胡子揣入怀中，笑道：“你变成了小白脸，这可美得多啦！”

走到大路之上，解开系在树上的马缰，纵身上马，举鞭一挥，喝道：“让开，让开，你奶奶的，走路不带眼睛吗？哈哈，哈哈！”长声笑中，纵马南驰。

当晚来到余杭投店，掌柜的和店小二军爷前，军爷后”的，招呼得极是周到。令狐冲次晨向掌柜问明了去福建的道路，赏了五钱银子，掌柜和店小二恭恭敬敬的直送出店门外。令狐冲心想：“总算你们时运好，遇上了我这位冒牌参将，要是真参将吴天德前来投宿，你们可有苦头吃了。”去店铺买了面镜子，一瓶胶水，出城后来到荒僻处，对着镜子将一根根胡子胶在脸上。

这番细功夫花了大半个时辰，粘完后对镜一照，满脸虬髯，蓬蓬松松，着实神气，不禁哈哈大笑。

一路向南，到金华府，处州府后，南方口音已和中州大异，甚难听懂。

好在人人见他是军官，都卷起了舌头跟他说官话，也无甚难处。他一生手头从未有过这许多钱，喝起酒来尽情畅怀，颇为自得其乐。

只是体内的诸般异种真气不过逼入各处经脉之中，半分也没驱出体外，时时突然间涌向丹田，令他头晕眼花，烦恶欲呕。这时又多了黑白子的真气，比先前更加难熬。每当发作，只得依照任我行在铁板上所刻的法门，将之驱离丹田。只要异种真气一离丹田，立即精神奕奕，舒畅无比。如此每练一次，自知功力便深了一层，却也是陷溺深了一层，好在总是想到：“我这条命是捡来的。多活一日，便已多占了一分便宜。”便即坦然。

这日午后，已入仙霞岭。山道崎岖，渐行渐高，岭上人烟稀少。再行出二十余里后，始终没见到人家，已知贪着赶路，错过了宿头。眼见天色已晚，于是采些野果裹腹。见悬崖下有个小山洞，颇为干燥，不致有虫蚁所扰，便将马系在树上，让其自行吃草，找些干草来铺在洞里，预备过夜。只觉丹田中气血不舒，当即坐下行功。任我行所传的那神功每多一次修习，便多受一次羁縻，越来越觉滋味无穷。直练了一个更次，但觉全身舒泰，飘飘欲仙，直如身入云端一般。

他吐了口长气，站起身来，不由得苦笑，心想：“那日我问任教主，他既有武功绝学的《葵花宝典》在手，何以还要练这吸星大法，他不肯置答。此中情由，这时我却明白了。原来这吸星大法一经修习，便再也无法罢手，”想到此处，不由得暗暗心惊：“曾听师娘说过苗人养蛊之事，一养之后，纵然明知其害，也已难以舍弃，苦不放蛊害人，蛊虫便会反噬其主。将来我可别成为养蛊的苗人才好。”

走出山洞，但见繁星满天，四下里虫声唧唧，忽听得山道上有人行来，其时相距尚远，但他内功既强，耳音便亦及遥，心念一动，当即过去将马缰放开了，在马臀上轻轻一拍，那马缓缓走向山坳。

他隐身树后，过了好一会，听到山道上脚步声渐近，人数着实不少，星光之下，见一行人均穿黑衣，其中一人腰缠黄带，瞧装束是魔教中人，其余高高矮矮的共有三十余人，都默不作声的随在其后。令狐冲心想：“他们此去向南入闽，莫非和我华山派有关？难道是奉了任教主之命，去跟师父师娘为难？”待一行人去远，便悄悄跟随。

行出数里，山路突然陡峭，两旁山峰笔立，中间留出一条窄窄的山路，已是两人不能并肩而行。那三十余人排成一字长蛇，向山道上爬去。令狐冲心道：“我如跟着上去，这些人居高临下，只须有一人偶一回头，便见到了我。”于是闪入草丛躲起，要等他们上了高坡，从南坡下去，这才追赶上去。

哪知这行人将到坡顶，突然散开，分别隐在山石之后，顷刻之间，藏得一个人影也不见了。

令狐冲吃了一惊，第一个念头是：“他们已见到了我。”但随即知道不是，寻思：“他们在此埋伏，要袭击上坡之人。是了，此处地势绝佳，在此陡然发难，上坡之人势必难逃毒手。他们要伏击的是谁？难道师父师娘他们北归之后，又有急事要去福建？否则怎么会连夜赶路？今晚我又能和小师妹相会？”

一想到岳灵珊，登时全身皆热，悄悄在草丛中爬了开去，直爬到远离山道，这才从乱石间飞奔下山，转了几个弯，回头已望不见那高坡，再转到山道上向北而行。

他一路疾走，留神倾听对面是否有人过来，走出十余里后，忽听得左侧山坡上有人斥道：“令狐冲这混帐东西，你还要为他强辩！”

第二十三章　伏擊

儀琳急忙回身，伸手去拉。令狐衝湊手過去，握住了她手。儀琳運勁一提，令狐衝左手在地下連撐，這才站定，神情狼狽不堪。他身後的幾名女弟子忍不住咭咭咯咯的直笑。



二十三　伏击

黑夜之中，荒山之上，突然听到有人清清楚楚的叫出自己姓名，令狐冲不禁大吃一惊，第一个念头便是：“是师父他们！”但这明明是女子声音，却不是师娘，更不是岳灵珊。跟着又听得一个女子的话声，只是相隔既远，话声又低，听不清说些甚么。令狐冲向山坡上望去，只见影影绰绰的站着三四十人，心中一酸：“不知是谁在骂我？如果真是华山派一行，小师妹听别人这般骂我，不知又如何说？”

当即矮身钻入了道旁灌木丛中，绕到那山坡之侧，弓腰疾行，来到一株大树之后，只听得一个女子声音说道：“师伯，令狐师兄行侠仗义……”只听得这半句话，脑海中便映出一张俏丽清秀的脸蛋来，胸口微微一热，知道说话之人是恒山派的小尼姑仪琳。他得知这些人是恒山派而不是华山派，大为失望，心神一激动间，仪琳下面两句话便没听见。

只听先前那尖锐而苍老的声音怒道：“你小小年纪，却恁地固执？难道华山派掌门岳先生的来信是假的？岳先生传书天下，将令狐冲逐出了门墙，说他与魔教中人勾结，还能冤枉他么？令狐冲以前救过你，他多半要凭着这一点点小恩小惠，向咱们暗算下手……”

仪琳道：“师伯，那可不是小恩小惠，令狐师兄不顾自己性命……”那苍老的声音喝道：“你还叫他令狐师兄？这人多半是个工于心计的恶贼，装模作样，骗你们小孩子家。江湖上人心鬼蜮，甚么狡猾伎俩都有。你们年轻人没见识，便容易上当。”仪琳道：“帅伯的吩咐，弟子怎敢不听？不过……

不过……令狐师……”底下个“兄”字终于没说出口，硬生生的给忍住了。

那老人问道：“不过怎样？”仪琳似乎甚为害怕，不敢再说。

那老人过：“这次嵩山左盟主传来讯息，魔教大举人闽，企图劫夺福州林家的《辟邪剑谱》。左盟主要五岳剑派一齐设法拦阻，以免给这些妖魔歹徒夺到了剑谱，武功大进，五岳剑派不免人人死无葬身之地。那福州姓林的孩子已投入岳先生门下，剑谱若为华山派所得，自然再好没有。就怕魔教诡计多端，再加上个华山派旧徒令狐冲，他熟知内情，咱们的处境便十分不利了。掌门人既将这副重担放在我肩头，命我率领大伙儿入闽，此事有关正邪双方气运消长，万万轻忽不得。再过三十里，便是浙闽交界之处。今日大家辛苦些，连夜赶路，到廿八铺歇宿。咱们赶在头里，等魔教人众大举赶到之时，咱们便占了以逸待劳的便宜。可仍得事事小心。”只听得数十个女子齐声答应。

令狐冲心想：“这位师太既非恒山派掌门，仪琳师妹又叫她师伯，‘恒山三定’，那么是定静师太了。她接到我师父传书，将我当作歹人，那也怪她不得。她只道自己赶在头里，殊不知魔教教众已然埋伏在前。幸好给我发觉了，却怎生去告知她们才好？”

只听定静师太道：“一入闽境，须得步步提防，要当四下里全是敌人。

说不定饭店中的店小二，茶馆里的茶博士，都是魔教中的奸细。别说隔墙有耳，就是这草丛之中，也难免没藏着敌人。自今而后，大伙儿决不可提一句《辟邪剑谱》，连岳先生、令狐冲、东方必败的名头也不可提。”群女弟子齐声应道：“是。”

令狐冲知道魔教教主东方不败神功无敌，自称不败，但正教中人提到他时，往往称之为“必败”，一音之转，含有长自己志气、灭敌人威风之意，听她竟将自己的名字和师父及东方不败相提并论，不禁苦笑，心道：“我这无名小卒，你恒山派前辈竟如此瞧得起，那可不敢当了。”

只听定静师太道：“大伙儿这就走罢！”众弟子又应了一声，使见七名女弟子从山坡上疾驰而下，过了一会，又有七人奔下。恒山派轻功另有一路，在武林中颇有声名，前七人、后七人相距都一般远近，宛似结成了阵法一般，十四人大袖飘飘。同步齐进，远远望去，美观之极。再过一会，又有七人奔下。

过不多时，恒山派众弟子一批批都动身了，一共六批，最后一批却有八人，想是多了个定静师太。这些女子不是女尼，便是俗家女弟子，黑夜之中，令狐冲难辨仪琳在哪一队中，心想：“这些恒山派的师姊师妹虽然各有绝技，但一上得那陡坡，双峰夹道，魔教教众忽施奇袭，势必伤亡惨重。”

当即摘了些青草，挤出草汁，搽在脸上，再挖些烂泥，在脸上手上涂抹一阵，再加上这满腮虬髯，料想就在白天，仪琳也认不得自己，绕到山道左侧，提气追了上去。他轻功本来并不甚佳，但轻功高低，全然系于内力强弱，此时内力既强，随意迈步都是一步跨出老远。这一提气急奔，顷刻间便追上了恒山派众人。他怕定静师太武功了得，听到他奔行的声息，是以兜了个大圈子，这才赶在众人头里，一上山道后，奔得更加快了。

耽搁了这许久，月亮已挂在中天，令狐冲来到陡坡之下，站定了静听，竟无半点声息，心想：“若不是我亲眼见到魔教教众埋伏在侧，又怎想得到此处危机四伏，凶险无比。”慢慢走上陡坡，来到双峰夹道之处的山口，离开魔教教众埋伏处约有里许，坐了下来，寻思：“魔教中人多半已见到了我，只是他们生怕打草惊蛇，想来不会对我动手。”等了一会，索性卧倒在地。

终于隐隐听到山坡下传来了脚步声，心下转念：“最好引得魔教教众来和我动手，只须稍稍打斗一下，恒山派自然知道了。”于是自言自语：“老子生平最恨的，便是暗箭伤人，有本事的何不真刀真枪，狠狠的打上一架？

躲了起来，鬼鬼祟祟的害人，那是最无耻的卑鄙行径。”他对着高坡提气说话，声音虽不甚响，但借着充沛内力远远传送出去，料想魔教人众定然听到，岂知这些人真能沉得住气，竟毫不理睬。

过不多时，恒山派第一拨七名弟子已到了他身前。

七弟子在月光下见一名军官伸张四肢，睡在地下。这条山道便只容一人行过，两旁均是峭壁，若要上坡，非跨过他身子不可。这些弟子只须轻轻一纵，便跃过了他身子，但男女有别，在男人头顶纵跃而过，未免太过无礼。

一名中年女尼朗声说道：“劳驾，这位军爷，请借一借道。”令狐冲唔唔两声，忽然间鼾声大作。那女尼法名仪和，性子却毫不和气，眼见这军官深更半夜的睡在当道，情状已十分突兀，而这等大声打鼾，十九是故意做作。

她强抑怒气，说道：“你如不让开，我们可要从你身子跳过去了。”令狐冲鼾声不停，迷迷糊糊的道：“这条路上妖魔鬼怪多得紧，可过去不得啊。唔唔，苦海无边，回……回……回头是岸！”

仪和一怔，听他这几句话似是意带双关。另一名女尼扯了扯她衣袖，七人都退开几步。

一人悄声道：“师姊，这人有点古怪。”又一人道：“只怕他是魔教的奸人，在此向咱们挑战。”另一人道：“魔教中人决不会去做朝廷的军官，就算乔装改扮，也当扮作别种装束。”仪和道：“不管他！他不再让道，咱们就跳了过去。”迈步上前，喝道：“你真的不让，我们可要得罪了。”

令狐冲伸了个懒腰，慢慢坐起。他仍怕给仪琳认了出来，脸向山坡，背脊对着恒山派众弟子，右手撑在峭壁之上，身子摇摇晃晃，似是喝醉了酒一般，说道：“好酒啊，好酒！”

便在此时，恒山派第二拨弟子已然到达。一名俗家弟子问道：“仪和师姊，这人在这里干甚么？”仪和皱眉道：“谁知道他了！”

令狐冲大声道：“刚才宰了一条狗，吃得肚子发胀，酒又喝得太多，只怕要呕。啊哟，不好，真的要呕！”当下呕声不绝。众女弟子皱眉掩鼻，纷纷退开。令狐冲呕了几声，却呕不出甚么。众女弟子窃窃私议间，第三拨又已到了。

只听得一个轻柔的声音道：“这人喝醉了，怪可怜的，让他歇一歇，咱们再走不迟。”令狐冲听到这声音，心头微微一震，寻思：“仪琳小师妹心地当真良善。”

仪和却道：“这人故意在此捣乱，可不是安着好心！”迈步上前，喝道：“让开！”伸掌往令狐冲左肩拨去。令狐冲身子晃了几下，叫道：“啊哟，乖乖不得了！”跌跌撞撞的向上走了几步。这几步一走，局势更是尴尬，他身子塞在窄窄的山道之中，后面来人除非从他头顶飞跃而过，否则再也无法超越。

仪和跟着上去，喝道：“让开了！”令狐冲道：“是，是！”又走上几步。他越行越高，将那上山的道路塞得越死，突然间大声叫道：“喂，上面埋伏的朋友们留神了，你们要等的人正在上来啦。你们这一杀将出来，那可谁也逃不了啦！”

仪和等一听，当即退回。一人道：“此处地势奇险，倘若敌人在此埋伏袭击，那可难以抵挡。”仪和道：“倘若有人埋伏，他怎会叫了出来？这是虚者实之，实者虚之，上面定然无人。咱们要是露出畏缩之意，可让敌人笑话了。”另外两名中年女尼齐声道：“是啊！咱三人在前开路，师妹们在后跟来。”三人长剑出鞘，又奔到了令狐冲身后。

令狐冲不住大声喘气，说道：“这道山坡可当真陡得紧，唉，老人家年纪大了，走不动啦。”一名女尼喝道：“喂，你让在一旁，给我们先走行不行？”令狐冲道：“出家人火气别这么大，走得快是到，走得慢也是到。咳咳，唉，去鬼门关吗，还是走得慢些的好。”那女尼道：“你不是绕弯子骂人吗？”呼的一剑，从仪和身侧刺出，指向令狐冲背心。她只是想将令狐冲吓得让开，这一剑将刺到他身子之时，便即凝力不发。

令狐冲恰于此时转过身来，眼见剑尖指着自己胸口，大声喝道：“喂！

你……你……你这是干甚么来了？我是朝廷命官，你竟敢如此无礼。来人哪，将这女尼拿了下来！”几名年轻女弟子忍不住笑出声来，此人在这荒山野岭之上，还在硬摆官架子，实是滑稽之至。

一名尼姑笑道：“军爷，咱们有要紧事，心急赶路，劳你驾往旁边让一让。”令狐冲道：“甚么军爷不军爷？我是堂堂参将，你该当叫我将军，才合道理。”七八名女弟子齐声笑着叫道：“将军大人，请你让道！”

令狐冲哈哈一笑，挺胸凸肚，神气十足，突然间脚下一滑，摔跌下来。

众弟子尖声惊呼：“小心。”便有二人拉住了他手臂。令狐冲又滑了一下，这才站定，骂道：“他奶奶……这地下这样滑。地方官全是饭桶，也不差些民伕，将山道给好好修一修。”

他这么两滑一跌，身子已缩在山壁微陷的凹处，恒山女弟子展开轻功，一一从他身旁掠过。有人笑道：“地方官该得派辆八人大轿，把将军大人抬过岭去，才是道理。”有人道：“将军是骑马不坐轿的。”先一人道：“这位将军与众不同，骑马只怕会摔跌下来。”令狐冲怒道：“胡说八道！我骑马几时摔跌过？上个月那该死的畜生作老虎跳，我才从马背上滑了一滑，摔伤了膀子，那也算不得甚么。”众女弟子一阵大笑，如风般上坡。

令狐冲眼见一个苗条身子一晃，正是仪琳，当即跟在她身后。这一来，可又将后面众弟子阻住了去路。幸好他虽脚步沉重。气喘吁吁，三步两滑，又爬又跌，走得倒也快捷。后面一名女弟子又笑又埋怨：“你这位将军大人真是……咳，一天也不知要摔多少交！”

仪琳回过头来，说道：“仪清师姊，你别催将军了。他心里一急，别真的摔了下去。这山坡陡得紧，摔下去可不是玩的。”

令狐冲见到她一双大眼，清澄明澈，犹如两泓清泉，一张俏脸在月光下秀丽绝俗，更无半分人间烟火气，想起那日为了逃避青城派的追击，她在衡山城中将自己抱了出来，自己也曾这般怔怔的凝视过她，突然之间，心底升起一股柔情，心想：“这高坡之上，伏得有强仇大敌，要加害于她。我便自己性命不在，也要保护她平安周全。”

仪琳见他双目呆滞，容貌丑陋，向他微微点头，露出温和笑容，又道：“仪清师姊，这位将军如果摔跌，你可得快拉住他。”仪清笑道：“他这么重，我怎拉得住？”

本来恒山派戒律甚严，这些女弟子轻易不与外人说笑，但令狐冲大装小丑模样，不住逗她们的乐子，而四周并无长辈，黑夜赶路，说几句无伤大雅的笑话，亦有振奋精神之效。

令狐冲怒道："你们这些女孩子说话便不知轻重。我堂堂将军，想当年在战场上破阵杀贼，那般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的模样，你们要是瞧见了，嘿嘿，还有不佩服得五体投地的？这区区山路，压根儿就没瞧在我眼里，怎会摔交？当真信口开河……啊哟，不好！"脚下似乎踏到一块小石子，身子便俯跌下去。他伸出双手，在空中乱挥乱抓。在他身后的几名女弟子都尖声叫了出来。

仪琳急忙回身，伸手一拉。令狐冲凑手过去，握住了她手。仪琳运劲一提，令狐冲左手在地下连撑，这才站定，神情狼狈不堪。他身后的几名女弟子忍不住咭咭咯咯的直笑。令狐冲道："我这皮靴走山路太过笨重，倘若穿了你们的麻鞋，那就包管不会摔交。再说，我只不过滑了一滑，又不是摔交，有甚么好笑？"仪琳缓缓松开了手，说道："是啊，将军穿了马靴，走山道确是不大方便。"令狐冲道："虽然不便，可威风得紧，要是像你们老百姓那样，脚上穿双麻鞋草鞋，可又太不体面了。"众女弟子听他死要面子，又都笑了起来。

这时后面几拨人已络绎到了山脚下，走在最先的将到坡顶。

令狐冲大声嚷道："这一带所在，偷鸡摸狗的小贼最多，冷不妨的便打人闷棍，抢人钱财。你们出家人身边虽没多大油水，可是辛辛苦苦化缘得来的银子，却也小心别让人给抢了去。"仪清笑道："有咱们大将军在此，谅来小贼们也不敢前来太岁头上动土。"令狐冲叫道："喂，喂，小心了，我好像瞧见上面有人探头探脑的。"

一名女弟子道："你这位将军当真罗嗦，难道咱们还怕了几个小毛贼不成？"

一言甫毕，突然听得两名女弟子叫声："哎唷！"骨碌碌滚将下来。两名女弟子急忙抢上，同时抱住。前面几名女弟子叫了起来："贼子放暗器，小心了！"叫声未歇，又有一人滚跌下来。仪和叫道："大家伏低！小心暗器！"当下众人都伏低了身子。令狐冲骂道："大胆毛贼，你们不知本将军在此么？"仪琳拉拉他手臂，急道："快伏低了！"

在前的女弟子掏出暗器，袖箭、铁菩提纷纷向上射去。但上面的敌人隐伏石后，一个也瞧不见，暗器都落了空。

定静师太听得前面现了敌踪，踪身急上，从一众女弟子头顶跃过，来到令狐冲身后时，呼的一声，也从他头顶跃了过去。

令狐冲叫道："大吉利市！晦气，晦气！"吐了几口口水。只见定静师太大袖飞舞，当先攻上，敌人的暗器嗤嗤的射来，有的钉在她衣袖之上，有的给她袖力激飞。

定静师太几个起落，到了坡顶，尚未站定，但觉风声劲急，一条熟铜棍从头顶砸到。听这兵刃劈风之声，便知十分沉重，当下不敢硬接，侧身从棍旁窜过，却见两柄链子枪一上一下的同时刺到，来势迅疾。敌人在这隘口上伏着三名好手，扼守要道。定静师太喝道："无耻！"反手拔出长剑，一剑破双枪，格了开去。那熟铜棍又拦腰扫来。定静师太长剑在棍上一搭，乘势削下，一条链子枪却已刺向她右肩。只听得山腰中女弟子尖声惊呼，跟着砰砰之声大作，原来敌人从峭壁上将大石推将下来。

恒山派众弟子挤在窄道之中，窜高伏低，躲避大石，顷刻间便有数人被大石砸伤。定静师太退了两步，叫道："大家回头，下坡再说！"她舞剑断后，以阻敌人追击。却听得轰轰之声不绝，头顶不住有大石掷下，接着听得下面兵刃相交，山脚下竟也伏有敌人，待恒山派众人上坡，上面一发动，便现身堵住退路。

下面传上讯息："师伯，拦路的贼子功夫硬得很，冲不下去。"接着又传讯上来："两位师姊受了伤。"　　定静师太大怒，如飞奔下，眼见两名汉子手持钢刀，正逼得两名女弟子不住倒退。定静师太一声呼叱，长剑疾刺，忽听得呼呼两声，两个拖着长链的镔铁八角锤从下飞击而上，直攻她面门。定静师太举剑撩去，一枚八角锤一沉，径砸她长剑，另一枚却向上飞起，自头顶压落。定静师太微微一惊：

"好大的膂力。"如在平地，她也不会对这等硬打硬砸的武功放在心上，只须展开小巧功夫，便能从侧抢攻，但山道狭窄，除了正面冲下之外，别无他途。敌人两柄八角铁锤舞得劲急，但见两团黑雾扑面而来，定静师太无法施展精妙剑术，只得一步步的倒退上坡。

猛听上面"哎唷"声连作，又有几名女弟子中了暗器，摔跌下来，定静师太定了定神，觉得还是坡顶的敌人武功稍弱，较易对付，当下又冲了上去，从众女弟子头顶跃过，跟着又越过令狐冲头顶。

令狐冲大声叫道："啊哟，干甚么啦，跳田鸡么？这么大年纪，还闹着玩。你在我头顶跳来跳去，人家还能赌钱么？"定静师太急于破敌解围，没将他的话听在耳中。仪琳歉然道："对不住，我师伯不是故意的。"令狐冲唠唠叨叨的埋怨："我早说这里有毛贼，你们就是不信。"心中却道："我只见魔教人众埋伏在坡顶，却原来山坡下也伏有好手。恒山派人数虽多，挤在这条山道中，丝毫施展不出手脚，大事当真不妙。"

定静师太将到坡顶，蓦见杖影晃动，一条铁禅杖当头击落，原来敌人另调好手把守。定静师太心想："今日我如冲不破此关，带出来的这些弟子们只怕要覆没于此。"身形一侧，长剑斜刺，身子离铁禅杖只不过数寸，便已闪过，长剑和身扑前，急刺那下挥禅杖的胖大头陀。这一招可说险到了极点，直是不顾性命、两败俱伤的打法。那头陀猝不及防，收转禅杖已自不及，嗤的一声轻响。长剑从他胁下刺入。那头陀悍勇已极，一声大叫，手起一拳，将长剑打得断成两截，拳上自也是鲜血淋漓。

定静师太叫道："快上来，取剑！"仪和飞身而上，横剑叫道："师伯，剑！"定静师太转身去接，斜刺里一柄链子枪攻向仪和，一柄链子枪刺向定静师太。仪和只得挥剑挡格，那使链子枪之人着着进逼，又将仪和逼得退下山道，长剑竟然无法递到定静师太手中。

跟着上面抢过三人，二人使刀，一人使一对判官笔，将定静师太围在核心。定静师太一双肉掌上下翻飞，使开恒山派"天长掌法"，在四般兵刃间翻滚来去。她年近六旬，身手矫捷却不输少年。魔教四名好手合力围攻，竟奈何不了这赤手空拳的一位老尼。

仪琳轻轻惊叫："啊哟，那怎么办？那怎么办？"令狐冲大声道："这些小毛贼太不成话，让道，让道！本将军要上去捉拿毛贼了。"仪琳急道："去不得！他们不是毛贼，都是武功很好的人，你一上去，他们便要杀了你。"

令狐冲胸口一挺，昂然叫道："青天白日之下……"抬头一看，天刚破晓，还说不上是"青天白日"，他也不以为意，继续说道："这些小毛贼拦路打劫，欺侮女流之辈，哼哼，难道不怕王法么？"仪琳道："我们不是寻常的女流之辈，敌人也不是拦路打劫的小毛贼……"令狐冲大踏步上前，从一众女弟子身旁硬挤了过去。众女弟子只得贴紧石壁，让他擦身而过。

令狐冲将上坡顶，伸手去拔腰刀，拔了好一会，假装拔不出来，骂道："他奶奶的，这刀子硬是捣乱，要紧关头却生了锈。将军刀锈，怎生拿贼？"

仪和止挺剑和两名魔教教众剧斗，拼命守住山道，听他在身后唠唠叨叨，刀子生了锈，拔不出来，又好气，又好笑，叫道："快让开，这里危险！"

只这么叫了一声，微一疏神，一柄链子枪刷的一声，刺向她肩头，险些中枪。

仪和退了半步，那人又挺枪刺到。

令狐冲叫道："反了，反了！大胆毛贼，不见本将军在此吗？"斜身一闪，挡在仪和身前。那使链子枪的汉子一怔，此时天色渐明，见他服色打扮确是朝廷命官模样，当下凝枪不发，枪尖指住了他胸口，喝道："你是谁？刚才在下面大呼小叫，便是你这狗官么？"

令狐冲骂道："你奶奶的，你叫我狗官？你才是狗贼！你们在这里拦路打劫，本将军到此，你们还不逃之夭夭，当真无法无天之至！本将军拿住了你们，送到县衙门去，每人打五十大板，打得你们屁股开花，每人大叫我的妈啊！"

那使枪汉子不愿戕杀朝廷命官，惹下麻烦，骂道："快滚你妈的臭鸭蛋！

再罗嗦不清，老子在你这狗官身上戳三个透明窟窿。"

令狐冲见定静师太一时尚无败象，而魔教教众也不再向下发射暗器、投掷大石，大声喝道："大胆毛贼，快些跪下叩头，本将军看在你们家有八十岁老娘，或者还可从轻发落，否则的话，哼哼，将你们的狗头一个个砍将下来……"

恒山派众弟子听得都是皱眉摇头，均想："这是个疯子。"仪和走上一步，挺剑相护，如敌人发枪刺他，便当出剑招架。

令狐冲又使劲拔刀，骂道："你奶奶的，临急上阵，这柄祖传的宝刀偏偏生了锈。哼，我这宝刀只消不生锈哪，你毛贼便有十个脑袋也都

砍了下来。”

那使枪汉子呵呵大笑，喝道：“去你妈的！”横枪向令狐冲腰里砸来。令狐冲一扯之下，连刀带鞘都扯了下来，叫声：“啊哟！”身子向前直扑，摔了下去。仪和叫道：“小心！”令狐冲摔跌之时，腰刀递出，刀鞘头正好点中那使枪汉子腰眼。那汉子哼也不哼，便已软倒在地。

令狐冲拍的一声，摔倒在地，挣扎着爬将起来，咦的一声，叫道：“啊哈，你也摔了一交，大家扯个直，老子不算输，咱们再来打过。”

仪和一把抓起那汉子，向后摔出，心想有了一名俘虏在手，事情便易办了些。

魔教中三人冲将过来，意图救人。令狐冲叫道：“啊哈，乖乖不得了，小小毛贼真要拒捕。”提起腰刀，指东打西，使的全然不得章法。“独孤九剑”本来便无招数，固可使得潇洒优雅，但使得笨拙丑怪，一样的威力奇大，其要点乃在剑意而不在招式。他并不擅于点穴打穴，激斗之际，难以认准穴道，但精妙剑法附之以浑厚内力，虽然并非戳中要害，又或是撞在穴道之侧，敌人一般的也禁受不住，随手戳出，便点倒了一人。

但见他脚步踉跄，跌跌撞撞，一把连鞘腰刀乱飞乱舞，忽然间收足不住，向一名敌人撞去，噗的一声响，刀鞘尖头刚好撞正在那人小腹。那人吐了口长气，登时软倒。令狐冲叫声“啊哟”，向后一跳，刀柄又撞中一人肩后。

那人立即摔倒，不住在地下打滚。令狐冲双脚在他身上一绊，骂道：“他奶奶的！”身子直撞出去，刀鞘戳中一名持刀的教众。此人是围攻定静师大的三名好手之一，背心被撞，单刀脱手飞出。定静师太趁机发掌，砰的一声，击在那人胸口。那人口喷鲜血，眼见不活了。

令狐冲叫道：“小心，小心！”退了几步，背心撞向那使判官笔之人。

那人挺笔向他背脊点去。令狐冲一个踉跄，向前冲出，刀鞘到处，又有两名教众被戳倒地。那使判官笔之人向他疾扑而至。令狐冲大叫：“我的妈啊！”拔步奔逃，那人发足追来。令狐冲突然停步弯腰，刀柄从腋下露出半截，那人万料不到他奔跑正速之际忽然会站定不动，他武功虽高，变招却已不及，急冲之下，将自己胸腹交界处撞上了令狐冲向后伸出的刀柄。那人脸上露出古怪之极的神情，对适才之事似是绝不相信，可是身子却慢慢软倒下去。

令狐冲转过身来，见坡顶打斗已停，恒山派众弟子一小半已然上坡，正和魔教众人对峙而立，其余弟子正自迅速上来。他大声叫道：“小小毛贼，见到本将军在此，还不快快跪下投降，真是奇哉怪也！”手舞刀鞘，大叫一声，向魔教人丛中冲了进去。魔教教众登时刀枪交加。恒山派众弟子待要上前相助，却见令狐冲大叫：“厉害，厉害！好凶狠的毛贼！”已从人丛中奔了出来。他脚步沉重，奔跑时拖泥带水，一不小心，砰的摔了一交，刀鞘弹起，击上自己额头，登时晕去。但他在魔教人丛中一入一出，又已戳倒了五人。

双方见他如此，无不惊得呆了。

仪和、仪清双双抢上，叫道：“将军，你怎么啦？”令狐冲双目紧闭，诈作不醒。

魔教领头的老人眼见片刻间己方一人身亡，更有十一人被这疯疯癫癫的军官戳倒。适才见他冲入阵来，自己接连出招要想拿他，都反而险些被他刀鞘戳中，刀鞘鞘尖所指处虽非穴道所在，们来势凌厉，方位古怪，生平从所未见，此人武功之高，实是深不可测。又见己方被戳倒的人之中，五人已被恒山派擒注，今日无沦如何讨不了好去，当即朗声说道：“定静师太，你们中了暗器的弟子，要不要解药？”

定静师太见已方中了暗器的几名弟子昏迷不醒，伤处流出的都是黑血，知道暗器淬有剧毒，一听他这句话，己明其意，叫道：“拿解药来换人！”

那人点了点头，低语数句。一名教众拿了一个瓷瓶，走到定静师太身前，微微躬身。定静师太接过瓷瓶，厉声道：“解药倘若有效，自当放人。”那老人道：“好，恒山定静师太，当非食言之人。”将手一挥。众人抬起伤者和死者尸体，齐从西侧山道下坡，顷刻之间，走得一个不剩。

令狐冲悠悠醒转，叫道：“好痛！”摸了摸肿起一个硬块的额头，奇道：“咦，那些毛贼呢？都到哪里去啦？”

仪和嗤的一笑，道：“你这位将军真是希奇古怪，刚才幸亏你冲入敌阵，胡打一通，那些小毛头居然给你吓退了。”令狐冲哈哈大笑，说道：“妙极，妙极！大将军出马，果然威风八面，与众不同。小毛贼望风披靡，哎唷……”

伸手一摸额头，登时苦起了脸。仪清道：“将军，你可砸伤了吗？咱们有伤药。”令狐冲道：“没伤，没伤！大丈夫马革里尸，也是闲事……”仪和抿嘴笑道：“只怕是马革裹尸罢，甚么叫马革里尸？”仪清横了她一眼，道：“你就是爱挑眼，这会儿说这些干甚么？”令狐冲道：“我们北方人。就读马革里尸，你们南方人读法有些不同。”仪和转过了头，笑道：“我们可也是北方人。”

定静师太将解药交给了身旁弟子，嘱她们救治中了暗器的同门，走到今狐冲身前，躬身施礼，说道：“恒山老尼定静，不敢请问少侠高姓大名。”

令狐冲心中一凛：“这位恒山派前辈果然眼光厉害，瞧出了我年纪不大，又是个冒牌将军。”当下躬身抱拳，恭恭敬敬的还札，说道：“老师太请了。

本将军姓吴，官名天德，天恩浩荡之天，道德文章之德，官拜泉州参将之职，这就去上任也。”

定静师太料他是不愿以真面目示人，未必真是将军，说道：“今日我恒山派进逢大难，得蒙将军援手相救，大恩大德，不知如何报答才是。将军武功深湛，贫尼却瞧不出将军的师承门派，实是佩服。”

令狐冲哈哈大笑，说道：“老师太夸奖，不过老实说，我的武功倒的确有两下子，上打雪花盖顶，下打老树盘根，中打黑虎偷心……哎唷，哎唷。”

一面说，一面手舞足蹈，一拳打出，似乎用力过度，自己弄痛了关节，偷眼看仪琳时，见她吃了一惊，颇有关切之意，心想：“这位小师妹良心真好，倘若知道是我，不知她心中有何想法？”

定静师太自然明知他是假装，微笑道：“将军既是真人不露相，贫尼只有钥夕以清香一炷，祷祝将军福体康健，万事如意了。”

令狐冲道：”多谢，多谢。请你求求菩萨，保佑我升官发财。小将也祝老师太和众位小师太一路顺风，逢凶化吉，万事顺利。哈哈，哈哈！”大笑声中，向定静师太一躬到地，扬长而去。他虽狂妄做作，但久在五岳剑派，对这位恒山派前辈却也不敢缺了礼数。

恒山派群弟子望着他脚步蹒跚的向南行去，围着定静师太，叽叽喳喳的纷纷询问：“师伯，这人是甚么来头？”“他是真的疯疯癫癫，还是假装的？”

“他是不是武功很高，还是不过运气好，误打误撞的打中了敌人？”“我瞧他不像将军，好像年纪也不大，是不是？”

定静师太叹了口气，转头去瞧身中暗器的众弟子，见她们敷了解药后，黑血转红，脉搏加强，已无险象，她恒山派治伤灵药算得是各派之冠，自能善后，当下解开了五名魔教教众的穴道，令其自去，说道：“大伙儿到那边树下坐下休息。”

她独自在一块大岩石畔坐定，闭目沉思：“这人冲入魔教阵中之时，魔教领头的长老向他动手。但他仍能在顷刻间戳倒五人，却又不是打穴功夫，所用招式竟丝毫没显示他的家数门派。当世武林之中，居然有这样厉害的年轻人，却是哪一位高人的弟子？这样的人物是友非敌，实是我恒山派的大幸了。”

她沉吟半晌，命弟子取过笔砚，一张薄绢，写了一信，说道：“仪质，取信鸽来。”仪质答应了，从背上所负竹笼中取出一只信鸽。定静师太将薄绢书信卷成细细的一条，塞入一个小竹筒中，盖上了盖子，再浇了火漆，用铁丝缚在鸽子的左足上，心中默祷，将信鸽往上一掷。鸽儿振翅北飞，渐高渐远，顷刻间成为一个小小的黑点。

定静师太自写书以至放鸽，每一行动均十分迟缓，和她适才力战群敌时矫捷若飞的情状全然不同。她抬头仰望，那小黑点早在白云深处隐没不见，但她兀自向北遥望。众人谁都不敢出声，适才这一战，虽有那小丑般的将军插科打浑，似乎颇为滑稽，其实局面凶险之极，各人都可说是死里逃生。

隔了良久，定静师太转过身来，向一名十五六岁的小姑娘招了招手。那少女立即站起，走到她身前，低声叫道："师父！"定静师太轻轻抚了抚她头发，说道："绢儿，你刚才怕不怕？"那少女点了点头，道："怕的！幸亏这位将军勇敢得很，将这些恶人打跑了。"定静师太微微一笑，说道："这位将军不是勇敢得很，而是武功好得很。"那少女道："师父，他武功好得很么？我瞧他出招乱七八糟，一不小心，把刀鞘砸在自己头上。怎么他的刀又会生锈，拔不出鞘？"

这少女秦绢是定静师太所收的关门弟子，聪明伶俐，甚得师父怜爱。恒山派女弟子中，出家的尼姑约占六成，其余四成是俗家弟子，有些是中年妇人，五六十岁的婆婆也有，秦绢是恒山派中年纪最小的。众弟子见定静师太和小师妹秦绢说话，慢慢都围了上来。

仪和插口道："他出招哪里乱七八糟了？那都是假装出来的。将上乘武功掩饰得一点不露痕迹，那才叫高明呢！师伯，你看这位将军是甚么来头？

是哪一家哪一派的？"

定静师太缓缓摇头，说道："这人的武功，只能以'深不可测'四字来形容，其余的我一。"　　秦绢问道："师父，你这封信是写给掌门师叔的，是不是？马上能送到吗？"定静师太道："鸽儿到苏州白衣庵换一站，从白衣庵到济南妙相庵又换一站，再在老河口清静庵换一站。四只鸽儿接力，当可送到恒山了。"仪和道："幸好咱们没损折人手，那几个师姊妹中了喂毒暗器的，过得两天相信便无大碍。给石头砸伤和中了兵刃的，也无性命之忧。"

定静师太抬头沉思，没听到她的话，心想："恒山派这次南下，行踪十分机密，昼宿宵行，如何魔教人众竟然得知讯息，在此据险伏击？"转头对众弟子道："敌人远遁，谅来一时不敢再来。

大家都累得很了，便在这里吃些干粮，到那边树荫下睡一忽儿。"

大家答应了，便有人支起铁架，烹水泡茶。

众人睡了几个时辰，用过了午餐。定静师大见受伤的弟子神情委顿，说道："咱们行迹已露，以后不用晚间赶路了，受伤的人也须休养，咱们今晚在廿八铺歇宿。"

从这高坡上一路下山，行了三个多时辰到了廿八铺。那是浙闽间的交通要冲，仙霞岭上行旅必经之所。进得镇来，天还没黑，可是镇上竟无一人。

仪和道："福建风俗真怪，这么早大家便睡了。"定静师太道："咱们且找一家客店投宿。"恒山派和武林中各地尼庵均互通声气，但廿八铺并无尼庵，不能前去挂单，只得找客店投宿。所不便的是俗人对尼姑颇有忌讳，认为见之不吉，往往多惹闲气，好在一众女尼受之已惯，也从来不加计较。

但见一家家店铺都上了门板。廿八铺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也有一两百家店铺，可是一眼望去，竟是一座死镇。落日余晖未尽，廿八铺街上已如深夜一般。众人在街上转了个弯，见一家客店前挑出一个白布招子，写着"仙安客店"四个大字，但大门紧闭，静悄悄地没半点声息。女弟子郑萼当下便上前敲门。这郑萼是俗家弟子，一张圆圆的脸蛋常带笑容，能说会道，很讨人家喜欢。一路上凡有与人打交道之事，总是由她出马，免得旁人一见尼姑，便生拒却之心。

郑萼敲了几下门，停得片刻，又敲几下，过了良久，却无人应门。郑萼叫道："店家大叔，请开门来。"她声音清亮，又是习武之人，声音颇能及远，便隔着几重院子，也当听见了。可是客店中竟无一人答应，情形显然甚是突兀。

仪和走上前去，附耳在门板上一听，店内全无声息，转头说道："师伯，店内没人。"

定静师太隐隐觉得有些不对，眼见店招甚新，门板也洗刷得十分干净，决不是歇业不做的模样，说道："过去瞧瞧，这镇上该不止这一家客店。"

向前走过数十家门面，又有一家"南安客店"。郑萼上前拍门，一模一样，仍然无人答应。郑萼道："仪和师姊，咱们进去瞧瞧。"仪和道："好！"

两人越墙而入。郑萼叫道："店里有人吗？"不听有人回答，两人拔剑出鞘，并肩走进客堂，再到后面厨房、马厩、客房各处一看，果是一人也无。但桌上、椅上未积灰尘，连桌上一把茶壶中的茶也尚有微温。郑萼打开了大门，让定静师太等人进来，将情形说了。各人都啧啧称奇。

定静师太道："你们七人一队，分别到镇上各处去瞧瞧，打听一下到底是何缘故。六个人不可离散，一有敌踪便吹哨为号。"众弟子答应了，分别快速行出。客堂之上便只剩下定静师太一人。初时尚听到众弟子的脚步之声，到后来便寂无声息。这廿八铺镇上，静得令人只感毛骨惊然，偌大一个镇甸，人声俱寂，连鸡鸣犬吠之声也听不到半点，实是大异寻常。

定静师太突然担心起来："莫非魔教布下了阴毒陷阱？女弟子们没多大江湖阅历，别要中了诡计，给魔教一网打尽。"走到门口，只见东北角人影晃动，西首又有几人跃入人家屋中，都是本派弟子，她心中稍定。又过一会，众弟子络绎回报，都说镇上并无一人。

仪和道，"别说没人，连畜生也没一只。"仪清道："看来镇上各人离去不久，许多屋中箱笼打开，大家把值钱的东西部带走了。"定静师太点点头，问道："你们以为怎么？"仪和道："弟子猜想，那是魔教妖人驱散了镇民，不久便会大举来攻。"定静师太道："不错！这一次魔教妖人要跟咱们明枪交战，那好得很啊。你们怕不怕？"众弟子齐声道："降魔灭妖，乃我佛门弟子的天职。"定静师太道："咱们便在这客店中宿歇，做饭饱餐一顿再说。先试试水米蔬菜之中有无毒药。"

恒山派会餐之时，本就不许说话，这一次更是人人竖起了耳朵，倾听外边声息。第一批吃过后，出去替换外边守卫的弟子进来吃饭。

仪清忽然想到一计，说道："师伯，咱们去将许多屋中的灯烛都点了起来，教敌人不知咱们的所在。"定静师太道："这疑兵之计甚好。你们七人去点灯。"

她从大门中望出去，只见大街西首许多店铺的窗户之中，一处处透了灯火出来，再过一会，东首许多店铺的窗中也有灯光透出。大街上灯光处处。

便是没半点声息。定静师太一抬头，见到天边月亮，心中默祷："菩萨保佑，让我恒山派诸弟子此次得能全身而退。弟子定静若能复归恒山，从此青灯礼佛，再也不动刀剑了。"

她昔年叱咤江湖，着实干下了不少轰轰烈烈的事迹，但昨晚仙霞岭上这一战，局面之凶险，此刻思之犹有余悸，所担心的是率领着这许多弟子，倘若是她孤身一人，情境便再可怖十倍，那也不放在心上，又再默祷："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要是我恒山诸人此番非有损折不可，只让弟子定静一人身当此灾，诸般杀业报应，只由弟子一人承当。"

便在此时，忽听得东北角传来一个女子声音大叫："救命，救命哪！"

万籁俱寂之中，尖锐的声音特别显得凄厉。定静师太微微一惊，听声音并非本派弟子，凝目向东北角望去，并未见到甚么动静，随见仪清等七名弟子向东北角上奔去，自是前去察看。过了良久，不见仪清等回报。仪和道："师伯，弟子和六位师妹过去瞧瞧。"定静点点头，仪和率领六人，循着呼叫声来处奔去。黑夜中剑光闪烁，不多时便即隐没。

隔了好一会，忽然那女子声音又尖叫起来："杀了人哪，救命，救命！"

恒山派群徒面面相觑，不知那边出了甚么事，何以仪清、仪和两批人过去多时，始终未来回报，若说遇上了敌人，却又不闻打斗之声。但听那女子一声声的高叫"救命"，大家瞧着定静师太，候她发令派人再去施救。

定静师太道："于嫂，你带领六名师妹前去，不论见到甚么事，即刻派人回报。"于嫂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妇人，原是恒山白云庵中服侍定闲师太的佣妇。后来定闲师太见她忠心能干，收为弟子，此次随同定静师大出来，却是第一次闯荡江湖。于嫂躬身答应，带同六名师妹，向

东北方而去。

可是这七人去后，仍如石沉大海一般，有去无回。定静师太越来越惊，猜想敌人布下了陷阱，诱得众弟子前去，一一擒住；又等片刻，仍无半点动静，那高呼“救命”之声却也不再响了。定静师太道：“仪质、仪真，你们留在这里，照料受伤的师姊、师妹，不论见到甚么古怪，总之不可离开客店，以免中了调虎离山之计。”仪质、仪真两人躬身答应。

定静师太对郑萼、仪琳、秦绢三名年轻弟子道：“你们三个跟我来。”

抽出长剑，向东北角奔去。来到近处，但见一排房屋，黑沉沉地既无灯火，亦无声息，定静师太厉声喝道：“魔教妖人，有种的便出来决个死战，在这里装神弄鬼，是甚么英雄好汉？”停了片刻，听屋中无人回答，飞腿向身畔一座屋子的大门上踢去。喀喇一声，门闩断截，大门向内弹开，屋内一团漆黑，也不知有人没人。

定静师太不敢贸然闯进，叫道：“仪和、仪清、于嫂，你们听到我声音么？”她叫声远远传了开去，过了片刻，远处传来一些轻微的回声，回声既歇，便又是一片静寂。

定挣师太回头道：“你们三人紧紧跟着我，不可离开。”提剑绕着这排屋子奔行一周，没见丝毫异状，纵身上屋，凝目四望。其时微风不起，树梢俱定，冷月清光铺在瓦面之上，这情景便如昔　日在恒山午夜出来步月时所见一般，但在恒山是一片宁静，此刻却蕴藏着莫大诡秘和杀气。定静师太空有一身武功，敌人始终没有露面，当真束手无策。

她又是焦躁，又是后悔：“早知魔教妖人诡计多端，可不该派她们分批过来……”突然间心中一凛，双下一拍，纵下屋来，展开轻功，急驰回到南安客店，叫道：“仪质、仪真，见到甚么没有？”客店之中竟然无人答应。

她疾冲进内，店内已无一人，本来睡在榻上养伤的几名弟子也都已不知去向。

这一下定静师太便修养再好，却也无法镇定了，剑尖在烛光下不住跃动，闪出一丝丝青光，知道自己握着长剑的手已忍不住颤抖，数十名女弟子突然间无声无息的就此失踪，到底甚么缘故？却又如何是好？一霎那间，但觉唇干舌燥，全身筋骨俱软，竟尔无法移动。

但这等瘫软只顷刻间的事，她吸了一口气，在丹田中一加运转，立即精神大振，在客店各处房舍庭院中迅速兜了一圈，不见丝毫端倪，叫道：“萼儿、绢儿，你们过来。”可是黑夜之中，只听到自己的叫声，郑萼、秦绢和仪琳三人均无应声。定静师太暗叫：“不好！”急冲出门，叫道：“萼儿、绢儿、仪琳，你们在哪里？”门外月光淡淡，那三个小徒儿也已影踪不见。

当此大变，定静师太不惊反怒，一跃上屋，叫道：“魔教妖人，有种的便来决个死战，装神弄鬼，成甚么样子？”

她连呼数声，四下里静悄悄地绝无半点声音。她不住口的大声叫骂，但廿八铺偌大一座镇甸之中，似乎便只剩下她一人。正无法可施之际，忽然灵机一动，朗声说道：“魔教众妖人听了，你们再不现身，那便显得东方不败只是个无耻胆怯之徒，不敢派人和我正面为敌。甚么东方不败，只不过是东方必败而已。东方必败，何种敢出来见见老尼吗？东方必败，东方必败，我料定你便是不敢！”她知道魔教中上上下下，对教主奉若神明，如有人辱及教主之名，教徒闻声而不出来舍命维护教主的令誉，实是罪大恶极之事。果然她叫了几声“东方必败”，突见几间屋中涌出七人，悄没声的跃上屋顶，四面将她围住。

敌人一现身形，定静师太心中便是一喜，心想：“你们这些妖人终究给我骂了出来，便将我乱刀分，也胜于这般鬼影也见不到半个。”可是这七人只一言不发的站在她身周。定静师太怒道：“我那些女弟子呢？将她们绑架到哪里去了？”那七人仍是默不作声。

定静师太见站在西首的两人年纪均有五十来岁，脸上肌肉便如僵了一般，不露半分喜怒之色，她吐了一口气，叫道：“好，看剑！”挺剑向西北角上那人胸口刺去。

她身在重围之中，自知这一剑无法当真刺到他，这一刺只是虚招。眼前那人可也当真了得，他料到这剑只是虚招，竟然不闪不避。定静师太这一剑本拟收回，见他毫不理会，刺到中途却不收回了，力贯右臂，径自便疾刺过去。却见身旁两个人影一闪，两人各伸双下，分别往她左肩、右肩插落。

定静师太身形一侧，疾如飘风般转了过来，攻向东首那身形甚高之人。

那人滑开半步，呛啷一声，兵刃出手，乃是一面沉重的铁牌，举牌往她剑上砸去，定静师太长剑早已圈转，嗤的一声，刺向身左一名老者。那老者伸出左手，径来抓她剑身，月光下隐隐见他手上似是就有黑色手套，料想是刀剑不入之物，这才敢赤手来夺长剑。

转战数合，定静师太已和七名敌人中的五人交过了手，只觉这五人无一不是好手，若是单打独斗，甚或以一敌二，她决不畏惧，还可占到七八成赢面，但七人齐上，只要稍有破绽空隙，旁人立即补上，她变成只有挨打、绝难还手的局面。

越斗下去，越是心惊：“魔教中有哪些出名人物，十之八九我都早有所闻。他们的武功家数，所用兵刃，我五岳剑派并非不知。但这七人是甚么来头，我却全然猜想不出。料不到魔教近年来势力大张，竟有这许多身分隐秘的高手为其所用。”

堪堪斗到六七十招，定静师太左支右绌，已气喘吁吁，一瞥　眼间，忽见屋面上又多了十几个人影。这些人显然早已隐伏在此，到这时才突然现身。

她暗叫：“罢了，罢了！眼前这七人我已对付不了。再有这些敌人窥伺在侧，定静今日大限难逃，与其落入敌人手中，苦受折辱，不如早些自寻了断。这臭皮囊只是我暂居的舍宅，毁了殊不足惜，只是所带出来的数十名弟子尽数断送，定静老尼却是愧对恒山派的列位先人了。”

刷刷刷疾刺三剑，将敌人逼开两步，忽地倒转长剑，向自己心口插了下去。

剑尖将及胸膛，突然当的一声响，手腕一震，长剑荡开。只见一个男子手中持剑，站在自己身旁，叫道：“定静师太勿寻短见，嵩山派朋友在此！”

自己长剑自是他挡开的。

只听得兵刃撞击之声急响，伏在暗处的十余人纷纷跃出，和那魔教的七人斗了起来。定静师太死中逃生，精神一振，当即仗剑上前追杀。但见嵩山那些人以二对一，魔教的七人立处下风。那七人眼见寡不敌众，齐声呼哨，从南方退了下去。

定静师太持剑疾追，迎面风声响动，屋檐上十多枚暗器同时发出。定静师太举起长剑，凝神将攒射过来的暗器一一拍开。黑夜之中，唯有星月微光，长剑飞舞，但听得叮叮之声连响，十多枚暗器给她尽数击落。只是给暗器这么一阻，那魔教七人却逃得远了。只听得身后那人叫道：“恒山派万花剑法精妙绝伦，今日教人大开眼界。”

定静师太长剑入鞘，缓缓转过身来，刹那之间，由动人静，一位适才还在奋剑剧斗的武林健者，登时变成了谦和仁慈的有道老尼，双手合十行礼，说道：“多谢钟师兄解围。”

她认得眼前这个中年男子，是嵩山派左掌门的师弟，姓钟名镇，外号人称“九曲剑”。这并非因他所用兵刃是弯曲的长剑，而是恭维他剑派变幻无方，人所难测。当年泰山日观峰五岳剑派大会，定静师太曾和他有一面之缘。

其余的嵩山派人物中，她也有三四人相识。

钟镇抱拳还礼，微笑道：“定静师太以一敌七，力斗魔教的‘七星使者’，果然剑法高超，佩服，佩服。”

定静师太寻思：“原来这七个家伙叫做甚么‘七星使者’。”她不愿显得孤陋寡闻，当下也不再问，心想日后慢慢打听不迟，既然知道了他们的名号，那就好办。

嵩山派余人一一过来行礼，有二人是钟镇的师弟，其余便是低一辈弟子。

定静师太还礼罢，说道：“说来惭愧，我恒山派这次来到福建，所带出来的数十名弟子，突然在这镇上失踪。钟师兄你们各位是几时来到廿八铺的？可曾见到一些线索，以供老尼追查吗？”她想到嵩山派这些人早就隐伏在旁，却要等到自己势穷力竭，挺剑自尽，这才出于相救，

显是要自己先行出丑，再来显他们的威风，心中甚是不悦。只是数十名女弟子突然失踪，实在事关重大，不得不向他们打听，倘若是她个人之事，那就宁可死了，也不会出口向这些人相求，此时向钟镇问到这一声，那已是委屈之至了。

钟镇道："魔教妖人诡计多端，深知师太武功卓绝，力敌难以取胜，便暗设阴谋，将贵派弟子尽数擒了去。师太也不用着急，魔教虽然大胆，料来也不敢立时加害贵派诸位师妹。咱们下去详商救人之策便是。"说着左下一伸，请她下屋。

定静师太点了点头，一跃落地。钟镇等跟着跃下。

钟镇向西走去，说道："在下引路。"走出数十丈后折而向北，来到仙安客店之前，推门进去，说道："师太，咱们便在这里商议。"他两名师弟一个叫做"神鞭"邓八公，另一个叫"锦毛狮"高克新。三人引着定静师太走进一间宽大的上房，点了蜡烛，分　　宾主坐下。弟子们献上茶后，退了出去。 高克新便将房门关上了。

钟镇说道："我们久慕师太剑法恒山派第一……"定静师太摇头道："不对，我剑法不及掌门师妹，也不及定逸师妹。"钟镇微笑道："师太不须过谦。我两个师弟素仰英名，企盼见识师太神妙的剑法，以致适才救援来迟，其实绝无恶意，谨此谢过，师太请勿怪罪。"定静师太心意梢平，见三人站起来抱拳行礼，便也站起合十行礼，道："好说。"

钟镇待她坐下，说道："我五岳剑派结盟之后，同气连枝，原是不分彼此。只是近年来大家见面的时候少，好多事情又没联手共为，致令魔教坐大，气焰日甚。"

定静师太"嘿"的一声，心道："这当儿却来说这些闲话干甚么？"钟镇又道："左师哥日常言道：合则势强，分则力弱。我五岳剑派若能台而为一，魔教固非咱们敌手，便是少林、武当这些享誉已久的名门大派，声势也远远不及咱们了。左师哥他老人家有个心愿，想将咱们有如一盘散沙般的五岳剑派，归并为一个'五岳派'。那时人多势众，齐心合力，实可成为武林中诸门派之冠。不知师太意下如何？"

定静师太长眉一轩，说道："贫尼在恒山派中乃是闲人，素来不理事。

钟师兄所提的大事，该当去跟我掌门师妹说才是。眼前最要紧的，是设法将敝派失陷了的女弟子搭救出来。其余种种，尽可从长计议。"钟镇微笑道："师太放心。这件事既教嵩山派给撞上了，恒山派的事，便是我嵩山派的事，说甚么也不能让贵派诸位师妹们受委屈吃亏。"定静师太道："那可多谢了。

但不知钟兄有何高见？有甚么把握说这句话？"钟镇微笑道："师太亲身在此，恒山派鼎鼎大名的高手，难道还怕了魔教的几名妖人？再说，我们师兄弟和几名师侄，自也当尽心竭力，倘若仍奈何不了魔教中这几个二流脚式，嘿嘿，那也未免太不成话了。"

定静师太听他说来说去，始终不着边际，又是焦躁，又是气恼，站起身来，说道："钟师兄这般说，自是再好不过，咱们这便去罢！"

钟镇道："师太哪里去？"定静师太道："去救人啊！"钟镇问道："到哪里去救人？"这一问之下，定静师太不由哑口无言，顿了一顿，道："我这些弟子们失踪不久，定然便在左近，越耽误得久，那就越难找了。"钟镇道："据在下所知，魔教在离廿八铺不远之处有一巢穴，贵派的师妹们，多半已被囚禁在那里，依在下……"

定静师太忙问："这巢穴在哪里？咱们便去救人。"

钟镇缓缓的道："魔教有备而发，咱们贸然前去，若有错失，说不定人还没救出来，先着了他们的道儿。依在下之见，还是计议定当，再去救人，较为妥善。"

定静师太无奈，只得又坐了下来，道："愿聆钟师兄高见。"

钟镇道："在下此次奉掌门师兄之命，来到福建，原是有一件大事要和师太会商。此事有关中原武林气运，牵连我五岳剑派的盛衰，实是非同小可之举。待大事商定，其余救人等等，那只是举手之劳。"定静师太道："却不知是何大事？"

钟镇道："那便是在下适才所提，将五岳剑派合而为一之事了。"

定静师太霍地站起，脸色发青，道："你……你……你这……"钟镇微笑道："师太千万不可有所误会，还道在下乘人之危，逼师太答允此事。"

定静师太怒道："你自己说了出来，就免得我说。你这不是乘人之危，那是甚么？"钟镇道："贵派是恒山派，敝派是嵩山派。贵派之事，敝派虽然关心，毕竟是刀剑头上拚命之事。在下自然愿意为师太效力，却不知众位师弟、师侄们意下如何。但若两派合而为一，是自己本派的事。便不容推诿了。"

定静师太道："照你说来，如我恒山派不允与贵派合并，嵩山派对恒山弟子失陷之事，便要袖手旁观了？"钟镇道："话可也不是这么说。在下奉掌门师兄之命，赶来跟师太商议这件大事。其他的事嘛，未得掌门师兄的命令，在下可不敢胡乱行事。师太莫怪。"

定静师太气得脸都白了，冷冷的道："两派合并之事，贫尼可作不得主。

就算是我答允了，我掌门师妹不允，也是枉然。"

钟镇上身移近尺许，低声道："只须师太答允了，到时候定闲师太非允不可。自来每一门每一派的掌门，十之八九由本门大弟子执掌。师太论德行、论武功、论入门先后，原当执掌恒山派门户才是……"

定静师太左掌倏起，拍的一声，将板桌的一角击了下来，厉声道："你这是想来挑拨离间吗？我师妹出任掌门，原系我向先师力求，又向定闲师妹竭力劝说而致。定静倘若要做掌门，当年早就做了，还用得着旁人来撺掇摆唆？"

钟镇叹了口气，道："左师哥之言，果然不错。"定静师太道："他说甚么了？"钟镇道："我此番南下之前，左师哥言道：'恒山派定静师太人品甚好，武功也是极高，大家向来都是很佩服的，就可惜不识大体。'我问他这话怎么说。他说：'我素知定静师太为人，她生性清高，不爱虚名，又不喜理会俗务，你跟她去说五派合并之事，定会碰个老大钉子。只是这件事实在牵涉太广，咱们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倘若定静师太只顾一人享清闲之福，不顾正教中数千人的生死安危，那是武林的大劫难逃，却也无可如何了。"

定静师太站起身来，冷冷的道："你种种花言巧语，在我跟前全然无用。

你嵩山派这等行径，不但乘人之危，简直是落井下石。"

钟镇道："师太此言差矣。师太倘若瞧在武林同道的份上，肯毅然挑起重担，促成我嵩山、恒山、泰山、华山、衡山五派合并，则我嵩山派必定力举师太出任'五岳派'掌门。可见我左师哥一心为公，绝无半分私意……"

定静师太连连摇手，喝道："你再说下去，没的污了我耳朵。"双掌一起，掌力挥出，砰的一声大响，两扇木板脱臼飞起。她身影晃动，便出了仙安客店。

出得门来，金风扑面，热辣辣的脸上感到一阵清凉，寻思："那姓钟的说道，魔教在廿八铺左近有一巢穴，本派的女弟子们都失陷在那里。不知此言有几分真，几分假？"她彷徨无策，踽踽独行，其时月亮将沉，照得她一条长长的黑影映在青石板上。

走出数丈后，停步寻思："单凭我一人之力，说甚么也不能救出众弟子了。古来英雄豪杰，无不能屈能伸。我何不暂且答允了那姓钟的？待众弟子获救之后，我立即自刎以谢，教他落一个死无对证。就算他宣扬我无耻食言，一应污名，都由我定静承担便了。"

她一声长叹，回过身来，缓缓向仙安客店走去，忽听得长街彼端有人大声吆喝："你奶奶的，本将军要喝酒睡觉，你奶奶的店小二，怎不快快开门？"

正是昨日在仙霞岭上所遇那参将吴天德的声音。定静师太一听之下，便如溺水之人抓到了一条大木材。

令狐冲在仙霞岭上助恒山派脱困，甚是得意，当即快步赶路，到了廿八铺镇上。其时饭店刚打开门，他走进店去，大喝一声："拿酒来！"店小二见是一位将军，何敢怠慢，斟酒做饭，杀鸡切肉，毕恭毕敬、战战兢兢的侍候他饱餐一顿。令狐冲喝得微醺，心想："魔教这次

大受挫折，定不甘心，十九又会去向恒山派生事。定静师太有勇无谋，不是魔教对手，我暗中还得照顾着她们才是。”结了酒饭帐后，便到仙安客店中开房睡觉。

睡到下午，刚醒来起身洗脸，忽听得街上有几人大声吆喝：“乱石岗黄风寨的强人今晚要来洗劫廿八铺，逢人便杀，见财便抢。大家这便赶快逃命罢！”片刻之间，吆喝声东边西边到处响起。店小二在他房门上擂得震天价响，叫道：“军爷，军爷大事不好！”

令狐冲道：“你奶奶的，甚么大事不好了？”店小二道：“军爷，军爷，乱石岗黄风寨的大王们，今晚要来洗劫。家家户户都在逃命了。”令狐冲打开房门，骂道：“你奶奶的，青天白日，朗朗乾坤，哪里有甚么强盗了？本将军在此，他们敢放肆么？”店小二苦着脸道：“那些大王，可凶……可凶狠得紧，他……他们又不知将军你……你在这里。”令狐冲道：“你去跟他们说去。”店小二道：“小……小人万万不敢去说，没的给强人将脑袋瓜子砍了下来。”令狐冲道：“乱石岗黄风寨在甚么地方？”店小二道：“乱石岗在甚么地方，倒没听说过，只知道黄风寨的强人十分厉害，两天之前，刚洗劫了廿八铺东三十里的榕树头，杀了六七十人，烧了一百多间屋子。将军，你……你老人家虽然武艺高强，可是双拳难敌四手。山寨里大王爷不算，听说单是小喽罗便有三百多人。”

令狐冲骂道：“你奶奶的，三百多人便怎样？本将军在千军万马的战阵之中，可也七进七出，八进八出。”店小二道：“是！是！”转身快步奔出。

外面已乱成一片，呼儿唤娘之声四起。浙语闽音，令狐冲懂不了一成，料想都是些甚么“阿毛的娘啊，你拿了被头没有？”甚么“大宝，小宝，快走，强盗来啦！”之类，走到门外，只见已有数十人背负包裹，手提箱笼，向南逃去。

令狐冲心想：“此处是浙闽交界之地，杭州和福州的将军都管不到，致令强盗作乱，为害百姓。我泉州府参将吴天德大将军既然撞上了，可不能袖手不理，将那些强盗头子杀了，也是一件功德。这叫作食君之禄，忠君之事。

你奶奶的，有何不可，哈哈！”想到此处，忍不住笑出声来。叫道：“店小二，拿酒来。本将军要喝饱了酒杀贼。”

但其时店中住客、掌柜、掌他的大老婆、二姨太、三姨太、以及店小二、厨子都已纷纷夺门而出，唯恐走得慢了一步，给强人撞上了。令狐冲叫声再响，也是无人理会。

令狐冲无奈，只得自行到灶下去取酒，坐在大堂之上，斟酒独酌，但听得鸡鸣犬吠、马嘶猪嚎之声大作，料想是镇人带了牲口逃走。又过一会，声息渐稀，再喝得三碗酒，一切惶急惊怖的声音尽都消失，镇上更无半点声息。

心想：“这次黄风寨的强人运气不好，不知如何走漏了风声，待得来到镇上时，可甚么也抢不到了。”

这样偌大一座镇甸，只剩下他孤身一人，倒也是生平未有之奇。万籁俱寂之中，忽听得远处马蹄声响，有四匹马从南急驰而来。

令狐冲心道：“大王爷到啦，但怎地只这么几个人？”耳听得四匹马驰到了大街，马蹄铁和青石板相击，发出铮铮之声。一人大声叫道：“廿八铺的肥羊们听着，乱石岗黄风寨的大王有令，男的女的老的小的，通统站到大门外来。在门外的不杀，不出来的一个个给砍了脑袋。”口中呼喝，纵马在大街上奔驰而来。令狐冲从门缝中向外张望，四匹马风驰而过，只见到马上乘者的背影，心念一动：“这可不对了！瞧这四人骑在马上的神态，显然武功不弱。强盗窝中的小喽罗，怎会有如此人物？”

推出门来，在空无一人的镇上走出十余丈，见一处土地庙侧有株大槐树，枝叶茂盛，当即纵身而上，爬到最高的一根横枝上坐下。四下里更无半点声息，他越等得久，越知其中必有蹊跷，黄风寨先行的喽罗来了这么久，大队人马仍没来到，难道是派几名喽罗先来通风报信，好让镇上百姓逃避一空？

直等了大半个时辰，才隐约听到人声，却是叽叽喳喳的女子声音。凝神听得几句，便知是恒山派的众人到了，心想：“她们怎地这时候方到？是了，她们日间定是在山野中休息过了。”耳听得她们到仙安客店打门，又去另一家客店打门。南安客店和土地庙相距颇远，恒山派众人进了客店后干些甚么，说些甚么，便听不到了。他心下隐隐觉得：“这多半是魔教安排下陷阱，要让恒山派上钩。”当下仍是隐身树顶，静以待变。

过了良久，见到仪清等七人出来点灯，大街上许多店铺的窗户中都透了灯光出来。又过一会，忽听得东北角上有个女子声音大叫：“救命！”令狐冲吃了一惊：“啊哟不好，恒山派的弟子中了魔教毒手。”当即从树上跃下，奔到了那女子呼救处的屋外。

从窗缝中向内张去，屋内并无灯火，窗中照入淡淡月光，见七八名汉子贴墙而立，一个女子站在屋子中间，大叫：“救命，救命，杀了人哪！”令狐冲只见到她的侧面，但见她脸上神色凄厉，显然是候人前来上钩。

果然她叫声未歇，外边便有一个女子喝道：“甚么人在此行凶？”那屋子大门并未关上，门一推开，便有七个女子窜了进来，当先一人正是仪清。

这七人手中都执长剑，为了救人，进来甚急。

突见那呼救的女子右手一扬，一块约莫四尺见方的青布抖了起来，仪清等六人立时身子发颤，似是头晕眼花，转了几个圈子，立即栽倒。令狐冲大吃一惊，心念电转：“那女子手中这块布上，定有极厉害的迷魂毒药。我若冲进去救人，定也着了她的道儿，只有等着瞧瞧再说。”见贴墙而立的汉子一拥而上，取出绳子，将仪清等七人手足都绑住了。

过不多时，外面又有声响，一个女子尖声喝道：“甚么人在这里？”令狐冲在过仙霞岭时，曾和这个急性子的尼姑说过许多话，知道是仪和到了，心想：“你这人鲁莽暴躁，这番又非变成一只大粽子不可。”只听得仪和又叫：“仪清师妹，你们在这里么？”接着砰的一声，大门踢开，仪和等人两个一排，并肩齐入。一踏进门，便使开剑花，分别护住左右，以防敌人从暗中来袭。第七人却是倒退入内，使剑护住后路。

屋中众人屏息不动，直等七人一齐进屋，那女子又展开青布，将七人都迷倒了。

跟着于嫂率领六人进屋，又被迷倒，前后二十一名恒山女弟子，尽数昏迷不醒，给绑缚了置在屋角。隔了一会，一个老者打了几下手势，众人从后门悄悄退了出去。

令狐冲纵上屋顶，弓着身子跟去，正行之间，忽听得前面屋上有衣襟带风之声，忙在屋脊边一伏，便见十来名汉子互打手势，分别在一座大屋的屋脊边伏下，和他藏身处相距不过数丈。令狐冲溜着墙轻轻下来，只见定静师太率领着三名弟子正向这边赶来。令狐冲心道：“不好，这是调虎离山之计。

留在南安客店中的尼姑可要糟糕。”遥遥望见几个人影向南安客店急奔过去，正想赶去看个究竟，忽听得屋顶上有人低声道：“待会那老尼姑过来，你们七人在这里缠住他。”这声音正在他头顶，令狐冲只须一移动身子，立时便给发觉，只得便在墙角后贴墙而立。

耳听得定静师太踢开板门，大叫：“仪和、仪清、于嫂，你们听到我声音吗？”叫声远远传了过去，又见她绕屋奔行，跟着纵上屋顶，却没进屋察看。令狐冲心想：“她干么不进去瞧瞧？一进去便见到廿一名女弟子被人绑缚在地。”随即省悟：“她不进去倒好。魔教人众守在屋顶，只待她进屋，便即四下里团团围困，那是瓮中捉鳖之势。”

眼见定静师太东驰西奔，显是六神无主，突然间她奔回南安客店，奔行奇速，身后三名女弟子追赶不上。但见街角边转出数人，青布一扬，那三名女弟子又即栽倒，给人拖进了屋中，朦胧月光之下隐约见那三人中似有仪琳在内。令狐冲心念一动：“是否须当即去救了仪琳小师妹出来？”随即又想：

“我此刻一现身，便是一场大打。恒山派这许多人给魔教擒住了，投鼠忌器，可不能跟他们正面相斗，还是暗中动手的为是。”

跟着便见定静师太从南安客店中出来，在街上高声叫骂，又纵上屋顶，大骂东方不败，果然魔教人众忍耐不住，有七人上前缠斗。令狐冲看得几招，寻思：“定静师太剑术精湛，虽然以一敌七，一时不致落败。我还是先去救了仪琳师妹的为是。”

当下闪身进了那屋，只见厅堂中有一人持刀而立，三个女子给绑住了，横卧在他脚边。令狐冲一跃而前，腰刀连鞘挺出，直刺其喉。那人尚未惊觉，已然送命。令狐冲不禁一呆：“我这一刀怎地如此快法？手刚伸出，刀鞘已戳中了他咽喉要害？”自己也不知自从修习了“吸星大

法”之后，桃谷六仙、不戒和尚、黑白子等人留在他体内的真气已尽为其用。他原意是这刀刺出，敌人举刀封挡，刀鞘便戳他双腿，教他栽倒在地，然后救人，不料对方竟无丝毫招架还手的余暇，一下便制了他死命。

令狐冲心下微有歉意，拖开死尸，低头看去，果见地下所卧的三个女子中有仪琳在内，伸手探她鼻息，呼吸调匀，除了昏迷不醒之外并无他碍，当即到灶下取了一构冷水，泼了少许在她脸上。

过得片刻，仪琳嘤咛一声，醒了转来。她初时不知身在何地，微微睁眼，突然省悟，当即跃起，想去摸身边长剑时，才知手足被缚，险些重又跌倒。

令狐冲道：“小师太，别怕，那坏人已给本将军杀了。”拔刀割断了她手足上绳索。

仪琳在黑暗中乍闻他声音，依稀便是自己日思夜想的那个“令狐大哥”，又惊又喜，叫道；“你……你是令狐大……”这个“哥”字没说出口，便觉不对，只羞得满脸通红，嗫嚅道：“你……你是谁？”

令狐冲听她已将自己认了出来，却又改口，低声道：“本将军在此，那些小毛贼不敢欺侮你们。”仪琳道：“啊，原来是吴将军。我……我师伯呢？”

令狐冲道：“她在外边和敌人交战，咱们便过去瞧瞧。”仪琳道：“郑师姊、秦师妹……”从怀中摸出火折晃亮了，见到二人卧在地下，说道：“嗯，她们都在这里。”便欲去割她们子足上的绳索。令狐冲道：“别忙，还是去帮你师伯要紧。”仪琳道：“正是。”

令狐冲转身出外，仪琳跟在她身后。没走出几步，只见七个人影如飞般窜了出去，跟着便听得叮叮当当的击落暗器之声，又听得有人大声称赞定静师太剑法高强，定静师太认出对方是嵩山派的人物，不久见定静师太随着十几名汉子走入仙安客店。令狐冲向仪琳招招手，跟着潜入客店，站在窗外偷听。

只听到定静师太在屋中和钟镇说话，那姓钟的口口声声要定静师太先行答允恒山派赞同并派，才能助她去救人。令狐冲听他乘人之危，不怀好意，心下暗暗生气，又听得定静师太越说越怒，独自从店中出来。

令狐冲待定静师太走远，便去仙安客店外打门大叫：“你奶奶的，本将军要喝酒睡觉，你奶奶的店小二，怎不快快开门？”

定静师太正当束手无策之际，听得这将军呼喝，心下大喜，当即抢上。

仪琳迎了上去，叫道：“师伯！”定静师太又是一喜，忙问：“刚才你在哪里？”仪琳道：“弟子给魔教妖人擒住了，是这位将军救了我……”这时令狐冲已推开店门，走了进去。

大堂上点了两枝明晃晃的蜡烛。钟镇坐在正中椅上，阴森森的道：“甚么人在这里大呼小叫，给我滚了出去。”

令狐冲破口大骂：“你奶奶的，本将军乃堂堂朝廷命官，你胆敢出言冲撞？掌柜的，老板娘，店小二，快快给我滚出来。”

嵩山派诸人听他骂了两句后，便大叫掌柜的、老板娘，显然是色厉内在，心中已大存怯意，都觉好笑。钟镇心想正有大事在身，半夜里却撞来了这个狗官，低声道：“把这家伙点倒了，可别伤他性命。”锦毛狮高克新点了点头，笑嘻嘻走上前去，说道：“原来是一位官老爷，这可失敬了。”

令狐冲道：“你知道了就好，你们这些蛮子老百姓，就是不懂规矩……”

高克新笑道：“是，是！”闪身上前，伸出食指，往令狐冲腰间戳去。令狐冲见到他出指的方位，急运内息，鼓于腰间。高克新这指正中今狐冲“笑腰穴”，对方本当大笑一阵，随即昏晕。不料令狐冲只嘻的一笑，说道：“你这人没规没矩，动手动脚的，跟本将军开甚么玩笑？”

高克新大为诧异，第二指又即点出，这一次劲贯食指，已使上了十成力。

令狐冲哈哈一笑，跳了起来，笑骂：“你奶奶的，在本将军腰里摸啊摸的，想偷银子么？你这家伙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却干么不学好？”

高克新左手一翻，已抓住了令狐冲右腕，向右急甩，要将他拉倒在地。

不料手掌刚和他手腕相触，自己内力立时从掌心中倾泻而出，再也收束不住，不由得惊怖异常，想要大叫，可是张大了口，却发不出半点声息。

令狐冲察觉对方内力正注向自己体内，便如当日自己抓住了黑白子手腕的情形一般，心下一惊：“这邪法可不能使用。”当即用力一甩，摔脱了他手掌。

高克新犹如遇到皇恩大赦，一呆之下，向后纵开，只觉全身软绵绵的恰似大病初愈，叫道：“吸星大法，吸……吸星大法！”声音嘶哑，充满了惶惧之意。钟镇、邓八公和嵩山派诸弟子同时跃将起来，齐问：“甚么？”高克新道：“这……这人会使吸……吸星大法。”

霎时间青光乱闪，锵锵声响，各人长剑出鞘，神鞭邓八公手握的却是一条软鞭。钟镇剑法最快，寒光一颤，剑光便已疾刺令狐冲咽喉。

当高克新张口大叫之时，今狐冲便料到嵩山派诸人定会一拥而上，向自己攒刺，眼见众人长剑出手，当即取下腰刀，连刀带鞘当作长剑使用，手腕抖动，向各人手背上点去，但听得呛啷、呛啷响声不绝，长剑落了一地。钟镇武功最高，手背虽给他刀鞘头刺中，长剑却不落地，惊骇之下，向后跃开。

邓八公可狼狈了，鞭柄脱手，那软鞭却倒卷上来，卷住了他头颈，箍得他气也透不过来。

钟镇背靠墙壁，脸上已无半点血色，说道：“江湖上盛传，魔教前任教主复出，你……你……便是任教主……任我行么？”令狐冲笑道：“他奶奶的甚么任我行，任你行，本将军坐不改姓，行不改名，姓吴，官讳天德的便是。你们却是甚么岗、甚么寨的小毛贼啊？”

钟镇双手一拱，道：“阁下重临江湖，钟某自知不是敌手，就此别过。”

纵身跃起，破窗而出。高克新跟着跃出，余人一一从窗中飞身出去，满地长剑，谁也不敢去拾。

令狐冲左手握刀鞘，右手握刀柄，作势连拔数下，那把刀始终拔不出来，说道：“这把宝刀可真锈得厉害，明儿得找个磨剪刀的，给打磨打磨才行。”

定静师太合十道：“吴将军，咱们去救了几个女徒儿出来如何？”

令狐冲料想钟镇等人一去，再也无人抵挡得住定静师太的神剑，说道：“本将军要在这里喝几碗酒，老师太，你也喝一碗么？”

仪琳听他又提到喝酒，心想：“这位将军倘若遇到令狐大哥，二人倒是一对酒友。”妙目向他偷看过去，却见这将军的目光也在向她凝望，脸上微微一红，便低下了头。

定静师太道：“恕贫尼不饮酒，将军，少陪了！”合十行礼，转身而出。

仪琳跟着出去。将出门口时忍不住转头又向他瞧了一眼，只见他起身找酒，大声呼喝：“他奶奶的，这客店里的人都死光了，这会儿还不滚出来。”

她心中想：“听他口音似乎有点像令狐大哥。但这位将军出口粗俗，每一句话都带个他甚么的，令狐大哥决不会这样，他武功比令狐太哥高得多。我……我居然会这样胡思乱想，唉，当真……”

令狐冲找到了酒，将嘴就在酒壶上喝了半壶，心想：“这些尼姑、婆娘、姑娘们就要回来，叽叽喳喳、罗罗嗦嗦的说个没完，一个应付不当，那可露出了马脚，还是溜之大吉的为妙。将这些人一个个的救醒来，总得花上小半个时辰，肚子可饿得狠了，先得找些吃的。”

将一壶酒喝干，走到灶下想去找些吃的，忽听得远远传来仪琳尖锐的叫声：“师伯，师伯，你在哪里？”声音大是惶急。

令狐冲急冲出店，循声而前，只见仪琳和两个年轻姑娘站在长街上，大叫：“师伯，师父！”令狐冲问道：“怎么啦？”仪琳道：“我去救醒了郑师姊和秦师妹，师怕挂念着众师姊，赶着去找寻。我们三人出来，可又……不知她老人家到哪里去啦。”

令狐冲见郑萼不过二十一二岁，秦绢年龄更稚，只十五六岁年纪，心想：

“这些年轻姑娘毫没见识，恒山派派她们出来干甚么？”微笑道：“我知道她们在哪里，你们跟我来。”快步向东北角上那间大屋走去，到得门外，一脚踢开大门，生怕那女子还在里面，又抖迷魂药害人，说道：“你们用手帕掩住口鼻，里面有个臭婆娘会放毒。”左手捏住鼻孔，嘴唇紧闭，直冲进屋，一进大堂，不禁呆了。

本来大堂中躺满了恒山派女弟子，这时却已影踪全无。他“咦”的一声，见桌上有只烛台，晃火折点着了，厅堂中空荡荡地，哪里还有人在？在大屋各处搜了一遍，没见到丝毫端倪，叫道：“这又是奇哉怪也！”

仪琳、郑萼、秦绢三人眼睁睁的望着他，脸上尽是疑色。令狐冲道：“他奶奶的，你们这许多师姊们，都给一个会放毒的婆娘迷倒了，给绑了放在这里，只这么一转眼功夫，怎地都不见啦？”郑萼问道：“吴将军，你见到我们那些师姊，是给迷倒在这里的么？”令狐冲道：“昨晚我睡觉发梦，亲眼目睹，见到许多尼姑婆娘，横七竖八的在这厅堂上躺了一地，怎会有错？”

郑萼道：“你……你……”她本想说你做梦见到，怎作得准？但知他喜欢信口胡言，说是发梦，其实是亲眼见到，当即改口道：“你想他们都到哪里去了啦？”

令狐冲沉吟道：“说不定甚么地方有大鱼大肉，她们都去大吃大喝了，又或者甚么地方做戏文，她们在看戏。”招招手道：“你们三个小妞儿，最好紧紧跟在我身后，不可离开，要吃肉看戏，却也不忙在一时。”

秦绢年纪虽幼，却也知情势凶险，众师姊都已落入了敌手，这将军瞎说一通，全当不得真，恒山派数十人出来，只剩下了自己三个年轻弟子，除了听从这位将军吩咐之外，别无其他计较，当下和仪琳、郑萼二人跟了他走到门外。

令狐冲自言自语：“难道我昨晚这个梦发得不准，眼花看错了人？今晚非得再好好做过一个梦不可。”心下寻思：“这些女弟子就算给人掳了去，怎么定静师太也突然失了踪迹？只怕她落了单，遭了敌人暗算，该当立即去追寻才是。仪琳她们三个年轻女子倘若留在廿八铺，却大大不妥，只得带了她们同去。”说道：“咱们左右也没甚么事，这就去找找你们的师伯，看她在哪里玩儿，你们说好不好？”

郑萼道，”那好极了！将军武艺高强，见识过人，若不是你带领我们去找，只怕难以找到。”令狐冲笑道：“‘武艺高强、见识过人’，这八个字倒说得不错。本将军将来挂帅平番，升官发财，定要送一百两白花花的银子，给你们三个小妞儿买新衣服穿。”

他信口开河，将到廿八铺尽头，跃上屋顶，四下望去。其时朝暾初上，白雾弥漫，树梢上烟雾霭霭，极目远眺，两边大路上一个人影也无。突然见到南边大路上有一件青色物事，相距远了，看不清楚。但一条大路空荡荡地，路中心放了这样一件物事，显得颇为触目。他纵身下屋，发足奔去，拾起那物，却是一只青布女履，似乎便和仪琳所穿的相同。

他等了一会，仪琳等三人跟着赶到。他将那女履交给仪琳，问道：“是你的鞋子吗？怎么落在这里？”仪琳接过女履，明知自己脚上穿着鞋子，还是不自禁的向脚下瞧了一眼，见两只脚上好端端都穿着鞋子。郑萼道：“这……

这是我们师姊妹穿的，怎么会落在这里？”秦绢道：“定是哪一位师姊给敌人掳去，在这里挣扎，鞋子落了下来。”郑萼道：“也说不定她故意留下一只鞋子，好教我们知道。”令狐冲道：“不错，你武艺高强，见识过人。

咱们该向南追，还是向北？”郑萼道：“自然是向南了。”

令狐冲发足向南疾奔，顷刻间便在数十丈外，初时郑萼她们三人还和他相距不远，后来便相距甚远。令狐冲沿途察看，不时转头望着她们三人，唯恐相距过远，救援不及，这三人又给敌人掳了去，奔出里许，便住足等候。

待得仪琳等三人追了上来，又再前奔，如此数次，已然奔出了十余里。

眼见前面道路崎岖，两旁树木甚多，倘若敌人在转弯处设伏，将仪琳等掳去，那可救援不及，又见秦绢久奔之下，已然双颊通红，知她年幼，不耐长途奔驰，当下放慢了脚步，大声道：“他奶奶的，本将军足登皮靴，这么快跑，皮靴磨穿了底，可还真有些舍不得，咱们慢慢走罢。”

四人又走出七八里路，秦绢突然叫道：“咦！”奔到一丛灌木之下，拾起了一顶青布帽子，正是恒山派众女尼所戴的。郑萼道：“将军，我们那些师姊，确是给敌人掳了，从这条路上去的。”三名女弟子见走对了路，当下加快脚步，令狐冲反而落在后面。

中午时分，四人在一家小饭店打尖。饭店主人见一名将军带了一名小尼姑、两个年轻姑娘同行，甚是诧异，侧过了头不住细细打量。令狐冲拍桌骂道：“你奶奶的，有甚么好看？和尚尼姑没见过么？”那汉子道：“是，是！小人不敢。”

郑萼问道：“这位大叔，你可见到好几个出家人，从这里过去吗？”那汉子道：”好几个是没有，一个倒是有的。有一个老师太，可比这小师太年纪老得多了……”令狐冲喝道：“罗里罗嗦！一位老师太，难道还会比小师太年纪小？”那汉子道：“是，是。”郑萼忙问：“那老师太怎样啦？”那汉子道：“那老师太匆匆忙忙的问我，可见到有好几个出家人，从这条路上过去。我说没有，她就奔下去了。唉，这样大的年纪，奔得可真快了，手里还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宝剑，倒像是戏台上做戏的。”

秦绢拍手道：“那是师父了，咱们快追。”令狐冲道：“不忙，吃饱了再说。”四人匆匆吃了饭，临去时秦绢买了四个馒头，说要给师父吃。令狐冲心中一酸：“她对师父如此孝心，我虽欲对师父尽孝，却不可得。”

可是直赶到天黑，始终没见到定静师太和恒山派众人的踪迹。一眼望去尽是长草密林，道路越来越窄，又走一会，草长及腰，到后来路也不大看得出了。

突然之间，西北角上隐隐传来兵刃相交之声。

令狐冲叫道：“那里有人打架，可有热闹瞧了。”秦绢道：“啊哟，莫不是我师父？”令狐冲循声奔去，奔出数十丈，眼前忽地大亮，十数枝火把高高点起，兵刃相交之声却更加响了。

他加快脚步，奔到近处，只见数十人点了火把，围成个圈子，圈中一人大袖飞舞，长剑霍霍，力敌七人，正是定静师太。圈子之外躺着数十人，一看服色，便知是恒山派的众女弟子。令狐冲见对方个个都蒙了面，当下一步步的走近。众人都在凝神观斗，一时谁也没发见他。令狐冲哈哈大笑，叫道：“七个打一个，有甚么味儿？”

一众蒙面人见他突然出现，都是一惊，回头察看。只有正在激斗的七人恍若不闻，仍圈着定静师太，诸般兵刃往她身上招呼。令狐冲见定静师太布袍上已有好几滩鲜血，连脸上也溅了不少血，同时左手使剑，显然右手受伤。

这时人丛中有人呼喝：“甚么人？”两条汉子手挺单刀，跃到令狐冲身前。

令狐冲喝道：“本将军东征西战，马不停蹄，天天就是撞到你们小毛贼。

来将通名，本将军刀下不斩无名之将。”一名汉子笑道：“原来是个浑人。”

挥刀向令狐冲腿上砍来。令狐冲叫道：“啊哟，真的动刀子吗？”身子一晃，冲入战团，提起刀鞘，拍拍拍连响七下，分别击中七人手腕，七件兵器纷纷落地。跟着嗤的一声响，定静师太一剑插入了一名敌人胸膛。那人突被击落兵刃，骇异之下，不及闪避定静师太这迅如雷电的这一剑。

定静师太身子晃了几下，再也支持不住，一交坐倒。

秦绢叫道：“师父，师父！”奔过去想扶她起身。

一名蒙面人举起单刀，架在一名恒山派女弟子颈中，喝道：“退开三步，否则我一刀先杀了这女子！”

令狐冲笑道："很好，很好，迟开便退开好了，有甚么希奇？别说退开三步，三十步也行。"腰刀忽地递出，刀鞘头戳在他胸口。那人"啊哟"一声大叫，身子向后直飞出去。令狐冲没料到自己内力竟然如此强劲，却也一呆，顺手挥过刀鞘，劈劈拍拍几声响，击倒了三名蒙面汉子，喝道："你们再不退开，我将你们一一擒来，送到官府里去，每个人打你奶奶的三十大板。"

蒙面人的首领见到他武功之高，直是匪夷所思，拱手道："冲着任教主的金面，我们且让一步。"左手一挥，喝道："魔教任教主在此，大家识相些，这就走罢。"众人抬起一具死尸和给击倒的四人，抛下火把，向西北方退走，顷刻间都隐没在长草之下。

秦绢将本门治伤灵药服侍师父服下。仪琳和郑萼分别解开众师姊的绑缚。四名女弟子拾起地下的火把，围在定静师太四周。众人见她伤重，都是脸有忧色，默不作声。

定静师太胸口不住起伏，缓缓睁开眼来，向令狐冲道："你……你果真便是当年……当年魔教的……教主任……我行么？"令狐冲摇头道："不是。"

定静师太目光茫然无神，出气多，入气少，显然已是难以支持，喘了几口气，突然厉声道："你若是任我行，我恒山派纵然一败涂地，尽……尽数覆灭，也不……不要……"说到这里，一口气已接不上来。令狐冲见她命在垂危，不敢再胡说八道，说道："在下这一点儿年纪，难道会是任我行么？"定静师太问道："那么你为甚么……为甚么会使吸星妖法？你是任我行的弟子……"

令狐冲想起在华山时师父、师娘日常说起的魔教种种恶行，这两日来又亲眼见到魔教偷袭恒山派的鬼蜮伎俩，说道："魔教为非作歹，在下岂能与之同流合污？那任我行决不是我的师父。师太放心，在下的恩师人品端方，行侠仗义，乃是武林中众所钦仰的前辈英雄，跟师太也颇有渊源。"

定静师太脸上露出一丝笑容，断断续续的道："那……那我就放心了。我……我是不成的了，相烦足下将恒山派……这……这些弟子们，带……带……"她说到这里，呼吸急促，隔了一阵，才道："带到福州无相庵中……安顿，我掌门师妹……日内……就会赶到。"

令狐冲道："师太放心，你休养得几天，就会痊愈。"

定静师太道："你……你答允了吗？"令狐冲见她双眼凝望着自己，满脸是切盼之色，唯恐自己不肯答应，便道："师太如此吩咐，自当照办。"定静师太微微一笑，道："阿弥陀佛，这副重担，我……我本来……本来是不配挑的。少侠……你到底是谁？"

令狐冲见她眼神涣散，呼吸极微，已是命在顷刻，不忍再瞒，凑嘴到她耳边，悄声道："定静师伯，晚辈便是华山派门下弃徒令狐冲。"

定静师太"啊"的一声，道："你……你……"一口气转不过来，就此气绝。

令狐冲叫道："师太，师太。"探她鼻息，呼吸已停，不禁凄然。恒山派群弟子放声大哭，荒原之上，一片哀声。几枝火把掉在地上，逐次熄灭，四周登时黑沉沉地。

令狐冲心想："定静师太也算得一代高手，却遭宵小所算，命丧荒郊。她是个与人无争的出家老尼，魔教却何以总是放她不过？"

突然间心念一动："那蒙面人的头脑临去之时，叫道：'魔教任教主在此，大家识相些，这就去罢！'魔教中人自称本教为'日月神教'，听到'魔教'二字，认为是污辱之称，往往便因这二字称呼，就此杀人。为甚么这人却口称'魔教'？他既说'魔教'，便决不是魔教中人。那么这一伙人到底是甚么来历？"耳听得众弟子哭声甚悲，当下也不去打扰，倚在一株树旁，片刻便睡着了。

次晨醒来，见几名年长的弟子在定静师太尸身旁守护，年轻的姑娘、女尼们大都蜷缩着身子，睡在其旁。令狐冲心想："要本将军带领这一批女人赶去福州，当是古里古怪、不伦不类之至。好在我本也要去福州见师父、师娘，带领是不必了，我沿途保护便是。"当下咳嗽一声，走将过去。

仪和、仪清、仪质、仪真等几名为首的弟子都向他合十行礼，说道："贫尼等俱蒙大侠搭救，大恩大德，无以为报。师怕不幸遭难，圆寂之际重托大侠，此后一切还望吩咐指点，自当遵循。"她们都不再叫他作将军，自然明白他这个将军是个冒牌货了。

令狐冲道："甚么大侠不大侠，难听得很。你们如果瞧得起我，还是叫我将军好了。"仪和等互望了一眼，都只得点头。令狐冲道："我前晚发梦，梦见你们给一个婆娘用毒药迷倒，都躺在一间大屋之中。后来怎地到了这里？"

仪和道："我们给迷倒后人事不知，后来那些贼子用冷水浇醒了我们，松了我们脚下绑缚，从镇后小路上绕了出来，一路足不停步的拉着我们快奔。

走得慢一步的，这些贼子用鞭子抽打。天黑了仍是不停，后来师伯追来，他们便围住了师伯，叫她投降……"说到这里，喉头硬咽，哭了出来。

令狐冲道："原来另外有条小路，怪不得片刻之间，你们便走了个没影没踪。"

仪清道："将军，我们想眼前的第一件大事，是火化师伯的遗体。此后如何行止，还请示下。"令狐冲摇头道："和尚尼姑的事情，本将军一窍不通，要我吩咐示下，当真是瞎缠三官经了。本将军升官发财，最是要紧，这就去也！"迈开大步，疾向北行。众弟子大叫："将军，将军！"令狐冲哪去理会？

他转过山坡后，便躲在一株树上，直等了两个多时辰，才见恒山一众女弟子悲悲切切的上路。他远远跟在后面，暗中保护。

令狐冲到了前面镇甸投店，寻思："我已跟魔教人众及嵩山派那些家伙动过手。泉州府参将吴天德这副大胡子模样，在江湖上不免已有了点儿小小名声。他奶奶的，老子这将军只好不做啦！"当下将店小二叫了进来，取出二两银子，买了他全身衣衫鞋帽，说道要改装之后，办案拿贼，嘱咐他不得泄漏风声，倘若教江洋大盗跑了，回来捉他去抵数。

次日行到僻静处，换上了店小二的打扮，扯下满腮虬髯，连同参将的衣衫皮靴、腰刀文件，一古脑儿的掘地埋了，想到从此不能再做"将军"，一时竟有点茫然若失。

两日之后，在建宁府兵器铺中买了一柄长剑，裹在包袱之中。

且喜一路无事，令狐冲直到眼见恒山派一行进了福州城东的一座尼庵，那尼庵的匾额确是写着"无相庵"三字，这才嘘了一口长气，心想："这副担子总算是交卸了。我答允定静师太，将她们带到福州无相庵，带虽没带，这可不都平平安安的进了无相庵么？"

第二十四章　蒙冤

圖中所繪達摩左手放在背後，似是揑着個劍訣，右手食指指向屋頂。白發老者雙掌對準準了圖中達摩食指所指之處，擊向屋頂。



二十四　蒙冤

令狐冲转身走向大街，向行人打听了福威镖局的所在，一时却不想便去，只是在街巷间漫步而行。到底是不敢去见师父、师娘呢，还是不敢亲眼见到小师妹和林师弟现下的情状，可也说不上来，自己找寻借口拖延，似乎挨得一刻便好一刻。突然之间，一个极熟悉的声音钻进耳中：“小林子，你到底陪不陪我去喝酒？”

令狐冲登时胸口热血上涌，脑中一阵晕眩。他千里迢迢的来到福建，为的就是想听到这声音，想见到这声音主人的脸庞。可是此刻当真听见了，却不敢转过头去。霎时之间，竟似泥塑木雕般呆住了，泪水涌到眼眶之中，望出来模糊一片。

只这么一个称呼，这么一句话，便知小师妹跟林师弟亲热异常。

只听林平之道：“我没功夫。师父交下来的功课，我还没练熟呢。”岳灵珊道：“这三招剑法容易得紧。你陪我喝了酒，我就教你其中的窍门，好不好呢？”林平之道：“师父、师娘吩咐，要咱们这几天别在城里胡乱行走，以免招惹是非。我说呢，咱们还是回去罢。”岳灵珊道：“难道街上逛一逛也不许么？我就没见到甚么武林人物。再说，就是有江湖豪客到来，咱们跟他河水不犯井水，又怕甚么了？”两人说着渐渐走远。

令狐冲慢慢转过身来，只见岳灵珊苗条的背影在左，林平之高高的背影在右，二人并肩而行。岳灵珊穿件湖绿衫子，翠绿裙子。林平之穿的是件淡黄色长袍。两人衣履鲜洁，单看背影，便是一双才貌相当的壁人。令狐冲胸口便如有甚么东西塞住了，几乎气也透不过来。他和岳灵珊一别数月，虽然思念不绝，但今日一见，才知对她相爱之深。他手按剑柄，恨不得抽出剑来，就此横颈自刎。突然之间，眼前一黑，只觉天旋地转，一交坐倒。

过了好一会，他定了定神，慢慢站起，脑中兀自晕眩，心想：“我是永远不能跟他二人相见的了。徒自苦恼，复有何益？今晚我暗中去瞧一瞧师父师娘，留书告知，任我行重入江湖，要与华山派作对，此人武功奇高，要他两位老人家千万小心。我也不必留下名字，从此远赴异域，再不踏入中原一步。”回到店中唤酒而饮。大醉之后，和衣倒在床上便睡。

睡到中夜醒转，越墙而出，径往福威镖局而去。镖局建构宏伟，极是易认。但见镖局中灯火尽熄，更无半点声息，心想：“不知师父、师娘住在哪里？此刻当已睡了。”

便在此时，只见左边墙头人影一闪，一条黑影越墙而出，瞧身形是个女子，这女子向西南角上奔去，所使轻功正是本门身法。令狐冲提气追将上去，瞧那背影，依稀便是岳灵珊，心想：“小师妹半夜三更却到哪里去？”

但见岳灵珊挨在墙边，快步而行，令狐冲好生奇怪，跟在她身后四五丈远，脚步轻盈，没让她听到半点声音。福州城中街道纵横，岳灵珊东一转，西一弯，这条路显是平素走惯了的，在岔路上从没半分迟疑，奔出二里有余，在一座石桥之侧，转入了一条小巷。

令狐冲飞身上屋，只见她走到小巷尽头，纵身跃进一间大屋墙内。大屋黑门白墙，墙头盘着一株老藤，屋内好几处窗户中都透出光来。

岳灵珊走到东边厢房窗下，凑眼到窗缝中向内一张，突然吱吱吱的尖声鬼叫。

令狐冲本来料想此处必是敌人所居，她是前来窥敌，突然听到她尖声叫了起来，大出意料之外，但一听到窗内那人说话之声，便即恍然。

窗内那人说道：“师姊，你想吓死我么？吓死了变鬼，最多也不过和你一样。”

岳灵珊笑道：“臭林子，死林子，你骂我是鬼，小心我把你心肝挖了出来。”林平之道：“不用你来挖，我自己挖给你看。”岳灵珊笑道：“好啊，你跟我说风话，我这就告诉娘去。”林平之笑道：“师娘要是问你，这句话我是甚么时候说的，在甚么地方说的，你怎生回

答？”岳灵珊道：“我便说是今日午后，在练剑场上说的。你不用心练剑，却尽跟我说这些闲话。”林平之道：“师娘一恼，定然把我关了起来，三个月不能见你的面。”岳灵珊道：“呸！我希罕么？不见就不见！喂，臭林子，你还不开窗，干甚么啦？”

林平之长笑声中，呀的一声，两扇木窗推开。岳灵珊缩身躲在一旁。林平之自言自语：“我还道是师姊来了，原来没人。”作势慢慢关窗。岳灵珊纵身从窗中跳了进去。

令狐冲蹲在屋角，听着两人一句句调笑，浑不知是否尚在人世，只盼一句也不听见，偏偏每一句话都清清楚楚的钻入耳来。但听得厢房中两人笑作一团。

窗子半掩，两人的影子映上窗纸，两个人头相偎相倚，笑声却渐渐低了。

令狐冲轻轻叹了口气，正要掉头离去。忽听得岳灵珊说道：“这么晚还不睡，干甚么来着？”林平之道：“我在等你啊。”岳灵珊笑道：“呸，说谎也不怕掉了大牙，你怎知我会来？”林平之道：“山人神机妙算，心血来潮，屈指一算，便知我的好师姊要大驾光临。”岳灵珊道：“我知道啦，瞧你房中乱成这个样子，定是又在找那部剑谱了，是不是？”

令狐冲已然走出几步，突然所到“剑谱”二字，心念一动，又回转身来。

只听得林平之道：“几个月来，这屋子也不知给我搜过几遍了，连屋顶上瓦片也都一张张翻过了，就差着没将墙上的砖头拆下来瞧瞧……啊，师姊，这座老屋反正也没甚么用了，咱们真的将墙头都拆开来瞧瞧，好不好？”岳灵珊道：“这是你林家的屋子，拆也好，不拆也好，你问我干甚么？”林平之道：“是林家的屋子，就得问你。”岳灵珊道：“为甚么？”林平之道：“不问你问谁啊？难道你……你将来不姓……不姓我这个……哼……哼……嘻嘻。”

只听得岳灵珊笑骂：“臭林子，死林子，你讨我便宜是不是？”又听得拍拍作响，显是她在用手拍打林平之。

他二人在屋内调笑，令狐冲心如刀割，本想即行离去，但那辟邪剑谱却与自己有莫大干系。林平之的父母临死之时，有几句遗言要自己带给他们儿子，其时只有自己一人在侧，由此便蒙了冤枉。偏生自己后来得风太师叔传授，学会了独孤九剑的神妙剑法，华山门中，人人都以为自己吞没了辟邪剑谱，连素来知心的小师妹也大加怀疑。平心而论，此事原也怪不得旁人，自己上思过崖那日，还曾与师娘对过剑来，便挡不住那“无双无对，宁氏一剑”，可是在崖上住得数月，突然剑术大进，而这剑法又与本门剑法大不相同，若不是自己得了别派的剑法秘笈，怎能如此？而这别派的剑法秘笈，若不是林家的辟邪剑谱，又会是甚么？

他身处嫌疑之地，只因答允风太师叔决不泄漏他的行迹，实是有口难辩。

中夜自思，师父所以将自己逐出门墙，处事如此决绝，虽说由于自己与魔教妖人交结，但另一重要原因，多半认定自己吞没辟邪剑谱，行止卑污，不容再列于华山派门下。此刻听到岳、林二人谈及剑谱，虽然他二人亲昵调笑，也当强忍心酸，听个水落石出。

只听得岳灵珊道：“你已找了几个月，既然找不到，剑谱自然不在这儿了，还拆墙干甚么？大师哥……大师哥随口一句话，你也作得真的？”令狐冲又是心中一痛：“她居然还叫我‘大师哥’！”林平之道：“大师哥传我爹爹遗言，说道向阳巷老宅中的祖先遗物，不可妄自翻看。我想那部剑谱，纵然是大师哥借了去，暂不归还……”令狐冲黯然冷笑，心道：“你倒说得客气，不说我吞没，却说是借了去暂不归还，哼哼，那也不用如此委婉其词。”

只听林平之接着道：“但想‘向阳巷老宅’这五个字，却不是大师哥所能编造得出的，定是我爹爹妈妈的遗言。大师哥和我家素不相识，又从未来过福州，不会知道福州有个向阳巷，更不会知道我林家祖先的老宅是在向阳巷。即是福州本地人，知道的也不多。”

岳灵珊道：“就算确是你爹爹妈妈的遗言，那又怎样？”

林平之道：“大师哥转述我爹爹的遗言，又提到‘翻看’两字，那自不会翻看甚么四书五经，或是甚么陈年烂帐，想来想去，必定与剑谱有关。师姊，我想爹爹遗言中既然提到向阳巷老宅，即使剑谱早已不在，在这里当也能发现一些端倪。”

岳灵珊道：“那也说得是。这些日子来，我见你总是精神不济，晚上又不肯在镖局子里睡，定要回到这里，我不放心，因此过来瞧瞧。原来你白天练剑，又要强打精神陪我，晚间却在这里掏窝子。”

林平之淡淡一笑，随即叹了口气，道：“想我爹爹妈妈死得好惨，我倘若找到剑谱，能以林家祖传剑法手刃仇人，方得慰爹爹妈妈在天之灵。”

岳灵珊道：“不知大师哥此刻在哪里？我能见到他就好了，定要代你向他索还剑谱。他剑法早已练得高明之极，这剑谱也当物归原主啦。我说，小林子，你乘早死了这条心，不用在这旧房子里东翻西寻啦。就没这剑谱，练成了我爹爹的紫霞神功，也报得了仇。”

林平之道：“这个自然。只是我爹爹妈妈生前遭人折磨侮辱，又死得这等惨，如若能以我林家剑法报仇，才真正是给爹娘出了这口气。再说，本门紫霞神功向来不轻传弟子，我入门最迟，纵然恩师、师娘看顾，众位师兄、师姊也都不服，定要说……定要说……”

岳灵珊道：“定要说甚么啊？”

林平之道：“说我跟你好未必是真心，只不过瞧在紫霞神功的面上，讨恩师、师娘的欢心。”岳灵珊道：“呸！旁人爱怎么说，让他们说去。只要我知道你是真心就行啦。”林平之笑道：“你怎知道我是真心？”岳灵珊拍的一声，不知在他肩头还是背上重重打了一下，啐道：“我知道你是假情假意，是狼心狗肺！”

林平之笑道：“好啦，来了这么久，该回去啦，我送你回镖局子。要是给师父、师娘知道了，那可糟糕。”岳灵珊道：“你赶我回去，是不是？你赶我，我就走。谁要你送了？”语气甚是不悦。令狐冲知她这时定是撅起了小嘴，轻嗔薄怒，自是另有一番系人心处。

林平之道：“师父说道，魔教前任教主任我行重现江湖，听说已到了福建境内，此人武功深不可测，心狠手辣。你深夜独行，如果不巧遇上了他，那……那怎么办？”

令狐冲心道：“原来此事师父已知道了。是了，我在仙霞岭这么一闹，人人都说是任我行复出，师父岂有不听到讯息之理？我也不用写那一封信了。”

岳灵珊道：“哼，你送我回去，如果不巧遇上了他，难道你便能杀了他，拿住他？”

林平之道：“你明知我武功不行，又来取笑？我自然对付不了他，但只须跟你在一起，就是要死，也死在一块。”

岳灵珊柔声道：“小林子，我不是说你武功不行。你这般用功苦练，将来一定比我强。其实除了剑法还不怎么熟，要是真打，我可还真不是你对手。”

林平之轻轻一笑，说道：“除非你用左手使剑，或许咱们还能比比。”

岳灵珊道：“我帮你找找看。你对家里的东西看得熟了，见怪不怪，或许我能见到些甚么惹眼的东西。”林平之道：“好啊，你就瞧瞧这里又有甚么古怪。”

接着便听得开抽屉、拉桌子的声音。过了半晌，岳灵珊道：“这里甚么都平常得紧。你家里可有甚么异乎寻常的地方？”林平之沉吟一会，道：“异乎寻常的地方？没有。”岳灵珊道：“你家的练武场在哪里？”林平之道：“也没甚么练武场。我曾祖父创办镖局子后，便搬到镖局去住。我祖父、父亲，都是在镖局子练的功夫。再说，我爹爹遗言中有‘翻看’二字，练武场中也没甚么可翻看的。”岳灵珊道：“对啦，咱们到你家的书房去瞧瞧。”

林平之道：“我们是保镖世家，只有帐房，没有书房。帐房可也是在镖局子里。”

岳灵珊道：“那可真难找了。在这座屋子中，有甚么可以翻看的。”

林平之道：“我琢磨大师哥的那句话，他说我爹爹命我不可翻看祖宗的遗物，其实多半是句反话，叫我去翻看这老宅中祖宗的遗物。但这

里有甚么东西好翻看呢？想来想去，只有我曾祖的一些佛经了。”岳灵珊跳将起来，拍手道：“佛经！那好得很啊。达摩老祖是武学之祖，佛经中藏有剑谱，可没甚么希奇。”

令狐冲听到岳灵珊这般说，精神为之一振，心道：“林师弟如能在佛经中找到了那部剑谱，可就好了，免得他们再疑心是我吞没了。”

却听得林平之道：“我早翻过啦。不但是翻一遍两遍，也不是十遍八遍，只怕一百遍也翻过了。我还去买了金刚经、法华经、心经、楞伽经来和曾祖父遗下的佛经逐字对照，确是一个字也不错。那些佛经，便是寻常的佛经。”

岳灵珊道：“那就没甚么可翻的了。”她沉吟半晌，突然说道：“佛经的夹层之中，你可找过没有？”

林平之一怔，说道：“夹层？我可没想到。咱们这便去瞧瞧。”

二人各持一只烛台，手拉手的从厢房中出来，走向后院。令狐冲在屋面上跟去，眼见烛光从一间间房子的窗户中透出来，最后到了西北角一间房中。

令狐冲跟着过去，轻轻纵下院子，凑眼窗缝向内张望。只见里面是座佛堂。

居中悬着一幅水墨画，画的是达摩老祖背面，自是描写他面壁九年的情状。

佛堂靠西有个极旧的蒲团，桌上放着木鱼、钟磬，还有一叠佛经。令狐冲心想：“这位创办福威镖局的林老前辈，当年威名远震，手下伤过的绿林大盗定然不少，想来到得晚年，在这里忏悔生平的杀业。”想象一位叱咤江湖的英雄豪杰，白发苍苍之时，坐在这间阴沉沉的佛堂中敲木鱼念经，那心境可着实寂寞凄凉。

岳灵珊取过一部佛经，道：“咱们把经书拆了开来，查一查夹层中可有物事。如果查不到，再将经书重行钉好便是。你说好不好？”林平之道：“好！”

拿起一本佛经，拉断了钉书的丝线，将书页平摊开来，查看夹层之中可有字迹。

岳灵珊拆开另一本佛经，一张张拿起来在烛光前映照。

令狐冲瞧着她背影，但见她皓腕如玉，左手上仍是戴着那只银镯子，有时脸庞微侧，与林平之四目交投，相对便是一笑，又去查看书页，也不知是烛光照射，还是她脸颊晕红，但见半边俏脸，当真艳若春桃。令狐冲悄立窗外，却是瞧得痴了。

二人拆了一本又一本，堪堪便要将桌上十二本佛经拆完，突然之间，令狐冲听得背后轻轻一响。他身子一缩，回头过来，只见两条人影从南边屋面上欺将过来，互打手势，跃入院子，落地无声。二人随即都凑眼窗缝，向内张望。

过了好一会，听得岳灵珊道：“都拆完啦，甚么都没有。”语气甚是失望，忽然又道：“小林子，我想到啦，咱们去打盆水来。”声音转得颇为兴奋。林平之问道：“干甚么？”岳灵珊道：“我小时候曾听爹爹说过个故事，说有一种草，浸了酸液出来，用来写字，干了后字迹便即隐没，但如浸湿了，字迹却又重现。”

令狐冲心中一酸，记得师父说这个故事时，岳灵珊还只八九岁，自己却有十七八岁了。当年旧事，霎时间涌上心来，记得那天和她去捉蟋蟀来打架，自己把最大最壮的蟋蟀让了给她，偏偏还是她的输了。她哭个不停，自己哄了她很久，她才回嗔作喜，两个人同去请师父讲故事。念及这些往事，泪水又涌到眼眶之中。

只听林平之道：“对，不妨试一试。”转身出来，岳灵珊道：“我和你同去。”

两人手拉手的出来。躲在窗后的那二人屏息不动。过了一会，林平之和岳灵珊各捧了一盆水，走进佛堂，将七八张佛经的散页浸在水中。林平之迫不及待的将一页佛经提了起来，在烛光前一照，不见有甚么字迹。两人试了二十余页，没发见丝毫异状。

林平之叹了口气，道：“不用试啦，没写上别的字。”

他刚说了这两句话，躲在窗外那二人悄没声的绕到门口，推门而入。林平之喝道：“甚么人？”那二人直扑进门，势疾如风。林平之举手待要招架，胁下已被人一指点中。岳灵珊长剑只拔出一半，敌人两只手指已向她眼中插去，岳灵珊只得放脱剑柄，举手上挡。那人右手连抓三下，都是指向她咽喉。

岳灵珊大骇，退得两步，背脊已靠在供桌边上，无法再退。那人左手向她天灵盖劈落，岳灵珊双掌上格，不料那人这一掌乃是虚招，右手点出，岳灵珊左腰中指，斜倚在供桌之上，无法动弹。

这一切令狐冲全看在眼里，见林岳二人一时并无性命之忧，心想不忙出手相救，且看敌人是甚么来头。只见这二人在佛堂中东张西望，一人提起地下蒲团，撕成两半，另一人拍的一掌，将木鱼劈成了七八片。林平之和岳灵珊既不能言，亦不能动，见到这二人掌力如刀，撕蒲团，碎木鱼，显然便是未找寻那辟邪剑谱，均想：“怎没想到剑谱或许藏在蒲团和木鱼之中。”但见蒲团和木鱼中并没藏有物事，心下均是一喜。

那二人都是五十来岁年纪，一个秃头，另一个却满头白发。二人行动迅疾，顷刻之间，便将佛堂中供桌等物一一劈碎：直至无物可碎，两人目光都向那幅达摩老祖画像瞧去。秃头老者左手伸出，便去抓那画像。白发老者伸手一格，喝道：“且慢，你瞧他的手指！”

令狐冲、林平之、岳灵珊三人的目光都向画像瞧去，但见图中达摩左手放在背后，似是捏着一个剑决，右手食指指向屋顶。秃头老者问道：“他手指有甚么古怪？”白发老者道：“不知道！且试试看。”身子纵起，双掌对准了图中达摩食指所指之处，击向屋顶。

蓬的一声，泥沙灰尘簌簌而落。秃头老者道：“哪有甚么……”只说了四个字，一团红色的物事从屋顶洞中飘了下来，却是一件和尚所穿的袈裟。

白发老者伸手接住，在烛光下一照，喜道：“在……在这里了。”他大喜若狂，声音也发颤了。秃头老者道：“怎么？”白发老者道：“你自己瞧。”

令狐冲凝目瞧去，只见袈裟之上隐隐似写满了无数小字。

秃头老者道：“这难道便是辟邪剑谱？”白发老者道：“十之八九，该是剑谱。哈哈，咱兄弟二人今日立此大功。兄弟，收了起来罢。”秃头老者喜得嘴也合不拢来，将袈裟小心折好，放入怀中，左手向林岳二人指了指，道：“毙了吗？”

令狐冲手持剑柄，只待白发老者一露杀害林岳二人之意，立时抢入，先将这两名老者杀了。哪知那白发老者说道：“剑谱既已得手，不必跟华山派结下深仇，让他们去罢。”两人并肩走出佛堂，越墙而出。

令狐冲也即跃出墙外，跟随其后。两名老者脚步十分迅疾。令狐冲生怕在黑暗之中走失了二人，加快脚步，和二人相距不过三丈。

两名老者奔行甚急，令狐冲便也加快脚步。突然之间，两名老者倏地站住，转过身来，眼前寒光一闪，令狐冲只觉右肩、右臂一阵剧痛，竟已被对方双刀同时砍中。两人这一下突然站定，突然转身，突然出刀，来得当真便如雷轰电闪一般。

令狐冲只是内力浑厚，剑法高明，这等临敌应变的奇技怪招，却和第一流高手还差着这么一大截，对方蓦地里出招，别说拔剑招架，连手指也不及碰到剑柄，便已受重伤。

两名老者的刀法快极，一招既已得手，第二刀跟着砍到。令狐冲大骇之下，急忙向后跃出，幸好他内力奇厚，这倒退一跃，已在两丈之外，跟着又是一纵，又跃出了两丈。两名老者见他重伤之下，倒跃仍如此快捷，也吃了一惊，当即扑将上来。

令狐冲转身便奔，肩头臂上初中刀时还不怎么疼痛，此时却痛得几欲晕倒，心想：“这二人盗去的袈裟，上面所写的多半便是辟邪剑谱。我身蒙不白之冤，说甚么也要夺了回来，去还给林师弟。”当下强忍疼痛，伸手去拔长剑。

一拔之下，长剑只出鞘一半，竟尔拔不出来，右臂中刀之后，力气半点也无法使出。耳听得脑后风响，敌人钢刀砍到，当即提气向前急跃，左手用力一扯，拉断了腰带，这才将长剑握在手中，使劲一抖，将剑鞘摔在地下。

堪堪转身，但觉寒气扑面，双刀同时砍到。

他又倒跃一步。其时天色将明，但天明之前一刻最是黑暗，除了刀光闪闪之外，睁眼不见一物。他所学的独孤九剑，要旨是看到敌人招数的破绽所在，乘虚而入，此时敌人的身法招式全然无法看到，剑法便使不出来。只觉左臂又是一痛，被敌人刀锋划了一道口子，只得斜向长街急冲出去，左手握剑，将拳头按住右肩伤口，以免流血过多，不支倒地。

两名老者追了一阵，眼见他脚步极快，追赶不上，好在剑法秘谱已然夺到，不愿多生枝节，当即停步不追。转身回去。令狐冲叫道："喂，大胆赋子，偷了东西想逃吗？"反而转身追来。两名老者大怒，又即转身，挥刀向他砍去。令狐冲不和他们正面交锋，返身又逃，心下暗暗祷祝："有人提一盏灯笼过来，那就好了。"奔得几步，灵机一动，跃上屋顶，四下一望，见左前方一间屋中有灯光透出，当即向灯光处奔去。两名老者却又停步不追。

令狐冲俯身拿起两张瓦片，向二人投了过去，喝道："你们盗了林家的辟邪剑谱，一个秃头，一个白发，便逃到天涯海角，武林好汉也要拿到你们，碎尸万段。"拍刺刺一声响，两张瓦片在大街青石板上跌得粉碎。

两名老者听他叫出《辟邪剑谱》的名称，当即上屋向他追去。

令狐冲只觉脚下发软，力气越来越弱，猛提一口气，向灯光处狂奔一阵，突然间一个踉跄，从屋面上摔了下来，急忙一个"鲤鱼打挺"，翻身站起，靠墙而立。

两名老者轻轻跃下，分从左右掩上。秃头老者狞笑道："老子放你一条生路，你偏生不走。"令狐冲见他秃头上油光晶亮，心头一凛："原来天亮了。"笑道："两位是哪一家哪一派的，为甚么定要杀我而甘心？"

白发老者单刀一举，向令狐冲头顶疾劈而下。

令狐冲剑交右手，轻轻一刺，剑尖便刺人了他咽喉。

秃头老者大吃一惊，舞刀直扑而前。令狐冲一剑削出，正中其腕，连刀带手，一齐切了下来，剑尖随即指住他喉头，喝道："你二人到底是甚么门道，说了出来，饶你一命。"秃头老者嘿嘿一笑，跟着凄然道："我兄弟横行江湖，罕逢敌手，今日死在尊驾剑下，佩服佩服，只是不知尊驾高姓大名，我死了……死了也是个胡涂鬼。"

令狐冲见他虽断了一手，仍是气概昂然，敬重他是条汉子，说道："在下被迫自保，其实和两位素不相识，失手伤人，可对不住了。那件袈裟，阁下交了给我，咱们就此别过。"

秃头老者森然道："秃鹰岂是投降之人？"左手一翻，一柄匕首插入自己心窝。

令狐冲心道："这人宁死不屈，倒是个人物。"俯身去他怀中掏那件袈裟。只觉一阵头晕，知道是失血过多，于是撕下衣襟，胡乱扎住肩头和臂上的伤口，这才在秃头老者怀中将袈裟取了出来。

这时又觉一阵头晕，当即吸了几口气，辨明方向，径向林平之那向阳巷老宅走去。走出数十丈，已感难以支持，心想："我若倒了下来，不但性命不保，死后人家还道我是偷了辟邪剑谱，赃物在身，死后还是落了污名。"当下强自支撑，终于走进了向阳巷。

但林家大门紧闭，林平之和岳灵珊又被人点倒，无人开门，要他此刻跃墙入内，却无论如何无此力气，只得打了几下门，跟着出脚往大门上踢去。这一脚大门没踢开，一下震荡，晕了过去。

待得醒转，只觉身卧在床，一睁眼，便见到岳不群夫妇站在床前，令狐冲大喜，叫道："师父，师娘……我……我……"心情激动，泪水不禁滚滚而下，挣扎着坐起身来。岳不群不答，只问："却是怎么会事？"

令狐冲道："小师妹呢？她……她平安无事吗？"岳夫人道："没事！你……你怎么到了福州？"语音中充满了关怀之意，眼眶却不禁红了。

令狐冲道："林师弟的辟邪剑谱，给两个老头儿夺了去，我杀了那二人，抢了回来。那两人……那两人多半是魔教中的好手。"一摸怀中，那件袈裟已然不见，忙问："那……那件袈裟呢？"岳夫人问道："那是甚么？"令狐冲道："袈裟上写得有字，多半便是林家的辟邪剑谱。"岳夫人道："那么这是平之的物事，该当由他收管。"令狐冲道："正是。师娘，你和师父都好？众位师弟师妹也都好？"

岳夫人眼眶红了，举起衣袖拭了拭眼泪，道："大家都好。"

令狐冲道："我怎么到了这里？是师父、师娘救我回来的么？"岳夫人道："我今儿早晨到平之的向阳巷老宅去，在门外见你晕在地下。"令狐冲"嗯"了一声，道："幸亏师娘到来，否则如果给魔教的妖人先见到，孩儿就没命了。"他知师娘定是早起不见了女儿，便赶到向阳巷去找寻，只是这件事不便跟自己说起。

岳不群道："你说杀了两名魔教妖人，怎知他们是魔教的？"令狐冲道："弟子南来，一路上遇到不少魔教中人，跟他们动了几次手。这两个老头儿武功怪异，显然不是我正派中人。"心下暗暗喜欢："我夺回了林师弟的辟邪剑谱，师父、师娘、小师妹便不会再对我生疑：而我杀了这两名魔教妖人，师父当也不再怪我和魔教勾结了。"

哪知岳不群脸色铁青，哼了一声，厉声道："你到这时还在胡说八道！难道我便如此容易受骗么？"令狐冲大惊，忙道："弟子决不敢欺瞒师父。"

岳不群森然道："谁是你师父了？岳某早跟你脱却了师徒名份。"

令狐冲从床上滚下地来，双膝跪地，磕头道："弟子做错了不少事，愿领帅父重责，只是……只是逐出门墙的责罚，务请师父收回成命。"

岳不群向旁避开，不受他的大礼，冷冷的道："魔教任教主的小姐对你青眼有加，你早已跟他们勾结在一起，还要我这师父干甚么？"令狐冲奇道："魔教任教主的小姐？师父这话不知从何说起？虽然听说那任……任我行有个女儿，可是弟子从来没见过。"

岳夫人道："冲儿，到了此刻，你又何必再说谎？"叹了口气，道："那位任小姐召集江湖上旁门左道之士，在山东五霸冈上给你医病，那天我们又不是没去……"

令狐冲大为骇异，颤声道："五霸冈上那位姑娘，她……她……盈盈……她是任教主的女儿？"岳夫人道："你起来说话。"令狐冲慢慢站起，心下一片茫然，喃喃的道："她……她是任教主之女？这……这真是从何说起？"

岳夫人怫然不悦，道："为甚么对着师父、师娘，你还要说谎？"

岳不群怒道："谁是他师父、师娘了？"伸手在桌上重重一击，拍的一声响，桌角登时掉下了一块。

令狐冲惶恐道："弟子决不敢欺骗师父、师娘……"

岳不群厉声道："岳某当初有眼无珠，收容了你这无耻小儿，实是愧对天下英豪。你是不是要我长此负这污名？你再叫一声'师父、师娘"，我立时便将你毙了！"怒喝时脸上紫气忽现，实是恼怒已极。

令狐冲应道："是！"伸手扶着床缘，脸上全无血色，身子摇摇欲坠，说道："他们给我治伤疗病，那是有的。可是……可是谁也没跟我说过，她……便是任教主的女儿。"岳夫人道："你聪明伶俐，何等机警，怎会猜想不到？

她一个年纪轻轻的姑娘，只这么一句话，便调动了三山五岳的左道之士，个个争着来给你治病。除了魔教的任小姐，又谁能有这样的天大面子？"令狐冲道："弟……我……我当时只道她是一位年老婆婆。"岳夫人道："她易容改装了么？"令狐冲道："没有，只不过……只不过我当时一直没见到她脸。"

岳不群"哈"的一声笑了出来，脸上却无半分笑意。

岳夫人叹了口气，道："冲儿，你年纪大了，性格儿也变了。我说的话，你再也不放在心上啦。"令狐冲道："师……师……我对你老人

家的说话，可……可……可真不……”他想要说“我对你老人家的说话，可真不敢违背”，但事实俱在，师父、师娘一再命他不可与魔教中人结交，他和盈盈、向问天、任我行这些人的干系，又岂仅是“结交”而已？

岳夫人又道：“就算那个任教主的女儿对你好，你为了活命，让她召人给你治病，或者说情有可原……”岳不群怒道：“甚么情有可原？为了活命，那就可以无所不为么？”他平时对这位师妹兼夫人向来彬彬有礼，当真是相敬如宾，但今日却一再疾言厉色，打断她的话头，可见实是怒不可遏。岳夫人明白丈夫的心情，也不和他计较，继续说道：“但你为甚么又和魔教那个大魔头向问天勾结在一起，杀害了不少我正派同道？你双手染满了正教人士的鲜血，你……你快快走罢！”

令狐冲背上一阵冰冷，想起那日在凉亭之中，深谷之前，和向问天并肩迎敌，确有不少正教中人因自己而死，虽说当其时恶斗之际，自己若不杀人，便是被杀，委实出于无奈，可是这大笔血债，总是算在自己身上了。

岳夫人道：“在五霸冈下，你又与魔教的任小姐联手，杀害了好几个少林派和昆仑派弟子。冲儿，我从前视你有如我的亲儿.但事到如今，你……你师娘无能，可再没法子庇护你了。”说到这里，两行泪水从面颊上直流下来。

令狐冲黯然道：“孩儿的确是做错了事，罪不可赦。但一身做事一身当，决不能让华山派的名头蒙污。请两位老人家大开法堂，邀集各家各派的英雄与会，将孩儿当场处决，以正华山派的门规便是。”

岳不群长叹一声，说道：“令狐师傅，你今日倘若仍是我华山派门下弟子，此举原也使得。你性命虽亡，我华山派清名得保，你我师徒之情尚在。

可是我早已传书天下，将你逐出门墙。你此后的所作所为，与我华山派何涉？

我又有甚么身分来处置你？嘿嘿，正邪势不两立，下次你再为非作歹，撞在我的手里，妖孽奸贼，人人得而诛之，那就容你不得了。”

正说到这里，房外一人叫道：“师父、师娘。”却是劳德诺。岳不群问道：“怎么？”劳德诺道：“外面有人拜访师父、师娘，说道是嵩山派的钟镇，还有他的两个师弟。”岳不群道：“九曲剑钟镇，他也来福建了吗？好，我便出来。”径自出房。

岳夫人向令狐冲瞧了一眼，眼色中充满了柔情，似是叫他稍待，回头尚有说话，跟着走了出去。

令狐冲自幼对师娘便如与母亲无异，见她对自己爱怜，心中懊悔已极，寻思：“种种情事，总是怪我行事任性，是非善恶，不辨别清楚。向大哥明明不是正人君子，我怎地不问情由，上前便帮他打架？我一死不足惜，可教师父、师娘没脸见人。华山派门中出了这样一个不肖弟子，连众师弟、师妹们也都脸上少了光彩。”

又想：“原来盈盈是任教主的女儿，怪不得老头子、祖千秋他们对她如此尊崇。她随口一句话，便将许多江湖豪士充军到东海荒岛，终身不得回归中原。唉，我原该想到才是。武林之中，除了魔教的大头脑，又有谁能有这等权势？可是她和我在一起之时，扭扭捏捏，娇羞腼腆，比之小师妹尚且胜了三分，又怎想得到她竟会是魔教中的大人物？然而那时任教主尚给东方不败囚在西湖底下，他的女儿又怎会有偌大权势？”

正自思涌如潮，起伏不定，忽听得脚步声细碎，一人闪进房来，正是他日思夜想、念兹在兹的小师妹。令狐冲叫道：“小师妹！你……”下面的话便接不下去了。岳灵珊道：“大师哥，快……快离开这儿，嵩山派的人找你晦气来啦。”语气甚是焦急。

令狐冲只一见到她，天大的事也都置之脑后，甚么嵩山派不嵩山派，压根儿便没放在心上，双眼怔怔的瞧她，一时甜、酸、苦、辣，诸般滋味尽皆涌向心头。

岳灵珊见他目不转睛的望着自己，脸上微微一红，说道：“有个甚么姓钟的，带着两个师弟，说你杀了他们嵩山派的人，一直追寻到这儿来。”

令狐冲一呆，茫然道：“我杀了嵩山派的人？没有啊。”

突然间砰的一声，房门推开，岳不群怒容满脸走了进来，厉声道：“令狐冲，你干的好事！你杀了嵩山派属下的武林前辈，却说是魔教妖人，欺瞒于我。”令狐冲奇道：“弟……我……我杀了嵩山派属下的武林前辈？我……我没有……”

岳不群怒道：“‘白头仙翁’卜沉，‘秃鹰’沙天江，这两人可是你杀的？”

令狐冲听到这二人的外号，记起那秃顶老者自杀之时，曾说过“秃鹰岂是投降之人”这句话，那么另一个白发老者，便是甚么“白头仙翁”卜沉了，便道：“一个白头发的老人，一个秃头老者，那确是我杀的。我……我可不知他们是嵩山派门下。他们使的是单刀，全不是嵩山派武功。”岳不群神色愈是严峻，问道：“那么这两个人，确是你杀的？”令狐冲道：“正是。”

岳灵珊道：“爹，那个白头发和那秃顶的老头儿……”岳不群喝道：“出去！谁叫你进来的？我在这里说话，要你插甚么嘴？”岳灵珊低下了头，慢慢走到房门口。

令狐冲心下一阵凄凉，一阵喜欢：“师妹虽和林师弟要好，毕竟对我仍有情谊。她干冒父亲申斥，前来向我示警，要我尽速避祸。”

岳不群冷笑道：“五岳剑派各派的武功，你都明白么？这卜沙二人出于嵩山派的旁枝，你心存不规，不知用甚么卑鄙手段害死了他们，却将血迹带到了向阳巷平之的老宅。嵩山派一查，便跟着查到了这里。眼下嵩山派的钟师兄便在外面，向我要人，你有甚么话说？”

岳夫人走进房来，说道：“他们又没亲眼见到是冲儿杀的？单凭几行血迹，也不能认定是咱们镖局中人杀的。咱们给他们推个一干二净，那便是了。”

岳不群怒道：“师妹，到了这时候，你还要包庇这无恶不作的无赖子。

我堂堂华山派掌门，岂能为了这小畜生而说谎？你……你……咱们这么干，非搞到身败名裂不可。”

令狐冲这几年来，常想师父、师娘是师兄妹而结成眷属，自己若能和小师妹也有这么一天，那真是万事俱足，更无他求，此刻见师父对师娘说话，竟如此的声色俱厉，心中忽想：“倘若小师妹是我妻子，她要干甚么，我便由得她干甚么，是好事也罢，是坏事也罢，我决不会有半点拂逆她的意愿。

她便要我去干十恶不赦的大坏事，我也不会皱一皱眉头。”

岳不群双目盯在令狐冲脸上，忽然见他脸露温柔微笑，目光含情，射向站在房门口的女儿，怒喝：“小畜生，在这当儿，你心中还在打坏主意么？”

岳不群这一声大喝，登时教令狐冲从胡思乱想中醒觉过来，一抬头，只见师父脸上紫气隐隐，手掌提起，便要往自己头顶击落，突然间感到一股说不出的欢喜，只觉在这世上委实苦涩无味之极，今日死在师父掌底，那是痛痛快快的解脱，尤其小师妹在旁，看着自己被他父亲一掌劈死，更是自己全心所企求之事。他微微一笑，目光向岳灵珊瞧去，只待师父挥掌打落。

但觉脑顶风生，岳不群右掌劈将下来，却听得岳夫人叫道：“使不得！”

手指便往丈夫后脑“玉枕穴”上点去。他二人自幼同门学艺，相互拆招，已然熟极而流，岳夫人这一指所点之处，乃是致命要穴，岳不群自然而然回掌拆格。岳夫人已闪身挡在令狐冲身前。

岳不群脸色铁青，怒道：“你……你干甚么？”岳夫人急叫：“冲儿，快走！快走！”令狐冲摇头道：“我不走，师父要杀我，便杀好了。我是罪有应得。”岳夫人顿足道：“有我在这里，他杀不了你的，快走，走得远远的，永远别再回来。”

岳不群道：“哼，他一走了之，外面厅上嵩山派那三人，咱们又如何对付？”

令狐冲心道：“原来师父担心应付不了钟镇他们，我可须先得去替他打发了。”朗声说道：“好，我去见见他们。”说着大踏步往外走去，岳夫人叫道：“去不得，他们会杀了你的。”但令狐冲走得极快，立时已冲入了大厅。

果见嵩山派的九曲剑钟镇、神鞭邓八公、锦毛狮高克新三人大剌剌的坐在西首宾位。令狐冲往对面的太师椅中一坐，冷冷的道：“你们三个，到这里干甚么来了？”

此刻令狐冲身上穿着店小二衣衫，除去虬髯，与廿八铺客店中夜间相逢时的参将模样已全不相同。钟镇等三人突然见到这样一个满身血迹的市井少年如此无礼，都是勃然大怒。高克新喝道：“你是甚么东西？”令狐冲笑道：“你们三个，是甚么南北？”高克新一怔，心想：“怎叫做是甚么南北’？”

但想那定然不是甚么好话，怒道：“快去请岳先生出来！凭你也配跟我们说话？”

这时岳不群、岳夫人、岳灵珊以及华山派众弟子都已到了屏门之后，听着令狐冲跟这三人对答。岳灵珊听他问“你们三个是甚么南北？”忍不住好笑，但知眼前这三人都是嵩山派好手，大师哥杀了他们的人，又对他们如此无礼，待会定要动手，未免凶多吉少，而父亲、母亲势难插手相助，可不知如何是好，心中一发愁，便笑不出来。

令狐冲道：“岳先生是谁？啊，你说的是华山派掌门。我正来寻他的晦气。嵩山派有两个不肖之徒，一个叫甚么白头妖翁卜沉，一个叫秃果沙天江，已经给我杀了。听说嵩山派还有三个家伙，躲在福威镖局之中。我要岳先生交出人来，岳先生却是不肯。气死我也，气死我也！”跟着纵声大叫：“岳先生，嵩山派有三个无聊家伙，一个叫烂铁剑钟镇，一个叫小鬼邓八婆，还有一个懒皮猫高克新。请你快快交出人来，我要跟他们算帐。你想包庇他们，那可不成！你们五岳剑派，同气连枝，我可不卖这个帐。”

岳不群等听了，无不骇然，均知他如此叫嚷，是要表明华山派与杀人之事无关。可是嵩山派这三人成名已久，那九曲剑钟镇更是了得。听他所嚷的言语，显已知道钟镇等三人的来历。那日夜战，他打败剑宗封不平，刺瞎十五名江湖好手双眼，剑法确是非同小可，但他此刻受伤极重，只怕再站立一会便会倒下，何以这等胆大妄为，贸然上前挑战？

高克新大怒跃起，长剑出鞘，便要向令狐冲刺出。钟镇举手拦住，向令狐冲问道：“尊驾是谁？”

令狐冲道：“哈哈，我认得你，你却不认得我。你们嵩山派想将五岳剑派合而为一，由你嵩山吞并其余四派。你们三个南北来到福建，一来是要抢夺林家的辟邪剑谱，二来是要戕害华山、恒山各派的重要人物。种种阴谋，可全给我知悉了。嘿嘿，好笑啊好笑！”

岳不群和岳夫人对瞧了一眼，均想：“他这话倒未必全是无稽之谈。”

钟镇脸有惊疑之色，问道：“尊驾是哪一派的人物？”

令狐冲道：“我大庙不收，小庙不受，是个无主孤魂，荒山野鬼，决不会来抢你们嵩山派的生意，你这可放心了罢？哈哈，哈哈。”笑声中充满了凄凉之意。

钟镇道：“尊驾既非华山派人物，咱们可不能骚扰了岳先生，这就借步到外面说话。”这几句话语调平淡，但目露凶光，充满了杀机，显是令狐冲揭了他的底，已决心诛却。他对岳不群毕竟有所忌惮，不敢在福威镖局中拔剑杀人，要将令狐冲引到镖局之外再行动手。

这句话正合令狐冲心意，大声叫道：“岳先生，你今后可得多加提防。

魔教教主任我行复出，此人身有吸星大法，专吸旁人内功，他说要跟华山派为难。还有，嵩山派想并吞你华山派。你是彬彬君子，人家的狼心狗肺，却不可不防。”他此番来到福州，为的便是要向师父说这几句话，说罢便即大踏步出门。钟镇等跟了出来。

令狐冲迈步走出福威镖局，只见一群尼姑、妇女站在大门外，正是恒山派那批女弟子。仪和与郑萼二人手持拜盒，走在最前，当是到镖局来拜会岳不群和岳夫人。令狐冲一怔，急忙转头，不让她们见到，但已跟仪和她们打了个照面，好在仪琳远远在后，没见到他面目。

钟镇等三人出来时，仪和与郑萼却认得他们，不禁一怔，同时停住了脚步。

令狐冲心想：“恒山派弟子既知我师父在此，自当前来拜会，有我师父、师娘照料，她们也不会吃亏了。”他不愿给仪琳见到，斜刺里便欲溜走。

钟镇、邓八公、高克新同时兵刃出手，拦在他面前，喝道：“你还想逃吗？”

令狐冲笑道：“我没兵器，怎生打法？”

这时岳不群、岳夫人和华山派众弟子都来到门前，要看令狐冲如何对付钟镇等三人。岳灵珊拔剑出鞘，叫道：“大……”想将长剑掷过去给他。岳不群左手两指伸出，搭在她剑刃之上，摇了摇头。岳灵珊急道：“爹！”岳不群又摇了摇头。

这一切全瞧在令狐冲眼里，心中大慰：“小师妹对我，毕竟还有昔日之情。”

突然之间，好几人齐声惊呼。

令狐冲情知必是有人偷袭，不及回头，立即向前急纵而出。他内力奇厚，这一跃既高且速，但饶是如此，只觉脑后生风，一剑在背后直劈而下，刚才这一跃只须慢得刹那，又或是力道不足，跃得近了半尺，身子只给人劈成两半，当真凶险已极。

他站定后立即回头，但听得一声呼叱，白光闪动。恒山派女弟子同时出手。七人一队，分成三队，七柄长剑指住一人，将钟镇等三人分别围住。这一下拔剑、移步、围敌、出招，动作也是迅捷无比，加之身法轻盈，姿式美观，显是习练有素的阵法。每柄长剑剑尖指住对方一处要害，头、喉、胸、腹、腰、背、胁，每人身上七处要害，均被一柄长剑指住。阵法既成，七名女弟子便不再动。

适才出手向令狐冲偷袭的，便是钟镇。听得令狐冲的言语对嵩山派甚是不利，当即乘其不备，忽施杀手，意欲尽速灭口，以免他多嘴多舌，更增岳不群的疑心。他出手固是极毒，却还是让对方避了开去，而恒山派众女弟子剑阵一成，他武功虽强，可也半点动弹不得，四肢百骸，只须哪里动上一动，料想便有一柄剑刺将过来。

岳不群、岳夫人等不知恒山派与钟镇等在廿八铺中曾有一番过节，突见双方动手，都大为惊奇，眼见恒山派众女弟子所结剑阵甚是奇妙，二十一人分成三堆，除了衣袖衫角在风中飘动之外，二十一柄长剑寒光闪闪，竟是纹丝不动，其中却蕴藏着无限杀机。

令狐冲但见恒山剑阵凝式不动，七柄剑既攻敌，复自守，七剑连环，绝无破绽可寻，宛然有独孤九剑“以无招破有招”之妙诣，气喘吁吁的喝采：“妙极！这剑阵精彩之至！”

钟镇眼见受制，当即哈哈一笑，说道：“大家是自己人，开甚么玩笑？

我认输了，好不好？”当的一声，掷剑下地。围住他的七人以仪和为首，见对方掷剑认输，当即长剑一抖，收了转去，其余六人跟着收剑。不料钟镇左足足尖在地下长剑剑身上一点，那剑猛地跳起。钟镇手指间一碰剑柄，剑锋如电，蓦地刺出。

仪和“啊”的一声惊呼，右臂中剑，手中长剑呛啷落地。钟镇长笑声中，寒光连闪，恒山派众弟子纷纷受伤。这么一乱，其余两个剑阵中的十四名女弟子心神稍分，邓八公和高克新同时乘隙发动，登时兵刃相交，铮铮之声大作。

令狐冲抢起仪和掉在地下的长剑，挥剑击出。但听得呛啷，啊，嘿，几下声响，高克新手腕被击，长剑落地。邓八公的软鞭倒了转来，圈在自己头颈之中。钟镇手腕被剑背击中，退了几步，长剑总算还握在手中，但整条手臂已然酸软无力。

两个少女同时尖声叫了起来，一个叫：“吴将军！”一个叫：“令狐大哥！”

叫“吴将军”的是郑萼。适才令狐冲击退三人所使手法，与在廿八铺客店中对付这三人时所用剑招一模一样，连高克新茫然失措、邓八公险些窒息、钟镇又惊又怒的神情也殊无二致。郑萼心思机敏，当日曾见令狐冲如此出招，他容貌衣饰虽已大变，还是立即认了出来。另一个叫“令狐大哥”的却是仪琳。她本来和仪真、仪质等六位师姊结成剑阵，围住了邓八公。每人全神贯注，双目盯住敌人，绝不斜视，目中所见，只是他身上一处要害，视头则只见其头，视胸则只见其胸，连敌人别处肢体都无法瞧见，自然更加无法见到旁人，直至剑阵散开，她才见到令狐冲。阔别经年，陡然相遇，仪琳全身大震，险些晕去。

令狐冲真相既显，眼见已无法隐瞒，笑道：“你奶奶的，你这三个家伙太也不识好歹，恒山派众位师太饶了你们一命，你们居然恩将仇

报。本将军可实在太瞧着不顺眼了。我……我……”说到这里，突然脑中晕眩，眼前发黑，咕咚倒地。

仪琳抢上扶起，急叫：“令狐大哥，令狐大哥！”只见他肩头、臂上血如泉涌，急忙卷起他衣袖，取出本门治伤灵药白云熊胆丸塞入他口中。郑萼、仪真等取过天香断续胶，替他搽上伤口。恒山派众女弟子个个感念他救援之德，当日若不是他出手相救，人人都已死于非命，不但惨死，说不定还会受贼子污辱，是以递药的递药，抹血的抹血，包扎的包扎，便在这长街之上尽心救治。天下女子遇到这等紧急事态，自不免叽叽喳喳，七嘴八舌，围住了议论不休。恒山派众女弟子虽是武学之士，却也难免，或发叹息，或示关心，或问何人伤我将军，或曰凶手狠毒无情，言语纷纭，且杂“阿弥陀佛”之声。

华山派众人见到这等情景，尽皆诧异。

岳不群心想：“恒山派向来戒律精严，这些女弟子却不知如何，竟给令狐冲这无行浪子迷得七颠八倒，竟在众目睽睽之下，不避男女之嫌，叫大哥的叫大哥，呼将军的呼将军。这小贼几时又做过将军了？当真昏天黑地，一塌胡涂。怎地恒山派的前辈也不管管？”

钟镇向两名师弟打个手势，三人各挺兵刃，向令狐冲冲去。三人均知此人不除，后患无穷，何况两番失手在他剑底，乘他突然昏迷，正是诛却此人的良机。

仪和一声呼啸，立时便有十四名女弟子排成一列，长剑飞舞，将钟镇三人挡住。这些女弟子个别武功并不甚高，但一结成阵，攻者攻，守者守，十四人便挡得住四五名一流高手。

岳不群初时原有替双方调解之意，只是种种事端，皆大出意料之外，既不知双方何以结怨，又对嵩山、恒山双方均生反感，心想暂且袖手旁观，静待其变。但见恒山派十四女弟子守得极是严密，钟镇等连连变招，始终无法攻近。高克新一个大意，攻得太前，反给仪清在大腿上刺了一剑，伤势虽然不重，却也已鲜血淋漓，甚是狼狈。

令狐冲迷迷糊糊之中，听得兵刃相交声叮当不绝，眼睁一线，见到仪琳脸上神色焦虑，口中喃喃念佛：“众生被困厄，无量苦逼身，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他心下感激，站了起来，低声道：“小师妹，多谢你，将剑给我。”仪琳道：“你……你别……别……”令狐冲微微一笑，从她手中接过剑来，左手扶着她肩头，摇摇晃晃的走出去。仪琳本来担心他伤势，但一觉自己肩头正承担着他身子重量，登时勇气大增，全身力气都运上右肩。

令狐冲从几名女弟子身旁走过去，第一剑挥出，高克新长剑落地，第二剑挥出，邓八公软鞭绕颈，第三剑当的一声，击在钟镇的剑刃之上。钟镇知他剑法奇幻，自己决非其敌，但见他站立不定，正好凭内力将他兵刃震飞，双剑相交，当即在剑上运足了内劲，猛觉自身内力急泻外泄，竟然收束不住。

原来令狐冲的吸星大法在不知不觉间功力日深，不须肌肤相触，只要对方运劲攻来，内力便会通过兵刃而传入他体内。

钟镇大惊之下，急收长剑，跟着立即刺出。令狐冲见到他胁下空门大开，本来只须顺势一剑，即可制其死命，但手臂酸软，力不从心，只得横剑挡格。

双剑相交，钟镇又是内力急泻，心跳不已，惊怒交集之下，鼓起平生之力，长剑疾刺，剑到中途，陡然转向，剑尖竟刺向令狐冲身旁仪琳的胸口。

这一招虚虚实实，后着甚多，极是阴狠，令狐冲如横剑去救，他便回剑刺其小腹，如若不救，则这一剑真的刺中了仪琳，也要教令狐冲心神大乱，便可乘机猛下杀手。

众人惊呼声中，眼见剑尖已及仪琳胸口衣衫，令狐冲的长剑蓦地翻过，压上他剑刃。

钟镇的长剑突然在半空中胶住不动，用力前送，剑尖竟无法向前推出分毫，剑刃却向上缓缓弓起，同时内力急倾而出。总算他见机极快，急忙撤剑，向后跃出，可是前力已失，后力未继，身在半空，突然软瘫，重重的直挞下来。这一下挞得如此狼狈，浑似个不会丝毫武功的常人。他双手支地，慢慢爬起，但身子只起得一半，又侧身摔倒。

邓八公和高克新忙抢过将他扶起，齐问：“师哥，怎么了？”钟镇双目盯住在令狐冲脸上，随即想起，数十年前便已威震武林的魔教教主任我行，决不能是这样一个二十余岁的青年，说道：“你是任我行的弟……弟子，会使吸星……吸星妖法！”高克新惊道：“师哥，你的内力给他吸去了？”钟镇道：“正是！”但身子一挺，又觉内力渐增。原来令狐冲所习吸星大法修为未深，又不是有意要吸他内力，只是钟镇突觉内劲倾泻而出，惶怖之下，以致摔得狼狈不堪。

邓八公低声道：“咱们去罢，日后再找回这场子。”钟镇将手一挥，对着令狐冲大声道：“魔教妖人，你使这等阴毒绝伦的妖法，那是与天下英雄为敌。姓钟的今日不是你对手，可是我正教的千千万万好汉，决不会屈服于你妖法的淫威之下。”说着转过身来，向岳不群拱了拱手，说道：“岳先生，这个魔教妖人，跟阁下没甚么渊源罢？”

岳不群哼了一声，并不答话。

钟镇在他面前也不敢如何放肆，说道：“真相若何，终当大白，后会有期。”带着邓高二人，径自走了。

岳不群从大门的阶石走了下来，森然道：“令狐冲，你好，原来你学了任我行的吸星妖法。”令狐冲确是学了任我行这一项功夫，虽是无意中学得，但事实如此，却也无从置辩。

岳不群厉声道：“我问你，是也不是？”令狐冲道：“是！”

岳不群厉声道：“你习此妖法，更是正教中人的公敌。今日你身上有伤，我不来乘人之危。第二次见面，不是我杀了你，便是你杀了我。”侧身向众弟子道：“这人是你们的死敌，哪一个对他再有昔日的同门之情，那便自绝于正教门下。大家听到了没有？”众弟子齐声应道：“是！”岳不群见女儿嘴唇动了一下，想说甚么话，说道：“珊儿，你虽是我的女儿，却也并不例外，你听到了没有？”岳灵珊低声道：“听到了。”

令狐冲本已衰弱不堪，听了这几句话，更觉双膝无力，当的一声，长剑落地，身子慢慢垂了下去。

仪和站在他身旁，伸臂托在他右胁之下，说道：“岳师伯，这中间必有误会，你没查问明白，便如此绝情，那可忒也鲁莽了。”岳不群道：“有甚么误会？”仪和道：“我恒山派众人为魔教妖人所辱，全仗这位令狐吴将军援手。他倘若是魔教教下，怎么会来帮我们去和魔教为敌？”她听仪琳叫他“令狐大哥”，岳不群又叫“令狐冲”，自己却只知他是“吴将军”，只好两个名字一起叫了。

岳不群道：“魔教妖人诡计多端，你们可别上了他的当。贵派众位南来，是哪一位师太为首？”他想这些年轻的尼姑、姑娘们定是为令狐冲的花言巧语所惑，只有见识广博的前辈师太，方能识破他的奸计。

仪和凄然道：“师伯定静师太，不幸为魔教妖人所害。”

岳不群和岳夫人都“啊”的一声，甚感惊惋。

便在此时，长街彼端一个中年尼姑快步奔来，说道：“白云庵信鸽有书传到。”走到仪和面前，从怀中掏出一个小小竹筒，双手递将过去。

仪和接过，拔开竹筒一端的木塞，倒出一个布卷，展开一看，惊叫：“啊哟，不好！”恒山派众弟子听得白云庵有书信到来，早就纷纷围拢，见仪和神色惊惶，忙问：“怎么？”“师父信上说甚么？”“甚么事不好？”仪和道：“师妹你瞧。”将布卷递给仪清。

仪清接了过来，朗声读道：“余与定逸师妹，被困龙泉铸剑谷。”又道：“这是掌门师尊的……的血书。她老人家怎地到了龙泉？”

仪真道：“咱们快去！”仪清道：“却不知敌人是谁？”仪和道：“管他是甚么凶神恶煞，咱们急速赶去。便是要死，也和师父死在一起。”

仪清心想：“师父和师叔的武功何等了得，尚且被困，咱们这些人赶去，多半也无济于事。”拿着血书，走到岳不群身前，躬身说

道：“岳师伯，我们拿门师尊来信，说道：‘被困于龙泉铸剑谷。’请师伯念在五岳剑派同气连枝之谊，设法相救。”

岳不群接过书信，看了一眼，沉吟道：“尊师和定逸师太怎地会去浙南？

她二位武功卓绝，怎么会被敌人所困，这可奇了？这通书信，可是尊师的亲笔么？”仪清道：“确是我师父亲笔。只怕她老人家已受了伤，仓卒之际，蘸血书写。”岳不群道：“不知敌人是谁？”仪清道：“多半是魔教中人，否则敝派也没甚么仇敌。”岳不群斜眼向令狐冲瞧去，缓缓的道：“说不定是魔教妖人假造书信，诱你们去自投罗网。妖人鬼计层出不穷，不可不防。”

仪和朗声叫道：“师尊有难，事情急如星火，咱们快去救援要紧。仪清师妹，咱们速速赶去，岳师伯没空，多求也是无用。”仪真也道：“不错，倘若迟到了一刻，那可是千古之恨。”恒山派见岳不群推三阻四，不顾义气，都是心头有气。

仪琳道：“令狐大哥，你且在福州养伤，我们去救了师父、师伯回来，再来探你。”令狐冲大声道：“大胆毛贼又在害人，本将军岂能袖手旁观？

大伙儿一同前去救人便了。”仪琳道：“你身受重伤，怎能赶路？”令狐冲道：“本将军为国捐躯，马革裹尸，何足道哉？去，去，快去。”

恒山众弟子本来全无救师尊脱险的把握，有令狐冲同去，胆子便大了不少，登时都脸现喜色。仪真道：“那可多谢你了。我们去找坐骑给你乘坐。”

令狐冲道：“大家都骑马！出阵打仗，不骑马成甚么样子？走啊，走啊。”

他眼见师父如此绝情，心下气苦，狂气便又发作。

仪清向岳不群、岳夫人躬身说道：“晚辈等告辞。”仪和气忿忿的道：“这种人跟他客气甚么？陡然多费时刻，哼，全无义气，浪得虚名！”仪清喝道：“师姊，别多说啦！”

岳不群笑了笑，只当没听见。

劳德诺闪身而出，喝道：“你嘴里不干不净的说些甚么？我五岳剑派本来同气连枝，一派有事，四派共救。可是你们和令狐冲这魔教妖人勾结在一起，行事鬼鬼祟祟，我师父自要考虑周详。你们先得把令狐冲这妖人杀了，表明清白。否则我华山派可不能跟你恒山派同流合污。”

仪和大怒，踏上一步，手按剑柄，朗声问道：“你说甚么‘同流合污’？”

劳德诺道：“你们跟魔教勾勾搭搭，那便是同流合污了。”仪和怒道：“这位令狐大侠见义勇为，急人之难，那才是真正的大英雄、大丈夫，哪像你们这种人，自居豪杰，其实却是见死不救、临难苟免的伪君子！”

岳不群外号“君子剑”，华山门下最忌的便是“伪君子”这三字。劳德诺听她言语中显在讥讽师父，刷的一声，长剑出鞘，直指仪和的咽喉。这一招正是华山剑法中的妙着“有凤来仪”。仪和没料到他竟会突然出手，不及拔剑招架，剑尖已及其喉，一声惊呼。跟着寒光闪动，七柄长剑已齐向劳德诺刺到。

劳德诺忙回剑招架，可是只架开刺向胸膛的一剑，嗤嗤声响，恒山派的六柄长剑，已在他衣衫上划了六道口子，每一道口子都有一尺来长。总算恒山派弟子并没想取他性命，每一剑都是及身而止，只郑萼功夫较浅，出剑轻重拿捏不准，划破他右臂袖子之后，剑尖又刺伤了他右臂肌肤。劳德诺大惊，急向后跃，拍的一声，怀中掉下一本册子。日光照耀下，人人瞧得清楚，只见册子上写着“紫霞秘笈”四字。

劳德诺脸色大变，急欲上前抢还。令狐冲叫道：“阻住他！”仪和这时已拔剑在手，刷刷刷连刺三剑。劳德诺举剑架开，却进不得一步。

岳灵珊道：“爹，这本秘笈，怎地在二师哥身上？”

令狐冲大声道：“劳德诺，六师弟是你害死的，是不是？”

那日华山上绝顶六弟子陆大有被害，《紫霞秘笈》失踪，始终是一绝大疑团，不料此刻恒山女弟子割断了劳德诺衣衫的带子，又划破了他口袋，这本华山派镇山之宝的内功秘笈竟掉了出来。

劳德诺道：“胡说八道！”突然间矮身疾冲，闯入了一条小胡同中，飞奔而去。

令狐冲愤极，发足追去，只奔出几步，便一晃倒地。仪琳和郑萼忙奔过去扶起。

岳灵珊将册子拾了起来，交给父亲，道：“爹，原来是给二师哥偷了去的。”

岳不群脸色铁青，接过来一看，果然便是本派历祖相传的内功秘笈，幸喜书页完整，未遭损坏，恨恨的道：“都是你不好，拿了去做人情。”

仪和口舌上不肯饶人，大声道：“这才叫做同流合污呢！”

于嫂走到令狐冲跟前，问道：“令狐大侠，觉得怎样？”令狐冲咬牙道：“我师弟给这奸贼害死了，可惜追他不上。”见岳不群及众弟子转身入内，掩上了镖局大门，心想：“师父的大弟子学了魔教阴毒武功，二弟子又是个戕害同门、偷盗秘本的恶贼，难怪他老人家气恼！”说道：“尊师被困，事不宜迟，咱们火速去救人要紧。劳德诺这恶贼，迟早会撞在我手里。”于嫂道：“你身上有伤，如此……如此……唉，我不会说……”她是佣妇出身，此时在恒山派中身分已然不低，武功也自不弱，但知识有限，不知如何向他表示感激才好。

令狐冲道：“咱们快去骡马市上，见马便买。”掏出怀中金银，交给于嫂。

但市上买不够马匹，身量较轻的女弟子便二人共骑，出福州北门，向北飞驰。

奔出十余里，只见一片草地上有数十匹马放牧，看守的是六七名兵卒，当是军营中的官马。令狐冲道：“去把马抢过来！”于嫂忙道：“这是军马，只怕不妥。”令狐冲道：“救人要紧，皇帝的御马也抢了，管他甚么妥不妥。”

仪清道：“得罪了官府，只怕……”令狐冲大声道：“救师父要紧，还是守王法要紧？去他奶奶的官府不官府！我吴将军就是官府。将军要马，小兵敢不奉号令吗？”仪和道：“正是。”令狐冲叫道：“把这些兵卒点倒了，拉了马走。”仪清道：“拉十二匹就够了。”令狐冲叫道：“尽数拉了来！”

他呼号喝令，自有一番威严。自从定静师太逝世后，恒山派弟子凄凄惶惶，六神无主，听令狐冲这么一喝，众人便拍马冲前，随手点倒几名牧马的兵卒，将几十匹马都拉了过来。

那些兵卒从未见过如此无法无天的尼姑，只叫得一两句“干甚么？”“开甚么玩笑？”已摔在地下，动弹不得。

众弟子抢到马匹，嘻嘻哈哈，叽叽喳喳，大是兴奋。大家贪新鲜，都跃到官马之上，疾驰一阵。中午时分，来到一处市镇上打尖。

镇民见一群女尼姑带了大批马匹，其中却混着一个男人，无不大为诧异。

吃过素餐粉条，仪清取钱会帐，低声道：“令狐师兄，咱们带的钱不够了。”适才在骡马市上买马，众人救师心切，哪有心情讨价还价，已将银两使了个干净，只剩下些铜钱。令狐冲道：“郑师妹，你和于嫂牵一匹马去卖了，官马却不能卖。”郑萼答应了，牵了马和于嫂到市上去卖。众弟子掩嘴偷笑，均想：“于嫂倒也罢了，郑萼这样娇滴滴的一个小姑娘，居然在市上卖马，倒也希罕得很。”但郑萼聪明伶俐，能说会道，来到福建没多日，天下最难讲的福建话居然已给她学会了几百句，不久便卖了马，拿了钱来付帐。

傍晚时分，在山坡上遥遥望见一座大镇，屋宇鳞比，至少有七八百户人家。众人到镇上吃了饭，将卖马钱会了钞，已没剩下多少。郑萼兴高采烈，笑道：“明儿咱们再卖一匹。”令狐冲低声道：“你到街上打听打听，这镇上最有钱的财主是谁，最坏的坏人是谁。”

郑萼点点头，拉了秦绢同去，过了小半个时辰，回来说道：“本镇只有一个大财主，姓白，外号叫做白剥皮，又开当铺，又开米行。这人外号叫做白剥皮，想来为人也好不了。”令狐冲笑道：“今儿晚上，咱们去跟他化缘。”

郑萼道："这种人最是小气，只怕化不到甚么钱米。"令狐冲微笑不语，隔了一会，说道："大伙儿上路罢。"

众人眼见天色已黑，但想师父有难，原该不辞辛劳，连夜赶路的为是，当即出镇向北。行不数里，令狐冲道："行了，咱们便在这里歇歇。"众人依言在一条小溪边坐地休息。

令狐冲闭目养神，过了大半个时辰，睁开眼来，向于嫂和仪和道："你们两位各带六位师妹，到白剥皮家去化缘，郑师妹带路。"于嫂和仪和等心中奇怪，但还是答应了。

令狐冲道："至少得化五百两银子，最好是二千两。"仪和大声道："啊哟，哪能化到这么多？"令狐冲道："小小二千两银子，本将军还不瞧在眼里呢。二千两，咱们自己使一千，余下一千分给了镇上穷人。"众人这才恍然大悟，面面相觑。仪和道："你是……是要咱们劫富济贫？"令狐冲道："劫是不劫的，咱们是化富济贫。咱们几十个人，身边凑起来也没几两银子，那是穷得到了姥姥家啦。不请富家大举布施，来周济咱们这些贫民，怎到得了龙泉铸剑谷哪？"

众人听到"龙泉铸剑谷"五字，更无他虑，都道："这就化缘去！"

令狐冲道："这种化缘，恐怕你们从来没化过，法子有点儿小小不同。

你们脸上用帕子蒙了起来，跟白剥皮化缘之时，也不用开口，见到金子银子，随手化了过来便是。"郑萼笑道："要是他不肯呢？"令狐冲道："那就太也不识抬举了。恒山派门下英杰，都是武林中非同小可之士，旁人便用八人大轿来请，轻易也请不到你们上门化缘，是不是？白剥皮只不过是一个小小镇上的土豪劣绅，在武林中有甚么名堂位份？居然有十五位恒山派高手登门造访，大驾光临，那不是给他脸上贴金么？他倘若当真瞧你们不起，那也不妨跟他动手过招，比划比划。且看是白剥皮的武功厉害，还是咱们恒山派郑师妹的拳脚了得。"

他这么一说，众人都笑了起来。群弟子中几个老成持重的如仪清等人，心下隐隐觉得不妥，暗想恒山派戒律精严，戒偷戒盗，这等化缘，未免犯戒。

但仪和、郑萼等已快步而去，那些心下不以为然的，也已来不及再说甚么。

令狐冲一回头，只见仪琳一双妙目正注视着自己，微笑道："小师妹，你说不对么？"仪琳避开他的眼光，低声道："我不知道。你说该这么做，我……我想总是不错的。"令狐冲道："那日我想吃西瓜，你不也曾去田里化了一个来吗？"

仪琳脸上一红，想起了当日和他在旷野共处的那段时光，便在此时，天际一个流星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闪烁而过。令狐冲道："你记不记得心中许愿的事？"仪琳低声道："怎么不记得？"她转过头来，说道："令狐大哥，这样许愿真的很灵。"令狐冲道："是吗？你许了个甚么愿？"

仪琳低头不语，心中想："我许过几千几百个愿，盼望能再见你，终于又见到你了。"

突然远远传来马蹄声响，一骑马自南疾驰而来，正是来自于嫂、仪和她们一十五人的去路，但她们去时并未乘马，难道出了甚么事？众人都站了起来，向马蹄声来处眺望。

只听得一个女子声音叫道："令狐冲，令狐冲！"令狐冲心头大震，那正是岳灵珊的声音，叫道："小师妹，我在这里！"仪琳身子一颤，脸色苍白，退开了一步。

黑暗中一骑白马急速奔来，奔到离众人数丈处，那马一声长嘶，人立起来，这才停住，显是岳灵珊突然勒马。令狐冲见她来得仓卒，暗觉不妙，叫道："小师妹！师父、师母没事吗？"岳灵珊骑在马上，月光斜照，虽只见到她半边脸庞，却也见到她铁青着脸，只听她大声道："谁是你的师父、师母？我爹爹妈妈，跟你又有甚么相干？"

令狐冲胸口犹如给人重重打了一拳，身子晃了晃，本来岳不群对他十分严厉，但岳夫人和岳灵珊始终顾念旧情，没令他难堪，此刻听她如此说，不禁凄然道："是，我已给逐出华山派门墙，无福再叫师父、师娘了。"岳灵珊道："你既知不能叫，又挂在嘴上干甚么？"令狐冲垂头不语，心如刀割。

岳灵珊哼了一声，纵马上前数步，说道："拿来！"伸出了右手。令狐冲有气没力的道："甚么？"岳灵珊道："到这时候还在装腔作势，能瞒得了我么？"突然提高嗓子，叫道："拿来！"令狐冲摇头道："我不明白。

你要甚么？"岳灵珊道："要甚么？要林家的辟邪剑谱！"令狐冲大奇，道："辟邪剑谱？你怎会向我要？"

岳灵珊冷笑道："不问你要，却问谁要？那件袈裟，是谁从林家老宅中抢去的？"令狐冲道："是嵩山派的两个家伙，一个叫甚么'白头仙翁'卜沉，一个叫'秃鹰'沙天江。"岳灵珊道："这姓卜姓沙的两个家伙，是谁杀的？"令狐冲道："是我。"岳灵珊道："那件袈裟，又是谁拿了？"令狐冲道："是我。"岳灵珊道："那么拿来！"

令狐冲道："我受伤晕倒，蒙师……师……蒙你母亲所救。此后这件袈裟、便不在我身上。"岳灵珊仰起头来，打个哈哈，声音中却无半分笑意，说道："依你说来，倒是我娘吞没了？这等卑鄙无耻的话，亏你说得出口！"

令狐冲道："我决没说是你母亲吞没。老天在上，令狐冲心中，可没半分对你母亲不敬之意。我只是说……只是说……"岳灵珊道："甚么？"令狐冲道："你母亲见到这件袈裟，得知是林家之物，自然交给了林师弟。"

岳灵珊冷冷的道："我娘怎会来搜你身上之物？就算要交还林师弟，是你拚命夺来的物事，哼哼，你醒过来后，自己不会交还么？怎会不让你做这个人情？"

令狐冲心道："此言有理。难道这袈裟又给人偷去了？"心中一急，背上登时出了一身冷汗，说道："既是如此，其中必有别情。"将衣衫抖了抖，说道："我全身衣物，俱在此处，你如不信，尽可搜搜。"

岳灵珊又是一声冷笑，说道："你这人精灵古怪，拿了人家的物事，难道会藏在自己身上？再说，你手下这许多尼姑和尚、不三不四的女人，哪一个不会代你收藏？"

岳灵珊如此审犯人般对付令狐冲，恒山派群弟子早已俱都忿忿不平，待听她如此说，登时有几人齐声叫了出来："胡说八道！""甚么叫做不三不四的女人！""这里有甚么和尚了？""你自己才不三不四！"

岳灵珊手持剑柄，大声道："你们是佛门弟子，纠缠着一个大男人，跟他日夜不离，那还不是不三不四？呸！好不要脸！"

恒山群弟子大怒，刷刷刷之声不绝，七八人都拔出了长剑。

岳灵珊一按剑上簧扣，刷的一声，长剑出鞘，叫道："你们要倚多为胜，杀人灭口，尽管上来！岳姑娘怕了你们，也不是华山门下弟子了！"

令狐冲左手一挥，止住恒山群弟子，叹道："你始终见疑，我也无法可想。劳德诺呢？你怎不去问问他？他既会偷《紫霞秘笈》，说不定这件袈裟也是给他偷去了？"岳灵珊大声道："你要我去问劳德诺是不是？"令狐冲奇道："正是！"岳灵珊喝道："好，那你上来取我性命便是！你精通林家的辟邪剑法，我本来就不是你的对手！"令狐冲来道："我……我怎会伤你？"

岳灵珊道："你要我去问劳德诺，你不杀了我，我怎能去阴世见着他？"

令狐冲又惊又喜，说道："劳德诺他……他给师……师……给你爹爹杀了？"他知劳德诺带艺投师，华山门下除了自己之外，要数他武功最强，若非岳不群亲自动手，旁人也除不了他。此人害死陆大有，自己恨之入骨，听说已死，实是一件大喜事。

岳灵珊冷笑道："大丈夫一身做事一身当，你杀了劳德诺，又为何不认？"

令狐冲奇道："你说是我杀的？倘若真是我杀的，却何必不认？此人害死六师弟，早就死有余辜，我恨不得亲手杀了他。"

岳灵珊大声道："那你为甚么又害死八师哥？他可没得罪你啊，你……你好狠心！"

令狐冲更是大吃一惊，颤声道：“八师弟跟我向来很好，我……我怎会杀他？”岳灵珊道：“你……你自从跟魔教妖人勾结之后，行为反常，谁又知道你为甚么……为甚么要杀八师哥，你……你……”说到这里，不禁垂下泪来。令狐冲踏上一步，说道：“小师妹，你可别胡乱猜想。八师弟他年纪轻轻，和人无冤无仇，别说是我，谁都不会忍心加害于他。”岳灵珊柳眉突然上竖，厉声道：“那你又为甚么忍心杀害小林子？”

令狐冲大惊失色，道：“林师弟……他……他也死了？”岳灵珊道：“现下是还没死，你一剑没砍死他，可是……可是谁也不知他……他……能不能好。”说到这里，呜咽起来。令狐冲舒了口气，问道：“他受伤很重，是吗？他自然知道是谁砍他的。他怎么说？”岳灵珊道：“世上又有谁像你这般狡猾？你在他背后砍他，他……他背后又没生眼睛。”

令狐冲心头酸苦，气不可遏，拔出腰间长剑，一提内力，运劲于臂，呼的一声，掷了出去。那剑平平飞出，削向一株径长尺许的大乌桕树，剑刃拦腰而过，将那大树居中截断。半截大树摇摇晃晃的摔将下来，砰的一声大响，地下飞沙走石，尘土四溅。

岳灵珊见到这等威势，情不自禁的勒马退了两步，说道：“怎么？你学会了魔教妖法，武功厉害，在我面前显威风么？”

令狐冲摇头道：“我如要杀林师弟，不用在他背后动手，更不会一剑砍他不死。”

岳灵珊道：“谁知道你心中打甚么鬼主意了？哼，定然是八师哥见到你的恶行，你这才杀他灭口，还将他面目剁得稀烂，便如你对付二……劳德诺一般。”

令狐冲沉住了气，情知这中间定有一件自己眼下猜想不透的大阴谋，问道：“劳德诺的面目，也给人剁得稀烂了？”岳灵珊道：“是你亲手干下的好事，难道自己不知道？却来问我！”令狐冲道：“华山派门下，更有何人受到损伤？”岳灵珊道：“你杀了两个，伤了一个，这还不够么？”

令狐冲听她这般说，知道华山派中并无旁人受到伤害，心下略宽，寻思：”

这是谁下的毒手？”突然之间心中一凉，想起任我行在杭州孤山梅庄听说的话来，他说自己倘若不允加入魔教，便要将华山派尽数屠灭，莫非他已来到福州，起始向华山派下手？急道：“你……你快快回去，禀告你爹爹、妈妈，恐怕……恐怕是魔教的大魔头来对华山派痛下毒手了。”

岳灵珊扁了扁嘴，冷笑道：“不错，确是魔教的大魔头在对我华山派痛下毒手。不过这个人魔头，以前却是华山派的。这才叫做养虎贻患，恩将仇报！”

令狐冲只有苦笑，心想：”我答应去龙泉相救定闲、定逸两位师太，可是我师父、师娘他们又面临大难，这可如何是好？倘若真是任我行施虐，我自然也决不是他敌手，但恩师、师娘有难，纵然我赶去徒然送死，无济于事，也当和他们同生共死。事有轻重，情有亲疏，恒山派的事，只好让他们自己先行料理了。要是能阻挡了任我行，当再赶去龙泉赴援。”他心意已决，说道：“今日自离福州之后，我跟恒山派的这些师姊们一直在一起，怎么分身去杀八师弟、劳德诺？你不妨问问她们。”

岳灵珊道：”哼，我问她们？她们跟你同流合污，难道不会跟你圆谎么？”

恒山众弟子一听，又有七八个叫嚷起来。几个出家人言语还算客气，那些俗家弟子却骂得甚是尖刻。

岳灵珊勒马退开几步，说道：“令狐冲，小林子受伤极重，昏迷之中仍是挂念剑谱，你如还有半点人性，便该将剑谱还了给他。否则……否则……”

令狐冲道：“你瞧我真是如此卑鄙无耻之人么？”岳灵珊怒道：“你若不卑鄙无耻，天下再役卑鄙无耻之人了！”

仪琳在旁听着二人对答之言，心中十分激动，这时再也忍不住，说道：”

岳姑娘，令狐大哥对你好得很。他心中对你实在是真心诚意，你为甚么这样凶的骂他？”岳灵珊冷笑道，“他对我好不好，你是出家人，又怎么知道了？”

仪琳突然感到一阵骄傲，只觉得令狐冲受人冤枉诬蔑，自己纵然百死，也要为他辩白，至于佛门中的清规戒律，日后师父如何责备，一时全部置之脑后，当即朗声说道：“是令狐大哥亲口跟我说的。”岳灵珊道：“哼，他连这种事也对你说。他……他就想对我好，这才出手加害林师弟。”

令狐冲叹了口气，说道，“仪琳师妹，不用多说了。贵派的天香断续胶和白云熊胆丸治伤大有灵效，请你给一点我师……给一点岳姑娘，让她带去救人治伤。”

岳灵珊一抖马头，转身而去，说道：“你一剑斩他不死，还想再使毒药么？我才不上你的当。令狐冲，小林子倘若好不了，我……我……”说到这里，语音已转成了哭声，急抽马鞭，疾驰向南。

令狐冲听着蹄声渐远，心中一片酸苦。

秦绢道：“这女人这等泼辣，让她那个小林子死了最好。”仪真道：“秦师妹，咱们身在佛门，慈悲为怀，这位姑娘虽然不是，却也不可咒人死亡。”

令狐冲心念一动，道：“仪真师妹，我有一事相求，想请你辛苦一趟。”

仪真道：“令狐师兄但有所命，自当遵依。”令狐冲道：“不敢。那个姓休之人，是我的同门师弟，据那位岳姑娘说受伤甚重。我想贵派的金创药灵验无比……”仪真道：“你要我送药去给他，是不是？好，我这就回福州城去，仪灵师妹，你陪我同去。”令狐冲拱手道：“有劳两位师妹大驾。”仪真道：“令狐师兄一直跟咱们在一起，怎会去杀人了？这等冤枉人，我们也须向岳师伯分说分说。”

令狐冲摇头苦笑，心想师父只当我已然投入魔教麾下，无所不为，无恶不作，哪还能信你们的话？眼见仪真、仪灵二人驰马而去，心想：“她们对我的事如此热心，我倘若撇下她们，回去福州，此心何安？何况定闲师太她们确是为敌所困，而任我行是否来到福州，我却一无所知……”见秦绢过去拾起轿断大树的长剑，给他插入腰间剑鞘，忽然想起：“我说若要杀死林平之，何必背后斩他？又岂会一剑斩他不死？倘若下手之人是任我行，他更怎么一剑斩他不死？那定然是另有其人了。只须不是任我行，我师父怕他何来？”

想到此节，心下登时一宽，只听得远处蹄声隐隐，听那马匹的数目，当是于嫂她们化缘回来了。果然过不多时，一十五骑马奔到跟前。于嫂说道：“令狐少侠，咱们化……化了不少金银，可使不了……使不了这许多。黑夜之中，也不能分些去救济贫苦。”仪和道：“这当儿去龙泉要紧。济贫的事，慢慢再办不迟。”转头向仪清道：“刚才道上遇到了个年轻女子，你们见到没有？也不知是甚么来头，却跟我们动上了手。”

令狐冲惊道：“跟你们动上了手？”仪和道：“是啊。黑暗之中，这女子骑马冲来，一见到我们，便骂甚么不三不四的尼姑，甚么也不怕丑。”令狐冲暗暗叫苦，忙问：“她受伤重不重？”仪和奇道：“咦，你怎知她受了伤？”令狐冲心想：“她如此骂你们，你又是这等火爆霹雳的脾气，她一个对你们一十五人，岂有不受伤的？”又问：“她伤在哪里？”

仪和：“我先问她。为甚么素不相识，一开口就骂人？她说：‘哼，我才识得你们呢。你们是恒山派中一群不守清规的尼姑。’我说：‘甚么不守清规？胡说八道，你嘴里放干净些。’她马鞭一扬，不再理我，喝道：‘让开！’我伸手抓住了她马鞭，也喝道：‘让开！’这样便动起手来啦。”

于嫂道：“她拔剑出手，咱们便瞧出她是华山派的，黑暗之中当时看不清面貌，后来认出好像便是岳先生的小姐，我急忙喝阻，可是她手臂上已中了两处剑伤，却也个怎么重。”

仪和笑道：“我可早认出来啦。他们华山派在福州城中，对令狐帅兄好生无礼，叫们恒山派有难，又是袖手不理，我有心要她吃些苦头。”郑萼道：“仪和师姊对这岳姑娘确是手下留情，那一招‘盒针渡劫’砍中了她左膀，只轻轻一划，便收了转来，若是真打哪，还不卸下了她

一条手臂。”

令狐冲心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小师妹心高气傲，素来不肯认输，今晚这一战定然认为是毕生奇耻大辱，多半还要怪在自己头上。一切都是运数使然，那也无可如何，好在她受伤不重，料想当无大碍。

郑萼早瞧出令狐冲对这岳姑娘关心殊甚，说道：“咱们倘若早知是令狐师兄的师妹，就让她骂上几句也没甚么，偏生黑暗之中，甚么也瞧不清楚。

日后见到，倒要好生向她赔罪才是。”仪和气忿忿的道：“赔甚么罪？咱们又没得罪她，是她一开口就骂人。走遍天下，也没这个道理。”

令狐冲道：“几位化到了缘，咱们走罢。那白剥皮怎样？”他心中难过，不愿再提岳灵珊之事，便岔开了话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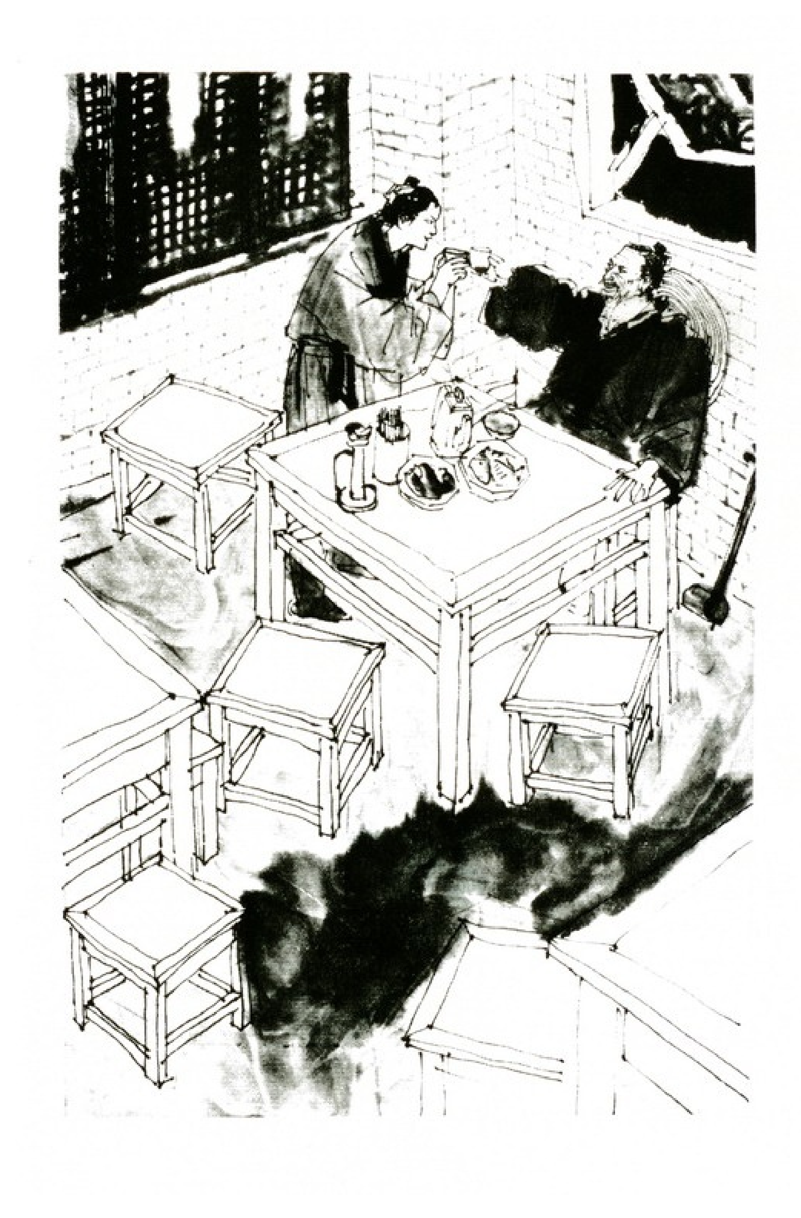
仪和等人说起化缘之事，大为兴奋，登时滔滔不绝，还道：“平时向财主化缘，要化一两二两银子也为难得紧，今晚却一化便是几千两。”郑萼笑道：“那白剥皮躺在地下，又哭又嚷，说道几十年心血，一夜之间便化为流水。”秦绢笑道：“谁叫他姓白呢？他去剥人家的皮，搜刮财物，到头来还是白白的一场空。”

众人笑了一阵，但不久便想起师伯、师父她们被困，心情又沉重起来。

令狐冲道：“咱们盘缠有了着落，这就赶路罢！”

幾碗酒一下肚，一個寒酸落拓的莫大先生突然顯得逸興遄飛，連連呼酒，祇是他酒量和令狐衝差得甚遠，再喝得幾碗後，已然滿臉通紅。

第二十五章　聞訊



二十五　闻讯

一行人纵马疾驰，每天只睡一两个时辰，沿途毫无耽搁，数日后便到了浙南龙泉。令狐冲给卜沉和沙天江二人砍伤，流血虽多，毕竟只是皮肉之伤。

他内力浑厚，兼之内服外敷恒山派的治伤灵药，到得浙江境内时已好了大半。

众弟子心下焦急，甫入浙境便即打听铸剑谷的所在，但沿途乡人均无所知。到得龙泉城内，见铸刀铸剑铺甚多，可是向每家刀剑铺打听，竟无一个铁匠知道铸剑谷的所在。众人大急，再问可见到两位年老尼姑，有没听到附近有人争斗打架。众铁匠都说并没听到有甚么人打架，至于尼姑，那是常常见到的，城西水月庵中便有好几个尼姑，却也不怎么老。

众人问明水月庵的所在，当即驰马前往，到得庵前，只见庵门紧闭。

郑萼上前打门，半天也无人出来。仪和见郑萼又打了一会门，没听见庵中有丝毫声音，不耐再等，便即拔剑出鞘，越墙而入。仪清跟着跃进。仪和道："你瞧，这是甚么？"指着地下。只见院子中有七八枚亮晶晶的剑头，显是被人用利器削下来的。仪和叫道："庵里有人么？"寻向后殿。仪清拔闩开门，让令狐冲和众人进来。她拾起一枚剑头，交给令狐冲道："令狐师兄，这里有人动过手。"

令狐冲接过剑头，见断截处极是光滑，问道："定闲、定逸两位师伯，使的可是宝剑么？"仪清道："她二位老人家部不使宝剑。我师父曾道，只须剑法练得到了家，便是木剑竹剑，也能克敌制胜，她老人家又道，宝刀宝剑太过霸道，稍有失手，便取人性命，残人肢体……"令狐冲沉吟道："那么这不是两位师伯削断的？"仪清点了点头。

只听得仪和在后殿叫道："这里又有剑头。"众人跟着走向后殿，见殿党中地下桌上，到处积了灰尘。天下尼庵佛堂，必定洒扫十分干净，这等尘封上积，至少也有数日无人居住了。令狐冲等又来到庵后院子，只见好几株树木被利器劈断，检视断截之处，当也已历时多日。后门洞开，门板飞出在数丈之外，似是被人踢开。

后门外一条小径通向群山，走出十余丈后，便分为两条岔路。

仪清叫道："大伙儿分头找找，且看有无异状。"过不多时，秦绢在右首的岔路上叫了起来："这里有一枚袖箭。"又有一人跟着叫道："铁锥！有一枚铁锥。"眼见这条小路通入一片丘岭起伙的群山，众人当即向前疾驰，沿途不时见到暗器和断折的刀剑。

突然之间，仪清"啊"的一声叫了出来。从草丛中拾起一柄长剑，向令狐冲道："本门的兵器！"令狐冲道："定闲、定逸两位师太和人相斗，定是向这里过去。"众人皆知掌门人和定逸师太定是斗不过敌人，从这里逃了下去，令狐冲这么说，不过措词冠冕些而已。眼见一路上散满了兵刃暗器，料想这一场争斗定然十分惨烈，事隔多日，不知是否还来得及相救。众人忧心忡忡，发足急奔。

山路越走越险，盘旋而上，绕入了后山。行得数里，遍地皆是乱石，已无道路才循。恒山派中武功较低的弟子仪琳、秦绢等已然落后。又走一阵，山中更无道路，亦不再见有暗器等物指示方向。

众人正没做理会处，突见左侧山后有浓烟升起。令狐冲道："咱们快到那边瞧瞧。"疾向该处奔去。但见浓烟越升越高，绕过一处山坡后，眼前好大一个山谷，谷中烈焰腾空，柴草烧得劈拍作响。令狐冲隐身石后，回身挥手，叫仪和等人不可作声。

便在此时，听得一个苍老的男子声音叫道："定闲、定逸，今日送你们一起上西方极乐世界，得证正果，不须多谢我们啦。"令狐冲心中一喜："两位师太并未遭难，幸喜没有来迟，"又有一个男子声音叫道："东方教主好好劝你们归降投诚，你们偏偏固执不听，自今而后，武林中可再没恒山一派了。"先前那人叫道："你们可怨不得我日月神教心狠手辣，只好怪自已顽固，累得许多年轻弟子枉自送了性命，实在可

惜。哈哈，哈哈！”

眼见谷中火头越烧越旺，显是定闲、定逸两位师太已被困在火中，令狐冲执剑在手，提一口气，长声叫道：“大胆魔教贼子，竟敢向恒山派众位师太为难。五岳剑派的高手们四方来援，贼子们还不投降？”口中叫嚷，向山谷冲了下去。

一到谷底，便是柴草阻路，枯枝千草堆得两三丈高，令狐冲更不思索，涌身从火堆中跳将进去。幸好火圈之中的柴草燃着的还不甚多，他抢前几步，见有两座石窑，却不见有人，便叫：”定闲、定逸两位师太，恒山派的救兵来啦！”

这时仪和、仪清、于嫂等众弟子也在火圈外纵声大呼，大叫：“师父、师伯，弟子们都到了。”跟着敌人呼叱之声大作：”一起都宰了！”“都是恒山派的尼姑！”“虚张声势，甚么五岳剑派的高手。”随即兵刃相交，恒山派众弟子和敌人交上了手。

只见窑洞口中一个高大的人影钻了出来，满身血迹，正是定逸师太，子执长剑，当门而立，虽然衣衫破烂，脸有血污，但这么一站，仍是神威凛凛，丝毫不失一代高手的气派。

她一见令狐冲，怔了一怔，道：“你……你是……”令狐冲道：“弟子令狐冲。”定逸师太道：“我正识得你是令狐冲……”她在衡山群玉院外，曾隔窗见过令狐冲一面。令狐冲道：“弟子开路，请众位一齐冲杀出去。”

俯身拾起一根长条树枝，挑动燃着的柴草。定逸师太道：”你已投入魔教……”

便在此时，只听得一人喝道：“甚么人在这里捣乱！”刀光闪动，一柄钢刀在火光中劈将下来。令狐冲眼见火势甚烈，情势危急，而定逸师太对自己大有见疑之意，竟然不肯随己冲出，当此情势，只有快刀斩乱麻，大开杀戒，方能救得众人脱险，当即退了一步。那人一刀不中，第二刀又复砍下。

令狐冲长剑削出，嗤的一声响，将他右臂连刀一齐斩落。却听得外边一个女子尖声惨叫，当是恒山派女弟子遭了毒手。

令狐冲一惊，急从火圈中跃出，但见山坡上东一团、西一堆，数百人已斗得甚急。恒山派群弟子七人一队，组成剑阵与敌人相抗，但也有许多人落了单，不及组成剑阵，便已与敌人接战。组成剑阵的即使未占上风，一时之间也是无碍，但各自为战的凶险百出，已有两名女弟子在这顷刻之间尸横就地。

令狐冲双目向战场扫了一圈，见仪琳和秦绢二人背靠背的正和三名汉子相斗。他提气急冲过去，猛见青光闪动，一柄长剑疾刺而至。令狐冲长剑挺出，刺向那人咽喉，登即了帐。几个起落，已奔到仪琳之前，一剑刺入一名汉子背心，又一剑从另一名汉子胁下通入。第三名汉子举起钢鞭，正要往秦绢头顶砸下，令狐冲长剑反迎上去，将他一条手臂齐肩卸落。

仪琳脸色惨白，露出一丝笑容，说道：“阿弥陀佛，令狐大哥。”

令狐冲眼见于嫂被两名好手攻得甚急，纵身过去，刷刷两剑，一中小腹、一断右腕，敌方两名好手一死一伤；回过身来，长剑到处，三名正和仪和、仪清剧斗的汉子在惨呼声中倒地不起。

只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叫道：“合力料理他，先杀了这厮。”

三条灰影应声扑至，三剑齐出，分指令狐冲的咽喉、胸口和小腹。

这三剑剑招精奇，势道凌厉，实是第一流好手的剑法。令狐冲吃了一惊，心道：“这是嵩山派剑法！难道他们竟是嵩山派的？”

他心念只这么一动，敌人三柄长剑的剑尖已逼近他三处要害。令狐冲运起“独孤九剑”中“破剑式”要诀，长剑圈转，将敌人攻来的三剑一齐化解了，剑意未尽，又将敌人逼得迟开了两步，只见左首是个胖大汉子，四十来岁年纪，颏下一部短须。居中是个干瘦的老者，皮色黝黑，双目炯炯生光。

他不及瞧第三人，斜身窜出，反手刷刷两剑，刺倒了两名正在夹攻郑萼的敌人。那三人大声吼叫，追了上来。令狐冲已打定主意：“这三人剑法甚高，一时三刻打发不了。缠斗一久，恒山门下损伤必多。”他提起内力，足下丝毫不停，东刺一招，西削一剑，长剑到处，必有一名敌人受伤倒地，甚或中剑身亡。

那三名高手大呼追来，可是和他始终相差丈许，追赶不及。只一盏茶功夫，已有三十余名敌人死伤在今狐冲剑下，果真是当者披靡，无人能挡得住他的一招一式。敌方顷刻间损折了三十余人，强弱之势登时逆转。令狐冲每杀伤得几名敌人，恒山派女弟子便有数人缓出手来，转去相助同门，原是以寡敌众，反过来渐渐转为以强凌弱，越来越占上风。

令狐冲心想今日这一战性俞相搏，决计不能有丝毫容情，若不在极短时刻内杀退敌人，火势渐旺，困在石窑中的定闲师太等人便无法脱险。他奔行如飞，忽而直冲，忽而斜进，足迹所到之处，丈许内的敌人无一得能幸兔，过不多时，又有二十余人倒地。

定逸站在窑顶高处，眼见令狐冲如此神出鬼没的杀伤敌人，剑法之奇，直是生平从所未见，欢喜之余，亦复骇然。

余下敌人尚有四五十名，眼见令狐冲如鬼如魅，直非人力所能抵挡，蓦地里发一声喊，有二十余人向树丛中逃了进去。令狐冲再杀数人，其余各人更无斗志，也即逃个干干净净。只有那三名高手仍是在他身后追逐，但相距渐远，显然也已大有怯意。

令狐冲立定脚步，转过身来，喝道：”你们是嵩山派的，是不是？”

那三人急向后跃。一个高大汉子喝道：“阁下何人？”

令狐冲不答，向于嫂等人叫道：“赶快拨开火路救人。”众弟子砍下树枝，扑打燃着的柴草。仪和等几名弟子已跃进火圈。枯枝干草一经着火，再也扑打不熄，但十余人台力扑打下，火圈中已开了个缺口，仪和等人从窑中扶了凡名奄奄一息的尼姑出来。

令狐冲问道：“定闲师太怎样了？”只听得一个苍老的女子声音说道：“有劳挂怀！”一个中等身材的老尼从火圈中缓步而出。她月白色的衣衫上既无血迹，亦无尘土，手中不持兵刃，只左手拿着一串念珠，面目慈样，神定气闲。令狐冲大为诧异，心想：“这位定闲师太竟然如此镇定，身当大难，却没半分失态，当真名不虚传。”当即躬身行礼，说道：“拜见师太。”定闲师太合十回礼，却道：“有人偷袭，小心了。”

令狐冲应道：“是！”竟不回身，反手挥剑，挡开了那胖大汉子刺过来的一剑，说道：“弟子赴援来迟，请师太恕罪。”当当连声，又挡开背后刺来的两剑。

这时火圈中又有十余名尼姑出来，更有人背负着尸体。定逸师太大踏步走出，厉声骂道：“无耻奸徒，这等狼子野心……”她袍角着火，正向上延烧，她却置之不理。于嫂过去替她扑熄。令狐冲道：“两位师太无恙，实是万千之喜。”

身后嗤嗤风响，三柄长剑同时刺到，令狐冲此刻不但剑法精奇，内功之强也已当世少有匹敌，听到金刃劈风之声，内力感应，自然而然知道敌招来路，长剑挥出，反刺敌人手腕。那三人武功极高，急闪避过，但那高大汉子的手背还是被划了一道口子，鲜血涔涔。

令狐冲道：“两位帅太，嵩山派是五岳剑派之首，和恒山派同气连枝，何以忽施偷袭，实令人大惑不解。”

定逸师太问道：”师姊呢？她怎么没来？”秦绢哭道：“师……师父为奸人围攻，力战身……身亡……”定逸师太悲愤交集，骂道：”好贼子！”

踏步上前，可是只走得两步，身子一晃，便即坐倒，口中鲜血狂喷。

嵩山派三名高乎接连变招，始终奈何不了令狐冲分毫，眼见他背向己方，反手持剑，剑招已神妙难测，倘若转过身来，更怎能是他之敌？三人暗暗叫苦，只想脱身逃走。

令狐冲转过身来，刷刷数剑急攻，剑招之出，对左首敌人攻其左侧，对右首敌人攻其右侧，逼得三人越挤越紧。他一柄长剑将三人圈住，连攻一十八剑，那三人挡了一十八招，竟无余裕能还得一手。三人所使均是嵩山派的精妙剑法，但在“独孤九剑”的攻击之下，全无还手余地。令狐冲有心逼得他们施展本门剑法，再也无可抵赖，眼见三人满脸都是汗水，神情狰狞可怖，但剑法却并无散乱，显然每人数十年的修

为，均是大非寻常。

定闲师太说道："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赵师兄、张师兄、司马师兄，我恒山派和贵派无怨无仇，三位何以如此苦苦相逼，竟要纵火将我烧成焦炭？贫尼不明，倒要请教。"

那嵩山派三名好手正是姓赵、姓张、姓司马。三人极少在江湖上走动，只道自己身分十分隐秘，本已给令狐冲迫得手忙脚乱，忽听定闲师太叫了姓氏出来，都是一惊。呛啷、呛啷两响，两人手腕中剑，长剑落地。令狐冲剑尖指在那姓赵矮小老者喉头，喝道："撤剑！"那老者长叹一声，说道："天下居然有这等武功，这等剑法！赵某人栽在阁下剑底，却也不算冤枉。"手腕一振，内力到处，手中长剑断为七八截，掉在地下。

令狐冲退开几步，仪和等七人各出长剑，围住三人。

定闲师太缓缓的道："贵派意欲将五岳剑派合而为一，并成一个五岳派。贫尼以恒山派传世数百年，不敢由贫尼手中而绝，拒却了贵派的倡议。此事本来尽可从长计议，何以各位竟冒充魔教，痛下毒手，要将我恒山派尽数诛灭。如此行事，那不是太霸道了些吗？"

定逸师太怒道，"师姊跟他们多说甚么？一概杀了，免留后患，咳……咳……"她咳得几声，又大口吐血。

那姓司马的高大汉子道："我们是奉命差遣，内中详情，一概不知……"

那姓赵老者怒道："任他们要杀要剐便了，你多说甚么？"那姓司马的被他这么一喝，便不再说，脸上颇有惭愧之意。

定闲师太说道："三位三十年前横行冀北，后来突然销声匿迹。贫尼还道三位已然大彻大悟，痛改前非，却不料暗中投入嵩山派，另有图谋。唉，嵩山派左掌门一代高人，却收罗了许多左道……这许多江湖异士，和同道中人为难，真是居心……唉，令人大惑不解。"她虽当此大变，仍不愿出言伤人，说话自觉稍有过份，便即转口，长叹一声，问道："我师姊定静师太，也是伤在贵派之手吗？"

那姓司马的先前言语中露了怯意，急欲挽回颜面，大声道："不错，那是钟师弟……"那姓赵老者"嘿"的一声，向他怒目而视。那姓司马的才知失言，兀自说道："事已如此，还隐瞒甚么？左掌门命我们分兵两路，各赴浙闽干事。"

定闲师太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左掌门已然身为五岳剑派盟主，位望何等尊崇，何必定要归并五派，由一人出任掌门？如此大动干戈，伤残同道，岂不为天下英雄所笑？"定逸师太厉声道："师姊，贼子野心，贪得无厌……你……"定闲师太挥了挥手，向那三人说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多行不义，必遭恶报。你们去罢！相烦三位奉告左掌门，恒山派从此不再奉左掌门号令。敝派虽然都是孱弱女子，却也决计不屈于强暴。左掌门并派之议，恒山派恕不奉命。"

仪和叫道："师伯，他们……他们好恶毒……"定闲师太道："撤了剑阵！"仪和应道："是！"长剑一举，六人收剑退开。

这三名嵩山派好手万料不到居然这么容易便获释放，不禁心生感激，向定闲师太躬身行礼，转身飞奔而去。那姓赵的老者奔出数丈，停步回身，朗声道："请问这位剑法通神的少侠尊姓大名。在下今日栽了，不敢存报仇之望，却想得知是栽在哪一位英雄的剑底。"

令狐冲笑道："本将军泉州府参将吴天德便是！来将通名。"那老者明知他说的是假话，长叹一声，转头而去。

其时火头越烧越旺，嵩山派死伤的人众横七竖八的躺在地下。十余名伤势较轻的慢慢爬起走开，重伤的卧于血泊之中，眼见火势便要烧到，无力相避，有的便大声呼救。

定闲师太道："这事不与他们相干，皆因左掌门一念之差而起。于嫂、仪清，便救他们一救。"众人知道掌门人素来慈悲，不敢违拗，当下分别去检视嵩山派中死伤之辈，只要尚有气息的，便扶在一旁，取药给之敷治。

定闲师太举首向南，泪水滚滚而下，叫道："师姊！"身子晃了两下，向前直摔下去。

众人大惊，抢上扶起，只见她口中一道道鲜血流出，而定逸师太伤势亦重。众弟子十分惶急，不知如何是好，一齐望着令狐冲，要听他的主意。

令狐冲道："快给两位师太服用伤药。受伤的先裹伤止血。此处火气仍烈，大伙儿到那边休息。请几位师姊师妹去找些野果或甚么吃的。"众人应命，分头办事。郑萼、秦绢用水壶装了山水，服侍定闲、定逸以及受伤的众位同门喝水服药。

龙泉一战，恒山派弟子死了三十六人。众弟子想起定静师太和战死了的师姊师妹，尽皆伤感，突然有人放声大哭，余人也都哭了起来。霎时之间，山谷充满了一片悲号之声。

定逸师太厉声喝道："死的已经死了，怎地如此想不开？大家平时学佛诵经，为的便是参悟这"生死'两字，一副臭皮囊，又有甚么好留恋的？"

众弟子素知这位师太性如烈火，谁也不敢拗她之意，当下便收了哭声，但许多人兀是抽噎不止。定逸师太又道："师姊到底如何遭难？萼儿，你口齿清楚些，给掌门人禀告明白。"

郑萼应道："是。"站起身来，将如何仙霞岭中伏，得令狐冲援手，如何廿八铺为敌人迷药迷倒被擒，如何定静师太为嵩山派钟镇所胁，又受蒙面人围攻，幸得令狐冲赶到杀退，而定静师太终于伤重圆寂等情，一一说了。

定逸师太道："这就是了。嵩山派的贼子冒充魔教，胁迫师姊赞同并教之议。哼，用心好毒。倘若你们皆为嵩山派所擒，师姊便欲不允，那也不可得了。"她说到后来，已是气力不继，声音渐渐微弱，喘息了一会，又道："师姊在仙霞岭遭到围攻，便知敌人不是易与之辈，信鸽传书，要我们率众来援，不料……不料……这件事，也是落在敌人算中。"

定闲师太座下的二弟子仪文说道："师叔，你请歇歇，弟子　来述说咱们遇敌的经过。"定逸师太怒道："有甚么经过？水月庵中敌人夜袭，乒乒乓乓的一直打到今日。"仪文道："是。"仍是简单叙述数日来遇敌的情景。

原来当晚嵩山派大举来袭，各人也都蒙面，冒充是魔教的教众。恒山派仓卒受攻，当时大有覆没之虞，幸好水月庵也是武林一脉，庵中藏得五柄龙泉宝剑，住持清晓师太在危急中将宝剑分交定闲、定逸等御敌。龙泉宝剑削铁如泥，既将敌人兵刃削断了不少，又伤了不少敌人，这才且战且迟，逃到了这山谷之中。清晓师太却因护友殉难。这山谷旧产精铁，数百年前原是铸铁之所，后来精铁采完，铸剑炉搬往别处，只剩下几座昔日炼焦的石窑。也幸得这几座石窑，恒山派才支持多日，未遭大难。嵩山派久攻不下，堆积柴草，使起火攻毒计，倘若令狐冲等来迟半日，众人势难幸免了。

定逸师太不耐烦去听仪文述说往事，双目瞪着令狐冲，突然说道："你……你很好啊。你师父为甚么将你逐出门墙？说你和魔教勾结？"令狐冲道："弟子交游不慎，确是结识了几个魔教中的人物。"定逸师太哼了一声，道："像嵩山派这样狼子野心，却比魔教更加不如了。哼，正教中人，就一定比魔教好些吗？"

仪和道："令狐师兄，我不敢说你师父的是非。可是他……他明知我派有难，却袖手旁观，这中间……这中间……说不定他早已赞成嵩山派的并派之议了。"

令狐冲心中一动，觉得这活也未尝无理，但他自幼崇仰恩师，心中决不敢对他存丝毫不敬的念头，说道："我恩师也不是袖手旁观，多半他老人家另有要事在身……这个……"

定闲师太一直在闭目养神，这时缓缓睁开眼来，说道："敝派数遭大难，均蒙令狐少侠援手，这番大恩大德……"令狐冲忙道："弟子稍效微劳，师泊之言，弟子可万不敢当。"定闲师太摇了摇头，道："少侠何必过谦？岳师兄不能分身，派他大弟子前来效力，那也是一样。仪和，可不能胡言乱语，对尊长无礼。"仪和躬身道："是，弟子不敢了。不过……不过令狐师兄已被逐出华山派，岳师伯早已不要他了。他也不是岳师伯派来的。"定闲师太微微一笑，道："你就是不服气，定要辩个明白。"

仪和忽然叹了口气，说道："令狐师兄若是女子，那就好了。"定闲师太问道："为甚么？"仪和道："他已被逐出华山，无所归依，如是女子，便可改入我派。他和我们共历患难，已是自己人一样……"定逸师太喝道："胡说八道，你年纪越大，说话越像个孩子。"定闲师太

微微一笑，道：“岳师兄一时误会，将来辨明真相，自会将令狐少侠重收门户。嵩山派图谋之心，不会就此便息，华山派也正要倚仗令狐少侠呢。就算他不回华山，以他这样的胸怀武功，就是自行创门立派，也非难事。”

郑萼道：“掌门师叔说得真对。令狐师兄，华山派这些人都对你这么凶，你就来自创一个……创个‘令狐派’给他们瞧瞧。哼，难道非回华山派不可，好希罕么？”令狐冲脸现苦笑，道：“师伯奖饰之言，弟子何以克当？但愿恩师日后能原恕弟子过失，得许重入门墙，弟子便更无他求了。”秦绢道：“你更无他求？你小师妹呢？”

令狐冲摇了摇头，岔开话头，说道：“一众殉难的师姊遗体，咱们是就地安葬呢，还是火化后将骨灰运回恒山？”

定闲师太道：“都火化了罢！”她虽对世事看得透沏，但见这许多尸体横卧地下，都是多年相随自己的好弟子，说这句话时，声音也不免哽咽了。众弟子又有好几人哭了出来。

有些弟子已死数日，有的尸体还远在数十丈外。众弟子搬移同门尸身之时，无不痛骂嵩山派掌门左冷禅居心险恶，手段毒辣。

待诸事就绪，天色已黑，当晚众人便在荒山间露宿一宵。次晨众弟子背负了定闲师太、定逸师太，以及受伤的同门，到了龙泉城内，改行水道，雇了七艘乌篷船，向北进发。　　令狐冲生怕嵩山派又再在水上偷袭，随着众人北上。恒山派既有两位长辈同行，令狐冲深自收敛，再也不敢和众弟子胡说八道了。定闲师太、定逸师太等受伤本来颇为不轻，幸好恒山派治伤丸散极具神效，过钱塘江后，便已脱险境。恒山派此次元气大伤，不愿途中再生事端，尽量避开江湖人物，到得长江边上，便即另行雇船，溯江西上。如此缓缓行去，预拟到得汉口后，受伤众人便会好得十之六六，那时再舍舟登陆，折向北行，回归恒山。

这一日来到鄱阳湖畔，舟泊九江口。其时所乘江船甚大，数十人分乘两船。令狐冲晚间在后艄和艄公水手同宿。睡到半夜，忽听得江岸之上有人轻轻击掌，击了三下，停得一停，又击三下。跟着西首一艘船上也有人击掌三响，停得一停，再击三下。击掌声本来极轻，但令狐冲内力既厚，耳音随之极好，一闻异声，立即从睡梦中醒觉，知是江湖上人物相互招呼的讯号。这些日来，他随时随刻注视水面上的动静，防人袭击，寻思：“不妨前去瞧瞧，若和恒山派无关，那是最好，否则暗中便料理了，免得惊动定闲师太她们。”

凝目往西首的船只上瞧去，果见一条黑影从数丈外跃起，到了岸上，轻功却也平平。令狐冲轻轻一纵，悄没声息的上岸，绕到东首排在江边的一列大油篓之后，掩将过去，只听一人说道：“那船上的尼姑，果然是恒山派的。”

另一人道：“你说怎么办？”

令狐冲慢慢欺近，星月微光之下，只见一人满脸胡子，另一人脸形又长又尖，不但是瓜子脸，而且是张葵花子脸。只听这尖脸汉子说道：“单凭咱们白蛟帮，人数虽多，武功可及不上人家，明着动手是不成的。”那胡子道：“谁说明着动手了？这些尼姑武功虽强，水上的玩艺却未必成。明儿咱们驾船掇了下去，到得大江上，跳下水去凿穿了她们坐船，还不一一的手到擒来？”那尖脸汉子喜道：“此计大妙。咱哥儿俩立此大功，九江白蛟帮的万儿，从此在江湖上可响得很啦。不过我还是有一件事担心。”那胡子道：”担心甚么？”

那尖脸的道：“他们五岳剑派结盟，说甚么五岳剑派，同气连枝。要是给莫大先生得知了，来寻咱们晦气，白蛟帮可吃不了要兜着走啦。”那胡子道：“哼，这几年来咱们受衡山派的气，可也受得够啦。这一次咱们倘若不替朋友们出一番死力，下次有事之时，朋友们也不会出力相帮。这番大事干成后，说不定衡山派也会闹个全军覆没，又怕莫大先生作甚？”那尖脸的道：“好，就是这个主意。咱们去招集人手，可得拣水性儿好的。”

令狐冲一窜而出，反转剑柄，在那尖脸的后脑一撞，那人登时晕了过去。

那胡子挥拳打来，令狐冲剑柄探出，登的一声，正中他左边太阳穴。那胡子如陀螺般转了几转身，一交坐倒。令狐冲横过长剑，削下两只大油篓的盖子，提起二人，分别塞入了油篓。油篓中装满了菜油，每一篓装三百斤，原是要次日装船，运往下游去的。这二人一侵入油篓，登时油过口鼻，冷油一激，便即醒转，骨嘟骨嘟的大口吞油。

忽然背后有人说道：“令狐少侠，勿伤他们性命。”正是定闲师大的声音。

令狐冲微微一惊，心想：“定闲师太何时到了身后，我竟没知晓。”当下松开按在二人头上的双手，说道：“是！”那二人头上一松，便欲跃出。

令狐冲笑道：“别动！”伸剑在二人头顶一击，又将二人迫入了油篓。那二人屈膝而蹲，菜油及颈，双眼难睁，竟不知何以会处此狼狈境地。

只见一条灰影从船上跃将过来，却是定逸师太，问道：“师姊，捉到了小毛贼么？”定闲师太道：“是九江白蛟帮的两位堂主，令狐少侠跟他们开开玩笑。”她转头向那胡子道：“阁下姓易还是姓齐？史帮主可好？”那胡子正是姓易，奇道：“我……我姓易，你怎么知道？咱们史帮主很好啊。”

定闲微笑道：”白蛟帮易堂主、齐堂主，江湖上人称‘长江双飞鱼’，鼎鼎大名，老尼早已如雷贯耳。”

定闲师太心细如发，虽然平时极少出庵，但于江湖上各门各派的人物，无一不是了如指掌，否则怎能认出嵩山派中那三名为首高手？以这姓易的胡子，这姓齐的尖脸汉子而论，在武林中只是第三四流人物，但她一见到两人容貌，便猜到了他们的身份来历。

那尖脸汉子甚是得意，说道：“如雷贯耳，那可不敢。”令狐冲手上一用力，用剑刃将他脑袋压入了油中，又再松手，笑道：“我是久仰大名，如油贯耳。”那汉子怒道：“你……你……”想要破口骂人，却又不敢。令狐冲道：“我问一句，你们就老老实实答一句，若有丝毫隐瞒，叫你‘长江双飞鱼’变成一对’油浸死泥鳅’。”说着将那胡子也按在油中浸了一下。那胡子先自有备，没吞油入肚，但菜油从鼻孔中灌入，却也说不出的难受。

定闲和定逸忍不住微笑，均想：”这年轻人十分胡闹顽皮。但这倒也不失为逼供的好法子。”

令狐冲问道：“你们白蛟帮几时跟嵩山派勾结了？是谁叫你们来跟恒山派为难的？”那胡子道：“和嵩山派勾结？这可奇了。嵩山派英雄，咱们一位也不识啊。”令狐冲道：“啊哈！第一句话你就没老实回答。叫你喝油喝一个饱！”挺剑平按其顶，将他按入油中。这胡子虽非一流好手，武功亦不甚弱，但令狐冲浑厚的内力自长剑传到，便如千斤之重的大石压在他头顶，丝毫动弹不得。菜油没其口鼻，露出了双眼，骨碌碌的转动，甚是狼狈。

令狐冲向那尖脸汉子道：“你快说！你想做长江飞鱼呢，还是想做油浸泥鳅？”

那姓齐的道：“遇上了你这位英雄，想不做油浸泥鳅，可也办不到了。

不过易大哥可没说谎，咱们确是不识得嵩山派的人物。再说，嵩山派和恒山派结盟，武林中人所共知。嵩山派怎么叫咱们白蛟帮来跟……贵派过不去？”

令狐冲松开长剑，放了那姓易的抬起头来，又问：“你说明儿要在长江之中，凿沉恒山派的坐船，用心如此险恶，恒山派到底甚么地方得罪你们了？”

定逸师太后到，本不知令狐冲何以如此对待这两名汉子，听他一说，登时勃然大怒，喝道：“好贼子，想在长江中淹死我们啊。”她恒山派门下十之八九是北方女子，全部不会水性，大江之中倘若坐船沉没，势不免葬身鱼腹，想起来当真不寒而栗。

那姓易的生怕令狐冲再将他脑袋按入油中，抢先答道：“恒山派跟我们白蛟帮本来无怨无仇。我们只是九江码头上一个小小帮会，又有甚么能耐跟恒山派众位师太结下梁子。只不过……只不过我想大家都是佛门一脉，贵派向西而去，多半是前去应援。因此……这个……我们不自量力，起下了歹心，下次是再也不敢了。”

令狐冲越听越胡涂，问道：“甚么叫做佛门一脉，西去赴甚么援？说得不清不楚，莫名其妙！”那姓易的道：“是，是！少林派虽不是五岳剑派之一，但我们想和尚尼姑都是一家人……”定逸师太喝道：“胡说！”那姓易的吃了一惊，自然而然的身子一缩，吞了一大口油，腻住

了口，说不出话来。

定逸师太忍住了笑，向那尖脸汉子道："你来说。"

那姓齐的道："是，是！有一个'万里独行'田伯光，不知师太是否和他相熟？"

定逸师太大怒，心想这"万里独行"田伯光是江湖上恶名昭彰的采花淫贼，我如何会和他相熟？这厮竟敢问出这句话来，当真是莫大的侮辱，右手一扬，便要往他顶门拍落。

定闲师太伸手一拦，道："师妹勿怒。这二位在油中耽得久了，脑筋不大清楚。且别和他们一般见识。"问那姓齐的道，"田伯光怎么了？"那姓齐的道："'万里独行'田伯光田大爷，跟我们史帮主是好朋友。早几日田大爷……"定逸师太怒道："甚么田大爷？这等恶行昭彰的贼子，早就该将他杀了。你们反和他结交，足见白蛟帮就不是好人。"那姓齐的道："是，是，是。我们不是……不是好人。"定逸师太问道："我们只问你，白蛟帮何以要和恒山派为难，又牵扯上田伯光甚么了？"田伯光曾对她弟子仪琳非礼，定逸师太一直未能杀之泄愤，心下颇以为耻，雅不愿旁人提及此人名字。

那姓齐的道："是，是。大伙儿要救任大小姐出来，生怕正教中人帮和尚的忙，因此我哥儿俩猪油蒙了心，打起了胡涂主意，这就想对贵派下手……"

定逸师太更是摸不着半点头脑，叹道："师姊，这两个浑人，还是你来问罢。"

定闲师太微微一笑，问道："任大小姐，可便是日月神教前教主的大小姐吗？"

令狐冲心头一震："他们说的是盈盈？"登时脸上变色，手心出汗。

那姓齐的道："是。田大爷……不，那田……田伯光前些时来到九江，在我白蛟帮总舵跟史帮主喝酒，说道预期十二月十五，大伙儿要大闹少林寺，去救任大小姐出来。"

定逸师太忍不住插嘴道："大闹少林寺？你们又有多大能耐，敢去太岁头上动土？"

那姓齐的道："是，是。我们自然是不成。"

定闲师太道："那田伯光脚程最快，由他来往联络传讯，是不是？这件事，到底是谁在从中主持？"

那姓易的说道："大家一听得任大小姐给少林寺的贼……不，少林寺的和尚扣住了，不约而同，都说要去救人，也没甚么人主持。大伙儿想起任大小姐的恩义，都说，便是为任大小姐粉身碎骨，也是甘愿。"

一时之间，令狐冲心中起了无数疑团："他们说的任大小姐，到底是不是便是盈盈？她怎么会给少林寺的僧人扣住？她小小年纪，平素有甚么恩义待人？为何这许多人一听到她有难的讯息，便会奋不顾身的去相救？"

定闲师太道："你们怕我恒山派去相助少林派，因此要将我们坐船凿沉，是不是？"那姓齐的道："是，我们想和尚尼姑……这个那个……"定逸师太怒道："甚么这个那个？"那姓齐的忙道："是，是。这个……那个……小人不敢多说。小人没说甚么定闲师太道："十二月十五之前，你们白蛟帮也要去少林寺？"姓易姓齐二人齐声道："这可得听史帮主号令。"姓齐的又道："既然大伙儿都去，我们白蛟帮总也不能落在人家后面。"定闲师太问道："大伙儿？到底有哪些大伙儿？"那姓齐的道："那田……田伯光说，浙西海沙帮、山东黑风会、湘西排教……"一口气说了江湖上三十来个大大小小帮会的名字。此人武功平平，帮会门派的名称倒记得挺熟。定逸师太皱眉道："都是些不务正业的旁门左道人物，人数虽多，也未必是少林派的对手。"

令狐冲听那姓齐的所说人名中，有天河帮帮主"银髯蛟"黄伯流，长鲸岛岛主司马大，还有几人，也都是当日在五霸冈上会过的，心下更无怀疑，他们所要救的定然便是盈盈，斗然得到她的讯息，甚是欢喜，但想到她为少林派所扣押，而她曾杀过好几名少林弟子，又不禁担忧，问道："少林派为甚么要扣住这位……这位任大小姐？"那姓齐的道："这可不知道了。多半是少林派的和尚们吃饱了饭没事干，故意找些事来跟大伙儿为难。"

定闲师太道："请二位回去拜上贵帮主，便说恒山派定闲、定逸和这位朋友路过九江，没来拜会史帮主，多有失礼，请史帮主包涵则个。我们明日乘船西行，请二位大度包容，别再派人来凿沉我们的船只。"她说一句，二人便说一句："不敢。"

定闲师太向令狐冲道："月白风清，少侠慢慢领略江岸夜景。恕贫尼不奉陪了。"携了定逸之手，缓步回舟。

令狐冲知她有意相避，好让自己对这二人仔细再加盘问，但一时之间，心乱如麻，竟想不出更有甚么话要问，在岸边走来走去，又悄立良久，只见半钩月亮映在江心，大江滚滚东去，月光颤动不已，猛然想起："今日已是十一月下旬。他们下月十五要去少林寺，为时已然无多。少林派方证、方生两位大师待我甚好。这些人为救盈盈而去，势必和少林派大动干戈，不论谁胜谁败，双方损折必多。我何不赶在头里，求方证方丈将盈盈放出，将一场血光大灾化于无形，岂不甚好？"

又想："定闲、定逸两位师太伤势已痊愈了大半。定闲师太外表瞧来和寻常老尼无异，其实所知既博，见识又极高超，实是武林中一位了不起的高人。由她率众北归，只要不再遇到嵩山派这样的大批强敌，该不会有甚么应付不了的危难。只是我怎生向她们告辞才好？"这些日来，和这些尼姑、姑娘们共历患难，众人对他既恭敬，又亲切，于他被逐出师门、为小师妹所弃之事，虽然从不提及，但神情之间，显然犹似她们自身遭此不幸一般。华山众同门中，除陆大有外，反而无人待他如此亲厚，突然要中途分手，颇感难以启齿。

只听得脚步声细碎，两人缓缓走近，却是仪琳和郑萼，走到离令狐冲二三丈外，叫了声："令狐大哥。"便停住了脚步。令狐冲迎将上去，说道："你们也给惊醒了？"仪琳道："令狐大哥，掌门师伯吩咐我们来跟你说……"推了推郑萼，道："你跟他说。"郑萼道："掌门师叔要你说的。"仪琳道："你说也是一样。"

郑萼说道："令狐大哥，掌门师叔说道，大恩不言谢，今后你不论有甚么事，恒山派都供你驱策。你如要去少林寺救那位任大小姐，大家自当尽力效命。"

令狐冲大奇，心想："我又没说要去相救盈盈，怎地定闲师太却恁他说？啊哟，是了！群雄在五霸冈上聚会，设法为我治病，那都是瞧在盈盈的份上。此事闹得沸沸扬扬，连这两个不成材的'长江双飞鱼'都知道，定闲师太焉有不知？"想及此事，不由得脸上一红。

郑萼又道："掌门师叔说道，此事最好不要硬来。她老人家和定逸师叔两位，此刻已过江去了，要赶赴少林寺，去向方丈大师求情放人，请令狐大哥带同我们，缓缓前去。"

令狐冲听了这番话，登时呆了，半晌说不出话来，举目向长江中眺望，果见一叶小舟，挂起了一张小小白帆，正自向北航去，心中又是感激，又觉惭愧，心想："两位师太是佛门中有道大德，又是武林高人。她们肯亲身去向少林派求情，原是再好不过，比之我这浪迹江湖、素行不端的一介无名小卒，面子是大上百倍了。多半方证方丈能瞧着二位师太的金面，肯放了盈盈。"想到此处，心下登时一宽。

回过头来，只见那姓易、姓齐的兀自在油篓子中探头探脑，不敢爬将出来，心想这二人一片热心，为的是去救盈盈，自己可将他们得罪了，颇觉过意不去，迈步上前，拱了拱手，说道："在下一时鲁莽，得罪了白蛟帮'长江双飞鱼'两位英雄，实因事先未知其中缘由，还请恕罪。"说着深深一揖。

"长江双飞鱼"突然见他前倨后恭，大感诧异，急忙抱拳还礼，这一手忙脚乱，无数菜油飞溅出来，溅得令狐冲身上点点滴滴的都是油迹。

令狐冲微笑着点了点头，向仪琳和郑萼道："咱们走罢！"

回到舟中，恒山派众弟子竟绝口不提此事，连仪和、秦绢这些素来事事好奇之人，居然也不向他问一句话，自是定闲师太临去时已然嘱咐，免得令他尴尬。令狐冲暗自感激，但见到好几名女弟子似笑非笑的脸色，却又不免颇为狼狈，寻思："她们这副模样，心中可咬定盈盈是我的情人了。其实我和盈盈之间清清白白，并无甚么逾规越礼之事。但她们不问，我又如何辩白？"眼见秦绢眼中闪着狡狯的光芒，忍不住

道："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你……你们可别胡思乱想。"

秦绢笑道："我胡思乱想甚么了？"令狐冲脸上一红，道："我猜也猜得到。"秦绢笑道："猜到甚么？"令狐冲还未答话，仪和道："秦师妹，别多说了，掌门师叔吩咐的话，你忘了吗？"秦绢抿嘴笑道："是，是，我没忘记。"

令狐冲转过头来，避开她眼光，只见仪琳坐在船舱一角，脸色苍白，神情却甚为冷漠，不禁心中一动："她心中在想甚么？为甚么她不和我说话？"

怔怔的瞧着她，忽然想到那日在衡山城外，自己受伤之后，她抱了自己在旷野中奔跑时的脸色。那时她又是关切，又是激动，浑不是眼前这般百事不理的模样。为甚么？为甚么？

仪和忽道："令狐师兄！"令狐冲没听见，没有答应。仪和大声又叫：

"令狐师兄！"令狐冲一惊，回过头道："嗯，怎么？"仪和道："掌门师怕说道，明日咱们或是改行陆道，或是仍走水路，悉听令狐师兄的意思。"

令狐冲心中只盼改行陆道，及早得知盈盈的讯息，但斜眼一脱，只见仪琳长长的睫毛下闪动着泪水，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说道："掌门师太叫咱们缓缓行去，那么还是仍旧坐船罢。谅来那白蛟帮也不敢对咱们怎地。"秦绢笑道："你放心得下吗？"令狐冲脸上微微一红，尚未作答，仪和喝道："秦师妹，小孩儿家，少说几句行不行？"秦绢笑道："行！有甚么不行？阿弥陀佛，我可不大放心。"

次晨舟向西行，令狐冲命舟子将船靠近岸旁航行，以防白蛟帮来袭，但直至湖北境内，一直没有动静。此后数日之中。令狐冲也不和恒山弟子多说闲话，每逢晚间停泊，便独自一人上岸饮酒，喝得醺醺而归。

这一日舟过夏口，折而向北，溯汉水而上，傍晚停泊在小镇鸡鸣渡旁。

他又上岸去，在一家冷酒铺中喝了几碗酒，忽想："小师妹的伤不知好了没有？仪真、仪灵两位师姊送去恒山灵药，想来必可治好她的剑伤。林师弟的伤势又不知如何？倘若林师弟竟致伤重不治，她又怎样？"想到这里，心下不禁一惊，寻思："令狐冲啊令狐冲，你真是个卑鄙小人！你虽盼小师妹早日痊愈，内心却又似在盼望林师弟伤重而死？难道林师弟死了，小师妹便会嫁你不成？"自觉无聊，连尽了三碗酒，又想："劳德诺和八师弟不知是谁杀的？那人为甚么又去暗算林师弟？师父、师娘不知近来若何？"

端起酒碗，又是一饮而尽，小店之中无下酒物，随手抓起几粒成水花生，抛人口中，忽听背后有人叹了口气，说道："唉！天下男子，十九薄幸。"

令狐冲转过面来，向说话之人瞧去，摇晃的烛光之下，但见小酒店中除了自己之外，便只店角落里一张板桌旁有人伏案而卧。板桌上放了西壶、酒杯，那人衣衫槛褛，形状猥琐，不像是如此吐属文雅之人。当下令狐冲也不理会，又喝了一碗酒，只听得背后那声音又道："人家为了你，给幽禁在不见天日之处。自己却整天在脂粉堆中厮混，小姑娘也好，光头尼姑也好，老太婆也好，照单全收。唉，可叹啊可叹。"

令狐冲知他说的是自己，却不回头，寻思："这人是谁？他说'人家为了你，给幽禁在不见天日之处'，说的是盈盈吗？为甚么盈盈是为了我而给人幽禁？"只听那人又道："不相干之辈，倒是多管闲事，说要去拚了性命，将人救将出来。偏生你要做头子，我也要做头子，人还没救，自己伙里己打得昏天黑地。唉，这江湖上的事，老子可真没眼瞧的了。"

令狐冲拿着酒碗，走过去坐在那人对面，说道："在下多事不明，要请老兄指教。"

那人仍然伏在桌上，并不抬头，说道："唉，有多少风流，便有多少罪孽。恒山派的姑娘、尼姑们，这番可当真糟糕之极了。"

令狐冲更是心惊，站起身来，深深一揖，说道："令狐冲拜见前辈，还望赐予指点。"突然见到那人凳脚旁放着一把胡琴，琴身深黄，久经年月，心念一动，已知此人是谁，当即拜了下去，说道："晚辈令狐冲，有幸拜见衡山莫师伯，适才多有失礼。"

那人抬起头来，双目如电，冷冷的在令狐冲脸上一扫，正是衡山派掌门"潇湘夜雨"莫大先生。他哼了一声，说道："师伯之称，可不敢当。令狐大侠，这些日来可快活哪！"

令狐冲躬身道："莫师伯明鉴，弟子奉定闲师伯之命，随同恒山派诸位师姊师妹前赴少林。弟子虽然无知，却决不敢对恒山师姊妹们有丝毫失礼。"

莫大先生叹了口气，道："请坐！唉，你怎不知江湖上人言纷纷，众口铄金？"

令狐冲苦笑道："晚辈行事狂妄，不知检点，连本门也不能容，江湖上的闲言闲语，却也顾不得这许多了。"

莫大先生冷笑道："你自己甘负浪子之名，旁人自也不来理你。可是恒山派数百年的清誉，竟败坏在你的手里，你也毫不动心吗？江湖上传说纷坛，说你一个大男人，混在恒山派一群姑娘和尼姑中间。别说几十位黄花闺女的名声给你损了，甚至连……连那几位苦守戒律的老师太，也给人作为笑柄，这……这可太不成话了。"

令狐冲退开两步，手按剑柄，说道："不知是谁造谣，说这些无耻荒唐的言语，请莫师伯告知。"

莫大先生道："你想去杀了他们吗？江湖上说这些话的，没有一万，也有八千，你杀得干净么？哼，人家都羡慕你艳福齐天，那又有甚么不好了？"

令狐冲颓然坐下，心道："我做事总是不顾前，不顾后，但求自己问心无愧，却没想到累了恒山派众位上下。这……这便如何是好？"

莫大先生叹了口气，温言道："这五日里，每天晚上，我都曾到你船上窥探……"令狐冲"啊"的一声，心想："莫师怕接连五晚来船窥探，我竟半点不知，可算是十分无能。"

莫大先生续道："我见你每晚总是在后艄和衣而卧，别说对恒山众弟子并无分毫无礼的行为，连闲话也不说一句。令狐世兄，你不但不是无行浪子，实是一位守礼君子。对着满船妙龄尼姑，如花少女，你竟绝不动心，不仅是一晚不动心，而且是数十晚始终如一。似你这般男子汉、大丈夫，当真是古今罕有，我莫大好生佩服。"大拇指一翘，右手握拳，在桌上重重一击，说道："来来来，我莫大敬你一杯。"说着便提起酒壶斟酒。

令狐冲道："莫师伯之言，倒教小侄好生惶恐。小侄品行不端，以致不容于师门，但恒山派同道的师妹，却如何可以得罪？"莫大先生呵呵笑道："光明磊落，这才是男儿汉的本色。我莫大如年轻二十岁，教我晚晚陪着这许多姑娘，要像你这般守身如玉，那就办不到。难得啊难得！来，干了！"

两人举碗一饮而尽，相对大笑。

令狐冲见莫大先生形貌落拓，衣饰寒酸，哪里像是一位威震江湖的一派掌门？偶尔眼光一扫，锋锐如刀，但这霸悍之色一露即隐，又成为一个久困风尘的潦倒汉子，心想："恒山掌门定闲师太慈祥平和，泰山掌门天门道长威严厚重，嵩山掌门左冷禅阴鸷险刻，我恩师是位彬彬君子，这位莫师伯外表猥琐平庸，似是个市井小人。但五岳剑派的五位掌门人，其实个个是十分深沉多智之人。我令狐冲草包一个，可和他们差得远了。"

莫大先生道："我在湖南，听到你和恒山派的尼姑混在一起，甚是诧异，心想定闲师太是何等样人物，怎容门下做出这等事来？后来听得白蛟帮的人说起你们行踪，便赶了下来。令狐老弟，你在衡山群玉院中胡闹，我莫大当时认定你是个儇薄少年。你后来助我刘正风师弟，我心中对你生了好感，只想赶将上来，善言相劝，不料却见到后一辈英侠之中，竟有你老弟这样了不起的少年英雄。很好，很好！来来来，咱们同干三杯！"说着叫店小二添酒，和令狐冲对饮。

几碗酒一下肚，一个寒酸落拓的莫大先生突然显得逸兴遄　飞，连连呼酒，只是他酒量和令狐冲差得甚远，喝得几碗后，已是满脸通红，说道："令狐老弟，我知你最喜喝酒。莫大无以为敬，只好陪你多喝几碗。嘿嘿，武林之中，莫大肯陪他喝酒的，却也没有几人。那日嵩山大会，座上有个大嵩阳手费彬。此人飞扬跋扈，不可一世，莫大越瞧越不顺眼，当时便一滴不饮。

此人居然还口出不逊之言，他臭妹子的，你说可不可恼？”

令狐冲笑道：“是啊，这种人不自量力，横行霸道，终究没好下场。”

莫大先生道：“后来听说此人突然失了踪，下落不明，不知到了何处，倒也奇怪。”

令狐冲心想，那日在衡山城外，莫大先生施展神妙剑法杀了费彬，他当日明明见到自己在旁，此刻却又如此说，自是不愿留下了形迹，便道：“嵩山派门下行事令人莫测高深，这费彬嘛，说不定是在嵩山哪一处山洞之中隐居了起来，正在勤练剑法，也未可知。”

莫大先生眼中闪出一丝狡狯的光芒，微微一笑，拍案叫道：“原来如此，若不是老弟提醒，我可想破了脑袋，也想不通其中缘由。”喝了一口酒，问道：“令狐老弟，你到底何以和恒山派的人混在一起？魔教的任大小姐对你情深一往，你可千万不能辜负她啊。”

令狐冲脸上一红，说道：”莫师伯明鉴，小侄情场失意，于这男女之事，可早已瞧得淡了。”想起了小师妹岳灵珊，胸口一酸，眼眶不由得红了，突然哈哈一笑，朗声说道：“小侄本想看破红尘，出家为僧，便怕出家人戒律太严，不准饮酒，这才没去做和尚。哈哈，哈哈。”虽是大笑，笑声中毕竟大有凄凉之意。过了一会，便叙述如何遇到定静、定闲、定逸三位师太的经过，说到自己如何出手援救，每次都只轻描淡写的随口带过。

莫大先生静静听完，瞪着酒壶呆呆出神，过了半晌，才道：“左冷禅意欲吞并四派，联成一个大派，企图和少林、武当两大宗派鼎足而三，分庭抗礼。他这密谋由来已久，虽然深藏不露，我却早已瞧出了些端倪。操他奶奶的，他不许我刘师弟金盆洗手，暗助华山剑宗去和岳先生争夺掌门之位，归根结底，都是为此。只是没想到他居然如此胆大妄为，竟敢对恒山派明目张胆的下手。”

令狐冲道：“他倒也不是明目张胆，原本是假冒魔教，要逼得恒山派无可奈何之下，不得不答允并派之议。”

莫大先生点头道；“不错。他下一步棋子，当是去对付泰山派天门道长了。哼，魔教虽毒，却也未必毒得过左冷禅。令狐兄弟，你现下已不在华山派门下，闲云野鹤，无拘无束，也不必管他甚么正教魔教。我劝你和尚倒也不必做，也不用为此伤心，尽管去将那位任大小姐救了出来，娶她为妻便是。

别人不来喝你的喜酒，我莫大偏来喝你三杯。他妈的，怕他个鸟？”他有时出言甚是文雅，有时却又夹几句粗俗俚语，说他是一派掌门，也真有些不像。

令狐冲心想：“他只道我情场失意乃是为了盈盈，但小师妹之事，也不便跟他提起。”便问，“莫师伯，到底少林派为甚么要拘留任小姐？”

莫大先生张大了口，双眼直视，脸上充满了惊奇之状，道：“少林派为甚么要拘留任小姐？你是当真不知，还是明知故问？江湖上众人皆知，你……你……还问甚么？”

令狐冲道：“过去数月之中，小侄为人囚禁，江湖上之事一无所闻。那任小姐曾杀过少林派四名弟子，原也是从小侄身上而起，只不知后来怎地失手，竟为少林派所擒？”

莫大先生道：“如此说来，你是真的不明白其中原委了。你身中奇异内伤，无药可治，听说旁门左道中有数千人聚集五霸冈，为了讨好这位任大小姐而来治你的伤，结果却人人束手无策，是也不是？”令狐冲道：“正是。”

莫大先生道：”这件事轰传江湖，都说令狐冲这小子不知几生修来的福气，居然得到黑木崖圣姑任大小姐的垂青，就算这场病医不好，也是不枉的了。”

令狐冲道：“莫师伯取笑了。”心想：“老头子，祖千秋他们虽然是一番好意，毕竟行事太过鲁莽，这等张扬其事，难怪盈盈生气。”

莫大先生问道：“你后来怎地却好了？”是修习了少林派的‘易筋经’神功，是不是？”

令狐冲道：“不是。少林派方丈方证大师慈悲为怀，不念旧恶，答允传授少林派无上内功。只是小侄不愿改投少林派，而这门少林神功又不能传授派外之人，只好辜负了方丈大师的一番美意。”莫大先生道：“少林派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你其时已被逐出华山门墙，正好改投少林。那是千载难逢的机缘，却为何连自己性命也不顾了？”令狐冲道：“小侄自幼蒙恩师、师娘收留，养育之恩，粉身难报，只盼日后恩师能许小侄改过自新，重列门墙，决不愿贪生怕死，另投别派。”

莫大先生点头道：“这也有理。如此说来，你的内伤得愈，那是由于另一桩机缘了。”令狐冲道：“正是。其实小侄的内伤也没完全治好。”

莫大先生凝视着他，说道：“少林派和你向来并无渊源，佛门中人虽说慈悲为怀，却也不能随便传人以本门的无上神功。方证大师答应以‘易筋经’相授，你当真不知是甚么缘故吗？”令狐冲道：“小侄确是不知，还望莫师伯示知。”

莫大先生道：“好！江湖上都说，那日黑木崖任大小姐亲身背负了你，来到少林寺中，求见方丈，说道只须方丈救了你的性命，她便任由少林寺处置，要杀要剐，绝不皱眉。”

令狐冲“啊”的一声，跳了起来，将桌上一大碗酒都带翻了，全身登时出了一阵冷汗，手足发抖，颤声道：“这……这……这……”脑海中一片混乱，想起当时自己身子一日弱似一日，一晚睡梦之中，听到盈盈哭泣甚哀，说道：“你一天比一天瘦，我……我……”说得诚挚无比，自己心中感激，狂吐鲜血，就此人事不知。待得清醒，已是在少林寺的一间斗室之中，方生大师已费了无数心力为己施救。自己一直不知如何会到少林寺中，又不知盈盈到了何处，原来竟是她舍命相救，不由得热泪盈眶，跟着两道眼泪扑簌簌的直流下来。

莫大先生叹道：“这位任大小姐虽然出身魔教，但待你的至诚至情，却令人好生相敬。少林派中，辛国梁、易国梓、黄国柏、觉月禅师四名大弟子命丧她手。她去到少林，自无生还之望，但为了救你，她……她是全不顾己了。方证大师不愿就此杀她，却也不能放她，因此将她囚禁在少林寺后的山洞之中。任大小姐属下那许多三山五岳之辈，自然都要去救她出来。听说这几个月来，少林寺没一天安宁，擒到的人，少说也有一百来人了。”

令狐冲心情激荡，良久不能平息，过了好一会，才问：“莫师伯，你刚才说，大家争着要做头子，自己伙里已打得昏天黑地，那是怎么一回事？”

莫大先生叹了口气，道：“这些旁门左道的人物，平日除了听从任大小姐的号令之外，个个狂妄自大，好勇斗狠，谁也不肯服谁。这次上少林寺救人，大家知道少林寺是天下武学的祖宗，事情很是棘手，何况单独去闯寺的，个个有去无回。因此上大家说要广集人手，结盟而往。既然结盟，便须有个盟主。听说这些日子来为了争夺盟主之位，许多人动上了手，死的死，伤的伤，着实损折了不少人。令狐老弟，我看只有你急速赶去，才能制得住他们。

你说甚么话，那是谁也不敢违拗的，哈哈，哈哈！”

莫大先生这么一笑，令狐冲登时满脸通红，情知他这番话不错，但群豪服了自己，只不过是瞧在盈盈的面上，而盈盈日后知道，一定要大发脾气，突然间心念一动：“盈盈对我情意深重，可是她脸皮子薄，最怕旁人笑话于她，说她对我落花有意，而我却流水无情。我要报答她这番厚意，务须教江湖上好汉众口纷传，说道令狐冲对任大小姐一往情深，为了她性命也不要了。

我须孤身去闯少林，能救得出她来，那是最好，倘若救不出，也要闹得众所周知。”说道：“恒山派的定闲、定逸两位师伯上少林寺去，便是向少林方丈求情，请他放了这位任小姐出来，以免酿成一场大动干戈的流血浩劫。”

莫大先生点头道：“怪不得，怪不得！我一直奇怪，定闲师太如此老成持重之人，怎么会放心由你陪伴她门下的姑娘、尼姑，自己却另行他往，原来是为你作说客去了。”

令狐冲道：“莫师伯，小侄既知此事，着急得了不得，恨不得插翅飞去少林寺，瞧瞧两位师太求情的结果如何。只是恒山派这些师姊妹都是女流之辈，倘若途中遇上了甚么意外，可又难处。”

莫大先生道：“你尽管去好了！”令狐冲喜道：“我先去不妨？”莫大先生不答，拿起倚在板凳旁的胡琴，咿咿呀呀的拉了起来。

令狐冲知道他既这么说，那便是答应照料恒山派一众弟子了，这位莫师伯武功识见，俱皆非凡，不论他明保还是暗护，恒山派自可无虞，当即躬身行礼，说道：“深感人德。”

莫大先生笑道：“五岳剑派，同气连枝。我帮恒山派的忙，要你来谢甚么？那位任大小姐得知，只怕要喝醋了。”

令狐冲道：“小侄告辞。恒山派众位师姊妹，相烦莫师伯代为知照。”说着直冲出店。

一凝步，向江中望去，只见坐船的窗中透出灯光，倒映在汉水之中，一条黄光，缓缓闪动。身后小酒店中，莫大先生的琴声渐趋低沉，静夜听来，甚是凄清。

第二十六章　圍寺

兩日之後，群豪來到少室山上、少林寺外，少說也有五六千人衆。大旗招展，數百面大皮鼓同時擂起，蓬蓬之聲，當真驚天動地。



二十六　围寺

令狐冲向北疾行，天明时到了一座大镇，走进一家饭店。湖北最出名的点心是豆皮，以豆粉制成粉皮，裹以菜肴，甚是可口。令狐冲连尽三大碟，付帐出门。

只见迎面走来一群汉子，其中一人又矮又胖，赫然便是“黄河老祖”之一的老头子。令狐冲心中人喜，大声叫道：“老头子！你好阿。”

老头子一见是他，登时脸上神色尷尬之极，迟疑半响，刷的一声，抽出了大刀。

令狐冲又向前迎了一步，说道：”祖千秋……”只说了三个字，老头子举刀便向他砍将过来，可是这一刀虽然力劲势沉，准头却是奇差，和令狐冲肩头差着一尺有余，呼的一声，直削了下去。令狐冲吓了一跳，向后跃开，叫道：“老先生，我……我是令狐冲！”

老头子叫道：”我当然知道你是令狐冲。众位朋友听了，圣姑当日曾有令谕，不论哪一人见到令狐冲，务须将他杀了，圣姑自当重重酬谢。这一句话，大伙儿可都知道么？”

众人轰然道：“咱们都知道的。”众人话虽如此，但大家你瞧瞧我，我瞧瞧你，脸上神情甚是古怪，并无一人拔刀刃动手，有些人甚至笑嘻嘻的，似觉十分有趣。

令狐冲脸上一红，想起那日盈盈要老头子等传言江湖，务须将自己杀了，她是既盼自己再不离开她身边，又要群豪知道，她任大小姐决非痴恋令狐冲，反而恨他入骨。此后多经变故，早将当时这句话忘了，此刻听老头子这么说，才想起她这号令尚未通传取消。

当时老头子等传言出去，群豪已然不信，待得她为救令狐冲之命，甘心赴少林寺就死，这事由少林寺俗家弟子泄漏了出来，登时轰动江湖。人人固赞她情深义重，却也不免好笑，觉得这位大小姐太也要强好胜，明明爱煞了人家，却又不认，拚命掩饰，不免欲盖弥彰。这件事不但盈盈属下那些左道旁门的好汉知之甚详，连正派中人也多有所闻，日常闲谈，往往引为笑柄。

此刻群豪突然见到令狐冲出现，惊喜交集之下，却也有些不知所措。

老头子道：“令狐公子，圣姑有令，叫我们将你杀了。但你武功甚高，适才我这一刀砍你不中，承你手下留情，没取我性命，足感盛情。众位朋友，大家亲眼目睹，咱们决不是不肯杀令狐公子，实在是杀他不了，我老头子不行，当然你们也都不行的了。是不是？”

众人哈哈大笑，都道：“正是！”一人道：“适才咱们一场惊心动魄的恶斗，双方打得筋疲力尽，谁也杀不了谁，只好不打。大伙儿再不妨斗斗酒去。倘若有哪一位英雄好汉，能灌得令狐公子醉死了，日后见到圣姑，也好有个交代。”群豪棒腹狂笑，都道：“妙极，妙极！”又一人笑道：“圣姑只要咱们杀了令狐公子，可没规定非用刀子不可。用上好美酒灌得醉死了他，那也是可以啊。这叫做不能力敌，便当智取。”

群豪欢呼大叫，簇拥着令狐冲上了当地最大的一间酒楼，四十余人坐满了六张桌子。几个人敲台拍凳，大呼：“酒来！”

令狐冲一坐定后，便问：“圣姑到底怎样啦？这可急死我了。”

群豪听他关心盈盈，尽皆大喜。

老头子道：“大伙儿定了十二月十五，同上少林寺去接圣姑出寺。这些日子来，却为了谁做盟主之事，大家争闹不休，大伤和气，令狐公子驾到，那是再好不过了。这盟主若不是你当，更有谁当？倘若别人当了，就算接了圣姑出来，她老人家也必不开心。”

一个白须老者笑道：“是啊。只要由令狐公子主持全局，纵然一时遇上阻难，接不到圣姑，她老人家只须得知讯息，心下也是欢喜得紧。

这盟主一席，天造地设，是由令狐公子来当的了。”

令狐冲道：“是谁当盟主，那是小事一件，只须救得圣姑出来，在下便是粉身碎骨，也所甘愿。”这几句话倒不是随口胡诌，他感激盈盈为己舍身，若要他为盈盈而死，那是一往无前，决不用想上一想。不过如在平日，这念头在自己心头思量也就是了，不用向人宣之于口，此刻却要拚命显得多情多义，好叫旁人不去笑话盈盈。

群豪一听，更是心下大慰，觉得圣姑看中此人，眼光委实不错。

那白发老者笑道：“原来令狐公子果然是位有情有义的英雄，倘若是如江湖上所讹传那般，说道令狐公子置身事外，全不理会，可教众人心凉了。”

令狐冲道：“这几个月来，在下失手身陷牢笼，江湖上的事情一概不知。

但日夜思念圣姑，想得头发也白了。来来来，在下敬众位朋友一杯，多谢各位为圣姑出力。”说着站起身来，举杯一饮而尽，群豪也都干了。

令狐冲道：“老先生，你说许多朋友在争盟主之位，大伤和气，事不宜迟，咱们便须立即赶去劝止。”老头子道：“正是。祖千秋和夜猫子都已赶去了。我们也正要去。”令狐冲道：“不知大伙儿都在哪里？”老头子道：“都在黄保坪聚会。”令狐冲道：“黄保坪？”那白须老者道：“那是在襄阳以西的荆山之中。”

令狐冲道：”咱们快些吃饭喝酒，立即去黄保坪。咱们已斗了三日三夜酒，各位费尽心机，始终灌不死令狐冲，日后见到圣姑，已大可交代了。”

群豪大笑，都道：“令狐公子酒量如海，只怕再斗三日三夜，也奈何不了你。”

令狐冲和老头子并肩而行，问道：“令爱的病，可大好了？”

老头子道：“多承公子关怀，她虽没怎么好，幸喜也没怎么坏。”

令狐冲心中一直有个疑团，眼见余人在身后相距数丈，便问：“众位朋友都说圣姑于各位有大恩德。在下委实不明其中原因，圣姑小小年纪，怎能广施恩德于这许多江湖朋友？”老头子问道：“公子真的不知其中缘由？”

令狐冲摇头道：“不知。”老头子道：“公子不是外人，原本不须相瞒，只是大家向圣姑立过誓，不能泄漏此中机密。请公子恕罪。”令狐冲点头道：“既不便说，还是不说的好。”老头子道：“日后由圣姑亲口向公子说，那不是好得多么？”令狐冲道：“但愿此日越早到来越好。”

群豪在路上又遇到了两批好汉，也都是去黄保坪的，三伙人相聚，已有一百余人。

群豪赶到黄保坪时已是深夜，群雄聚会处是在黄保坪以西的荒野。还在里许之外，便已听到人声嘈杂，有人粗声喝骂，有人尖声叫嚷。令狐冲加快脚步奔去，月光之下，只见群山围绕的一块草坪上，黑压压地聚集着无数人众，一眼望去，少说也有千余人。

只听有人大声说道：“盟主，盟主，既然称得这个‘主’字，自然只好一人来当。你们六个人都要当，那还成甚么盟主？”

另一人道：“我们六个人便是一个人，一个人便是六个人。你们都听我六兄弟的号令，我六兄弟便是盟主了。你再罗里罗嗦，先将你撕成四块再说。”

令狐冲不用眼见其人，便知是“桃谷六仙”之一，但他六兄弟说话声音都差不多，却分辨不出是六人中的哪一个。

先前那人给他一吓，登时不敢再说。但群雄对“桃谷六仙”显然心中不服，有的在远处叫骂，有的躲在黑暗中大声嘻笑，更有人投掷石块泥沙，乱成一团。

桃时仙大声嚷道：“是谁向老子投掷石块？”黑暗中有人道：“是你老子。”桃花仙怒道：“甚么？你是我哥哥的老子，也就是我的老子了？”有人说道：“那也未必！”登时数百人齐声轰笑。桃花仙道：“为甚么未必？”

另一人道：“这个我也不知道。我只生一个儿子。”桃根仙道：“你只生一个儿子，跟我有甚么相干？”又一个粗嗓子的大声笑道：“跟你没相干，多半跟你兄弟相干了。”桃干仙道：“难道跟我相干么？”先一人笑道：“那得看相貌像不像。”桃实仙道：“你说跟我的相貌有些相像，出来瞧瞧。”

那人笑道：“有甚么好瞧的，你自己照镜子好了！”

突然之间，四条人影迅捷异常的纵起，一扑向前，将那人从黑暗中抓了出来。这人又高又大，足足有二百来斤，给桃谷四仙抓住了四肢，竟丝毫动弹不得。四人将他抓到月光底下一照。桃实仙道：“不像我，我哪有这样难看？老三，只怕有些像你。”桃枝仙道：“呸，我就比你难看吗？天下英雄在此，不妨请大伙儿品评品评。”

群雄早就见到桃谷六仙都是五官不正，面貌丑陋，要说哪一个更好看些，这番品评功夫可也真着实不易，这时眼见那大汉给四仙抓在手中，顷刻之间便会给撕成了四块，人人栗栗危惧，谁也笑不出来。

令狐冲知道桃谷六仙的脾气，一个不对，便会将这大汉撕了，朗声说道：“桃谷六仙，让我令狐冲来品评品评如何？”说着缓步从暗处走了出来。

群雄一听到“令狐冲”三字，登时耸动，千余对目光都注集在他身上。

令狐冲却目不转睛的凝视着桃谷四仙，唯恐他们一时兴起，登时便将这大汉撕裂，说道：“你们将这位朋友放下，我才瞧得清楚。”桃谷四仙当即将他放下。

这条大汉身材雄伟已极，站在当地，便如一座铁塔相似。他适才死里逃生，已然吓得魂不附体，脸如死灰，身子簌簌发抖。他明知如此当众发抖，实非英雄行径，可是全身自己要抖，却也勉强不来，要想说几句撑门面之言，只颤声道：“我……我……我令狐冲见他吓得厉害，但此人五官倒也端正，向桃谷六仙道：“六位桃兄，你们的相貌和这位朋友全然不像，可比他俊美得多了。桃根仙骨格清奇、桃干仙身材魁伟、桃枝仙四肢修长、桃叶仙眉清目秀、桃花仙呢……这个……这个目如朗星，桃实仙精神饱满，任谁一见到，立刻都知是六位行侠仗义的玉面英雄，英俊少……这个英俊中年。”

群雄听了，尽皆大笑。桃谷六仙更是大为高兴。

老头子吃过这六兄弟的苦头，知道他们极不好惹，跟着凑趣，说道：“依在下之见，环顾天下英雄，武功高的固多，说到相貌，那是谁也比不上桃谷六仙了。”

群豪跟着起哄，有的说：“岂仅俊美而已，简直是风流潇洒。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有的说：“潘安退避三舍，宋玉甘拜下风。”有的说：“武林中从第一到第六的美男子，自当算他们六位。令狐公子最多排到第七。”

桃谷六仙不知众人取笑自己，还道是真心称赞，更加笑得合不拢嘴。桃枝仙道，“我妈当年说咱六个是丑八怪，原来说得不对。”有人笑道：“当然不对了，你们只有六个人，怎能成为丑八怪？”有人轻道：“加上他们爹娘……”一句话没说完，便给人掩住了嘴巴。

老头子大声道：“众位朋友，大伙儿运气不小。令狐公子正要单枪匹马，独闯少林，去接圣姑出来，道上遇到了我们，听说大伙儿在此，便过来和大家商议商议。说到相貌之美，自然要算桃谷六仙……”群雄一听，又都轰笑。

老头子连连摇手，在众人大笑声中继续说道：“可是这闯少林、接圣姑的大事，和相貌如何，干系也不太大。以在下之见，咱们公奉令狐公子为盟主，请他主持全局，发号施令，大伙儿一体凛遵，众位意下如何？”

群雄人人都知圣姑是为了令狐冲而陷身少林，令狐冲武功卓绝，当日在河南和向问天联手，大战各路英雄，此事早已轰动江湖，但即令他

手无缚鸡之力，瞧在圣姑面上，也当奉他为主，是以听到老头子的话，当即欢声雷动，许多人都鼓掌叫好。

桃花仙突然怪声道："咱们去救任大小姐，救了她出来，是不是给令狐冲做老婆？"

群雄对任大小姐十分尊敬，虽觉桃花仙这话没错，却谁也不敢公然称是。

令狐冲更十分尴尬，只好默不作声。

桃叶仙道："他又得老婆，又做盟主，那可太过便宜他了。我们去帮他救老婆，盟主却要我们六兄弟来做。"桃根仙道："正是！除非他本事强过我们，却又当别论。"

蓦地里桃根、桃干、桃枝、桃实四仙一齐动手，将令狐冲四肢抓住，提在空中。他四人出手实在太快，事先又无半点朕兆，说抓便抓，令狐冲竟然闪避不及。

群雄齐声惊呼："使不得，快放手！"

桃叶仙笑道："大家放心，我们决不伤他性命，只要他答应让我们六兄弟做盟主……"

一句话没说完，桃根、桃干、桃枝、桃实四仙忽地齐声怪叫，忙不迭的将令狐冲抛下，嚷道："啊哟，你……你使甚么妖法？"

原来令狐冲手足分别被四人抓住，也真怕四人傻头傻脑，甚么怪事都做得出来，别要真的将自己撕了，当即运起吸星大法。桃谷四仙只觉内力源源从掌心中外泄，越是运功相抗，内力奔泻得越快，惊骇之下，立即撒手。令狐冲腰背一挺，稳稳站直。

桃叶仙忙问："怎么？"桃根仙、桃实仙齐道："这……这令狐冲的功夫好奇怪，咱们可抓他不住。"桃干仙道："不是抓他不住，而是忽然之间，不想抓他了。"群雄欢呼之声大作，都道："桃谷六仙，你们这次可服了么？"

桃根仙道："令狐冲是我们六兄弟的好朋友，令狐冲就是桃谷六仙，桃谷六仙就是令狐冲。令狐冲来当盟主，就等如是桃谷六仙当盟主，那有甚么不服？"桃花仙道："天下哪有自己不服自己之理？你们问得太笨了。"

群雄见桃谷六仙的神情，料想适才抓住令狐冲时暗中已吃了亏，只是死要面子，不肯承认，虽不明其中缘由，却都嘻笑欢呼。

令狐冲道："众位朋友，咱们这次去迎接圣姑，并相救失陷在少林寺中的许多朋友。少林寺乃武林中的泰山北斗，少林七十二绝技数百年来驰名天下，任何门派都不能与之抗衡。但咱们人多势众，除了这里已有千余位英雄之外，尚有不少好汉前来。咱们的武功就算不及少林寺僧俗弟子，十个打一个，总也打赢了。"

众人轰叫："对，对！难道少林寺的和尚真有三头六臂不成？"

令狐冲又道："可是少林寺的大师们虽留住了圣姑，却也没有为难于她。

寺中大师都是有道的高僧，慈悲为怀，令人好生相敬。咱们纵然将少林寺毁了，只怕江湖上的好汉要说我们倚多为胜，不是英雄所为。因此依在下之见，咱们须得先礼后兵，如能说得少林寺让了一步，对圣姑和其他朋友们不再留难，免得一场争斗，那是再好不过。"

祖千秋道："令狐公子之言，正合我意，倘若当真动手，双方死伤必多。"

桃枝仙道："令狐公子之言，却不合我意。双方如不动手，死伤必少，那还有甚么趣味？"祖千秋道："咱们既奉令狐公子为盟主，他发号施令，大伙儿自当听从。"桃根仙道："不错，这发号施令之事，还是由我们桃谷六仙来干好了。"

群雄听他六兄弟尽是无理取闹，阻挠正事，都不由得发恼，许多人手按刀柄，只待令狐冲稍有示意，便要将这六人乱刀分尸，他六人武功再高，终究挡不住数十人刀剑齐施。

祖千秋道："盟主是干甚么的？那自然是发号施令的了。他如不发号施令，那还叫甚么盟主？这个'主'字，便是发号施令之意。

桃花仙道："既是如此，便单叫他一个'盟'字，少了那'主'字便了。"

桃叶仙摇头道："单叫一个"盟"字，多么别扭。"桃干仙道："依我的高见，单是一个'盟'字既然别扭，便可拆将开来，称他为'明血'！"桃枝仙叫道："错了，错了！'盟'字拆开来，下面不是'血'字，比'血'字少了一撇。那是甚么字？"

桃谷六仙都不识那器皿的"皿"字，群雄任由他们出丑，无人出声指点。

桃干仙道："少了一些，也还是血。好比我割你一刀，割得深，出的血多，固然是血，倘若我顾念手足之情，割得很轻，出的血甚少，虽然少了些，那仍然是血。"桃枝仙怒道："你割我一刀，就算割得轻，也不是顾念手足之情了。你为甚么要割我一刀？"桃干仙道："我可没有割，我手里也没有刀。"桃花仙道："如果你手里有刀呢？"

群雄听他们越扯越远，不禁怒喝："安静些，大家听盟主的号令。"

桃枝仙道："他号令便号令好了，又何必安静？"

令狐冲提高嗓子说道："众位朋友，屈指算来，离十二月十五还有十六日，大伙儿动身慢慢行去，到得嵩山，时候也差不多了。咱们这次可不是秘密行事，乃是大张旗鼓而去。明日咱们去买布制旗，写明'天下英雄齐赴少林恭迎圣姑'的字样，再多买些皮鼓，一路敲击前往，好教少林的僧俗弟子们听到，先自心惊胆战。"

这些左道豪客十之八九是好事之徒，听他说要如此大闹，都是不胜之喜，欢呼声响震山谷。其中也有若干老成稳重之辈，但见大伙都喜胡闹，也只有不置可否、捋须微笑而已。

次日清晨，令狐冲请祖千秋、计无施、老头子三人去赶制旗帜，采办皮鼓。到得中午时分，已写就了数十面白布大旗，皮鼓却只买到两面。令狐冲道："咱们便即起程，沿路经过城镇，不停添购便是。"

当即有人擂起鼓来，群豪齐声呐喊，列队向北进发。

令狐冲见过恒山派弟子在仙霞岭上受人袭击的情形，当下与计无施等商议，派出七个帮会，两帮在前作为前哨，两帮左护，两帮右卫，另有一帮殿后接应，余人则是中军大队；又派汉水的神乌帮来回传递消息。神乌帮是本地帮会，自鄂北以至豫南皆是其势力范围，若有风吹草动，自能尽早得悉。

群豪见他分派井井有条，除桃谷六仙外，尽皆悦服凛遵。

行了数日，沿途不断有豪士来聚。旗帜皮鼓，越置越多，蓬蓬皮鼓声中，二千余人喧哗叫嚷，涌向少林。

这日将到武当山脚下。令狐冲道："武当派是武林中的第二大派，声势之盛，仅次于少林。咱们这次去迎接圣姑，连少林派也不想得罪，自然更不想得罪武当派了。咱们还是避道而行，以示对武当派掌门人冲虚道长尊重之意。不知诸位意下如何？"老头子道："令狐公子怎么说，便怎么行。咱们只须接到圣姑，那便心满意足，原不必旁生枝节，多树强敌。倘若接不到圣姑，就算将武当山踏平了，又有个屁用？"

令狐冲道："如此甚好！便请传下令去，偃旗息鼓，折向东行。"

当下群豪改道东行。这日正行之际，迎面有人骑了一头毛驴过来，驴后随着两名乡农，一个挑着一担菜，另一个挑着一担山柴。毛驴背上骑着个老者，弯着背不住咳嗽，一身衣服上打满了补钉。群豪人数众多，手持兵刃，一路上大呼小叫，声势甚壮，道上行人见到，早就避在一旁。但这三人竟如视而不见，向群豪直冲过来。

桃根仙骂道："干甚么的？"伸手一推，那毛驴一声长嘶，摔了出去，喀喇几声，腿骨折断。驴背上老者摔倒在地，哼哼唧唧的半天爬不起来。

令狐冲好生过意不去，当即纵身过去扶起，说道："真对不起。老丈，可摔痛了吗？"

那老者哼哼唧唧，说道："这……这……这算甚么？我穷汉……"两名乡农放下肩头担子，站在大路正中，双手叉腰，满脸怒色。挑菜的

汉子气喘吁吁的道："这里是武当山脚下，你们是甚么人，胆敢在这里出手打人？"桃根仙道："武当山脚下，那便怎地？"那汉子道："武当山脚下，人人都会武功。你们外路人到这里来撒野，当真是不知死活，自讨苦吃。"

群豪见这二人面黄肌瘦，都是五十来岁年纪，这挑菜的说话中气不足，居然自称会武，登时有数十人大笑起来。

桃花仙笑道："你也会武功？"那汉子道："武当山脚下，三岁孩儿也会打拳，五岁孩子就会使剑，那有甚么希奇？"桃花仙指着那挑柴汉子，笑道："他呢？他会不会使剑？"挑柴的汉子道："我……我……小时候学过几个月，有几十年没练，这功夫……咳咳，可都搁下了。"挑菜的道："武当派武功天下第一，只要学过几个月，你就不是对手。"桃叶仙笑道："那么你练几手给我们瞧瞧。"

挑柴汉子道："练甚么？你们又看不懂。"群豪轰然大笑，都道："不懂也得瞧瞧。"挑柴汉子道："唉，既然如此，我便练几手，只不知是否还记得全？哪一位借把剑来。"

当下便有一人笑着递了把剑过去。那汉子接了过来，走到干硬的稻田中，东刺一剑、西劈一剑的练了起来，使得三四下，忽然忘记了，搔头凝思，又使了几招。

群豪见他使得全然不成章法，身手又笨拙之极，无不捧腹大笑。

那挑菜汉子道："有甚么好笑？让我来练练，借把剑来。"接了长剑在手，便即乱劈乱刺，出手极快，犹如发疯一般，更引人狂笑不已。

令狐冲初时也是负手微笑，但看到十几招时，不禁渐觉讶异，这两个汉子的剑招一个迟缓，一个迅捷，可是剑法中破绽之少，实所罕见。二人的姿式固是难看之极，但剑招古朴浑厚，剑上的威力似乎只发挥得一二成，其余的却是蓄势以待，深藏不露，当即跨上几步，拱手说道："今日拜见两位前辈，得睹高招，实是不胜荣幸。"语气甚是诚恳。

两名汉子收起长剑。那挑柴的瞪眼道："你这小子，你看得懂我们的剑法么？"令狐冲道："不敢说懂。两位剑法博大精深，这个'懂'字，哪里说得上？武当派剑法驰名天下，果然令人叹为观止。"那挑菜汉子道："你这小子，叫甚么名字？"

令狐冲还未答话，群豪中已有好几人叫了起来："甚么小子不小子的？"

"这位是我们的盟主，令狐公子。""乡巴佬，你说话客气些！"

挑柴汉子侧头道："令狐瓜子？不叫阿猫阿狗，却叫甚么瓜子花生，名字难听得紧。"令狐冲抱拳道："令狐冲今日得见武当神剑，甚是佩服，他日自当上山叩见冲虚道长，谨致仰慕之诚。两位尊姓大名，可能示知吗？"

挑柴汉子向地下吐了口浓痰，说道："你们这许多人，哗啦哗啦的，打锣打鼓，可是大出丧吗？"

令狐冲情知这两人必是武当派高手，当下恭恭敬敬的躬身说道："我们有一位朋友，给拘留在少林寺中，我们是去求恳方证方丈，请他老人家慈悲开释。"挑菜汉子道："原来不是大出丧！可是你们打坏了我伯伯的驴子，赔不赔钱？"

令狐冲顺手牵过三匹骏马，说道："这三匹马，自然不及前辈的驴子了，只好请前辈将就骑骑。晚辈们不知前辈驾到，大有冲撞，还请恕罪。"说着将三匹马送将过去。

群豪见令狐冲神态越来越谦恭，绝非故意做作，无不大感诧异。

挑菜汉子道："你既知我们的剑法了得，想不想比上一比？"令狐冲道："晚辈不是两位的敌手。"挑柴汉子道："你不想比，我倒想比比。"歪歪斜斜的一剑，向令狐冲刺来。令狐冲见他这一剑笼罩自己上身九处要害，确是精妙。叫道："好剑法！"拔出长剑，反刺过去。那汉子向着空处乱刺一剑。令狐冲长剑回转，也削在空处。两人连出七八剑，每一剑都刺在空处，双剑未曾一交。但那挑柴汉子却一步又一步的倒退。

那挑菜汉子叫道："瓜子花生，果然有点门道。"提起剑来一阵乱刺乱削，刹那间接连劈了二十来剑。每一剑都不是劈向令狐冲，剑锋所及，和他身子差着七八尺。

令狐冲提起长剑，有时向挑柴汉子虚点一式，有时向挑菜汉子空刺一招，剑刃离他们身子也均有七八尺。但两人一见他出招，便神情紧迫，或跳跃闪避，或舞剑急挡。

群豪都看得呆了，令狐冲的剑刃明明离他们还有老大一截，他出剑之时又无半点劲风，决非以无形剑气之类攻人，为何这两人如此避挡唯恐不及？

看到此时，群豪都已知这两人乃是身负深湛武功的高手。他们出招攻击之时虽仍一个呆滞，一个癫狂，但当闪避招架之际，身手却轻灵沉稳，兼而有之，同时全神贯注，不再有半分惹笑的做作。

忽听得两名汉子齐声呼啸，剑法大变，挑柴汉长剑大开大阖，势道雄浑，挑菜汉疾趋疾退，剑尖上幻出点点寒星。令狐冲手中长剑剑尖微微上斜，竟不再动，一双目光有时向挑柴汉瞪视，有时向挑菜汉斜睨。他目光到处，两汉便即变招，或大呼倒退，或转攻为守。

计无施、老头子、祖千秋等武功高强之士，已渐渐瞧出端倪，发觉两个汉子所闪避卫护的，必是令狐冲目光所及之处，也正是他二人身上的要穴。

只见挑柴汉举剑相砍，令狐冲目光射他小腹处的"商曲穴"，那汉子一剑没使老，当即回过，挡在自己"商曲穴"上。这时挑菜汉挺剑向令狐冲作势连刺，令狐冲目光看到他左颈"天鼎穴"处，那汉子急忙低头，长剑砍在地下，深入稻田硬泥，倒似令狐冲的双眼能发射暗器，他说甚么也不让对方目光和自己"天鼎穴"相对。

两名汉子又使了一会剑，全身大汗淋漓，顷刻间衣裤都汗湿了。

那骑驴的老头一直在旁观看，一言不发，这时突然咳嗽一声，说道："佩服，佩服，你们退下吧！"两名汉子齐声应道："是！"但令狐冲的目光还是盘旋往复，不离二人身上要穴。二人一面舞剑，一面倒退，始终摆脱不了令狐冲的目光。那老头道："好剑法！令狐公子，让老汉领教高招。"令狐冲道："不敢当！"转过头来，向那老者抱拳行礼。

那两名汉子至此方始摆脱了令狐冲目光的羁绊，同时向后纵出，便如两头大鸟一般，稳稳的飞出数丈之外。群豪忍不住齐声喝采，他二人剑法如何，难以领会，但这一下倒纵，跃距之远，身法之美，谁都知道乃是上乘功夫。

那老者道："令狐公子剑底留情，若是真打，你二人身上早已千孔百创，岂能让你们将一路剑法从容使完？快来谢过了。"

两名汉子飞身过来，一躬到地。挑菜汉子说道："今日方知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公子高招，世所罕见，适才间言语无礼，公子恕罪。"令狐冲拱手还礼，说道："武当剑法，的是神妙。两位的剑招一阴一阳，一刚一柔，可是太极剑法吗？"挑菜汉道："却教公子见笑了。我们使的是'两仪剑法'，剑分阴阳，未能混而为一。"令狐冲道："在下在旁观看，勉强能辨别一些剑法中的精微。要是当真出于相斗，也未必便能乘隙而进。"

那老头道："公子何必过谦？公子目光到处，正是两仪剑法每一招的弱点所在。唉，这路剑法……这路剑法……"不住摇头，说道："五十余年前，武当派有两位道长，在这路两仪剑法上花了数十年心血，自觉剑法中有阴有阳，亦刚亦柔，唉！"长长一声叹息，显然是说："哪知遇到剑术高手，还是不堪一击。"

令狐冲恭恭敬敬的道："这两位大叔剑术已如此精妙。武当派冲虚道长和其余高手，自必更是令人难窥堂奥。晚辈和众位朋友这次路过武当山脚下，只因身有要事，未克上山拜见冲虚道长，甚为失礼。此事一了，自当上真武观来，向真武大帝与冲虚道长磕头。"令狐冲为人本来狂傲，但适才见二人剑法刚柔并济，内中实有不少神奇之作，虽然找到了其中的破绽，但天下任何招式均有破绽，因之心下的确好生佩服，料想这老者定是武当派中的一流高手，因之这几句话说得甚是诚挚。

那老者点头道："年纪轻轻，身负绝艺而不骄，也当真难得。令狐公子，你曾得华山风清扬前辈的亲传吗？"令狐冲心头一惊："他目光好生厉害，竟然知道我所学的来历。我虽不能吐露风太师叔的行迹，们他既直言相询，可不能撒谎不认。"说道："晚辈有幸，曾学得风太师

叔剑术的一些皮毛。”

这句话模棱两可，并不直认曾得风清扬亲手传剑。

那老者微笑道：“皮毛，皮毛！嘿嘿，风前辈剑术的皮毛，便已如此了得么？”从挑柴汉下中接过长剑，握在左手，说道：“我便领教一些风老前辈剑术的皮毛。”

令狐冲道：“晚辈如何敢与前辈动手？”

那老者又微微一笑，身子缓缓右转，左手持剑向上提起，剑身横于胸前，左右双掌掌心相对，如抱圆球。令狐冲见他长剑未出，已然蓄势无穷，当下凝伸注视。那老者左手剑缓缓向前划出，成一弧形。令狐冲只觉一股森森寒气，直逼过来，若不还招，已势所不能，说道：“得罪了！”看不出他剑法中破绽所在，只得虚点一剑。突然之间，那老者剑交右手，寒光一闪，向令狐冲颈中划出。这一下快速无伦，旁观群豪都情不自禁的叫出声来。但他如此奋起一击，令狐冲已看到他胁下是个破绽，长剑刺出，径指他胁下“渊液穴”。

那老者长剑竖立，当的一声响，双剑相交，两人都退开了一步。令狐冲但觉对方剑上有股绵劲，震得自己右臂隐隐发麻。那老者“咦”的一声，脸上微现惊异之色。

那老者又是剑交左手，在身前划了两个圆圈。令狐冲见他剑劲连绵，护住全身，竟无半分空隙，暗暗惊异：“我从未见过谁的招式之中，竟能如此毫无破绽。他若以此相攻，那可如何破法？任我行前辈剑法或许比这位老先生更强，但每一招中难免仍有破绽。难道一人使剑，竟可全无破绽？”心下生了怯意，不由得额头渗出汗珠。

那老者右手捏着剑诀，左手剑不住抖动，突然平刺，剑尖急颤，看不出攻向何处。

他这一招中笼罩了令狐冲上盘七大要穴，但就因这一抢攻，令狐冲已瞧出了他身上三处破绽，这些破绽不用尽攻，只攻一处已足制死命，登时心中一宽：“他守御时全无破绽，攻击之时，毕竟仍然有隙可乘。”当下长剑平平淡淡的指向对方左眉。那老者倘若继续挺剑前刺，左额必先中剑，待他剑尖再刺中令狐冲时，已然迟了一步。

那老者剑招未曾使老，已然圈转。突然之间，令狐冲眼前出现了几个白色光圈，大圈小圈，正圈斜圈，闪烁不已。他眼睛一花，当即回剑向对方剑圈斜攻。当的一响，双剑再交，令狐冲只感手臂一阵酸麻。

那老者剑上所幻的光圈越来越多，过不多时，他全身已隐在无数光阴之中，光圈一个未消，另一个再生，长剑虽使得极快，却听不到丝毫金刃劈风之声，足见剑劲之柔韧已达于化境。这时令狐冲已瞧不出他剑法中的空隙，只觉似有千百柄长剑护住了他全身。那老者纯采守势，端的是绝无破绽。可是这座剑锋所组成的堡垒却能移动，千百个光圈犹如浪潮一般，缓缓涌来。

那老者并非一招一招的相攻，而是以数十招剑法混成的守势，同时化为攻势。

令狐冲无法抵御，只得退步相避。

他退一步，光圈便逼进一步，顷刻之间，令狐冲已连退了七八步。

群豪眼见盟主战况不利，已落下风，屏息而观，手心中都捏了把冷汗。

桃根仙忽道：“那是甚么剑法？这是小孩子乱画圈儿，我也会画。”桃花仙道：“我来画圈，定然比他画得还要圆。”桃枝仙道：“令狐兄弟，你不用害怕，倘若你打输了，我们把这老儿撕成四块，给你出气。”桃叶仙道：“此言差之极矣，第一，他是令狐盟主，不是令狐兄弟。第二，你又怎知道他害怕？”桃枝仙道：“令狐冲虽然做了盟主，年纪总还是比我小，难道一当盟主，便成为令狐哥哥、令狐伯伯、令狐爷爷、令狐老太爷了？”

这时令狐冲又再倒退，群豪都十分焦急，耳听得桃谷六仙在一旁胡言乱语，更增恼怒。

令狐冲再退一步，波的一声，左足踏入了一个小水坑，心念一动：“风太师叔当日谆谆教导，说道天下武术千变万化，神而明之，存乎一心，不论对方的招式如何精妙，只要是有招，便有破绽。独孤大侠传下来的这路剑法，所以能打遍天下无敌手，便在能从敌招之中瞧出破绽。眼前这位前辈的剑法圆转如意，竟无半分破绽，可是我瞧不出破绽，未必便真无破绽，只是我瞧不出而已。”

他又退几步，凝视对方剑光所幻的无数圆圈，蓦地心想：“说不定这圆圈的中心，便是破绽。但若不是破绽，我一剑刺入，给他长剑这么一绞，手臂便登时断了。”

又想：“幸好他如此攻逼，只能渐进，当真要伤我性命，却也不易。但我一味退避，终究是输了。此仗一败，大伙儿心虚气馁，哪里还能去闯少林，救盈盈？”想到盈盈对自己情深义重，为她断送一条手臂，又有何妨？内心深处，竟觉得为她断送一条手臂，乃是十分快慰之事，又觉自己负她良多，须得为她受到甚么重大伤残，方能稍报深恩。

言念及此，内心深处，倒似渴望对方能将自己一条手臂斩断，当下手臂一伸，长剑便从老者的剑光圈中刺了进去。

当的一声大响，令狐冲只感胸口剧烈一震，气血翻涌，一只手臀却仍然完好。

那老者退开两步，收剑而立，脸上神色古怪，既有惊诧之意，亦有惭愧之色，更带着几分惋惜之情，隔了良久，才道：“令狐公子剑法高明，胆识过人，佩服，佩服！”

令狐冲此时方知，适才如此冒险一击，果然是找到了对方剑法的弱点所在，只是那老者剑法实在太高，光圈中心本是最凶险之处，他居然练得将破绽藏于其中，天下成千成万剑客之中，只怕难得有一个胆敢以身犯险。他一逞而成，心下暗叫：“侥幸，侥幸！”只觉得一道道汗水从背脊流下，当即躬身道：“前辈剑法通神，承蒙指教，晚辈得益非浅。”这句话倒不是寻常的客套，这一战于他武功的进益确是大有好处，令他得知敌人招数中之最强处，竟然便是最弱处，最强处都能击破，其余自是迎刃而解了。

高手比剑，一招而决。那老者即见令狐冲敢于从自己剑光圈中挥刃直入，以后也就不必再比。他向令狐冲凝视半晌，说道：“令狐公子，老朽有几句话，要跟你说。”令狐冲道：“是，恭聆前辈教诲。”那老者将长剑交给挑菜汉子，往东走去。令狐冲将长剑抛在地下，跟随其后。

到得一棵大树之旁，和群豪已相去数十丈，虽可互相望见，话声却已传不过去。那老者在树荫下坐了下来，指着树旁一块圆石，道：“请坐下说话。”

待令狐冲坐好，缓缓说道：“令狐公子，年轻一辈人物之中，如你这般人才武功，那是少有得很了。”

令狐冲道：“不敢。晚辈行为不端，声名狼藉，不容于师门，怎配承前辈如此见重？“那老者道：“我辈武人，行事当求光明磊落，无愧于心。你的所作所为，虽然有时狂放大胆，不拘习俗，却不失为大丈夫的行径。我暗中派人打听，并没查到你甚么真正的劣迹。江湖上的流言蜚语，未足为凭。”

令狐冲听他如此为自己分辩，句句都打进了心坎之中，不由得好生感激，又想：“这位前辈在武当派中必定位居尊要，否则怎会暗中派人查察我的为人行事。”

那老者又道：“少年人锋芒太露，也在所难免。岳先生外貌谦和，度量却嫌不广……”令狐冲当即站起，说道：“恩师待晚辈情若父母，晚辈不敢闻师之过。”

那老者微微一笑，说道：“你不忘本，那便更好。老朽失言。”

忽然间脸色郑重，问道：“你习这‘吸星大法’有多久了？”

令狐冲道：“晚辈于半年前无意中习得，当初修习，实不知是‘吸星大法’。”

那老者点头道：“这就是了！你我适才三次兵刃相交，我内力为你所吸，但我察觉你尚不善运用这项为祸人间的妖法。老朽有一言相劝，

不知少侠能听否？”令狐冲大是惶恐，躬身道：“前辈金石良言，晚辈自当凛遵。”那老者道：“这吸星妖法临敌交战，虽然威力奇大，可是于修习者本身却亦大大有害，功行越深，为害越烈。少侠如能临崖勒马，尽弃所学妖术，自然最好不过，否则也当从此停止修习。”

令狐冲当日在孤山梅庄，便曾听任我行言道，习了“吸星大法”后有极大后患，要自己答允参与魔教，才将化解之法相传，其时自己曾予坚拒，此刻听这老者如此说，更信所言非虚，说道：“前辈指教，晚辈决不敢忘。晚辈明知此术不正，也曾立意决不用以害人，只是身上既有此术，纵想不用，亦不可得。”

那老者点头道：“据我所闻，确是如此。有一件事，要少侠行来，恐怕甚难。但英雄豪杰，须当为人之所不能为。少林寺有一项绝艺《易筋经》，少侠想来曾听见过。”

令狐冲道，“正是。听说这是武林中至高无上的内功，即是少林派当今第一辈的高僧大师，也有未蒙传授的。”

那老者道，“少侠这番率人前往少林，只怕此事不易善罢，不论哪一边得胜，双方都将损折无数高手，实非武林之福。老朽不才，愿意居间说项，请少林方丈慈悲为怀，将《易筋经》传于少侠，而少侠则向众人善为开导，就此散去，将一场大祸消弭于无形。少侠以为如何？”令狐冲道：“然则被少休寺所拘的任氏小姐却又如何？”那老者道：“任小姐杀害少林弟子四人，又在江湖上兴风作浪，为害人间。方证大师将她幽禁，决不是为了报复本派私怨，实是出于为江湖同道造福的菩萨心肠。少侠如此人品武功，岂无名门淑女为配？何必抛舍不下这个魔教妖女，以致坏了声名，自毁前程？”

令狐冲道：“受人之恩，必当以报。前辈美意，晚辈衷心感激，却不敢奉命。”

那老者叹了口气，摇头道：“少年人溺于美色，脂粉陷阱，原是难以自拔。”

令狐冲躬身道：“晚辈告辞。”

那老者道：“且慢。老朽和华山派虽少往来，但岳先生多少也要给老朽一点面子，你若依我所劝，老朽与少林寺方丈一同拍胸口担保，叫你重回华山派中。你信不信得过我？”

令狐冲不由得心动，重归华山原是他最大的心愿，这老者武功如此了得，听他言语，必是武当派中一位响当当的前辈脚色，他说可和方证方丈一同担保，相信必能办成此事。师父向来十分顾全同道的交谊，少林、武当是当今武林中最大的两个门派，这两派的头面人物出来说项，师父极难不卖这个面子。师父对自己向来情同父子，这次所以传书武林，将自己逐出门墙，自是因自己与向问天、盈盈等人结交，令师父无颜以对正派同道，但既有少林、武当两大掌门人出面，师父自然有了最好的交代。但自己回归华山，日夕和小师妹相见，却难道任由盈盈在少林寺后山阴寒的山洞之中受苦？想到此处，登时胸口热血上涌，说道：“晚辈若不能将任小姐救出少林寺，枉自为人。此事不论成败若何，晚辈若还留得命在，必当上武当山真武观来，向冲虚道长和前辈叩谢。”

那老者叹了口气，说道：”你不以性命为重，不以师门为重，不以声名前程为重，一意孤行，便是为了这个魔教妖女。将来她若对你负心，反脸害你，你也不怕后悔吗？”

令狐冲道：“晚辈这条性命，是任小姐救的，将这条命还报了她，又有何足惜？”

那老者点头道：“好，那你就去罢！”

令狐冲又躬身行礼，转身回向群豪，说道：“走罢！”

桃实仙道：“那老头儿跟你比剑，怎么没分胜败，便不比了？”适才二人比剑，确是胜败未分，只是那老者情知不敌，便即罢手，旁观众人都瞧不出其中关窍所在。

令狐冲道：“这位前辈剑法极高，再斗下去，我也必占不到便宜，不如不打了。”

桃实仙道：“你这就笨得很了。既然不分胜败，再打下去你就一定胜了。”

令狐冲笑道：“那也不见得。”桃实仙道：“怎么不见得？这老头儿的年纪比你大得多，力气当然没你大，时候一长，自然是你占上风。”令狐冲还没回答，只听桃根仙道：“为甚么年纪大的，力气一定不大？”令狐冲登时省悟，桃谷六仙之中，桃根仙是大哥，桃实仙是六弟，桃实仙说年纪大的力气不大，桃根仙便不答应。

桃干仙道：“如果年纪越小，力气越大，那么三岁孩儿力气最大了？”

桃花仙道：“这话不对，三岁孩儿力气最大这个‘最’字，可用错了，两岁孩儿比他力气更大。”桃干仙道：“你也错了，一岁孩儿比两岁孩儿力气又要大些。”桃叶仙道：“还没出娘胎的胎儿，力气最大。”

群豪一路向北，到得河南境内，突然有两批豪士分从东西来会，共有二千余人，这么一来，总数已在四千以上。这四千余人晚上睡觉倒还罢了，不论草地树林、荒山野岭，都可倒头便睡，这吃饭喝酒却是极大麻烦。接连数日，都是将沿途城镇上的饭铺酒店，吃喝得锅镬俱烂，桌椅皆碎。群豪酒不醉，饭不饱，恼起上来，自是将一干饭铺酒店打得落花流水。

令狐冲眼见这些江湖豪客凶横暴戾，却也皆是义气极重的直性汉子，一旦少林寺不允释放盈盈，双方展开血战，势必惨不忍睹。他连日都在等待定闲、定逸两位师太的回音，只盼凭着她二人的金面，方证方丈释放盈盈，就可免去一场大厮杀的浩劫。屈指算来，距十二月十五日只差三日，离少林寺也已不过一百多里，却始终没得两位师太的回音。

这番江湖群豪北攻少林，大张旗鼓而来，早已远近知闻，对方却一直没任何动静，倒似有恃无恐一般。令狐冲和祖千秋、计无施等人谈起，均也颇感忧虑。

这晚群豪在一片旷野上露宿，四周都布了巡哨，以防敌人晚间突来偷袭。

寒风凛冽，铅云低垂，似乎要下大雪。方圆数里的平野上，到处烧起了一堆堆柴火。这些豪士并无军令部勒，乌合之众，聚在一起，但听得唱歌吆喝之声，震动四野。更有人挥刀比剑，斗拳摔角，吵嚷成一片。

令狐冲心想：“最好不让这些人真的到少林寺去。我何不先去向方证、方生两位大师相求？要是能接盈盈出来，岂不是天大的喜事？”想到此处，全身一热，但转念又想：“但若少林僧众对我一人动手，将我擒住甚或杀死，我死不足惜，但无人主持大局，群豪势必乱成一团，盈盈固然救不出来，这数千位血性朋友，说不定都会葬身于少室山上。我凭了一时血气之勇而误此大事，如何对得住众人？”

站起身来，放眼四望，但见一个个火堆烈焰上腾，火堆旁人头涌涌，心想：“他们不负盈盈，我也不能负了他们。”

两日之后，群豪来到少室山上、少林寺外。这两日中，又有大批豪士来会。当日在五霸冈上聚会的豪杰如黄伯流、司马大、蓝凤凰等尽皆到来，九江白蛟帮史帮主带着“长江双飞鱼”也到了，还有许许多多是令狐冲从未见过的，少说也有五六千人众。数百面大皮鼓同时擂起，蓬蓬之声，当真惊天动地。

群豪擂鼓良久，不见有一名僧人出来。令狐冲道：“止鼓！”

号令传下，鼓声渐轻，终于慢慢止歇。令狐冲提一口气，朗声说道：“晚辈令狐冲，会同江湖上一众朋友，前来拜访少林寺方丈。敬请赐予接见。”

这几句话以充沛内力传送出去，声闻数里。

但寺中寂无声息，竟无半点回音。令狐冲又说了一遍，仍是无人应对。

令狐冲道：“请祖兄奉上拜帖。”

祖千秋道：“是。”持了事先预备好的拜盒，中藏自令狐冲以下群豪首领的名帖，来到少林寺大门之前，在门上轻叩数下，倾听寺中寂无声息，在门上轻轻一推，大门并未上闩，应手而开，向内望去，空荡荡地并无一人。

他不敢擅自进内，回身向令狐冲禀报。

令狐冲武功虽高，处事却无阅历，更无统率群豪之才，遇到这等大出意料之外的情境，实不知如何是好，一时呆在当地，说不出话来。

桃根仙叫道：“庙里的和尚都逃光了？咱们快冲进去，见到光头的便杀。”

桃干仙道：“你说和尚都逃光了，哪里还有光头的人给你来杀？”桃根仙道：“尼姑不是光头的吗？”桃花仙道：“和尚庙里，怎么会有尼姑？”桃根仙指着游迅，说道：“这个人既不是和尚，也不是尼姑，却是光头。”桃干仙道：“你为甚么要杀他？”

计无施道：“咱们进去瞧瞧如何？”令狐冲道：“甚好，请计兄、老兄、祖兄、黄帮主四位陪同在下，进寺察看。请各位传下令去，约束属下弟兄，不得我的号令，谁也不许轻举妄动，不得对少林僧人有任何无礼的言行，亦不可毁损少室山上的一草一木。”桃枝仙道：“当真拔一根草也不可以吗？”

令狐冲心下焦虑，挂念盈盈不知如何，大踏步向寺中走去。计无施等四人跟随其后。

进得山门，走上一道石级，过前院，经前殿，来到大雄宝殿，但见如来佛宝相庄严，地下和桌上却都积了一层薄薄的灰尘。祖千秋道：“难道寺中僧人当真都逃光了？”令狐冲道：“祖兄别说这个‘逃’字。”

五个人静了下来，侧耳倾听，所听到的只是庙外数千豪杰的喧哗，庙中却无半点声息。

计无施低声道：“得防少林僧布下机关埋伏，暗算咱们。”令狐冲心想：

“方证方丈、方生大师都是有道高僧，怎会行使诡计？但咱们这些旁门左道大举来攻，少林僧跟我们斗智不斗力，也非奇事。”眼见偌大一座少林寺竟无一个人影，心底隐隐感到一阵极大的恐惧，不知他们将如何对付盈盈。

五人眼观四路，耳听八方，一步步向内走去，穿过两重院子，到得后殿，突然之间，令狐冲和计无施同时停步，打个手势。老头子等一齐止步。令狐冲向西北角的一间厢房一指，轻轻掩将过去。老头子等跟着过去。随即听到厢房中传出一声极轻的呻吟。

令狐冲走到厢房之前，拔剑在乎，伸手在房门上一推，身子侧在一旁，以防房中发出暗器。那房门呀的一声开了，房中又是一声低呻。令狐冲探头向房中行时，不由得大吃一惊，只见两位老尼躺在地下，侧面向外的正是定逸师太，眼见她脸无血色，双目紧闭，似已气绝身亡。他一个箭步抢了进去。

祖千秋叫道：“盟主，小心！”跟着进内。令狐冲绕过躺在地下的定逸师太身子，去看另一人时，果然便是恒山掌门定闲师太。

令狐冲俯身叫道：“师太，师太。”定闲师太缓缓张开眼来，初时神色呆滞，但随即目光中闪过一丝喜色，嘴唇动了几动，却发不出声音。

令狐冲身子俯得更低，说道：“是晚辈令狐冲。”

定闲师太嘴唇又动了几下，发出几下极低的声音，令狐冲只听到她说：

“你……你……你……”眼见她伤势十分沉重，一时不知如何才好。定闲师太运了口气，说道：“你……你答允我……”令狐冲忙道：“是，是。师太但有所命，令狐冲纵然粉身碎骨，也当为师太办到。”想到两位师太为了自己，只怕要双双命丧少林寺中，不由得泪水直滚而下。

定闲师太低声说道：“你……你一定能答允……答允我？”

令狐冲道：“一定能够答允！”

定闲师太眼中又闪过一道喜悦的光芒，说道：“你……你答允接掌……接掌恒山派门户……”说了这几个字，已是上气不接下气。

令狐冲太吃一惊，说道：“晚辈是男子之身，不能作贵派掌门。不过师太放心，贵派不论有何艰巨危难，晚辈自当尽力担当。”

定闲师太缓缓摇了摇头，说道：“不，不是。我……我传你令狐冲，为恒山派……恒山派掌门人，你若……你若不答应，我死……死不瞑目。”

祖千秋等四人站在令狐冲身后，面面相觑，均觉定闲师太这遗命太也匪夷所思。

令狐冲心神大乱，只觉这实在是件天大的难事，但眼见定闲师太命在顷刻，心头热血上涌，说道：“好，晚辈答应师太便是。”

定闲师太嘴角露出微笑，低声道：“多……多谢！恒山派门下数百弟……弟子，今后都要累……累你令狐少侠了。”　　令狐冲又惊又怒，又是伤心，说道：“少林寺如此不讲情理，何以竟对两位师太痛下毒手，晚辈……”只见定闲师太将头一侧，闭上了眼睛。令狐冲大惊，伸手去探她鼻息时，已然气绝。他心中伤痛，回身去摸了摸定逸师太的手，着手冰凉，已死去多时，心中一阵愤激难过，忍不住痛哭失声。

老头子道：“令狐公子，咱们必当为两位师太报仇。少林寺的秃驴逃得一个不剩，咱们一把火将少林寺烧了。”令狐冲悲愤填膺，拍腿道：“正是！咱们一把火将少林寺烧了。”

计无施忙道：“不行！不行！倘若圣姑仍然囚在寺中，岂不烧死了她？”

令狐冲登时恍然，背上出了一阵冷汗，说道：“我鲁莽胡涂，若不是计兄提醒，险些误了大事。眼前该当如何？”计无施道：“少林寺千房百舍，咱们五人难以遍查，请盟主传下号令，召唤二百位弟兄进寺搜查。”令狐冲道：“对，便请计兄出去召人。”计无施道：“是！”转身出外。祖千秋叫道：“可千万别让桃谷六怪进来。”

令狐冲将两位师太的尸身扶起，放在禅床之上，跪下磕了几个头，心下默祝：“弟子必当尽力，为两位师太报仇雪恨，光大恒山派门户，以慰师太在天之灵。”站起身来，察行二人尸身上的伤痕，不见有何创伤，亦无血迹，却不便揭开二人衣衫详查，料想是中了少林派高手的内功掌力，受内伤而亡。

只听得脚步声响，二百名豪士涌将进来，分往各处查察。

忽听得门外有人说道：“令狐冲不让我们进来，我们偏要进来，他又有甚么法子？”正是桃枝仙的声音。令狐冲眉头一皱，装作没有听见。只听桃干仙道：“来到名闻天下的少林寺，不进来逛逛，岂不冤枉？”桃叶仙道：“进了少林寺，没见到名闻天下的少林和尚，那更加冤枉。”桃枝仙道：“见不到少林寺和尚，便不能跟名闻天下的少林派武功较量较量，那可冤枉透顶，无以复加了。”桃花仙道：“大名鼎鼎的少林寺中，居然看不到一个和尚，真是奇哉怪也。”桃实仙道：“没一个和尚，倒也不奇，奇在却有两个尼姑。”

桃根仙道：“有两个尼姑，倒也不奇，奇在两个尼姑不但是老的，而且是死的。”六兄弟各说各的，走向后院。

令狐冲和祖千秋、老头子、黄伯流三人走出厢房，带上了房门。但见群豪此来彼往，在少林寺中到处搜查。过得一会，便有人不断来报，说道寺中和尚固然没有一个，就是厨子杂工，也都不知去向。有人报道：寺中藏经、簿籍、用具都已移去，连碗盏也没一只。有人报道：寺中柴米油盐，空无所有，连菜园中所种的蔬菜也拔得干干净净。

令狐冲每听一人禀报，心头便低沉一分，寻思：“少林寺僧人布置得如此周详，甚至青菜也不留下一条，自然早将盈盈移往别处。天下如此之大，却到哪里去找？”

不到一个时辰，二百名豪士已将少林寺的千房百舍都搜了个遍，即令神像座底，匾额背后，也都查过了，便一张纸片也没找到。有人得意洋洋的说道：“少林派是武林中第一名门大派，一听到咱们来到，竟然逃之夭夭，那是千百年来从所未有之事。”有人说道：“咱们这一下大显威风，从此武林中人，再也不敢小觑了咱们。”有人却道：“赶跑少林寺和尚固然威风，可是圣姑呢？咱们是来接圣姑，却不是来赶和尚的。”群豪均觉有理，有的垂头丧气，有的望着令狐冲听他示下。

令狐冲道：“此事大出意料之外，谁也想不到少林僧人竟会舍寺而去。

眼前之事如何办理，在下可没了主意。一人计短，二人计长，还请众位各抒高见。”

黄伯流道：“依属下之见，找圣姑难，找少林僧易。少林寺僧众不下千人，这些人总不会躲将起来，永不露面。咱们找到了少林僧，着落在他们身上，说出圣姑芳驾的所在。”祖千秋道：“黄帮主之言不错。咱们便住在这少林寺中，难道少林派弟子竟会舍得这千百年的基业，任由咱们占住？只要他们想来夺回此寺，便可向他们打听圣姑的下落了。”有人道：“打听圣姑的下落？他们又怎肯说？”老头子道：“所谓打听，只是说得客气些而已，其实便是逼供。所以啊，咱们见到少林僧，须得只擒不杀，但教能捉得十个八个来，还怕他们不说吗？”又一人道：“要是这些和尚倔强到底，偏偏不说，那又如何？”

老头子道：“那倒容易。请蓝教主放些神龙、神物在他们身上，怕他们不吐露真相？”众人点头称是。大家均知所谓“蓝教主的神龙、神物”，便是五毒教教主蓝凤凰的毒蛇、毒虫，这些毒物放在人身，咬啮起来，可比任何苦刑都更厉害。蓝凤凰微微一笑，说道：“少林寺和尚久经修练，我的神龙、神物制他们不了，也未可知。”

令狐冲却想：“如此滥施刑罚，倒也不必。咱们却只管尽量捉拿少林僧人，捉到一百个后，以百换一，他们总得释放盈盈了。”

突然间一个粗鲁的声音说道：“这半天没吃肉，可饿坏我了。偏生庙里没和尚，否则捉个细皮白肉的和尚蒸他一蒸，倒也妙得很！”说话之人身材高大，正是“漠北双熊”中的大个子白熊。群豪知他和另一个和尚黑熊都爱吃人肉，他这几句话虽然听来令人作呕，但来到少室山上已有好几个时辰，无饮无食，均感饥渴，有的肚子中已咕咕咕的响了起来。

黄伯流道：“少林派使的是坚甚么清甚么之计。”祖千秋道：“坚壁清野。”黄伯流道：“正是。他们盼望咱们在寺中挨不住，就此乖乖的退下山去，天下哪有这么容易的事？”

令狐冲道：“不知黄帮主有甚么高见？”黄伯流道：“咱们一面派遣兄弟，下山打探少林僧的去向，一面派人采办粮食，大伙儿便在寺中守……甚么待兔，以便大和尚们自投……自投甚么网。”这位黄帮主爱用成语，只是不大记得清楚，用起来也往往并不贴切。

令狐冲道：“这个甚是。便请黄帮主传下令去，派遣五百位精明干练的弟兄们下山，打听到少林僧众的下落。采购粮食之事，也请黄帮主一手办理。”

黄伯流答应了，转身出去。蓝凤凰笑道：“黄帮主可得赶着办，要不然白熊、黑熊两位饿得狠了，甚么东西部会吃下肚去。”黄伯流笑道：“老朽理会得。

但漠北双熊就算饿瘪了肚子，也不敢碰蓝教主的一根手指头儿。”

祖千秋道：“寺中和尚是走清光的了，请各位朋友辛苦一番，再到各处瞧瞧，且看有何异状，说不定能找到甚么线索。”群豪轰然答应，又到各处察看。

令狐冲坐在大雄宝殿的一个蒲团之上，眼见如来佛像宝相庄严，脸上一副怜悯慈悲的神情，心想：“方证方丈果然是有道高僧，得知我们大举而来，宁可自堕少林派威名，也不愿率众出战，终于避开了这场大杀戮、大流血的浩劫。但他们何以又将定逸、定闲两位师太害死？料想害死两位师太的，多半是寺中的凶悍僧人，决非出于方丈大师之意。我当体念方证大师的善意，不可去找少林僧人为难，须得另行设法相救盈盈才是。”

突然之间，一阵朔风从门中直卷进来，吹得神座前的帷子扬了起来，风势猛烈，香炉中的香灰飞得满殿都是。令狐冲步到殿口，只见天上密云如铅，北风甚紧，心想：“这早晚便要下大雪了。”心中刚转过这个念头，半空已有一片片雪花飘下，又忖：“天寒地冻，不知盈盈身上可有寒衣？少林派人多势众，部署又如此周密。咱们这些人都是一勇之夫，要想救盈盈出来，只怕是千难万难了。”负手背后，在殿前长廊上走来走去，一片片细碎的雪花飘在头上、脸上、衣上、手上，迅即融化。

又想：“定闲师太临死之时，受伤虽重，神智仍很清醒，丝毫无迷乱之象，她却何以要我去当恒山派的掌门？恒山派门下没一个男人，听说上一辈的掌门人也都是女尼，我一个大男人怎能当恒山派掌门？这话传将出去，岂不教江湖上好汉都笑掉了下巴？哼，我既已答允了她，大丈夫岂能食言？我行我素，旁人耻笑，又理他怎地？”想到此处，胸中豪气顿生。

忽听得半山隐隐传来一阵喊声，过不多时，寺外的群豪都喧哗起来。令狐冲心头一惊，抢出寺门，只见黄伯流满脸鲜血，奔将过来，肩上中了一枝箭，箭杆兀自不住颤动，叫道：“盟主，敌……敌人把守了下山的道路，咱们这……这可是自投那个网了。”令狐冲惊道：“是少林寺僧人吗？”黄伯流道：“不是和尚，是俗家人，他奶奶的，咱们下山没够三里，便给一阵急箭射了回来，死了十几名弟兄，伤的怕有七八十人，那真是全军覆没了。”

只见数百人狼狈退回，中箭的着实不少。群豪喊声如雷，都要冲下去决一死战。

令狐冲又问：“敌人是甚么门派，黄帮主可瞧出些端倪么？”

黄伯流道：“我们没能跟敌人近斗，他奶奶的，弓箭厉害得很，还没瞧清楚这些王八蛋的模样，一枝枝箭便射了过来。当真是远交近攻，箭无虚发。”

祖千秋道：“看来少林派是故意布下陷阱，乃是个瓮中捉鳖之计。”老头子道：”甚么瓮中捉鳖？岂不自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这是个……这是个诱敌深入之计。”祖千秋道：“好，就算是诱敌深入，咱们来都来了，还有甚么可说的？这些和尚要将咱们都活生生的饿死在这少室山上。”

白熊大声叫道：“哪一个跟我冲下去杀了这些王八蛋？”登时有千余人轰然答应。

令狐冲道：“且慢！对方弓箭了得，咱们须得想个对付之策，免得枉自损伤。”计无施道：“这和尚庙中别的没有，蒲团倒有数千个之多。”这一言提醒了众人，都道：“当作盾牌，当真是再好不过。”当下便有数百人冲入寺中，搬了许多蒲团出来。

令狐冲叫道：“以此挡箭，大伙儿便冲下山去。”计无施道：“盟主，下山之后在何处聚会，以后作何打算，如何设法搭救圣姑，现下都须先作安排。”令狐冲道：“正是。你瞧我临事毫无主张，哪里能作甚么盟主？我想下山之后，大伙儿暂且散归原地，各自分别访查圣姑的下落，互通声气，再定救援之策。” 计无施道：“那也只好如此。”当即将令狐冲之意大声说了。

那吃人肉的和尚黑熊叫道：“少林寺的秃驴们如此可恶，大伙儿把这鬼庙一把火烧了，再冲下去，跟他们拚个死活。”他自己也是和尚，但骂人“秃驴”，却也毫无避忌。群豪轰然叫好。令狐冲连连摇手，说道：“圣姑眼下还受他们所制，大家可鲁莽不得，免得圣姑吃了眼前亏。”众人一想不错，都道：”好，那就便宜了他们。”

令狐冲道：“计兄，如何分批冲杀，请你分派。”

计无施见令狐冲确无统率群豪以应巨变之才，便也当仁不让，朗声说道：“众位朋友听了，盟主有令，大伙儿分为八路下山，东南西北四路，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又是四路。咱们只求突围而出，却也不须多所杀伤。”当下分派各各各派。从哪一方下山，每一路或五六百人，或七八百人不等。

计无施道：“正南方是上山的大路，想必敌人最多，盟主，咱们先从正南下山，牵制敌人，好让其余各路兄弟从容突围。”令狐冲拔剑在手，也不持蒲团，大踏步便向山下奔去。

群豪齐声呐喊，分从八方冲下山去。上山的道路本无八条之多，众人奔跃而前，初时还分八路，到后来漫山遍野，蜂涌而下。

令狐冲奔出数里，便听得几声锣响，前面树林中一阵箭雨。

急射而至。他使开独孤九剑中的“破箭式”，拨挑拍打，将迎面射来的羽箭一一拨开，脚下丝毫不停，向前冲去。

忽听得身后有人“啊”的一声，却是蓝凤凰左腿、左肩同时中箭，倒在地下，令狐冲急忙转身，将她扶起，说道：“我护着你下山。“蓝凤凰道：“你别管我，你……你……自己下山要紧。”这时羽箭仍如飞蝗般攒射而至，令狐冲信手挥洒，尽数挡开，却见四下里群豪纷纷中箭倒地。

令狐冲左手揽住了蓝凤凰，向山下奔去，羽箭射来，便挥剑拨开。只觉来箭势道劲急，发箭之人都是武功高强，来箭又是极密，以致群豪手中虽有蒲团，却也难以尽数挡开，中箭之人越来越多，令狐冲一时拿不定主意，该当冲下山去，还是回去接应众人。

计无施叫道："盟主，敌人弓箭厉害，弟兄们冲不下去，伤亡已众，还是叫大伙儿暂且退回，再作计较。"

令狐冲早知败势已成，若给对方冲杀上来，更加不可收拾。当下纵声叫道："大伙儿退回少林寺！大伙儿退回少林寺！"他内力充沛，这一叫喊，虽在数千人高呼酣战之时，仍是四处皆闻。计无施、祖千秋等数十人齐声呼唤："盟主有令，大伙儿退回少林寺。"

群豪听得呼声，陆续退回。

少林寺前但闻一片咒骂声、呻吟声、叫唤声，地下东一滩，西一片，尽是鲜血。计无施传下号令，命八百名完好无伤之人分为八队，守住了八方，以防敌人冲击。来到少林寺的数千人众，其中约有半数分属门派帮会，各有统属，还守规矩号令，其余二千余人却皆是乌合之众，这一仗败了下来，更是乱成一团，各说各的。谁都不知下一步该当如何。

令狐冲道："大伙儿快去替受伤的弟兄们敷药救治。"心想："可惜恒山派的女弟子们不在山上，缺了治伤的灵药。"又想："倘若恒山派众人在此，是帮我呢，还是帮他们正教各派？嗯，两位师太被害，恒山派众弟子一定帮我。"

耳听得群豪仍是喧拢不已，不由得心乱如麻，倘若是他独自一人被困山上，早已冲了下去，死也好，活也好，也不放在心上，但自己是这群人的首领，这数千人的生死安危，全在自己一念之间，偏生束手无策，这可真为难了。

眼见天色将暮，突然间山腰里擂起鼓来，喊声大作。令狐冲拔出长剑，抢到路口。群豪也是各执兵刃，要和敌人决一死战。只听得鼓声越敲越响，敌人却并不冲上。

过了一会，鼓声同时止歇，群豪纷纷论议："鼓声停了，要上来了。"

"冲上来倒好，便杀他们一个落花流水，免得在这里等死。""他奶奶的，这些王八蛋便是要咱们在这里饿死、渴死。""龟儿子不上来，咱们便冲下去。""只要冲得下去，那还用你多说？"

计无施悄声对令狐冲道："咱们今晚要是不能脱困，再饿得一日一晚，大伙儿可无力再战了。"令狐冲道："不错。咱们挑选二三百位武功高强的朋友开路，黑夜中敌人射箭没准头，只消打乱了敌人的阵脚，大家便可一涌而下。"计无施道："也只有如此。"

便在此时，山腰里鼓声响起，跟着便有百余名头缠白布之人冲上山来。

群豪大声呼喝，涌上去接战。但攻上来的这一百余人只斗得片刻，一声呼哨，便都退下山去。群豪放下兵刃休息。跟着鼓声又起，另有一批头缠白布之人攻上山来，杀了一阵，又即退去。敌人虽迟，擂鼓声、呐喊声此伏彼起，始终不息。

计无施道："盟主，敌人使的显是疲兵之计，要扰得咱们难以休息。"

令狐冲道："正是。请计兄安排。"计无施传下令去，若再有敌人冲上，只由把守山口的数百人接战，余人只管休息，不可理会。祖千秋道："在下倒有个计较，咱们选定三百名好手，等到半夜，敌人再来进攻，这三百人便乘势冲下。一入敌阵混战，王八羔子们便不能放箭，大伙儿就乘势下山。为今之计，只有先搅得天下大乱，才能乘乱脱身。"令狐冲道："极好，请祖兄去分别挑选，嘱咐众朋友，只待势头一乱，便即猛冲。"

不到半个时辰，祖千秋回报三百人已挑选定当，都是江湖上的一流好手，以此精锐奋力下冲，敌人纵有数千人列队拦阻，也未必挡得住这三百头猛虎。

令狐冲精神一振，跟着祖千秋走到西首山边，只见那三百人一行，排得整整齐齐，便道："众位请坐下稍息，待到天色全黑，大伙儿下去决个死战。"

群豪轰然答应。

这时候雪下得更大了，雪花一大片一大片的飘将下来，地下已积了薄薄的一层，群豪头上、衣上都飘满了雪花。寺中所有水缸固已倒得滴水不存，连水井也都用泥土填满。各人抓起地下积雪，捏成一团，送人口中解渴。天色越来越黑，到后来即是两人相对，面目也已模糊。祖千秋道："幸好今晚下雪，否则刚好十五，月光可亮得很呢。"

突然之间，四下里万籁无声。少林寺寺内寺外聚集豪土数千之众，少室山自山腰以至山脚，正教中人至少也有二三千人，竟不约而同的谁都没有出声，便有人想说话的，也为这寂静的气氛所慑，话到嘴边都缩了回去。似乎只听到雷花落在树叶和丛草之上，发出轻柔异常的声音。令狐冲心中忽想：

"小师妹这时候不知在干甚么了？"

暮地里山腰间传上来一阵呜呜呜的号角声，跟着四面八方喊声大作。这一次敌人似是乘黑全力进攻，再不如适才那般虚张声势。

令狐冲长剑一挥，低声道："冲！"向西北方的山道抢先奔下，计无施、祖千秋、田伯光、漠北双熊，以及那三百名精选的豪士跟着冲了下去。

三百余人一路冲下，前途均无阻拦。奔出里许后，祖千秋取出一枚大炮仗。晃火折点燃了，砰的一声响，射入半空，跟着火光一闪。拍的一声巨响，炸了开来。这是通知山上群豪的讯号，寺中群豪也即杀出。

令狐冲正奔之际，然觉脚底一痛，踹着了一枚尖钉，心知不妙，急忙提气上跃，落在一株树上，只听得祖千秋等纷纷叫了起来："啊哟，不好，地下有鬼！"各人脚底都踹到了耸起的尖钉，有的尖钉直穿过脚背，痛不可当。

数十人继续奋勇下冲，突然啊啊大叫，跌入一个大陷坑中，树丛中伸出十几枝长枪，往坑中戳去，一时惨呼之声，响遍山野。

计无施叫过："盟主快传号令，退回山上！"

令狐冲眼见这等情势，显然正教门派在山下布满了陷阱，若再贸然下冲，非全军覆没不可，当即纵声高叫道："大伙儿退回少林寺！大伙儿退回少林寺！"

他从一株树顶跃到另一株树顶，将到陷坑之边，长剑下掠。

刺倒了三名长枪手，纵身下地，落在一名长枪手身边，料想此人立足处必无尖钉，霎时间刺倒了七八人。其余的长枪手发一声喊，四下退走。落在陷坑中的四十余人才一一跃起，但已有十余人丧身坑中。群豪望出去漆黑一片，地下虽有积雪反光，却不知何处布有陷阱，各人垂头丧气，一跛一拐的回到山上，幸好敌人并不乘势来追。

群豪回入寺中，在灯烛光下检视伤势，十人中倒有九人的足底给刺得鲜血淋漓，人人破口大骂，显得对方这几个时辰中擂鼓呐喊，乃是遮掩在山腰里挖坑布钉的声音。这些铁钉长达一尺。

有七寸埋在土中，三寸露在地面，钉头十分尖利，若是满山都布满了，怕不有数十万枚？这许多利钉当然是事先预备好了的，敌人如此处心积虑，群豪中凡是稍有见识的，思之无不骇然。

计无施将令狐冲拉在一边，悄声说道："令狐公子，大伙儿要一齐全身而退，势已万万不能。咱们日思夜想，只是盼望救圣姑脱险，这件大事，只好请公子独力承担了。"

令狐冲惊道："你……你……是甚么意思？"

计无施道："我自然知道公子义薄云天，决不肯舍众独行。但人人在此就义，将来由谁来为大伙儿报此大仇？圣姑困于苦狱，又有谁去救她重出生天？"

令狐冲嘿嘿一笑，说道："原来计兄要我独自下山逃命，此事再也休提。

大伙儿死就死了，又怎能理会得这许多？世人有谁不死？咱们一起死了，圣姑困在狱中，将来也就死了。正教门派今日虽然得胜，过得数十年，他们还不是一个个都死了？胜负之分，也不过早死迟死之别而已。”

计无施眼见劝他不听，情知多说也是无用，但如今晚不乘黑逃走，明日天一亮，敌人大举来攻，那可再也没有脱身之机了，不由得摊手长叹。

忽听得几个人嘻嘻哈哈的大笑，越笑越是欢畅。群豪大败之余，坐困寺中，性命便在旦夕之间，居然还有人笑得这么开心，令狐冲和计无施一听，便知桃谷六仙，均想：“世上也只有这六个怪物，死到临头，还能如此嘻笑。”

只听桃谷六仙中一人说道：“天下竟有这样的傻子！把好好一双脚，踏到铁钉上去，哈哈哈，真笑死我也。”另一人道：“你们这些笨蛋，定是要试试到底脚板厉害，还是铁钉了得，哈哈，铁钉穿足，味道可舒服得很罢？”

又一人笑道：“你们要尝尝铁钉穿足的滋味，何不用个大铁锤，将铁钉从脚背上自己锤下去？哈哈哈，嘿嘿嘿，呵呵呵。”六兄弟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似乎天下滑稽之事，莫过于此。

群豪被铁钉穿足的，本已痛得叫苦连天，偏生有如此不识趣之人在旁嘲笑，无不破口大骂。可是和桃谷六仙对骂，那是艰难无比之事，每一句话他都要和你辩个明白。你骂他“直娘贼”，他就问你为甚么是“直娘”而不是“弯娘”；你骂他“王八蛋”，他就苦苦追问为何不是“王七蛋、王九蛋”，而定要“王八蛋”。

一时殿上嘈声四起，有人抄起兵刃，便要动手。

令狐冲眼见事情闹得不可收拾，突然叫道：“咦，这是甚么东西？有趣啊有趣，古怪之极了！”桃谷六仙一听，一齐奔了过来，问道：“甚么东西如此有趣？”令狐冲道：“我瞧见六只老鼠咬住一只猫，从这里奔了过去。”

桃谷六仙大喜，都道：“老鼠咬猫，我们可从来没有见过。走向哪里去了？”

令狐冲随手一指，道，“向那边过去了。”桃根仙拉住他手腕，道：“去，去！大伙儿都去瞧瞧。”群豪知道令狐冲绕弯儿骂他们是六只老鼠，他们居然信以为真，都纵声大笑。桃谷六仙却簇拥着令狐冲，径向后殿奔去。

冲笑道：“咦！那不是吗？”桃实仙道：“我怎地没瞧见？”令狐冲有意将他们远远引开，免得和群豪争闹相斗，当下信手乱指，七人越走越远。

桃干仙砰的一声，推开一间偏殿之门，里面黑漆漆地一无所见。令狐冲笑道：“啊哟，六只老鼠抬了一只大猫，钻进洞里去啦。”桃根仙道：“你可别骗人。”晃亮火折，但见房中空荡荡的一无所有，只一尊菩萨石像面壁而坐。

桃根仙过去点燃了供桌上的油灯，说道：“哪里有洞？”咱把老鼠赶出来。”拿了油灯四下照看，却一个洞穴也没有。

桃枝仙道：“只怕是在菩萨的背后？”桃干仙道：“菩萨的背后，就是咱们七人，难道咱们是老鼠么？”桃枝仙道：“菩萨对着墙壁，他的背后，就是前面。”桃干仙道：“你明明说错了，偏不承认！背后怎么会就是前面？”

桃花仙道：“是背后也好，前面也好，咱们拉开来瞧瞧。”桃叶仙、桃实仙齐道：“正是。”三人伸手便去拉动石像。

令狐冲叫道：“使不得，这是达摩老祖。”他知达摩老祖乃少林寺的祖师，少林寺武学领袖群伦，历千余年而不衰，便是自达摩老祖一脉相承。达摩当年曾面壁九年，终于大彻大悟，因此寺中所供奉的达摩像，也是面向墙壁。达摩老祖又是中土禅宗之祖，不论在武林或在佛教，地位均甚尊崇。此番来到少林寺，群豪均遵从他的告诫，对寺中各物并无损毁，这达摩老祖的石像，决不可对之稍有轻侮。

但桃花仙等野性已发，哪去理会令狐冲的呼唤，三人一齐使劲，力逾千斤，只听得轧轧连声，已将达摩石像扳了转来。突然之间，七人齐声大叫，只见眼前一块铁板缓缓升起，露出了一个大洞。铁板的机括日久生锈，纠结甚固。在桃花仙等三人的大力拉扯之下，发出叽叽格格之声，闻之耳刺牙酸。

桃枝仙叫道：“果然有个洞！”桃根仙道：“去瞧瞧六只老鼠抬猫。”

头一低，已从洞中钻了进去。桃干仙等五人谁肯落后，纷纷钻进。洞内似乎极大，六人进去之后，但听得脚步之声。但片刻之间，六人哇哇叫喊，又奔了出来。桃枝仙叫道：“里面黑漆漆的，深不见底。”桃叶仙道：“既是黑漆漆的，又怎知一定很深？说不定再走几步，便到了尽头呢。”桃枝仙道：“你既知再走几步便到尽头，干么不再走几步，以便知道尽头所在？”桃叶仙道：“我说的是‘说不定’，却不是‘一定’。‘说不定’与‘一定’之间，大有分别。”桃枝仙道：“你既知是‘说不定’，又何必多说？”桃根仙道：“吵甚么？快点两根火把，进去瞧瞧。”桃实仙道：“为甚么只点两根，点三根不可以么？”桃花仙道：“既然点得三根，为甚么便点不得四根？”

六人口中不停，手下却也十分迅捷，顷刻间已扳下桌腿，点起了四根火把。六人你争我夺，抢了火把，钻入洞中。

令狐冲寻思：“瞧这模样，分明是少林寺的一条秘密地道。当日我在孤山梅庄被困，也是经过一条长长的地道，看来盈盈便是囚在其中。”思念及此，一颗心怦怦大跳，当即钻入洞中，加快脚步，追上桃谷六仙。这地道甚是宽敞，与梅庄地道的狭隘潮湿全然不同，只是洞中毒气甚重，呼吸不畅。

桃实仙道：“那六只老鼠还是不见？只怕不是钻到这洞里来的。咱们回去吧，到别的地方找找。”桃干仙道：“到了尽头再回去。也还不迟。”

六人又行一阵，突然间呼的一声响，半空中一根禅杖当头直击下来。桃花仙走在最前，急忙后跃，重重撞在桃实仙胸前。只见一名僧人手执禅杖，迅速闪入右边山壁之中。桃花仙大怒，喝道：“你奶奶的，贼秃驴，却躲在这里暗算老爷。”伸手往山壁中抓去，呼的一声响，左边山壁中又有一条禅杖击了出来。这一杖将桃花仙的退路尽数封死，他无可退避，只得向前纵出，左足刚落地，右侧又有一条禅杖飞出。

这时令狐冲已看得清楚，使禅杖的并非活人，乃是机括操纵的铁人，只是装置得极妙，只要有人踏中了地下机括，便有禅杖击出，而且进退呼应，每一杖都是极精妙厉害之着。桃花仙抽出短铁棒挡架。当的一声大响，短铁棒登时给震得脱手飞出。

桃花仙叫声“啊哟”，着地滚倒，又有一柄铁禅杖搂头击落。桃根仙、桃枝仙各抽短铁棒，抢过去相救兄弟，双棒齐上，这才挡住。但一杖甫过，二杖又至，桃干仙、桃叶仙、桃实仙三人扑将进去。五根短铁棒使开，与两壁不断击到的禅杖斗了起来。

使禅杖的铁和尚虽是死物，但当时装置之人却是心思机灵之极的大匠，若非本人身具少林绝艺，便是有少林高僧在旁指点，是以这些铁和尚每一杖击出，尽属妙着，更有一桩极厉害处，铁和尚的手臂和禅杖均系镔铁所铸，近百斤的重量再加机括牵引，下击力道之强，不逊大力高手。桃谷六仙武功虽强，可是短铁棒实在太短，难以挡架禅杖的撞击。六兄弟叫苦连天，只想退出，后路呼呼风响，尽是禅杖影子，但每向前踏出一步，又增添了几个铁和尚参与夹击。

令狐冲眼见势危，又看出这些铁和尚招数固然极精，每一招中均具极大破绽，当即抽出长剑，刺向两个铁和尚的手腕，当当两声，剑尖都刺中铁和尚的手腕穴道，火花微溅，长剑却弹了转来。便在此时，猛听得桃根仙一声大叫，已被禅杖击中，倒在地下。令狐冲本已心下惊惶，这一来神智更乱，眼见禅杖晃动，想也不想，又是两剑刺出，铮铮两声，仍是刺中了铁和尚的要害，但这两下剑术中的至精至妙之着，只刮去了铁和尚胸口和小腹上的一些铁锈，头顶风响，一杖罩将下来。令狐冲大惊，踏前闪避，左前方又有一杖击到。

蓦地里眼前一黑，接着甚么也看不到了。原来桃谷六仙携入四根火把，抢前接战铁和尚时都抛在地下，这些火把是燃着的桌脚，横持在手时可以烧着，一抛落地，不久便即熄灭。令狐冲抢上之时，已有三根火把熄灭，避得几杖时连第四根火把也熄灭了。他目不见物，登时手足无措，接着左肩一阵剧痛，俯跌了下去，但听得“啊哟！”“哼！”“我的妈啊！”喊叫连连，桃谷六仙一一都被击倒。

令狐冲俯伏在地，只听得背后呼呼风响，尽是禅杖扫掠之声，便如身在梦魇之中，心下惶怖已达极点，却是全然的无能为力。但不久风声渐轻，叽叽格格之声不绝，似是各个铁和尚回归了原位。

忽然间眼前一亮，有人叫道：“令狐公子，你在这里么？”令狐冲大喜，叫道：“我……我在这里……”伏在地下，不敢稍动，脚步声

响，几个人走了进来，听得计无施“咦”的一声，甚是惊奇。令狐冲道：“别……别过来……机关……机关厉害得紧。”

计无施等久候令狐冲不归，心下挂念，十余人一路寻将过来，在达摩堂中发现了地道的入口，眼见令狐冲和桃谷六仙横卧于地，身上尽是鲜血，无不骇然。祖千秋叫道：“令狐公子，你怎么了？”令狐冲道：“站住别动，一动便触发了机关。”祖千秋道：“是！我用软鞭拖你们出来可好？”令狐冲道：“最好不过！”祖千秋软鞭甩出，卷住桃枝仙的左足，将他着地拖出。

桃枝仙躺在地道的最外处，祖千秋将他拉了出来，这才用软鞭卷住令狐冲右足，叫声：“得罪了！”又将他拉出。如此陆续将余下桃谷五仙都拉了出来，并未触动机括，那些装在两壁的铁和尚也就没再跃出伤人。

令狐冲摇摇晃晃的站起，忙去察看桃谷六仙。六人肩头、背上都被禅杖击伤，幸好六人皮粗肉厚，又以深厚内力相抗，受的都只是皮肉之伤。

桃根仙便即吹牛：“这些铁做的和尚好生厉害，可都教桃谷六仙给破了。”

桃花仙觉得不便尽居其功，说道，“令狐公子也有一点功劳，只不过功劳及不上我六兄弟而已。”令狐冲强忍肩头疼痛，笑道：“这个自然，谁又及得上桃谷六仙了？”

祖千秋问道：”令狐公子，到底是怎么一会事？”令狐冲将情形简略说了，说道：“多半圣姑便给囚在其内，咱们怎生想个计较，将这些铁和尚破了？”祖千秋向桃谷六仙瞧了一眼，道：“原来铁和尚还没破去。”

桃干仙道：“要破铁和尚，又有何难？我们只不过一时还不想出手而已。”

桃实仙道：“是啊，桃谷六仙所到之处，无坚不摧，无敌不克，”计无施道：“不知这些铁和尚到底怎样厉害法，请桃谷六仙再冲进去引动机括，让大伙儿开开眼界如何？”

桃谷六仙适才吃过苦头，哪肯再上前去领略那禅杖飞舞、无处可避的困境。桃于仙道：“众位，猫捉老鼠，大家都见过了，可是老鼠咬猫，有人见过没有？”桃叶仙道：“我们七个人，适才便见了，当真是大开眼界，从来没见过。”他六兄弟另有一项绝技，遇上难题无法对答，便即顾左右而言他，扯开话题。

令狐冲道：“请哪一位去搬几块大石来，都须一二百斤的。”当下便有三人出外，搬了三块大石进来，都是少林寺庭院中的假山石笋。令狐冲端起一块，运起内力，着地滚去。只听得轰隆隆一声响，引发机括，两壁轧轧连声，铁和尚一个个闪将出来，眼前杖影晃动，呼呼风声不绝，一柄柄铁杖横扫竖击，过了良久，一个个铁和尚才缩回石壁。

群豪只瞧得目眩神驰，挢舌不下。

计无施道：“公子，这些铁和尚有机括牵引，机括之力有时而尽，须得以绞盘绞紧机簧铁链，铁人方能再动，只须再用大石滚动几次，机簧力道一尽，铁和尚便不能动了。”

令狐冲急于要救盈盈脱险，说道：“我看铁和尚出杖之势毫不缓慢，不知要再舞几次，机簧力道方尽，再试得七八次，天也亮了。哪一位兄长有宝刀宝剑，请借来一用。”

当即有人越众而前，拔刀出鞘，道：“盟主，在下这口兵刃颇为锋利。”

令狐冲见那人高鼻深目，颏下一部黄须，似是西域人氏。接过那口刀来，果然冷气森森，大非寻常，说道：“多谢了！要惜兄长宝刀，去削铁人，若有损伤莫怪。”那人笑道：“为接圣姑，大伙儿性命尚且不惜，刀剑是身外之物，何足道哉。”

令狐冲点点头，向前踏出。桃谷六仙齐叫：”小心！”令狐冲又踏出两步，呼的一声，一柄禅杖当头击下。这招式他已是第三次见到，毫不思索的举刀一挥，嗤的一声，铁和尚人腕应声而断，铁下和铁杖掉在地下。令狐冲赞道：“好宝刀！”

他初时尚恐这口刀不够锋利，不能一举削断铁和尚的手腕，待见此刀削铁如泥，登时精神大振，刷刷两声，又已削断了两只铁和尚的手腕。他以刀作剑，所使的全是“孤独九剑”中的招数。铁和尚不绝从两壁进攻，但手腕一断，禅杖跌落。两只手臂虽仍上下左右的不绝挥舞，但既无禅杖，也就全无威胁之力了。令狐冲眼见越向前行，铁和尚所出的招数越是精妙，心下暗暗佩服，但毕竟是铁铸的死物，一招既出，破绽大露，手腕一断之后。机括虽仍不住作响，却全成废物了。

群豪高举火把跟随，替他照明，削断了百余只铁手之后，石壁中再无铁和尚跃出。有人一数，铁和尚共是一百零八名。群豪在地道中齐声欢呼，震得人人耳中嗡嗡作响。

令狐冲亟盼及早见到盈盈，接过一个火把，抢前而行，一路上小心翼翼，生恐又触上甚么机关，地道不住向下倾斜，越走越低，直行出三里外，地道通入了几个天生的洞穴，始终没再遇到甚么机关陷阱。突然之间，前面透过来淡淡的光芒，令狐冲快步抢前，一步踏出，足底一软。竟是踏在一层积雪之上，同时一阵清新的寒气灌入胸臆，身子竟然已在空处。

他四下一望，黑沉沉的夜色之中，大雪纷飞飘落，跟着听得淙淙水响，却是处身在一条山溪之畔。霎时之间，心下好生失望，原来这地道并非通向囚禁盈盈之处。

却听计无施在身后说道：“大家传话下去，千万别出声，多半咱们已在少室山下。”令狐冲间道：“难道咱们已然脱险了？”计无施尴：”公子，隆冬之际，山上的溪流不会有水，看来咱们通过地道，已到了山脚。”祖千秋喜道：”是了，咱们误打误撞，找到了少林寺的秘密地道。”

令狐冲惊喜交集，将宝刀还给了那西域豪士。说道：“那就伙伙传话进去，要大伙儿从地道中出来。”

计无施命众人散开探路，再命数十人远远守住地道的出口。以防敌人陡然来攻，倘若地道的前后都给堵死，未及出来的兄弟可就生生困死了。

过不多时，已有探路的人回报，确是到了少室山山脚，处身之所是在后山，抬头可以望到山顶的寺院。群豪此时未曾脱险，谁也不敢大声说话，从地道中出来的豪士渐渐增多，跟着连伤者和死者的尸体也都抬了出来。

群豪死里逃生，虽不纵声欢呼，但窃窃私议，无不喜形于色。

漠北双熊中的黑熊说道：“盟主，那些王八羔子只道咱们仍在寺中，不如就去攻他们的屁股，斩断王八蛋的尾巴，也好出一口胸中恶气，”桃干仙插口道：“王八蛋有尾巴吗？”令狐冲道：“咱们来到少林寺是为迎接圣姑，圣姑既然接不到，当再继续寻访，不必多所杀伤。”白熊道：“哼，好歹我要捉几个王八蛋来吃了，否则给他们欺负得太过厉害。”

令狐冲道：“请各位传下号令，大伙儿分别散去，遇到正教门下，最好不要打斗动粗。有谁听到圣姑的消息，务须广为传布。我令狐冲有生之日，不论经历多大艰险，定要助圣姑脱困。寺中的兄弟可都出来了么？”

计无施走到地道出口之处，向内叫了几声，隔了半晌，又叫了几声，里面无人答应，这才回报：“都出来了！”

令狐冲童心忽起，说道：“咱们一齐大叫三声，好教正教中人吓一大跳。”

祖千秋笑道：“妙极！大伙儿跟着盟主齐声大叫。”

令狐冲运起内力叫道：“大家跟着呼叫，一、二、三！‘喂，我们下山来啦！’”数千人跟着齐声大叫：“喂，我们下山来啦！”令狐冲又叫：“你们便在山上赏雪罢！”群豪跟着大叫：“你们便在山上赏雪罢！”令狐冲再叫：“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群豪也都大叫：“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令狐冲笑道：“走罢！”

忽然有人大声叫道：“你们这批乌龟儿子王八蛋，去你奶奶的祖宗十八代。”群豪跟着大叫：“你们这批乌龟儿子王八蛋，去你奶奶的祖宗十八代！”

这等粗俗下流的骂人之声，由数千人齐声喊了出来，声震山谷，当真是前所未有。

令狐冲大声叫道：“好啦，不用叫了，大伙儿走罢！”

群豪喊得兴起，跟着又叫：“好啦，不用叫了，大伙儿走罢！”

众人叫嚷了一阵，眼见半山里并无动静，天色渐明，便纷纷告别散去。

令狐冲心想：“眼前第一件大事，是要找到盈盈的所在，其次是须得查明定闲、定逸两位师太是何人所害，要办这两件大事，该去何处才是？”脑海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少林僧和正教中人已知我们都下了少室山，既然围歼不成，自然都会回入少林寺去。说不定他们将盈盈带在身边。办此二事，须回少林。”又想：“要混入少林寺中，人越少越好，可不能让计无施他们同行。”

当下向计无施、老头子、祖千秋、蓝凤凰、黄伯流等一干人作别，说道：“大家分头努力，迎到圣姑之后，再行欢聚痛饮。”计无施问道：“公子，你要到哪里去。”令狐冲道：“请恕小弟眼下不便明言，日后自当详告。”

众人不敢多问，当下施礼作别。

第二十七章　三戰

　　方證大師掌法變幻莫測，每掌擊出，甫到中途，已變為好幾個方位。任我行的掌法卻單純質樸，出掌收掌之際，似乎顯得頗為窒滯生硬。



二十七　三战

令狐冲窜入树林，随即纵身上树，藏身在枝叶浓密之处，过了好半晌，耳听得群豪喧哗声渐歇，终于寂然无声，料想各人已然散去，当下缓步回向地道的出口处，果然已无一人。出口处隐藏在两块大石之后，长草掩映，不知内情之人即使到了其旁，亦决不会发现。

他口入地道，快步前行，回到达摩堂中，只听得前殿隐隐已有人声，想来正教中人行事持重，缓缓查将过来，只怕中了陷阱机关。令狐冲凝力双臂，将达摩石像慢慢推回原处，寻思："该去哪里偷听正教领袖人物议事，设法查知囚禁盈盈的所在？少林寺中千房百舍，可不知他们将在哪一间屋子中聚会。"

想起当日方生大师引着自己去见方丈，依稀记得方丈禅房的所在，当即奔出达摩堂，径向后行。少林寺中房舍实在太多，奔了一阵，始终找不到方丈的禅房。耳听得脚步声响，外边有十余人走近，他处身之所是座偏殿，殿上悬着一面金字木匾，写着"清凉境界"四字，四顾无处可以藏身，纵身便钻入了木匾之后。

脚步声渐近，有六八人走进殿来。一人说道："这些邪魔外道本事也真不小，咱们四下里围得铁桶也似，居然还是给他们逃了下山。"另一人道："看来少室山上有甚么地道秘径通向山下，否则他们怎么逃得出去？"又一人道："地道秘径是决计没有的。小僧在少林寺出家二十余年，可从来没听过有甚么秘密的下山路径。"先前那人道："既然说是秘径，自不会有多少人知道啦。"那少林僧道："就算小僧不知，难道我们当家方丈也不知道？寺中若有此秘径地道，敝寺方丈事先自会知照各派首领，怎能容这些邪魔外道从容脱身？"

忽听得一人大声喝道："甚么人？给我出来！"

令狐冲大吃一惊："原来我踪迹给他们发现了？"正想纵身跃出，忽听得东侧的木匾之后传出哈哈一笑，一人说道："老子透了口大气，吹落了几片灰尘，居然给你们见到了。眼光倒厉害得很哪！"声音清亮，正是向问天的口音。

令狐冲又惊又喜，心道："原来向大哥早就躲在这儿，他屏息之技甚是了得，我在这里多时.却没听出来。若不是灰尘跌落，谅来这些人也决不会知觉……"

便在这心念电转之际，忽听得嗒嗒两声，东西两侧忽有一人跃下，跟着有三人齐声呼喝："什………""你………""干……"这三人的呼喝声都只吐得一个字，随即哑了。

令狐冲忍不住探头出去，只见大殿中两条黑影飞舞，一人是向问天，另一人身材高大，却是任我行。这两人出掌无声，每一出掌，殿下便有一人倒下，顷刻之间，殿中便倒下了八人，其中五人俯伏且动，三人仰面向天，都是双目圆睁，神情可怖，脸上肌肉一动不动，显然均已被任、向二人一掌击毙。任我行双乎在身侧一擦，说道："盈儿，下来罢！"

西首木匾中一人飘然而落，身形婀娜，正是多日不见的盈盈。

令狐冲脑中一阵晕眩，但见她身穿一身粗布衣衫，容色憔悴。他正想跃下相见，任我行向着他藏身处摇了摇手。令狐冲寻思："他们先到，我藏身木匾之后，他们自然都见到了。任老先生叫我不可出来，却是何意？"但刹那之间，便明白了任我行的用意。

只见殿门中几个人快步抢进，一瞥之下，见到了师父师娘岳不群夫妇和少林方丈方证大师，其余尚有不少人众。他不敢多看，立即缩头匾后，一颗心剧烈跳动，心想："盈盈他们陷身重围，我……我纵然粉身碎骨，也要救她脱险。"

只听得方证大师说道："阿弥陀佛！三位施主好厉害的掌力。女施主既已离去少林，却何以去而复回？这两位想必是黑木崖的高手了，恕老衲眼生，无缘识荆。"

向问天道："这位是日月神教任教主，在下向问天。"

他二人的名头当真响亮已极，向问天这两句话一出口，便有数人轻轻"咦"的一声。

方证说道："原来是任教主和向左使，当真久仰大名。两位光临，有何见教？"

任我行道："老夫不问世事已久，江湖上的后起之秀，都不识得了，不知这几位小朋友都是些甚么人。"

方证道："待老衲替两位引见。这一位是武当派掌门道长，道号上冲下虚。"

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贫道年纪或许比任先生大着几岁，但执长武当门户，确是任先生退隐之后的事。后起是后起，这个'秀'字，可不敢当了，呵呵。"

令狐冲一听他声音，心想："这位武当掌门道长口音好熟。"随即恍然：

"啊哟！我在武当山下遇到三人，一个挑柴，一个挑菜，另一位骑驴的老先生，剑法精妙无比，原来竟然便是武当派掌门。"霎时间心头涌起了一阵自得之情，手心中微微出汗。武当派和少林派齐名数百年，一柔一刚，各擅胜场。冲虚道长剑法之精，向来众所推崇。他突然得知自己居然曾战胜冲虚道长，实是意外之喜。

却听任我行道："这位左大掌门，咱们以前是会过的。左师傅，近年来你的'大嵩阳神掌'又精进不少了罢？"令狐冲又是微微一惊："原来嵩山派掌门左师伯也到了。"只听一个冷峻的声音道："听说任先生为属下所困，蛰居多年，此番复出，实是可喜可贺。在下的'大嵩阳神掌'已有十多年未用，只怕倒有一半忘记了。"任我行笑道："江湖上那可寂寞得很啊。老夫一隐，就没一人能和左兄对掌，可叹啊可叹。"左冷禅道："江湖上武功与任先生相埒的，数亦不少，只是如方证大师、冲虚道长这些有德之士，决不会无缘无故的来教训在下就是了。"任我行道："很好。几时有空，要再试试你的新招。"左冷禅道："自当奉陪。"听他二人对答；显然以前曾有一场剧斗，谁胜谁败，从言语中却听不出来。

方证大师道："这位是泰山派掌门天门道长，这位是华山派掌门岳先生，这位岳夫人，便是当年的宁女侠，任先生想必知闻。"

任我行道："华山派宁女侠我是知道的，岳甚么先生，可没听见过。"

令狐冲心下不快："我师父成名在师娘之先，他倘若二人都不知，那也罢了，却决无只知宁女侠、不知岳先生之理。他被困西湖湖底，也不过是近十年之事，那时我师父早就名满天下。显然他是在故意向我师父招惹。"

岳不群淡然道："晚生贱名，原不足以辱任先生清听。"任我行道："岳先生，我向你打听一个人，不知可知他下落。听说此人从前是你华山派门下。"

岳不群道："任先生要问的是谁？"任我行道："此人武功极高，人品又是世所罕有。有些睁眼瞎子妒忌于他，将他排挤，我姓任的却和他一见如故，一心一意要将我这个宝贝女儿许配给他……"

令狐冲听他说到这里，心中怦怦乱跳，隐隐觉得即将有件十分为难之事出现。

只听任我行续道："这个年轻人有情有义，听说我这个宝贝女儿给囚在少林寺中，便率领了数千位英雄豪杰，来到少林寺迎妻。只是一转眼间却不知了去向，我做泰山的心下焦急之极，因此上要向你打听打听。"

岳不群仰天哈哈一笑，说道："任先生神通广大，怎地连自己的好女婿也弄得不见了？任先生所说的少年，便是敝派弃徒令狐冲这小贼么？"

任我行笑道："明明是珠玉，你却当是瓦砾。老弟的眼光，可也当真差劲得很了。我说的这少年，正是令狐冲。哈哈，你骂他是小贼，不是骂我为老贼么？"

岳不群正色道："这小贼行止不端，贪恋女色，为了一个女子，竟然鼓动江湖上一批旁门左道，狐群狗党，来到天下武学之源的少林寺大肆捣乱，若不是嵩山左师兄安排巧计，这千年古刹倘若给他们烧成了白地，岂不是万死莫赎的大罪？这小贼昔年曾在华山派门下，在下有失教诲，思之汗颜无地。"

向问天接口道："岳先生此言差矣！令狐兄弟来到少林，只是迎接任姑娘，决无妄施捣乱之心。你且瞧瞧，这许多朋友们在少林寺中一日一夜，可曾损毁了一草一木？连白米也没吃一粒，清水也没喝一口。"

忽然有人说道："这些猪朋狗友们一来，少林寺中反而多了些东西。"

令狐冲听这人声音尖锐，辨出是肯城派掌门余沧海，心道："这人也来了。"

向问天道："请问余观主，少林寺多了些甚么？"

余沧海道："牛矢马溺，遍地黄白之物。"当下便有几个人笑了起来。

令狐冲心下微感歉仄："我只约束众兄弟不可损坏物事，却没想到叮嘱他们不得随地便溺。这些粗人拉开裤子便撒，可污秽了这清净佛地。"

方证大师道："令狐公子率领众人来到少林，老衲终日忧心忡忡，唯恐眼前出现火光烛天的惨状。但众位朋友于少林物事不损毫末，定足令狐公子菩萨心肠，极力约束所敛，合寺上下，无不感激。日后见到令狐公子，自当亲谢，余观主戏谑之言，向先生不必介意。"

向问天赞道："究竟人家是有道高僧，气度胸襟，何等不凡？与甚么伪君子、甚么真小人，那是全然不同了。"

方证又道："老衲却有一事不明，恒山派的两位师太，何以竟会在敝寺圆寂？"

盈盈"啊"的一声尖叫，颤声道："甚……甚么？定闲、定逸两……两位师太死了？"

方证道："正是。她两位的遗体在寺中发见，推想她两位圆寂之时，正是众位江湖朋友进入敝寺的时刻。难道令狐公子未及约束属下，以致两位师太众寡不敌，命丧于斯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跟着一声长叹。

盈盈道："这……这可真奇了。那日小女子在贵寺后殿与两位师太相见。

蒙方丈大师慈悲，说道瞧在两位师太面上，放小女子离寺……"

令狐冲心下又是感激，又是难过："两位师太向方丈求情，原来方丈果真是放了盈盈出去，她二位却在这里送了性命。那是为了我和盈盈而死。到底害死她们的凶手是谁？我非为她们报仇不可。"

只听盈盈道："这些日子来，不少江湖上的朋友，为了想救小女子脱身，前来少林寺滋扰。给少林派擒住了一百多人。方丈大师慈悲为怀，说道要向他们说十天法，盼望能消解他们的戾气，然后尽做释放。们小女子被禁已久，可以先行离去。"

令狐冲心道："这位方证大师当真是个大大的好人，只不过未免有些迂腐。盈盈下那些江湖豪客，又怎能听你说十天法，便即化除了戾气？"

只听盈盈续道："小女子感激无已，拜谢了方丈大帅后，随同两位师太离开少室山，第三日上，便听说令狐……令狐公子率领江湖上朋友，到少林寺来迎接小女子。定闲师太言道：须得兼程前往，截住众人，以免惊扰了少林寺的众位高僧。这天晚上，我们又遇上了一位江胡朋友，他说众人从四面八方分道而来，定十二月十五聚集少林。两位师太便即计议，说道江湖豪士龙蛇混杂，而且来自四方，未必都听令狐公子的号令。当下定闲师太吩咐小女子赶着去和他……令狐公子相见，请众人立即散去。两位师太则重上少林，要在方丈人师座下效一臂之力，维护佛门福地的清净。"

她娓娓说来，声音府脆，吐属优雅，说到两位师太时，带着几分伤感之意，说到"令狐公子"之时，却又掩不住腼腆之情。令狐冲在木匾之后听着，不由得心情一阵阵激荡。

方证道：“阿弥陀佛！两位师太一番好意，老衲感激之至。少林寺有难的讯息一传出，正教各门派的同道，不论识与不识，齐来援手，敝派实不知如何报答才好。幸得双方未曾大动干戈，免去了一场浩劫。唉，两位师太妙悟佛法，慈悲有德，我佛门中少了两位高人，可惜，可叹。”

盈盈又道：“小女子和两位师太分子之后，当天晚上便受嵩山派劫持，寡不敌众，为左先生的门下所擒，又给囚禁了数日，待得爹爹和向叔叔将我救出，众位江湖上的朋友却已进了少林寺。向叔叔和我父女三人，来到少林寺还不到半个时辰，既不知众人如何离去，更不知两位师太的死讯。”

方证说道：“如此说来，两位师太不是任先生和向左使所害了。”盈盈道：”两位师太于小女子有相救的大德，小女子只有感恩图报。倘若我爹爹和向叔叔遇上了两位师太，双方言语失和，小女子定当从中调解，决不会不加劝阻。”方证道：”那也说得是。”

余沧海突然插口道：“魔教中人行径与常人相反，常人是以德报德，奸邪之徒却是恩将仇报。”向问天道：”奇怪，奇怪！余观主是几时入的日月神教？”余沧海怒道：“甚么？谁说我入了魔教？”向问天道：”你说我神教中人恩将仇报。但福建福威镖局林总镖头，当年救过你全家性命，每年又送你一万两银子，你青城派却反而害死了林总镖头。余观主恩将仇报之名播于天下，无人不知。如此说来，余观主必是我教的教友了。很好，很好，欢迎之至。”余沧海怒道：”胡说八道，乱放狗屁！”向问天道：”我说欢迎之至，乃是一番好意。余观主却骂我乱放狗屁，这不是恩将仇报，却是甚么？可见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个人一生一世恩将仇报，便在一言一动之中也流露了出来。”

方证怕他二人多作无谓的争执，便道：“两位师太到底是何人所害，咱们向令狐公子查询，必可水落石出。但三位来到少林寺中，一出手便害了我正教门下八名弟子，却不知又是何故？”任我行道：“老夫在江湖上独来独往，从无一人敢对老夫无礼。这八人对老夫大声呼喝，叫老夫从藏身之处出来，岂不是死有余辜？”方证道：”阿弥陀佛，原来只不过他八人呼喝了几下，任先生就下此毒手，那岂不是太过了吗？”

任我行哈哈一笑，说道：“方丈大师说是太过，就算太过好了。你对小女没加留难，老夫很承你的情，本来是要谢谢你的，这一次不跟你多辩，道谢也免了，双方就算扯直。”

方证道：“任先生既说扯直，就算扯直便了。只是三位来到敝寺，杀害八人，此事却又如何了断？”任我行道：“那又有甚么了断？我日月教教下徒众甚多，你们有本事，尽管也去杀八人来抵数就是。”方证道：“阿弥陀佛。胡乱杀人，大增罪业。左施主，被害八人之中，有两位是贵派门下的，你说该当如何？”

左冷禅尚未答话，任我行抢着道：“人是我杀的。为甚么你去问旁人该当如何，却不来问我？听你口气，你们似是恃着人多，想把我三人杀来抵命，是也不是？”

方证道：“岂敢？只是任先生复出，江湖上从此多事，只怕将有无数人命伤在任先生手下。老衲有意屈留三位在敝寺盘桓，诵经礼佛，教江湖上得以太平，三位意下如何？”

任我行仰天大笑，说道：“妙，妙，这主意甚是高明。”

方证续道：“令爱在敝寺后山驻足，本寺上下对她礼敬有加，供奉不敢有缺。老衲所以要屈留令爱，倒不在为本派已死弟子报仇。唉，冤冤相报，纠缠不已，岂是佛门弟子之所当为？少林派那几名弟子死于令爱手下，也是前生的业报，只是……只是女施主杀业太重，动辄伤人，若在敝寺修心养性，于大家都有好处。”任我行笑道：“如此说来，方丈大师倒是一番美意了。”

方证道：“正是。不过此事竟引得江湖上大起风波，却又非老衲始料之所及了。再说，令爱当日背负令狐少侠来寺求救，言明只须老钠肯救令狐少侠的性命，她甘愿为所杀本寺弟子抵命。老衲说道，抵命倒是不必，但须在少室山上幽居，不得老衲许可，不得擅自离山。她当即一口答允。任小姐，这话可是有的？”

盈盈低声道：“不错。”

令狐冲听方证大师亲口说及当日盈盈背负自己上山求救的情景，心下好生感激，此事虽然早已听人说过，但从方证大师口中说出，而盈盈又直承其事，比之闻诸旁人之口，又自不同，不由得眼眶湿润。

余沧海冷笑道：“倒是有情有意得紧。只可惜这令狐冲品行太差，当年在衡阳城中嫖妓宿娼，贫道亲眼所见，却是辜负任大小姐一番恩情了。”向问天笑问：“是余观主在妓院中亲眼目睹，并未看错？”余沧海道：“当然，怎会看错？”向问天低声道：“余观主，原来你常逛窑子，倒是在下的同道，你在那妓院里的相好是谁？相貌可不错罢？”

余沧海人怒，喝道：“放屁，放屁！”向问天道：“好臭，好臭！”

方证道：“任先生，你们三位便在少室山上隐居，大家化敌为友。只须你们三位不下少室山一步，老衲担保无人敢来向三位招惹是非。从此乐享清净，岂不是皆大欢喜？”

令狐冲听方证大师说得十分诚挚，心想：“这位佛门高僧不通世务，当真迂得厉害。这三人杀人不眨眼，你想说得他们自愿给拘禁在少室山上，可真异想天开之至了。”

任我行微笑道：“方丈的美意，想得面面俱到，在下原该遵命才是。”

方证喜道：“那么施主是愿意留在少室山了？”任我行道：“不错。”方证喜道：“老衲这就设斋款待，自今而后，三位是少林寺的嘉宾。”任我行道：“只不过我们最多只能留上三个时辰，再多就不行了。”方证大为失望，说道：“三个时辰？那有甚么用？”任我行笑道：“在下本来也想多留数日，与诸位朋友盘桓，只不过在下的名字取得不好，这叫做无可如何。”

方证茫然道：“老衲这可不明白了。为甚么与施主的大号有关？”

任我行道：“在下姓得不好，名字也取得不好。我既姓了个‘任’，又叫作‘我行’。早知如此，当年叫作‘你行’，那就方便得多了。现下已叫作‘我行’，只好任着我自己性子，喜欢走到哪里，就走到哪里。”

方证怫然道：“原来任先生是消遣老衲来着。”

任我行道：“不敢，不敢。老夫于当世高人之中，心中佩服的没有几个，数来数去只有三个半，大和尚算得是一位。还有三个半，是老夫不佩服的。”

他这几句话说得甚是诚恳，绝无讥嘲之意。方证道：“阿弥陀佛，老衲可不敢当。”

令狐冲听他说于当世高人之中，佩服三个半，不佩服三个半，甚是好奇，亟盼知道他所指的，除了方证之外更有何人。

只听一个声音洪亮之人问道：“任先生，你还佩服哪几位？”适才方证只替任我行等引见到岳不群夫妇，双方便即争辩不休，余人一直不及引见。

令狐冲听下面呼吸之声，方证等一行共有十人，除了方证大师、师父、师娘、冲虚道长、左冷禅、天门道长，余沧海，此外尚有三人，这声音洪亮之人，便不知是谁。

任我行笑道：“抱歉得很，阁下不在其内。”那人道：“在下如何敢与方证大师比肩？自然是任先生所不佩服了。”任我行道：“我不佩服的三个半人之中，你也不在其内。你再练三十年功夫，或许会让我不佩服一下。”

那人嘿然不语。

令狐冲心道：“原来要叫你不佩服，却也不易。”

方证道：“任先生所言，倒是颇为新颖。”任我行道：“大和尚，你想不想知道我佩服的是谁，不佩服的又是谁？”方证道：“正要恭聆施主的高论。”任我行道：“大和尚，你精研易筋经，内功已臻化境，但心地慈祥，为人谦退，不像老夫这样嚣张，那是我向来佩服的。”方

证道：“不敢当。”

任我行道：“不过在我所佩服的人中，大和尚的排名还不是第一。我所佩服的当世第一位武林人物，是篡了我日月神教教主之位的东方不败。”

众人都是“啊”一声，显然大出意料之外。令狐冲幸而将这个“啊”字忍住了，心想他为东方不败所算，被囚多年，定然恨之入骨，哪知竟然心中对之不胜佩服。

任我行道：“老夫武功既高，心思又是机敏无比，只道普天下已无抗手，不料竟会着了东方不败的道儿，险些葬身湖底，永世不得翻身。东方不败如此厉害的人物，老夫对他敢不佩服？”方证道：“那也说得是。”

任我行道：“第三位我所佩服的，乃是当今华山派的绝顶高手。”令狐冲又大出意料之外，他适才言语之中，对岳不群不留半分情面，哪知他内心竟会对之颇为佩服。

岳夫人道：“你不用说这等反语，讥刺于人。”

任我行笑道：“哈哈，岳夫人，你还道我说的是尊夫么？他……他可差得远了。我所佩服的，乃是剑术通神的风清扬风老先生。风老先生剑术比我高明得多，非老夫所及，我是衷心佩服，并无虚假。”

方证道：“岳先生，难道风老先生还在人世么？”

岳不群道：“风师叔于数十年前便已……便已归隐，与本门始终不通消息。他老人家倘若尚在人世，那可真是本门的大幸。”

任我行冷笑道：“风老先生是剑宗，你是气宗。华山派剑气二宗势不两立，他老人家仍在人世，于你何幸之有？”

岳不群给他这几句抢白，默然不语。

令狐冲早就猜到风清扬是本派剑宗中的人物，此刻听任我行一说，师父并不否认，那么此事自是确然无疑。

任我行笑道：“你放心。风老先生是世外高人，你还道他希罕你这华山派掌门，会来抢你的宝座么？”岳不群道：“在下才德庸驽，若得风师叔耳提面命，真是天大的喜事。任先生，你可能指点一条明路，让在下去拜见风师叔，华山门下，尽感大德。”说得甚是恳切。任我行道：“第一，我不知风老先生在哪里。第二，就算知道，也决不跟你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真小人容易对付，伪君子可叫人头痛得很。”岳不群不再说话。

令狐冲心道：“我师父是彬彬君子，自不会跟任先生恶言相向。”

任我行侧身过来，对着武当派掌门冲虚道长道：“老夫第四个佩服的，是牛鼻子老道。你武当派太极剑颇有独到之妙，你老道却洁身自爱，不去多管江湖上的闲事。只不过你不会教徒弟，武当门下没甚么杰出人材，等你牛鼻子鹤驾西归，太极剑法的绝艺只怕要失传。再说，你的太极剑法虽高，未必胜得过老夫，因此我只佩服你一半，算是半个。”

冲虚道人笑道：“能得任先生佩服一半，贫道已是脸上贴金，多谢了！”

任我行道：“不用客气。”转头向左冷禅道：“左大掌门，你倒不必脸上含笑，肚里生气，你虽不属我佩服之列，但在我不佩服的三个半高人之中，阁下却居其首。”左冷禅笑道：“在下受宠若惊。”任我行道：”你武功了得，心计也深，很合老夫的脾胃。你想合并五岳剑派，要与少林、武当鼎足而三，才高志大，也算了不起。可是你鬼鬼祟祟，安排下种种阴谋诡计，不是英雄豪杰的行径，可教人十分的不佩服。”

左冷禅道：”在下所不佩服的当世三个半高人之中，阁下却只算得半个。”

任我行道：“拾人牙慧，全无创见，因此你就不令人佩服了。你所学嵩山派武功虽精，却全是前人所传。依你的才具，只怕这些年中，也不见得有甚么新招创出来。”

左冷禅哼了一声，冷笑道：“阁下东拉西扯，是在拖延时辰呢，还是在等救兵？”

任我行冷笑道：“你说这话，是想倚多为胜，围攻我们三人吗？”

左冷禅道：“阁下来到少林，戕害良善，今日再想全身而退，可太把我们这些人不放在眼里了。你说我们倚多为胜也好，不讲武林规矩也好，你杀了我嵩山派门下弟子，眼放着左冷禅在此，今日要领教阁下高招。”

任我行向方证道：“方丈大师，这里是少林寺呢，还是嵩山派的下院？”

方证道：“施主明知故问了，这里自然是少林寺。”任我行道：“然则此间事物，是少林方丈作主，还是嵩山派掌门作主？”方证道：“虽是老衲作主，但众位朋友若有高见，老衲自当听从。”

任我行仰天打了个哈哈，说道：“不错，果然是高见，明知单打独斗是输定了的，便要群殴烂打。姓左的，你今日拦得住任我行，姓任的不用你动手，在你面前横剑自刎。”

左冷禅冷冷的道：“我们这里十个人，拦你或许拦不住，要杀你女儿，却也不难。”

方证道：“阿弥陀佛，杀人可使不得。”

令狐冲心中怦怦乱跳，知道左冷禅所言确是实情，下面十人中，虽不知余下三人是谁，但料想也必与方证、冲虚等身分相若，不是一派掌门，便是绝顶高手。任我行武功再强，最多不过全身而退。向问天是否能够保命脱困，已是难言，盈盈是更加没指望了。

任我行道：“那妙得很啊。左大掌门有个儿子，听说武功差劲，杀起来挺容易。岳君子有个女儿，余观主好像有几个爱妾，还有三个小儿子。天门道长没儿子女儿，心爱徒弟却不少。莫大先生有老父、老母在堂。昆仑派乾坤一剑震山子有个一脉单传的孙子。还有这位丐帮的解大帮主呢，向左使，解帮主世上有甚么舍不得的人啊？”

令狐冲心道：“原来莫大师伯也到了。任先生其实不用方证大师引见，于对方十人不但均早知形貌，而且他们的身世眷属也都已查得清清楚楚。”

向问天道：“听说丐帮中的青莲使者、白莲使者两位，虽然不姓解，却都是解帮主的私生儿子。”任我行道：“你没弄错罢？咱们可别杀错了好人？”

向问天道：“错不了，属下已查问清楚。”任我行点头道：“就算杀错了，那也没有法子，咱们杀他丐帮中三四十人，总有几个杀对了的。”向问天道：“教主高见！”

他一提到各人的眷属，左冷禅、解帮主等无不凛然，情知此人言下无虚，众人拦他是拦不住的，若是杀了他的女儿，他必以毒辣手段相报，自己至亲至爱之人，只怕个个难逃他的毒手，思之不寒而栗。一时殿中鸦雀无声，人人脸上变色。

隔了半晌，方证说道：“冤冤相报，无有已时。任施主，我们决计不伤任大小姐，却要屈三位大驾，在少室山居留十年。”

任我行道：“不行，我杀性已动，忍不住要将左大掌门的儿子、余观主那几个爱妾和儿子一并杀了。岳先生的令爱，更加不容她活在世上。”

令狐冲大惊，不知这个喜怒难测的大魔头只不过危言耸听，还是真的要大开杀戒。

冲虚道人说道：“任先生，咱们来打个赌，你瞧如何？”

任我行道：“老夫赌运不佳，打赌没有把握，杀人却有把握。杀高手没有把握，杀高手的父母子女、大老婆小老婆却挺有把握。”冲虚道人道：“那些人没甚么武功，杀之不算英雄。”任我行道：“虽然不算英雄，却可教我的对头一辈子伤心，老夫就开心得很了。”冲虚道人道：“你自己没了女儿，也没甚么开心。没有女儿，连女婿也没有了。你女婿不免去做人家的女婿，你也不见得有甚么光彩。”任我行

道："没有法子，没有法子。我只好将他们一古脑儿都杀了，谁叫我女婿对不住我女儿呢？"

冲虚道人道："这样罢，我们不倚多为胜，你也不可胡乱杀人。大家公公平平，以武功决胜败。你们三位，和我们之中的三个人比斗三场，三战两胜。"

方证忙道："是极，冲虚道兄高见大是不凡。点到为止，不伤人命。"

任我行道："我们三人倘若败了，便须在少室山上居留十年，不得下山，是也不是？"

冲虚道人道："正是。要是三位胜了两场，我们自然服输，任由三位下山。这八名弟子也只好算是白死了。"

任我行道："我心中对你牛鼻子有一半佩服，觉得你所说的话，也有一半道理。那你们这一方是哪三位出场？由我挑选成不成？"

左冷禅道："方丈大师是主，他是非下场不可的。老夫的武功搁下了十几年，也想试上一试。至于第三场吗？这场赌赛既是冲虚道长的主意，他终不成袖手旁观，出个难题让人家顶缸？只好让他的太极剑法露上一露了。"

他们这边十人之中，虽然个个不是庸手，毕竟以方证大师、冲虚道人和他自己三人武功最高。他一口气便举了这三人出来，可说已立于不败之地。盈盈不过十八九岁年纪，武功再高，修为也必有限，不论和哪一位掌门相斗，注定是要输的。

岳不群等一齐称是。方证大师、冲虚道人、左冷禅三人是正教中的三大高手，任谁一人的武功都不见得会在任我行之下，比之向问天只怕尚可稍胜半筹，三战两胜，赢面占了七八成，甚至三战三胜，也是五五之数。各人所担心的，只是怕擒不住任我行，给他逃下山去，以阴险毒辣手段戕害各人的家人弟子，只要是正大光明决战，那就无所畏惧了。

任我行道："三战两胜，这个不妥，咱们只比一场。你们挑一位出来，我们这里也挑一人，干干脆脆只打一场了事。"

左冷禅道："任兄，今日你们势孤力单，处在下风。别说我们这里十个人，已比你方多了三倍有余，方丈大师一个号令出去，单是少林派一等一的高手，便有二三十位，其余各派好手还不计在内。"任我行道："因此你们要倚多为胜。"左冷掸道："不错，正是要倚多为胜。"任我行道："不要脸之至。"左冷禅道："无故杀人，才不要脸。"

任我行道："杀人一定要有理由？左大掌门，你吃荤还是吃素？"左冷禅哼了一声道："在下杀人也杀，干么吃素？"任我行道："你每杀一人，死者都是罪有应得的了？"左冷禅道："这个自然。"任我行道："你吃牛吃羊，牛羊又有甚么罪？"

方证大师道："阿弥陀佛，任施主这句话，大有菩萨心肠。"左冷禅道："方证大师别上他的当。他将咱们这八个无辜丧命的弟子比作了牛羊。"任我行道："虫蚁牛羊，仙佛凡人，都是众生。"方证又道："是，是。阿弥陀佛。"

左冷禅道："任兄，你一意迁延时刻，今日是不敢一战的了？"

任我行突然一声长啸，只震得屋瓦俱响，供桌上的十二支蜡烛一齐暗了下来，待他啸声止歇，烛光这才重明。众人听了他这一啸声，都是心头怦怦而跳，脸上变色。

任我行道："好，姓左的，咱们就比划比划。"左冷禅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三战两胜，你们之中若有三个人输了两个，三人便都得在少室山停留十年。"

任我行道："也罢！三战两胜，我们这一伙人中，若有三个人输了两个，我们三人便在少室山上停留十年。"

正教中人听他受了左冷禅之激，居然答允下来，无不欣然色喜。

任我行道："我就跟你再打一场，向左使斗余矮子，我女儿女的斗女的，便向宁女侠请教。"左冷禅道："不行。我们这边由哪三人出场，由我们自己来推举，岂能由你指定。"任我行道："一定要自己来选，不能由对方指定？"

左冷掸道："正是。少林、武当两大掌门，再加上区区在下。"任我行道："凭你的声望、地位和武功，又怎能和少林、武当两大掌门相提并论？"

左冷禅哼了一声，说道："在下自不敢和少林、武当两大掌门相提并论，却勉强可跟阁下斗斗。"

任我行哈哈大笑，说道："方证大师，在下向你讨教少林神拳，配得上吗？"

方证道："阿弥陀佛，老钠功夫荒疏已久，不是施主对手。只是老衲亟盼屈留大驾，只好拿几根老骨头来挨挨施主的拳脚。"

左冷禅见他竟向方证大师挑战，固是摆明了轻视自己，心下却是一喜，暗想："我本来担心你跟我斗，让向问天跟冲虚斗，却叫你女儿去斗方证。冲虚道人若有疏虞，我又输给了你，那就糟了。"当下不再多言，向旁退开了几步。

余人将地下的八具尸体搬在一旁，空出殿中的战场。

任我行道："方丈大师请。"双袖一摆，抱拳为礼。方证合十还札，说道："施主请先发招。"任我行道："在下使的是日月教正宗功夫，大师使的是少林派正宗武艺。咱们正宗对正宗，这一架原是要打的。"

余沧海道："呸！你魔教是甚么正宗了？也不怕丑！"任我行道："方丈，让我先杀了余矮子，再跟你斗。"方证忙道："不可。"知道此人出手如电，若是如雷霆般一击，说不定余沧海真的给他杀了，当下更不耽搁，轻飘飘拍出一掌，叫道："任施主，请接掌。"

这一掌招式寻常，但掌到中途，忽然微微摇晃，登时一掌变两掌，两掌变四掌，四掌变八掌。任我行脱口叫道："千手如来掌！"知道只须迟得顷刻，他便八掌变十六掌，进而幻化为三十二掌，当即呼的一掌拍出，攻向方证右肩。方证左掌从右掌掌底穿出，仍是微微晃动，一变二、二变四的掌影飞舞。任我行身子跃起，呼呼还了两掌。

令狐冲居高临下，凝神细看，但见方证大师掌法变幻莫测，每一掌击出，甫到中途，已变为好几个方位，掌法如此奇幻，直是生平所未睹。任我行的掌法却甚是质朴，出掌收掌，似乎显得颇为窒滞生硬，但不论方证的掌法如何离奇莫测，一当任我行的掌力送到，他必随之变招，看来两人旗鼓相当，功力悉敌。

令狐冲拳脚功夫造诣甚浅，因之独孤九剑中那"破掌式"一招，便也学不到家，既看不出对方拳脚中的破绽，便无法乘虚而入。这两大高手所施展的乃当世最高深的掌法，他看得莫名其妙，浑不明其中精奥，寻思："剑法上我可胜得冲虚道长，与任先生相斗，也不输于他。但遇到眼前这两位的拳掌功夫，我只好以利剑一味抢攻，风太师叔说，我要练得二十年后，方可与当世高手一争雄长，主要当是指'破掌式'那一招而言。"看了一会，只见任我行突然双掌平平推出，方证大师连退三步，令狐冲一惊，暗叫："啊哟，糟糕，方证大师要输。"接着便见方证大师左掌划了几个圈子，右掌急拍，上拍下拍，左拍右拍，拍得几拍，任我行便退一步，再拍几拍，任我行又退一步。令狐冲心道："还好，还好！"

他轻吁一口气，忽想："为甚么我见方证大师要输，便即心惊，见他扳回，则觉宽慰？是了，方证大师是有道高僧，任教主毕竟是左道之士，我心中总还有善恶是非之念。"转念又想："可是任教主若输，盈盈便须在少室山上囚禁十年，岂是我心中所愿？"一时之间，连自己也不明白到底盼望谁胜谁败，内心只隐隐觉得，任我行父女与向问天一入江湖，世上便即风波大作，但心中又想："风波大作，又有甚么不好？那不是很热闹么？"

他眼光慢慢转过去，只见盈盈倚在柱上，娇怯怯地一副弱不禁风模样，秀眉微蹙，若有深忧，突然间怜念大盛，心想："我怎忍让她在此再给囚禁十年？她怎经得起这般折磨？"想到她为了相救自己，甘愿舍生，自己一生之中，师友厚待者虽也不少，可没一个人竟能如此甘愿把性命来交托给了自己。胸口热血上涌，只觉别说盈盈不过是魔教教主的女儿，纵然她万恶不赦、天下人皆欲杀之而甘心，自己宁可性命不在，也决计要维护她平安周全。

殿上的十一对目光，却都注视着方证大师和任我行的掌法之上，心下无不赞叹。左冷禅心想："幸亏任老怪挑上了方证大师，否则他这似拙实巧的掌法，我便不知如何对付才好。本门的大嵩阳神掌与之相比，显得招数太繁，变化太多，不如他这掌法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向

问天却想：“少林派武功享名千载，果然非同小可。方证大师这‘千手如来掌’掌法虽繁，功力不散，那真是千难万难。倘若教我遇上了，只好跟他硬拚内力，掌法是比他不过的了。”岳不群、余沧海等各人心中，也均以本身武功，与二人的掌法相印证。

任我行酣斗良久，渐觉方证大师的掌法稍形缓慢，心中暗喜：“你掌法虽妙，终究年纪老了，难以持久。”当即急攻数掌，劈到第四掌时，猛觉收掌时右臂微微一麻，内力运转，不甚舒畅，不由得大惊，知道这是自身内力的干扰，心想：“这老和尚所练的易筋经内功竟如此厉害，掌力没和我掌力相交，却已在克制我的内力。”心知再斗下去，对方深厚的内力发将出来，自己势须处于下风，眼见方证大师左掌拍到，一声呼喝，左掌迅捷无伦的迎了上去，拍的一声响，双掌相交，两人各退了一步。

任我行只觉对方内力虽然柔和，却是浑厚无比，自己使出了“吸星大法”，竟然吸不到他丝毫内力，心下更是惊讶。方证大师道：“善哉！善哉！”跟着右掌击将过来。

任我行又出右掌与之相交。两人身子一晃，任我行但觉全身气血都是晃了一晃，当即疾退两步，陡地转身，右手已抓住了余沧海的胸口，左掌往他天灵盖疾拍下去。

这一下兔起鹘落，实是谁都料想不到的奇变，眼见任我行与方证大师相斗，情势渐居不利，按理说他力求自保尚且不及，哪知竟会转身去攻击余沧海。这一着变得太奇太快，不然余沧海也是一代武学宗匠，若与任我行相斗，虽然最后必败，却决不致在一招之间便为他所擒。众人“啊”的一声，齐声呼叫。

方证大师身子跃起，犹似飞鸟般扑到，双掌齐出，击向任我行后脑，这是武学中“围魏救赵”之策，攻敌之不得不救，旨在逼得任我行撤回击向余沧海头顶之掌，反手挡架。

众高手见方证大师在这瞬息之间使出这一掌，都大为钦服，却来不及喝采，知道余沧海这条性命是有救了。岂知任我行这一掌固是撤了回来，却不反手挡架，一把便抓住了方证大师的“膻中穴”，跟着右手一指，点中了他心口。方证大师身子一软，摔倒在地。

众人大惊之下，纷纷呼喝，一齐拥了上去。

左冷禅突然飞身而上，发掌猛向任我行后心击到。任我行反手回击，喝道：“好，这是第二场。”左冷禅忽拳忽掌，忽指忽抓，片刻间已变了十来种招数。

任我行给他陡然一轮急攻，一时只能勉力守御。他适才和方证大师相斗，最后这三招虽是用智，却也使尽了平生之力，否则以少林派掌门人如此深厚的内力，如何能让他一把抓住“膻中穴”？一指点中了心口？这几招全力以搏，实是孤注一掷。

任我行所以胜得方证大师，纯是使诈。他算准了对方心怀慈悲，自己突向余沧海痛下杀手，一来余人相距较远，纵欲救援也是不及，二来各派掌门与余沧海无甚交情，决不会干冒大险，舍生相救，只有方证大师却定会出手。

当此情境之下，这位少林方丈唯有攻击自己，以解余沧海之困，但他对方证大师击桑之掌偏又不挡不格，反拿对方要穴。这一着又是险到了极处。方证大师双掌击他后脑，不必击实，掌风所及，便能使他脑浆迸裂。他反擒余沧海之时，便已拿自己性命来作此大赌，赌的是这位佛门高僧菩萨心肠，眼见双掌可将自己后脑击碎，便会收回掌力。但方证身在半空，双掌击出之后随即全力收回，纵是绝顶高手，胸腹之间内力亦必不继。他一拿一点，果然将方证大师点倒。只是方证浑厚的掌力所及，已扫得他后脑剧痛欲裂，一口丹田之气竟然转不上来。

冲虚道人忙扶起方证大师，拍开他被封的穴道，叹道：“方丈师兄一念之仁，反遭奸人所算。”方证道：“阿弥陀佛。任施主心思机敏，斗智不斗力，老夫原是输了的。”

岳不群大声道：“任先生行奸使诈，胜得毫不光明正大，非正人君子之所为。”向问天笑道：“我日月神教之中，也有正人君子么？任教主若是正人君子，早就跟你同流合污了，还比试甚么？”岳不群为之语塞。

任我行背靠木柱，缓缓出掌，将左冷禅的拳脚一一挡开。左冷禅向来自负，若在平时，决不会当任我行力斗少林派第一高手之后，又去向他索战。

明占这等便宜，绝非一派宗师之所为，未免为人所不齿。但任我行适才点倒方证大师，纯是利用对方一片好心，胜得奸诈之极，正教各人无不为之扼腕大怒。他奋不顾身的上前急攻，旁人均道他是激于义愤，已顾不到是否车轮战。在左冷禅却正是千载难逢的良机。

向问天见任我行一口气始终缓不过来，抢到柱旁，说道：“左大掌门，你捡这便宜，可要脸么？我来接你的。”左冷禅道：“待我打倒了这姓任的匹夫，再跟你斗，老夫还怕你车轮战么？”

呼的一拳，向任我行击出。

任我行左手撩开，冷冷的道：“向兄弟，退开！”

向问天知道教主极是要强好胜，不敢违拗，说道：“好，我就暂且退开。

只是这姓左的太也无耻，我踢他的屁股。”飞起一脚，便往左冷禅后臀踢去。

左冷禅怒道：“两个打一个吗？”斜身避让。岂知向问天虽作飞腿之状，这一腿竟没踢出，只是右脚抬了起来，微微一动，乃是一招虚招。他见左冷禅上当，哈哈一笑，道：“孙子王八蛋才倚多为胜。”一纵向后，站在盈盈身旁。

左冷禅这么一让，攻向任我行的招数缓了一缓。高手对招，相差原只一线，任我行得此余暇，深深吸一口气，内息畅通，登时精神大振，砰砰砰三掌劈出。左冷禅奋力化解，心下暗暗吃惊：“这老儿十多年不见，功力大胜往昔，今日若要赢他，可须全力从事。”

两人此番二度相逢，这一次相斗，乃是在天下顶尖儿人物之前一决雌雄。

两人都将胜败之数看得极重，可不像适才任我行和方证大师较量之时那样和平。任我行一上来便使杀着，双掌便如刀削斧劈一般；左冷禅忽拳忽掌，忽抓忽拿，更是极尽变化之能事。

两人越斗越快，令狐冲在木匾之后，瞧得眼也花了。他看任我行和方证大师相斗，只不过看不懂二人的招式精妙所在，但此刻二人身形招式快极，竟连一拳一掌如何出，如何收，也都看不明白。他转眼去看盈盈，只见她脸色雪白，双眼长长的睫毛垂了下来，脸上却无惊异或担心的神态。向问天的脸色却是忽喜忽忧，一时惊疑，一时惋惜，一时攒眉怒目，一时咬牙切齿，倒似比他亲自决战犹为要紧。令狐冲心想：“向大哥的见识自比盈盈高明得多，他如此着紧，只怕任先生这一仗很是难赢。”

慢慢斜眼过去，见到那边厢师父和师娘并肩而立，其侧是方证大师和冲虚道人。两人身后一个是泰山派掌门天门道人，一个是衡山派掌门莫大先生。

莫大先生来到殿中之后，始终未曾出过半分声息，令狐冲一见到他瘦瘦小小的身子，胸中登时感到一阵温暖，随即心想：“仪琳师妹她们这群恒山弟子没了师父，可不知怎样了。”青城派掌门余沧海独个儿站在墙后，手按剑柄，满脸怒色。站在西侧的是一个满头白发的乞丐，当是丐帮帮主解风。另一个穿一袭青衫，模样颇为潇洒，当是昆仑派掌门乾坤一剑震山子了。

这九个人乃当今正教中最强的好手，若不是九人都在全神贯注的观战，自己在木匾后藏身这么久，虽然竭力屏气凝息，多半还是早已给下面诸人发觉了。他暗想：“下面聚集着这许多高人，尤其有师父、师娘在内，而方证大师、武当掌门、莫大先生这三位，更是我十分尊敬的前辈。我在这里偷听他们说话，委实不敬之极，虽说是我先到而他们后至，但不论如何，总之是我在这里窃听，要是给他们发觉了，我可当真是无地自容了。”只盼任我行尽快再胜一场，三战两胜，便可带着盈盈从容下山，一旁方证大师他们退出后殿，自己便赶下山去和盈盈相会。

一想到和盈盈对面相晤，不由得胸口一热，连耳根子也热烘烘的，自忖：

“自今而后，我真的要和盈盈结为夫妻吗？她待我情深义重，可是我……可是我……”这些日子来，虽然时时想到盈盈，但每次念及，总是想到要报她相待之恩，要助她脱却牢狱之灾，要在江湖上大肆宣扬，是自己对她倾心，并非她对己有意，免得江湖豪士讥嘲于她，令她尴尬羞惭。每当盈盈的倩影在脑海中出现之时，心中却并不感到喜悦不胜之情、温馨无限之意，和他想到小师妹岳灵珊时缠绵温柔的心意，大不相

同，对于盈盈，内心深处竟似乎有些惧怕。

他和盈盈初遇，一直当她是个年老婆婆，心中对她有七分尊敬，三分感激：其后见她举手杀人，指挥群豪，尊敬之中不免掺杂了几分惧怕，直至得知她对自己颇有情意，这几分厌憎之心才渐渐淡了，及后得悉她为自己舍身少林，那更是深深感激。然而感激之意虽深，却并无亲近之念，只盼能报答她的恩情；听到任我行说自己是他女婿，心底竟然颇感为难。这时见到她的丽色，只觉和她相距极远极远。

他向盈盈瞧了几眼，不敢再看，只见向问天双手握拳，两目圆睁，顺着他目光看任我行和左冷禅时，见左冷禅已缩在殿角，任我行一掌一掌的向他劈将过去，每一掌都似开山大斧一般，威势惊人。左冷禅全然处于下风，双臂出招极短，攻不到一尺便即缩回，显似只守不攻。突然之间，任我行一声大喝，双掌疾向对方胸口推去。四掌相交，蓬的一声大响，左冷禅背心撞在墙上，头顶泥沙灰尘簌簌而落，四掌却不分开。令狐冲只感到身子摇动，藏身的那张木匾似乎便要跌落。他一惊之下，便想：“左师伯这番可要糟了。

他二人比拚内力，任先生使出‘吸星大法’吸他内力，时刻一长，左师伯非输不可。”

却见左冷禅右掌一缩，竟以左手单掌抵御对方掌力，右手伸出食中二指向任我行戳去。任我行一声怪叫，急速跃开。左冷禅右手跟着点了过去。他连指三指，任我行连退三步。

方证大师、冲虚道长等均大为奇怪：“素闻任我行的‘吸星大法’擅吸对方内力，何以适才他二人四掌相交，左冷禅竟安然无恙？难道他嵩山派的内功居然不怕吸星妖法？”

旁观众高手固觉惊异，任我行心下更是骇然。

十余年前任我行左冷禅剧斗，未曾使用“吸星大法”，已然占到上风，眼见便可制住了左冷禅，突感心口奇痛，真力几乎难以使用，心下惊骇无比，自知这是修练“吸星大法”的反击之力，若在平时，自可静坐运功，慢慢化解，但其时劲敌当前，如何有此余裕？正彷徨无计之际，忽见左冷禅身后出现了两人，是左冷禅的师弟托塔手丁勉和大嵩阳手费彬。任我行立即跳出圈子，哈哈一笑，说道：“说好单打独斗，原来你暗中伏有帮手，君子不吃眼前亏，咱们后会有期，今日爷爷可不奉陪了。”

左冷禅败局已成，对方居然自愿罢战，自是求之不得，他也不敢讨嘴头上便宜，说甚么“要人帮手的不是好汉”之类，只怕激恼了对方，再斗下去，丁勉与费彬又不便插手相助，自己一世英名不免付于流水，当即说道：“谁教你不多带几名魔教的帮手来？”

任我行冷笑二声，转身就走。

这一场拚斗，面子上似是未分胜败，但任左二人内心均知，自己的武功之中具有极大弱点，当日不输，实乃侥幸，自此分别苦练。

尤其任我行更知“吸星大法”之中伏有莫大隐患，便似是附骨之疽一般。

他以“吸星大法”吸取对手功力，但对手门派不同，功力有异，诸般杂派功力吸在自身，无法融而为一，作为已用，往往会出其不意的发作出来。他本身内力甚强，一觉异派内功作怪，立时将之压服，从未遇过凶险，但这一次对手是极强高手，激斗中自己内力消耗甚巨，用于压制体内异派内力的便相应减弱，大敌当前之时，既有外患，复生内忧，自不免狼狈不堪。此后潜心思索，要揣摩出一个法门来制服体内的异派内功，心无二用，乃致聪明一世的枭雄，竟连变生时腋亦不自知，终于为东方不败所困。他在西湖湖底一囚十年，心无旁骛，这才悟出了压制体内异派内功的妥善法门，修习这“吸星大法”才不致有惨遭反噬之危。

此番和左冷禅再度相逢，一时未能取胜，当即运出“吸星大法”，与对方手掌相交，岂知一吸之下，竟然发现对方内力空空如也，不知去向。任我行这一惊非同小可。对方内力凝聚，一吸不能吸到，那并不奇，适才便吸不到方证的内力，但在瞬息间竟将内力藏得无影无踪，教他的“吸星大法”无力可吸，别说生平从所未遇，连做梦也没想到过有这等奇事。

他又连吸了几下，始终没摸到左冷禅内力的半点边儿，眼见左冷禅指法凌厉，于是退了三步，随即变招，狂砍狠劈，威猛无俦。左冷禅改取守势。

两人又斗了二三十招，任我行左手一掌劈将出去，左冷禅无名指弹他手腕，右手食指戳向他左肋。任我行见他这一指劲力狠辣，心想：“难道你这一指之中，竟又没有内力？”当下微微斜身，似是闪避，其实却故意露出空门，让他戳中胸肋，同时将“吸星神功”布于胸口，心想：“你有本事深藏内力，不让我吸星大法吸到，但你以指攻我，指上若无内力，那么刺在我身上只当是给我搔痒，但若有分毫内力，便非尽数给我吸来不可。”

便在心念电闪之际，噗的一声响，左冷禅的手指已戳中他左胸“天池穴”。

旁观众人啊的一声，齐声呼叫。

左冷禅的手指在任我行的胸口微一停留，任我行立即全力运功，果然对方内力犹如河堤溃决，从自己“天池穴”中直涌进来。他心下大喜，加紧施为，吸取对方内力越快。

突然之间，他身子一晃，一步步的慢慢退开，一言不发的瞪视着左冷禅，身子发颤，手足不动，便如是给人封了穴道一般。

盈盈惊叫：“爹爹！”扑过去扶住，只觉他手上肌肤冰凉彻骨，转头道：“向叔叔！”向问天纵身上前，伸掌在任我行胸口推拿了几下。任我行嘿的一声，回过气来，脸色铁青，说道：“很好，这一着棋我倒没料到。咱们再来比比。”

左冷禅缓缓摇了摇头。

岳不群道：“胜败已分，还比甚么？任先生适才难道不是给左掌门封了‘天池穴’？”

任我行呸的一声，喝道：“不错，是我上了当，这一场算我输便是。”

原来左冷禅适才这一招大是行险，他已修练了十余年的“寒冰真气”注于食指之上，拚着大耗年力，将计就计，便让任我行吸了过去，不但让他吸去，反而加催内力，急速注入对方穴道。这内力是至阴至寒之物，一瞬之间，任我行全身为之冻僵。左冷禅乘着他“吸星大法”一窒的顷刻之间，内力一催，就势封住了他的穴道。穴道被封之举，原只见于第二三流武林人物动手之时，高手过招，决不使用这一类平庸招式。左冷撣却舍得大耗功力，竟以第二三流的手段制胜，这一招虽是使诈，但若无极厉害的内力，却也决难办到。

向问天知道左冷禅虽然得胜，但已大损真元，只怕非花上几个月时光，无法复元，当即上前说道：“适才左掌门说过，你打倒了任教主之后，再来打倒我。现下便请动手。”

方证大师、冲虚道人等都看得明白，左冷禅自点中任我行之后，脸色惨白，始终不敢开声说话，可见内力消耗之重，此刻二人倘若动手，不但左冷禅非败不可，而且数招之间便会给向问天送了性命。但这一句话，左冷禅刚才确是说过了的，眼见向问天挑战，难道是自食前言不成？

众人正踌躇间，岳不群道：“咱们说过，这三场比试，哪一方由谁出马，由该方自行决定，却不能由对方指名索战。这一句话，任教主是答应过了的，是不是？任教主是大英雄、大豪杰，说过了的话岂能不算？”

向问天冷笑道：“岳先生能言善辩，令人好生佩服，只不过和‘君子’二字，未免有些不称。这般东拉西扯，倒似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了。”

岳不群淡淡的道：“自君子的眼中看出来，天下滔滔，皆是君子。自小人的眼中看来，世上无一而非小人。”

左冷禅慢慢挨了几步，将背脊靠到柱上，以他此时的情状，简直要站立不倒也是十分为难，更不用说和人动手过招了。

武当掌门冲虚道人走上两步，说道：“素闻向左使人称‘天王老子’，实有惊天动地的能耐。贫道忝居武当掌门，于正教诸派与贵教之争，始终未能出甚么力，常感惭愧，今日有幸，若能以‘天王老子’为对手，实感荣宠。”

他武当掌门何等身分，对向问天说出这等话来，那是将对方看得极重了，向问天在情在理，实是难以推却，便道：“恭敬不如从命。久仰

冲虚道长的‘太极剑法’天下无双，在下舍命陪君子，只好献丑。”抱拳行礼，退了两步。冲虚道人宽袍大袖双手一摆，躬身还礼。

两人相对而立，凝目互视，一时却均不拔剑。

任我行突然说道：“且慢！向兄弟，你且退下。”一伸手，从腰间拔出了长剑。

众人尽皆骇然：“他已连斗两位高手，内力显已大为耗损，竟然要连斗三阵，再来接冲虚道长。”左冷禅更是惊诧，心想：“我苦练十多年的寒冰真气倾注于他‘天池穴’中，纵是武功高他十倍之人，只怕也得花三四个时辰，方能化解。难道此人一时三刻之间便又能与人动手？”众人怎知此刻任我行丹田之中，犹似有数十把小刀在乱攒乱刺，他使尽了力气，才将这几句话说得平平稳稳，没泄出半点痛楚之情。

冲虚道人微笑道：“任教主要赐教么？咱们先前说过，双方由哪一位出手，由每一方自定，任教主若要赐教，原也不违咱们约定之议。只是贫道这个便宜，却占得太大了。”

任我行道：“在下拚斗了两位高手之余，再与道长动手，未免小觑了武当派享誉数百年的神妙剑法，在下虽然狂妄，却还不致于如此。”

冲虚道人心下甚喜，点头道：“多谢了。”他一见到任我行拔剑，心下便大为踌躇，以车轮战胜得任我行，说不上有何光彩，但此仗若败，武当派在武林中可无立足之地了，听说不是他自己出战，这才宽心。

任我行道：“冲虚道长在贵方是生力军，我们这一边也得出一个生力军才是。”抬头叫道：“令狐冲小兄弟，你下来罢！”

众人大吃一惊，都顺着他目光向头顶的木匾望去。

令狐冲更为惊讶，一时手足无措，狼狈之极，当此情势，无法再躲，只得涌身跳下，向方证大师跪倒在地，纳头便拜，说道：“小子擅闯宝刹，罪该万死，谨领方丈责罚。”

方证呵呵笑道：“原来是令狐少侠。我听得少侠呼吸匀净，内力深厚，心下正在奇怪，不知是哪一位高人光临敝寺。请起，请起，行此大礼，可不敢当。”说着合十还礼。

令狐冲心想：“原来他早知我藏在匾后了。”

丐帮帮主解风忽道：“令狐冲，你来瞧瞧这几个字。”

令狐冲站起身来，顺着他手指向一根木柱后看去，见柱上刻着三行字。

第一行是：“匾后有人。”第二行是：“我揪他下来。”第三行是：“且慢，此人内功亦正亦邪，未知是友是敌。”每一行都深入柱内，木质新露，自是方证大师和解风二人以指力在柱上所刻。

令狐冲甚是惊佩，心想：“方证大师从我极微弱的呼吸之中，能辨别我武功家数，真乃神人。”随即抱拳躬身，团团行礼，说道：“众位前辈来到殿上之时，小子心虚，未敢下来拜见，还望恕罪。”料想此刻师父的脸色定是难看之极，哪敢和他目光相接？

解风笑道：“你作贼心虚，到少林寺偷甚么来啦？”令狐冲道：“小子闻道任大小姐留居少林，斗胆前来接她出去。”解风笑道：“原来是偷老婆来着，哈哈，这不是贼胆心虚，这叫做色胆包天。”令狐冲正色道：”任大小姐有大恩于我，小子纵然为她粉身碎骨，亦所甘愿。”解风叹了口气，说道：“可惜，可惜。好好一个年轻人，一生前途却为女子所误。你若不堕邪道，这华山派掌门的尊位，日后还会逃得出你的手掌么？”

任我行大声道：“华山掌门，有甚么希罕？将来老夫一命归天，日月神教教主之位，难道还逃得出我乘龙快婿的手掌么？”

令狐冲吃了一惊，颤声道：“不……不……不能……”

任我行笑道：“好啦。闲话少说。冲儿，你就领教一下这位武当掌门的神剑。冲虚道长的剑法以柔克刚，圆转如意，世间罕有，可要小心了。”他改口称他为“冲儿”，当真是将他当作女婿了。

令狐冲默察眼前局势，双方已各胜一场，这第三场的胜败，将决定是否能救盈盈下山；自己曾和冲虚道人比过剑，剑法上可以胜得过他，要救盈盈，那是非出场不可，当下转过身来，向冲虚道人跪倒在地，拜了几拜。

冲虚道人忙伸手相扶，奇道：“何以行此大礼？”令狐冲道：“小子对道长好生相敬，迫于情势，要向道长领教，心中不安。”冲虚道人哈哈一笑，道，“小兄弟忒也多礼了。”

令狐冲站起身来，任我行递过长剑。令狐冲接剑在手，剑尖指地，侧身站在下首。

冲虚道人举目望着殿外天井中的天空，呆呆出神，心下盘算令狐冲的剑招。

众人见他始终不动，似是入定一般，都觉十分奇怪。

过了良久，冲虚道人长吁一口气，说道：“这一场不用比了，你们四位下山去罢。”

此言一出，众人尽皆骇然。令狐冲大喜，躬身行礼。解风道：“道长，你这话是甚么意思？”冲虚道；“我想不出破解他的剑法之道，这一场比试，贫道认输。”解风道：”两位可还没动手啊。”冲虚道：“数日之前，在武当山下，贫道曾和他拆过三百余招，那次是我输了。今日再比，贫道仍然要输。”方证等都问：“有这等事？”冲虚道：”令狐小兄弟深得风清扬风前辈剑法真传，贫道不是他的对手。”说着微微一笑，退在一旁。

任我行呵呵大笑，说道：“道长虚怀若谷，令人好生佩服。老夫本来只佩服你一半，现下可佩服你七分了。”说是七分，毕竟还没十足。他向方证大师拱了拱手，说道：“方丈大师，咱们后会有期。”

令狐冲走到师父、师娘跟前，跪倒磕头。岳不群侧身避开，冷冷的道：“可不敢当！”岳夫人心中一酸，泪水盈眶。令狐冲又过去向莫大先生行礼，知他不愿旁人得悉两人之间过去的交往，只磕了三个头，却不说话。

任我行一手牵了盈盈，一手牵了令狐冲，笑道：“走罢！”大踏步走向殿门。

解风、震山子、余沧海、天门道人等自知武功不及冲虚道人，既然冲虚自承非令狐冲之敌，他们心下虽将信将疑，却也不敢贸然上前动手，自取其辱。

任我行正要出殿，忽听得岳不群喝道：“且慢！”任我行回头道：“怎么？”岳不群道：“冲虚道长大贤不和小人计较，这第三场可还没比。令狐冲，我来跟你比划比划。”

令狐冲大吃一惊，不由得全身皆颤，嗫嚅道：“师父，我……我……怎能……”

岳不群却泰然自若，说道：“人家说你蒙本门前辈风师叔的指点，剑术已深得华山派精髓，看来我也已不是你的对手。虽然你已被逐出本门，但在江湖上扬名立万，使的仍是本门剑法。我管教不善，使得正教中各位前辈，都为你这不肖少年怄气，倘若我不出手，难道让别人来负此重任？我今天如不杀了你，你就将我杀了罢。”说到后来，已然声色俱厉，刷的一声，抽出长剑，喝道：“你我已无师徒之情，亮剑！”

令狐冲退了一步，道：“弟子不敢！”

岳不群嗤的一剑，当胸平刺。令狐冲侧身避过。岳不群接着又刺出两剑，令狐冲又避开了，长剑始终指地，并不出剑挡架。岳不群道：“你已让我三招，算得已尽了敬长之义，这就拔剑！”

任我行道：”冲儿，你再不还招，当真要将小命送在这儿不成？”

令狐冲应道：“是。”横剑当胸。这场比试，是让师父得胜呢，还是须得胜过师父？倘若故意容让，输了这一场，纵然自己身受重伤，也不打紧，可是任我行、向问天、盈盈三人却得在少室山上苦受十年囚禁。方证大师固是有道高僧，但左冷禅和少林寺中其他僧众，难保不对盈盈他们三人毒计陷害，说是囚禁十年，然是否得保性命，挨过这十年光阴，却难说得很。若说不让罢，自己自幼孤苦，得蒙师父、师娘教养成

材，直与亲生父母一般，大恩未报，又怎能当着天下英雄之前，将师父打败，令他面目无光，声名扫地？

便在他踌躇难决之际，岳不群已急攻了二十余招。令狐冲只以师父从前所授的华山剑法挡架，“独孤九剑”每一剑都攻人要害，一出剑便是杀着，当下不敢使用。他自习得“独孤九剑”之后，见识大进，加之内力浑厚之极，虽然使的只是寻常华山剑法，剑上所生的威力自然与畴昔大不相同。岳不群连连催动剑力，始终攻不到他身前。

旁观众人见令狐冲如此使剑，自然均知他有意相让。任我行和向问天相对瞧了一眼，都是深有忧色。两人不约而同的想起，那日在杭州孤山梅庄，任我行邀令狐冲投身日月神教，许他担当光明右使之位，日后还可出任教主，又允授他秘诀，用以化解“吸星大法”中异种内力反噬的恶果。但这年轻人丝毫不为所动，足见他对师门十分忠义。此刻更见他对旧日的师父师娘神色恭谨之极，直似岳不群便要一剑将他刺死，也是心所甘愿。他所使招式全是守势，如此斗下去焉有胜望？令狐冲显然决计不肯胜过师父，更不肯当着这许多成名的英雄之前胜过师父。若不是他明知这一仗输了之后，盈盈等三人便要在少室山囚禁，只怕拆不上十招，便已弃剑认输了。任、向二人彷徨无计，相对又望了一眼，目光中便只三个字：“怎么办？”

任我行转过头来，向盈盈低声道：“你到对面去。”盈盈明白父亲的意思，他是怕令狐冲顾念昔日师门之恩，这一场比试要故意相让，他叫自己到对面去，是要令狐冲见到自己之后，想到自己待他的情意，便会出力取胜。

她轻轻嗯了一声，却不移动脚步。

过了片刻，任我行见令狐冲不住后退，更是焦急，又向盈盈道：“到前面去。”盈盈仍是不动，连“嗯”的那一声也不答应。她心中在想：“我待你如何，你早已知道。你如以我为重，决意救我下山，你自会取胜。你如以师父为重，我便是拉住你衣袖哀哀求告，也是无用。我何必站到你的面前来提醒你？”深觉两情相悦，贵乎自然，倘要自己有所示意之后，令狐冲再为自己打算，那可无味之极了。

令狐冲随手挥洒，将师父攻来的剑招一一挡开，所使已不限于华山剑法。

他若还击，早能逼得岳不群弃剑认输，眼见师父剑招破绽大露，始终不出手攻击。岳不群早已明白他的心意，运起紫霞神功，将华山剑法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既知令狐冲不会还手，每一招便全是进手招数，不再顾及自己剑法中是否有破绽。这么一来，剑法威力何止大了一倍。

旁观众人见岳不群剑法精妙，又占尽了便宜，却始终无法刺中令狐冲；又见令狐冲出剑有时有招，有时无招，而无招之时，长剑似乎乱挡乱架，却是曲尽其妙，轻描淡写的便将岳不群巧妙的剑招化解了，越看越是佩服，均想：“冲虚道长自承剑术不及，当非虚言。”

岳不群久战不下，心下焦躁，突然想起：“啊哟，不好！这小贼不愿负那忘恩负义的恶名，却如此跟我缠斗。他虽不来伤我，却总是叫我难以取胜。

这里在场的个个都是目光如炬的高手，便在此时，也早已瞧出这小贼是在故意让我。我不断的死缠烂打，成甚么体统？哪里还像是一派掌门的模样？这小贼是要逼我知难而退，自行认输。”

他当即将紫霞神功都运到了剑上，呼的一剑，当头直劈。令狐冲斜身闪开。岳不群圈转长剑，拦腰横削。令狐冲纵身从剑上跃过。岳不群长剑反撩，疾刺他后心，这一剑变招快极，令狐冲背后不生眼睛，势在难以躲避。众人“啊”的一声，都叫了出来。

令狐冲身在半空，既已无处借势再向前跃，回剑挡架也已不及，却见他长剑挺出，拍在身前数尺外的木柱之上，这一借力，身子便已跃到了木柱之后，噗的一声响，岳不群长剑刺入木柱。剑刃柔韧，但他内劲所注，长剑竟穿柱而过，剑尖和令狐冲身子相距不过数寸。

众人又都“啊”的一声。这一声叫唤，声音中充满了喜悦、欣慰和赞叹之情，竟是人人都不禁为令狐冲欢喜，既佩服他这一下躲避巧妙之极，又庆幸岳不群终于没刺中他。

岳不群施展平生绝技，连环三击，仍然奈何不了令狐冲，又听得众人的叫唤，竟是都在同情对方，心下大是懊怒。

这“夺命连环三仙剑”是华山派剑宗的绝技，他气宗弟子原本不知。当年两宗自残，剑宗弟子曾以此剑法杀了好几名气宗好手。当气宗弟子将剑宗的弟子屠戮殆尽、夺得华山派掌门之后，气宗好手仔细参详这三式高招“夺命连环三仙剑”。诸人想起当日拚斗时这三式连环的威力，心下犹有余悸，参研之时，各人均说这三招剑法入了魔道，但求剑法精妙，却忘了本派“以气驭剑”的不易至理，大家嘴里说得漂亮，心中却无不佩服。

当岳不群与令狐冲两人出剑相斗，岳夫人就已伤心欲涕，见丈夫突然使出这三招，心头大震：“当年两宗同门相残，便因重气功、重剑法的纷争而起。他是华山气宗的掌门弟子，在这时居然使用剑宗的绝技，倘若给外人识破了，岂不令人轻视齿冷？唉，他既用此招，自是迫不得已，其实他非冲儿敌手，早已昭然，又何必苦苦缠斗？”有心上前劝阻，但此事关涉实在太大，并非单是本门一派之事，欲前又却，手按剑柄，忧心如焚。

岳不群右手一提，从柱中拔出了长剑。令狐冲站在柱后，并不转出。岳不群只盼他就此躲在木柱之后，不再出来应战，算是怕了自己，也就顾全了自己的颜面。两人相对而视。令狐冲低头道：“弟子不是你老人家的敌手。咱们不用再比试了罢？”岳不群哼了一声。

任我行道：“他师徒两人动手，无法分出胜败。方丈大师，咱们这三场比试，双方就算不胜不败。老夫向你赔个罪，咱们就此别过如何？”

岳夫人暗自舒了口长气，心道：“这一场比试，我们明明是输了。任教主如此说，总算顾全到我们的面子，如此了事，那是再好不过。”

方证说道：“阿弥陀佛！任施主这等说，大家不伤和气，足见高明，老衲自无异……”这个“议”字尚未出口，左冷禅忽道：“那么我们便任由这四人下山，从此为害江湖，屠杀无辜？任由他们八只乎掌沾满千千万万人的鲜血，任由他们残杀天下良善？岳师兄以后还算不算是华山派掌门？”方证迟疑道：“这个嗤的一声响，岳不群绕到柱后，挺剑向令狐冲刺去。

令狐冲门身避过，数招之间，二人又斗到了殿心。岳不群快剑进击，令狐冲或挡或避，又成了缠斗闷战之局。

再拆得二十余招，任我行笑道：“这场比试，胜败终究是会分的，且看谁先饿死，再打得七八天，相信便有分晓了。”

众人觉得他这番话虽是夸张，但如此打法，只怕几个时辰之内，也的确难有结果。

任我行心想：“这岳老儿倘若老起脸皮，如此胡缠下去，他是立于不败之地，说甚么也不会输的。可是冲儿只须有一丝半分疏忽，那便糟了，久战下去，可于咱们不利。须得以言语激他一激。”便道：“向兄弟，今日咱们来到少林寺中，当真是大开眼界。”

向问天道：“不错。武林中顶儿尖儿的人物，尽集于此……”任我行道：“其中一位，更是了不起。”向问天道：“是哪一位？”任我行道：“此人练就了一项神功，令人叹为观止。”向问天道：“是甚么神功？”任我行道：“此人练的是金脸罩、铁面皮神功。”向问天道：“属下只听过金钟罩，铁布衫，却没听过金脸罩、铁面皮。”任我行道：“人家金钟罩、铁布衫功夫是周身刀枪不入，此人的金脸罩、铁面皮神功，却只练硬一张脸皮。”向问天道：“这金脸罩、铁面皮神功，不知是哪一门哪一派的功夫？”任我行道：“这功夫说来非同小可，乃是西岳华山，华山派掌门人，江湖上鼎鼎大名的君子剑岳不群岳先生所创。”向问天道：“素闻君子剑岳先生气功盖世，剑术无双，果然不是浪得虚名之辈。这金脸罩、铁面皮神功，将一张脸皮练得刀枪不入，不知有何用途？”任我行道：“这用处可说之不尽。我们不是华山派门下弟子，其中诀窍，难以了然。”向问天道：“岳先生创下这路神功，从此名扬江湖，永垂不朽的了。”任我行道：“这个自然。咱们以后遇上华山派的人物，对他们这路铁面皮神功，可得千万小心在意。”向问天道：“是，属下牢记在心。”

他二人一搭一档，便如说相声一般，尽量的讥刺岳不群。余沧海听得嘻笑不绝，大为幸灾乐祸。岳夫人一张粉脸胀得通红。

岳不群却似一句话也没听进耳中。他一剑刺出，令狐冲向左闪避，岳不群侧身向右，长剑斜挥，突然回头，剑锋猛地倒刺，正是华山剑法中一招妙着，叫作“浪子回头”。令狐冲举剑挡格，岳不群剑势从半空中飞舞而下，却是一招“苍松迎客”。令狐冲挥剑档开。

岳不群刷刷两剑，令狐冲一怔，急退两步，不由得满脸通红，叫道：“师父！”岳不群哼的一声，又是一剑刺将过去，令狐冲再退了一步。

旁观众人见令狐冲神情忸怩，狼狈万状，都是大惑不解，均想：“他师父这三剑平平无奇，有甚么了不起？何以竟使令狐冲难以抵挡？”

众人自均不知，岳不群所使的这三剑，乃是令狐冲和岳灵珊二人练剑时私下所创的“冲灵剑法”。当时令狐冲一片痴心，只盼日后能和小师妹共缔鸳盟，岳灵珊对他也是极好。二人心中都有个孩子气的念头，觉得岳不群夫妇所传的武功，其余同门都会，这一套“冲灵剑法”，天下却只他二人会使；因此使到这套剑法时，内心都有丝丝甜意。

不料岳不群竟在此时将这三招剑法使了出来，令狐冲登时手足无措，又是羞惭，又是伤心，心道：“小师妹对我早已情断义绝，你却使出这套剑法来，叫我触景生情，心神大乱。你要杀我，便杀好了。”只觉活在世上了无意趣，不如一死了之，反而爽快。

岳不群长剑跟着刺到，这一招却是“弄玉吹萧”。令狐冲熟知此招，迷迷糊糊中顺手挡架。岳不群跟着使出下一式“萧史乘龙”。这两式相辅相成，姿式曼妙，尤其“萧史乘龙”这一式，长剑矫夭飞舞，直如神龙破空一般，却又潇洒蕴藉，颇有仙气。

相传春秋之时，秦穆公有女，小字弄玉，最爱吹萧。有一青年男子萧史，乘龙而至，奏萧之技精妙入神，前来教弄玉吹萧。秦穆公便将爱女许配他为妻。“乘龙快婿”这典故便由此而来。后来夫妻双双仙去，居于华山中峰。

华山玉女峰有“引凤亭”，中峰有玉女祠、玉女洞、玉女洗头盆、梳妆台，皆由此传说得名。这些所在，令狐冲和岳灵珊不知曾多少次并肩同游，萧史和弄玉这故事中的绸缪之意，逍遥之乐，也不知曾多少次缭绕在他二人心底。

此刻眼见岳不群使出这招“萧史乘龙”，令狐冲心下乱成一片，随手挡架，只想：“师父为甚么要使这一招？他要激得我神智错乱，以便乘机杀我么？”

只见岳不群使完这一招后，又使一招“浪子回头”，一招“苍松迎客”，三招“冲灵剑法”，跟着又是一招“弄玉吹萧”，一招“萧史乘龙”。高手比武，即令拚到千余招以上，招式也不会重复，这一招既能为对方所化解，再使也必无用，反而令敌方熟知了自己的招式之后，乘隙而攻。岳不群却将这几招第二次重使，旁观众人均是大惑不解。

令狐冲见岳不群第二次“萧史乘龙”使罢，又使出三招“冲灵剑法”时，突然之间，脑海中灵光一闪，登时恍然大悟：“原来师父是以剑法点醒我。只须我弃邪归正，浪子回头，便可重入华山门下。”

华山上有数株古松，枝叶向下伸展，有如张臂欢迎上山的游客一样，称为“迎客松”。这招“苍松迎客”，便是从这几株古松的形状上变化而出。

他想：“师父是说，我若重归华山门户，不但同门欢迎，连山上的松树也会欢迎我了。”蓦地里心头大震：“师父是说，不但我可重入华山门户，他还可将小师妹配我为妻。师父使那数招‘冲灵剑法’，明明白白的说出了此意，只是我胡涂不懂，他才又使‘弄玉吹萧’、‘萧史乘龙’这两招。”

重归华山和娶岳灵珊为妻，那是他心中两个最大的愿望，突然之间，师父当着天下高手之前，将这两件事向他允诺了，虽非明言，但在这数招剑法之中，已说得明白无比。令狐冲素知师父最重然诺，说过的话决无反悔，他既答允自己重归门户，又将女儿许配自己为妻，那自是言出如山，一定会做到的事。霎时之间，喜悦之情充塞胸臆。

他自然知道岳灵珊和林平之情爱正浓，对自己不但已无爱心，且是大有恨意。但男女婚配，全凭父母之命，做儿女的不得自主，千百年来皆是如此。

岳不群既允将女儿许配于他，岳灵珊决计无可反抗。令狐冲心想：“我得重回华山门下，已是谢天谢地，更得与小师妹为偶，那实是喜从天降了。小师妹初时定然不乐。但我处处将顺于她，日子久了，定然感于我的至诚，慢慢的回心转意。”

他心下大喜，脸上自也笑逐颜开。岳不群又是一招“浪子回头”，一招“苍松迎客”，两招连绵而至。剑招渐急，若不可耐。令狐冲猛地里省悟：

“师父叫我浪子回头，当然不是口说无凭，是要我立刻弃剑认输，这才将我重行收入门下。我得返华山，再和小师妹成婚，人生又复何求？但盈盈、任教主、向大哥却又如何？这场比试一输，他们三人便得留在少室山上，说不定尚有杀身之祸。我贪图一己欢乐，却负人一至于斯，那还算是人么？”言念及此，不由得背上出了一阵冷汗，眼中瞧出来也是模模糊糊，只见岳不群长剑一横，在他自己口边掠过，跟着剑锋便推将过来，正是一招“弄玉吹萧”。

令狐冲心中又是一动：“盈盈甘心为我而死，我竟可舍之不顾，天下负心薄幸之人，还有更比得上我令狐冲吗？无论如何，我可不能负了盈盈对我的情义。”突然脑中一晕，只听得铮的一声响，一柄长剑落在地下。

旁观众人“啊”的一声，叫了出来。

令狐冲身子晃了晃，睁开眼来，只见岳不群正向后跃开，满脸怒容，右腕上鲜血涔涔而下，再看自己长剑时，剑尖上鲜血点点滴滴的掉将下来。他大吃一惊，才知适才心神混乱之际，随手挡架攻来的剑招，不知如何，竟使出了“独孤九剑”中的剑法，刺中了岳不群的右腕。他立即抛去长剑，跪倒在地，说道：“师父，弟子罪该万死。”

岳不群一腿飞出，正中他胸膛。这一腿力道好不凌厉，令狐冲登时身子飞起，身在半空之时，便只觉眼前一团漆黑，直挺挺的摔将下来，耳中隐约听得砰的一声，身子落地，却已不觉疼痛，就此人事不知了。

第二十八章　積雪

岳靈珊道：『我要在這四個雪人身上寫幾個字。』拔出長劍，用劍尖在雪人上劃字。



二十八　积雪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令狐冲渐觉身上寒冷，慢慢睁开眼来，只觉得火光耀眼，又即闭上，听得盈盈欢声叫道：“你……你醒转来啦！”

令狐冲再度睁眼，见盈盈一双妙目正凝视着自己，满脸都是喜色。令狐冲便欲坐起，盈盈摇手道：“躺着再歇一会儿。”令狐冲一看周遭情景，见处身在一个山洞之中，洞外生着一堆大火，这才记得是给师父踢了一脚，问道：“我师父、师娘呢？”

盈盈扁扁嘴道：“你还叫他作师父吗？天下也没这般不要脸的师父。你一味相让，他却不知好歹，终于弄得下不了台，还这么狠心踢你一腿。震断了他腿骨，才是活该。”

令狐冲惊道：“我师父断了腿骨？”盈盈微笑道：“没震死他是客气的呢？爹爹说，你对吸星大法还不会用，否则也不会受伤。”令狐冲喃喃的道：“我刺伤了师父，又震断了他腿骨，真是……真是……”盈盈道：“你懊悔吗？”令狐冲心下惶愧已极，说道：“我实是大大的不该。当年若不是师父、师娘抚养我长大，说不定我早已死了，焉能得有今日？我恩将仇报，真是禽兽不如。”

盈盈道：“他几次三番的痛下杀手，想要杀你。你如此忍让，也算已报了师恩。像你这样的人，到哪里都不会死，就算岳氏夫妇不养你，你在江湖上做小叫化，也决计死不了。他把你逐出华山，师徒间的情义早已断了，还想他作甚？”说到这里，慢慢放低了声音，道：“冲哥，你为了我而得罪师父、师娘，我……我心里……”说着低下了头，晕红双颊。

令狐冲见她露出了小儿女的腼腆神态，洞外熊熊火光照在她脸上，直是明艳不可方物，不由得心中一荡，伸出手去握住了她左手，叹了口气，不知说甚么才好。

盈盈柔声道：“你为甚么叹气？你后悔识得我吗？”令狐冲道：“没有，没有！我怎会后悔？你为了我，宁肯把性命送在少林寺里，我以后粉身碎骨，也报不了你的大恩。”盈盈凝视他双目，道：“你为甚么说这等话？你直到现下，心中还是在将我当作外人。”

令狐冲内心一阵惭愧，在他心中，确然总是对她有一层隔膜，说道：“是我说错了，自今而后，我要死心塌地的对你好。”这句话一出口，不禁想道：“小师妹呢？小师妹？难道我从此忘了小师妹？”

盈盈眼光中闪出喜悦的光芒，道：“冲哥，你这是真心话呢，还是哄我？”

令狐冲当此之时，再也不自计及对岳灵珊铭心刻骨的相思，全心全意的道：“我若是哄你，教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盈盈的左手慢慢翻转，也将令狐冲的手握住了，只觉一生之中，实以这一刻光阴最是难得，全身都暖烘烘地，一颗心却又如在云端飘浮，但愿天长地久，永恒如此。过了良久，缓缓说道：“咱们武林中人，只怕是注定要不得好死的了。你日后倘若对我负心，我也不盼望你天打雷劈，我……我……我宁可亲手一剑刺死了你。”

令狐冲心头一震，万料不到她竟会说出这一句话来，怔了一怔，笑道：“我这条命是你救的，早就归于你了。你几时要取，随时来拿去便是。”盈盈微微一笑，道：“人家说你是个浮滑无行的浪子，果然说话这般油腔滑调，没点正经。也不知是甚么缘份，我就是……就是喜欢了你这个轻薄浪子。”

令狐冲笑道：“我几时对你轻薄过了？你这么说我，我可要对你轻薄了。”说着坐起身来。

盈盈双足一点，身子弹出数尺，沉着脸道：“我心中对你好，咱们可得规规矩矩的。你若当我是个水性女子，可以随便欺我，那可看错人。”

令狐冲一本正经的道：“我怎敢当你是水性女子？你是一位年高德劭、不许我回头瞧一眼的婆婆。”

盈盈噗哧一笑，想起初识令狐冲之时，他一直叫自己为“婆婆”，神态恭谨之极，不由得笑靥如花，坐了下来，却和令狐冲隔着有三四尺远。

令狐冲笑道：“你不许我对你轻薄，今后我仍是一直叫你婆婆好啦。”

盈盈笑道：“好啊，乖孙子。”令狐冲道：“婆婆，我心中有……”盈盈道：“不许叫婆婆啦，待过得六十年，再叫不迟。”令狐冲道：“若是现下叫起，能一直叫你六十年，这一生可也不枉了。”

盈盈心神荡漾，寻思：“当真得能和他厮守六十年，便天上神仙，也是不如。”

令狐冲见到她的侧面，鼻子微耸，长长睫毛低垂，容颜娇嫩，脸色柔和，心想：“这样美丽的姑娘，为甚么江湖上成千成万桀骜不驯的豪客，竟会对她又敬又畏，又甘心为她赴汤蹈火？”想要询问，却觉在这时候说这等话未免大煞风景，欲言又止。

盈盈道：“你想说甚么话，尽管说好了。”令狐冲道：“我一直心中奇怪，为甚么老头子、祖千秋他们，会对你怕得这么厉害。”盈盈嫣然一笑，说道：“我知道你若不问明白这件事，总是不放心。只怕在你心中，始终当我是个妖魔鬼怪。”令狐冲道：“不，不，我当你是位神通广大的活神仙。”

盈盈微笑道：“你说不了三句话，便会胡说八道。其实你这人，也不见得真的是浮薄无行，只不过爱油嘴滑舌，以致大家说你是个浪荡子弟。”令狐冲道：”我叫你作婆婆之时，可曾油嘴滑舌吗？”盈盈道：“那你一辈子叫我作婆婆好了。”令狐冲道：“我要叫你一辈子，只不过不是叫婆婆。”

盈盈脸上浮起红云，心下甚甜，低声道：“只盼你这句话，不是油嘴滑舌才好。”令狐冲道：“你怕我油嘴滑舌，这一辈子你给我煮饭，菜里不放猪油豆油。”盈盈微笑道：“我可不会煮饭，连烤青蛙也烤焦了。”

令狐冲想起那日二人在荒郊溪畔烤蛙，只觉此时此刻，又回到了当日的情景，心中满是缠绵之意。　　盈盈低声道：“只要你不怕我煮的焦饭，我便煮一辈子饭给你吃。”令狐冲道：“只要是你煮的，每日我便吃三大碗焦饭，却又何妨？”盈盈轻轻的道：“你爱说笑，尽管说个够好了。其实，你说话逗我欢喜，我也开心得很呢。”

两人四目交投，半晌无语。隔了好一会，盈盈缓缓道：“我爹爹本是日月伸教的教主，你是早知道的了。后来东方叔叔……不，东方不败，我一直叫他叔叔，可叫惯了，他行使诡计，把爹爹囚禁起来，欺骗大家，说爹爹在外逝世，遗命要他接任教主。当时我年纪还小，东方不败又机警狡猾，这件事做得不露半点破绽，我也就没丝毫疑心。东方不败为了掩人耳目，对我异乎寻常的优待客气，我不论说甚么，他从来没一次驳回。因此我在教中，地位甚是尊荣。”令狐冲道：“那些江湖豪客，都是日月伸教属下的了？”盈盈道：“他们也不算正式的教众，不过一向归我教统属，他们的首领也大都服过我教的‘三尸脑神丹’。”

令狐冲哼了一声，当日他在孤山梅庄，曾见魔教长老鲍大楚、秦伟邦等人一见任我行那几颗火红色的“三尸脑神丹”，登即吓得魂不附体，想到当日情景，不由得眉头微皱。

盈盈续道：“这‘三尸脑神丹”服下之后，每年须服一次解药，否则毒性发作，死得惨不堪言。东方不败对那些江湖豪士十分严厉，小有不如他意，便扣住解药不发，每次总是我去求情，讨得解药给了他们。”令狐冲道：“那你可是他们的救命恩人了。”

盈盈道：“也不是甚么恩人。他们来向我磕头求告，我可硬不了心肠，置之不理。原来这也是东方不败掩人耳目之策，他是要使人人知道，他对我十分爱护尊重。这样一来，自然再也无人怀疑他的教主之位是篡夺来的。”

令狐冲点头道：“此人也当真工于心计。”盈盈道：“不过老是要我向东方不败求情，实在太烦。再者，教里的情形也跟以前大不相同了。人人见了东方不败都要满口谀词，肉麻无比。前年春天，我叫师侄绿竹翁陪伴，出来游山玩水，既免再管教中的闲事，也不必向东方不败说那些无耻言语。想不到竟撞到了你。”她向令狐冲瞧了一眼，想起绿竹巷中初遇的情景，轻轻叹息一声，心中充满了柔情。过了好一会，说道：“来到少林寺的这数千豪客，当然并非都曾服过我求来的解药。但只要有一人受过我的恩惠，他的亲人好友、门下弟子、所属帮众等等，自然也都承我的情了。再说，他们到少室山来，也未必真的是为了我，多半还是应令狐大侠的召唤，不敢不来。”

说到这里，抿嘴一笑。

令狐冲叹道：“你跟着我没甚么好处，这油嘴滑舌的本事，倒也长进了三分。”

盈盈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她一生下地，日月神教中人人便当她公主一般，谁也不敢违拗她半点，待得年纪愈长，更是颐指气使，要怎么便怎么，从无一人敢和她说一句笑话。此刻和令狐冲如此笑谑，当真是生平从无此乐。

过了一会，盈盈将头转向山壁，说道：“你率领众人到少林寺来接我，我自然喜欢。那些人贫嘴贫舌，背后都说我……说我对你好，而你却是个风流浪子，到处留情，压根儿没将我放在心上……”说到这里，声音渐渐低了下来，幽幽的道：“你这般大大的胡闹一场，总算是给足了我面子，我……我就算死了，也不枉担了这个虚名。”

令狐冲道：“你负我到少林寺求医，我当时一点也不知道，后来又给关在西湖底下，待得脱困而出，又遇上了恒山派的事。好容易得悉情由，再来接你，已累你受了不少苦啦。”

盈盈道：“我在少林寺后山，也没受甚么苦。我独居一间石屋，每隔十天，便有个老和尚给我送柴送米，除此之外，甚么人也没见过。直到定闲、定逸两位师太来到少林，方丈要我去相见，才知道他没传你易筋经。我发觉上了当，生气得很，便骂那老和尚。定闲师太劝我不用着急，说你平安无恙，又说是你求她二位师太来向少林方丈求情的。”

令狐冲道：“你听她这么说，才不骂方丈大师了？”

盈盈道：“少林寺的方丈听我骂他，只是微笑，也不生气，说道：“女施主，老衲当月要令狐少侠归入少林门下，算是我的弟子，老衲便可将本门易筋经内功相授，助他驱除体内的异种真气。但他坚决不允，老衲也是无法相强。再说，你当日背负他上……当日他上山之时，奄奄一息，下山时内伤虽然未愈，却已能步履如常，少林寺对他总也不无微功。’我想这话也有道理，便说：‘那你为甚么留我在山？出家人不打诳语，那不是骗人么？’”

令狐冲道：“是啊，他们可不该瞒着你。”盈盈道：“这老和尚说起来却又是一片道理。他说留我在少室山，是盼望以佛法化去我的甚么暴戾之气，当真胡说八道之至。”令狐冲道：“是啊，你又有甚么暴戾之气了？”盈盈道：“你不用说好话讨我喜欢。我暴戾之气当然是有的，不但有，而且相当不少。不过你放心，我不会对你发作。”令狐冲道：“承你另眼相看，那可多谢了。”

盈盈道：“当时我对老和尚说：‘你年纪这么大了，欺侮我们年纪小的，也不怕丑。’老和尚道：‘那日你自愿在少林寺舍身，以换令狐少侠这条性命。我们虽没治愈令狐少侠，可也没要了你的性命。听恒山派两位师太说，今狐少侠近来在江湖上着实做了不少行侠仗义之事，老衲也代他欢喜。冲着恒山两位师太的金面，你这就下山去罢。’他还答应释放我百余名江湖朋友，我很承他的情，向他拜了几拜。就这么着，我跟恒山派两位师太下山来了。

后来在山下遇到一个叫甚么万里独行田伯光的，说你已率领了数千人到少林寺来接我。两位师太言道：少林寺有难，她们不能袖手。于是和我分手，要我来阻止你。不料两位心地慈祥的前辈，竟会死在少林寺中。”说着长长的叹了口气。

令狐冲叹道：“不知是谁下的毒手。两位师太身上并无伤痕，连如何丧命也不知道。”

盈盈道：“怎么没伤痕？我和爹爹、向叔叔在寺中见到两位师太的尸身，我曾解开她们衣服察看，见到二人心口都有一粒针孔大的红点，是被人用钢针刺死的。”

令狐冲“啊”的一声，跳了起来，道：“毒针？武林之中，有谁是使毒针的？”

盈盈摇头道：“爹爹和向叔叔见闻极广，可是他们也不知道。爹爹说，这针并非毒针，其实是件兵刃，刺人要害，致人死命，只是刺入定

闲师太心口那一针略略偏斜了些。”令狐冲道：“是了。我见到定闲师太之时，她还没断气。这针既是当心刺入，那就并非暗算，而是正面交锋。那么害死两位师太的，定是武功绝顶的高手。”盈盈道：“我爹爹也这么说。既有了这条线索，要找到凶手，想亦不难。”

令狐冲伸掌在山洞的洞壁上用力一拍，大声道：“盈盈，我二人有生之年，定当为两位师太报仇雪恨。”盈盈道：“正是。”

令狐冲扶着石壁坐起身来，但觉四肢运动如常，胸口也不疼痛，竟似没受过伤一般，说道：“这可奇了，我师父踢了我这一腿，好似没伤到我甚么。”

盈盈道：“我爹爹说，你已吸到不少别人的内力，内功高出你师父甚远。

只因你不肯运力和你师父相抗，这才受伤，但有深厚内功护体，受伤甚轻。

向叔叔给你推拿了几次，激发你自身的内力疗伤，很快就好了。只是你师父的腿骨居然会断，那可奇怪得很。爹爹想了半天，难以索解。”令狐冲道：”

我内力既强，师父这一腿踢来，我内力反震，害得他老人家折断腿骨，为甚么奇怪？”盈盈道：“不是的。爹爹说，吸自外人的内力虽可护体，但必须自加运用，方能伤人，比之自己练成的内力，毕竟还是逊了一筹。”

令狐冲道：“原来如此。”他不大明白其中道理，也就不去多想，只是想到害得师父受伤，更当着天下众高手之前失尽了面子，实是负咎良深。

一时之间，两人相对默然，偶然听到洞外柴火燃烧时的轻微爆裂之声，但见洞外大雪飘扬，比在少室山上之时，雪下得更大了。

突然之间，令狐冲听得山洞外西首有几下呼吸粗重之声，当即凝神倾听，盈盈内功不及他，没听到声息，见了他的神情，便问：“听到了甚么？”令狐冲道：”刚才我听到一阵喘气声，有人来了。但喘声急促，那人武功低微，不足为虑。”又问：“你爹爹呢？”

盈盈道：“爹爹和向叔叔说出去溜跶溜跶。”说这句话时，脸上一红，知道父亲故意避开，好让令狐冲醒转之后，和她细叙离情。

令狐冲又听到了几下喘息，道：“咱们出去瞧瞧。”两人走出洞来，见向任二人踏在雪地里的足印已给新雪遮了一半。令狐冲指着那两行足印道：“喘息声正是从那边传来。”

两人顺着足迹，行了十余丈，转过山坳，突见雪地之中，任我行和向问天并肩而立，却一动也不动。两人吃了一惊，同时抢过去。

盈盈叫道：“爹！”伸手去拉任我行的左手，刚和父亲的肌肤相接，全身便是一震，只觉一股冷入骨髓的寒气，从他手上直透过来，惊叫：“爹，你……你怎么……”一句话没说完，已全身战栗，牙关震得格格作响，心中却已明白，父亲中了左冷禅的“寒冰真气”后，一直强自抑制，此刻终于镇压不住，寒气发作了出来，向问天是在竭力助她父亲抵挡。任我行在少林寺中如何被左冷禅以诡计封住穴道，下山之后，曾向她简略说过。

令狐冲却尚未明白，白雪的反光之下，只见任向二人脸色极是凝重，跟着任我行又重重喘了几口气，才知适才所闻的喘息声是他所发。但见盈盈身子战抖，当及伸手去握她左手，立觉一阵寒气钻入了体内，他登时恍然，任我行中了敌人的阴寒内力，正在全力散发，于是依照西湖底铁板上所刻散功之法，将钻进体内的寒气缓缓化去。

任我行得他相助，心中登时一宽，向问天和盈盈的内力和他所习并非一路，只能助他抗寒，却不能化散。他自己全力运功，以免全身冻结为冰，已再无余力散发寒气，坚持既久，越来越觉吃力。令狐冲这运功之法却是釜底抽薪，将“寒冰真气”从他体内一丝丝的抽将出来，散之于外。

四人手牵手的站在雪地之中，便如僵硬了一般。大雪纷纷落在四人头上脸上，渐渐将四人的头发、眼睛、鼻子、衣服都盖了起来。

令狐冲一面运功，心下暗自奇怪：“怎地雪花落在脸上，竟不消融？”

他不知左冷禅所练的“寒冰真气”厉害之极，散发出来的寒气远比冰雪寒冷。

此时他四人只脏腑血液才保有暖气，肌肤之冷，已若坚冰，雪花落在身上，竟丝毫不融，比之落在地下还积得更快。

过了良久良久，天色渐明，大雪还是不断落下。令狐冲担心盈盈娇女弱质，受不起这寒气长期侵袭，只是任我行体内的寒毒并未去尽，虽然喘息之声已不再闻，却不知此时是否便可罢手。罢手之后是否另有他变。他拿不定主意，只好继续助他散功，好在从盈盈的手掌中觉到，她肌肤虽冷，身子却早已不再颤抖，自己掌心察觉到她手掌上脉搏微微跳动。这时他双眼上早已积了数寸白雪，只隐隐觉到天色已明，却甚么也看不到了。当下不住加强运功，只盼及早为任我行化尽体内的阴寒之气。

又过良久，忽然东北角上远远传来马蹄声，渐奔渐近，听得出是一骑前，一骑后，跟着听得一人大声呼叫：“师妹，师妹，你听我说。”

令狐冲双耳外虽堆满了白雪，仍听得分明，正是师父岳不群的声音。两骑不住驰近，又听得岳不群叫道：“你不明白其中缘由，便乱发脾气，你听我说啊。”跟着听得岳夫人叫道：“我自已不高兴，关你甚么事了？又有甚么好说？”听两人叫唤和马匹奔跑之声，是岳夫人乘马在前，岳不群乘马在后追赶。

令狐冲甚是奇怪：“师娘生了好大的气，不知师父如何得罪了她。”

但听得岳夫人那乘马笔直奔来，突然间她“咦”的一声，跟着坐骑嘘哩哩一声长嘶，想必是她突然勒马止步，那马人立了起来。不多时岳不群纵马赶到，说道，“师妹，你瞧这四个雪人堆得很像，是不是？”岳夫人哼的一声，似是余怒未息，跟着自言自语：“在这旷野之中，怎么有人堆了这四个雪人？”

令狐冲刚想：“这旷野间有甚么雪人？”随即明白：“我们四人全身堆满了白雪，臃肿不堪，以致师父、师娘把我们当作了雪人。”师父、师娘便在眼前，情势尴尬，但这件事却实在好笑之极。跟前却又栗栗危惧：“师父一发觉是我们四人，势必一剑一个。他此刻要杀我们，那是用不着花半分力气。”

岳不群道：“雪地里没足印，这四个雪人堆了有好几天啦。师妹，你瞧，似乎三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岳夫人道：“我看也差不多，又有甚么男女之别了？”一声　喝，催马欲行。岳不群道：“师妹，你性子这么急！这　里左右无人，咱们从长计议，岂不是好？”岳夫人道：“甚么性急性缓？我自回华山去。你爱讨好左冷禅，你独自上嵩山去罢。”

岳不群道：“谁说我爱讨好左冷禅了？我好端端的华山派掌门不做，干么要向嵩山派低头？”岳夫人道：“是啊！我便是不明白，你为甚么要向左冷禅低首下心，听他指使？虽说他是五岳剑派盟主，可也管不着我华山派的事。五个剑派合而为一，武林中还有华山派的字号吗？当年师父将华山派掌门之位传给你，曾说甚么话来？”岳不群道：“恩师要我发扬光大华山一派的门户。”岳夫人道：“是啊。你若答应了左冷禅，将华山派归入了嵩山，怎对得住泉下的恩师？常言道得好：宁为鸡口，毋为牛后。华山派虽小，咱们尽可自立门户，不必去依附旁人。”

岳不群叹了口气，道，“师妹，恒山派定闲、定逸两位师太武功，和咱二人相较，谁高谁下？”岳夫人道：“没比过，我看也差不多。你问这个又干甚么了？”岳不群道：“我也看是差不多，这两位师太在少林寺中丧身，显然是给左冷禅害的。”

令狐冲心头一震，他本来也早疑心是左冷禅作的手脚，否则别人也没这么好的功夫。少林、武当两派掌门武功虽高，但均是有道之士，决不会干这害人的勾当。嵩山派数次围攻恒山三尼不成，这次定是左冷禅亲自出手。任我行这等厉害的武功，尚且败在左冷禅手下，恒山派两位师太自然非他之敌。

岳夫人道：“是左冷禅害的，那又如何？你如拿到了证据，便当邀集正教中的英雄，齐向左冷禅问罪，替两位师太伸冤雪恨才是。”岳不群道：“一来没有证据，二来又是强弱不敌。”

岳夫人道：“甚么强弱不敌？咱们把少林派方证方丈、武当派冲虚道长两位都请了出来主持公道，左冷禅又敢怎么样了？”岳不群道：“就只怕方证方丈他们还没请到，咱夫妻已如恒山派那两位师太一样了。”岳夫人道：“你说左冷禅下手将咱二人害了？哼，咱们既在武林立足，那又顾得了这许多？前怕虎，后怕狼的，还能在江湖上混么？”

令狐冲暗暗佩服："师娘虽是女流之辈，豪气尤胜须眉。"

岳不群道："咱二人死不足惜，可又有甚么好处？左冷禅暗中下手，咱二人死得不明不白，结果他还不是开山立派，创成了那五岳派？说不定他还会捏造个难听的罪名，加在咱们头上呢。"岳夫人沉吟不语。岳不群又道："咱夫妇一死，华山门下的群弟子尽成了左冷禅刀下鱼肉，哪里还有反抗的余地？不管怎样，咱们总得给珊儿想想。"

岳夫人唔了一声，似已给丈夫说得心动，隔了一会，才道："嗯，咱们那就暂且不揭破左冷禅的阴谋，依你的话，面子上跟他客客气气的敷衍，待机而动。"

岳不群道："你肯答应这样，那就很好。平之那家传的《辟邪剑谱》，偏偏又给令狐冲这小贼吞没了，倘若他肯还给平之，我华山群弟子大家学上一学，又何惧于左冷禅的欺压？我华山派又怎致如此朝不保夕、难以自存？"

岳夫人道："你怎么仍在疑心冲儿剑术大进，是由于吞没了平儿家传的《辟邪剑谱》？少林寺中这一战，方证大师、冲虚道长这等高人，都说他的精妙剑法是得自风师叔的真传。虽然风师叔是剑宗，终究还是咱们华山派的。

冲儿跟魔教妖邪结交，果然是大大不对，但无论如何，咱们再不能冤枉他吞没了《辟邪剑谱》。倘若方证大师与冲虚道长的话你仍然信不过，天下还有谁的话可信？"

令狐冲听师娘如此为自己分说，心中感激之极，忍不住便想扑出去抱住她。

突然之间，他头上震动了几下，正是有人伸掌在他头顶拍击，心道："不好，咱们的行藏给识破了。任教主寒毒尚未去尽，师父、师娘又再向我动手，那便如何是好？"只觉得盈盈手上传过来的内力跟着剧震数下，料想任我行也是心神不定。但头顶给人这么轻轻拍了几下后，便不再有甚么动静。

只听得岳夫人道："昨天你和冲儿动手，连使'浪子回头'、'苍松迎客'、'弄玉吹萧'、'萧史乘龙'这四招，那是甚么意思？"岳不群嘿嘿一笑，道："这小贼人品虽然不端，毕竟是你我亲手教养长大，眼看他误入歧途，实在可惜，只要他浪子回头，我便许他重归华山门户。"岳夫人道："这意思我理会得。可是另外两招呢？"岳不群道："你心中早已知道，又何必问我？"岳夫人道："倘若冲儿肯弃邪归正，你就答允将珊儿许配他为妻，是不是？"岳不群道："不错。"岳夫人道："你这样向他示意，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呢，还是确有此意？"

岳不群不语。令狐冲又感到头顶有人轻轻敲击，当即明白，岳不群是一面沉思，一面伸手在雪人的头上轻拍，倒不是识破了他四人。

只听岳不群道："大丈夫言出如山，我既答允了他，自无反悔之理。"

岳夫人道："他对那魔教妖女十分迷恋，你岂有不知？"岳不群道："不，他对那妖女感激则有之，迷恋却未必。平日他对珊儿那般情景，和对那妖女大不相同，难道你瞧不出来？"岳夫人道："我自然也瞧出了。你说他对珊儿仍然并未忘情？"岳不群道："岂但并未忘情，简直是……简直是相思入骨。他一明白了我那几招剑招的用意之后，你不见他那一股喜从天降、心花怒放的神气？"岳夫人冷冷的道："正因为如此，因此你是以珊儿为饵，要引他上钩？要引得他为了珊儿之故，故意输了给你？"

令狐冲虽积雪盈耳，仍听得出师娘这几句话中，充满着愤怒和讥刺之意。

这等语气，他从来没听到曾出之于师娘之口。岳不群夫妇向来视他如子，平素说话，在他面前亦无避忌。岳夫人性子较急，在家务细事上，偶尔和丈夫顶撞几句，原属常有，但遇上门户弟子之事，她向来尊重丈夫的掌门身分，绝不违拗其意。此刻如此说法，足见她心中已是不满之极。

岳不群长叹一声；道："原来连你也不能明白我的用意。我一己的得失荣辱事小，华山派的兴衰成败却是事大。倘若我终能劝服令狐冲，令他重归华山，那可是一举四得，大大的美事。"岳夫人道："甚么一举四得？"岳不群道："令狐冲剑法高强之极，远胜于我。他是得自辟邪剑谱也好，是得自风师叔的传授也好，他如重归华山，我华山派声威大振，名扬天下，这是第一桩大事。左冷禅吞并华山派的阴谋固然难以得逞，连泰山、恒山、衡山三派也得保全，这是第二桩大事。他重归正教门下，令魔教不但去了一个得力臂助，反而多了一个大敌，正盛邪衰，这是第三桩大事。师妹，你说是不是呢？"

岳夫人道："嗯，那第四桩呢？"岳不群道，"这第四桩啊，我夫妇膝下无子，向来当冲儿是亲生孩儿一般。他误入歧途，我实在痛心非凡。我年纪已不小了，这世上的虚名，又何足道？只要他真能改邪归正，咱们一家团圆，融融泄泄，岂不是天大的喜事？"

令狐冲听到这里，不由得心神激荡，"师父！师娘！"这两声，险些便叫出口来。

岳夫人道："珊儿和平之情投意合，难道你忍心硬生生的将他二人拆开，令珊儿终身遗恨？"岳不群道："我这是为了珊儿好。"岳夫人道："为珊儿好？平之勤勤恳恳，规规矩矩，有甚么不好了？"岳不群道："平之虽然用功，可是和令狐冲相比，那是天差地远了，这一辈子拍马也追他不上。"

岳夫人道："武功强便是好丈夫吗？我真盼冲儿能改邪归正、重入本门。但他胡闹任性、轻浮好酒，珊儿倘若嫁了他，势必给他误了终身。"

令狐冲心下惭愧，寻思："师母说我'胡闹任性，轻浮好酒'，这八字确是的评。可是倘若我真能娶小师妹为妻，难道我会辜负她吗？不，万万不会！"

岳不群又叹了口气，说道："反正我枉费心机，这小贼陷溺已深，咱们这些话，也都是白说了。师妹，你还生我的气么？"

岳夫人不答，过了一会，问道："你腿上痛得厉害么？"岳不群道："那只是外伤，不打紧。咱们这就回华山去罢。"岳夫人"嗯"了一声。但听得二骑踏雪之声，渐渐远去。

令狐冲心乱如麻，反复思念师父师娘适才的说话，竟尔忘了运功，突然一股寒气从手心中涌来，不禁机伶伶的打个冷战，只觉全身奇寒彻骨，急忙运功抵御，一时运得急了，忽觉内息在左肩之处阻住，无法通过，他急忙提气运功。可是他练这"吸星大法"，只是依据铁板上所刻要诀，无师自通，种种细微精奥之处，未得明师指点，这时强行冲荡，内息反而岔得更加厉害，先是左臂渐渐僵硬，跟着麻木之感随着经脉通至左胁、左腰，顺而向下，整条左腿也麻木了，令狐冲惶急之下，张口大呼，却发觉口唇也已无法动弹。

便在此时，马蹄声响，又有两乘马驰近。有人说道："这里蹄印杂乱，爹爹、妈妈曾在这里停留。"正是岳灵珊的声音。令狐冲又惊又喜："怎地小师妹也来了？"听得另一人道："师父腿上有伤，别要出了岔子，咱们快随着蹄印追去。"却是林平之的声音。令狐冲心道："是了，雪地中蹄印清晰。小师妹和林师弟追寻师父、师娘，一路寻了过来。"

岳灵珊忽然叫道："小林子，你瞧这四个雪人儿多好玩，手拉手的站成一排。"林平之道："附近好像没人家啊，怎地有人到这里堆雪人玩儿？"

岳灵珊笑道："咱们也堆两个雪人玩玩好不好？"林平之道："好啊，堆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也要手拉手的。"岳灵珊翻身下马，捧起雪来便要堆砌。

林平之道："咱们还是先去找寻师父、师娘要紧。找到他二位之后，慢慢再堆雪人玩不迟。"岳灵珊道："你便是扫人家的兴。爹爹腿上虽然受伤，骑在马上便和不伤一般无异，有妈妈在旁，还怕有人得罪他们么？他两位双剑纵横江湖之时，你都还没生下来呢。"林平之道："话是不错。不过师父、师娘还没找到，咱们却在这里贪玩，总是心中不安。"岳灵珊道："好罢，就听你的。不过找到了爹妈，你可得陪我堆两个挺好看的雪人。"林平之道："这个自然。"

令狐冲心想："我料他必定会说：'就像你这般好看。'又或是说：'要堆得像你这样好看，可就难了。'不料他只说'这个自然'，就算了事。"

转念又想："林师弟稳重厚实，哪似我这般轻佻？小师妹倘若要我陪她堆雪人，便有天大的事，我也置之脑后了。偏生小师妹就服他的，

虽然不愿意，却半点也不使小性儿，没闹别扭，哪里像她平时对我这样？嗯，林师弟身子是大好了，不知那一剑是谁砍他的，小师妹却把这笔帐算在我头上。”

他全神贯注倾听岳灵珊和林平之说话，忘了自身僵硬，这一来，正合了“吸星大法”行功的要诀：“无所用心，浑不着意。”左腿和左腰的麻木便渐渐减轻。

只听得岳灵珊道：“好，雪人便不堆，我却要在这四个雪人上写几个字。”

刷的一声，拔出了长剑。

令狐冲又是一惊：“她要用剑在我们四人身上乱划乱刺，那可糟了。”

要想出声叫唤，挥手阻止，苦于口不能言，手不能动。但听得嗤嗤几声轻响，她已用剑尖在向问天身外的积雪上划字，一路划将过来，划到了令狐冲身上。

幸好她划得甚浅，没破雪见衣，更没伤到令狐冲的皮肉，令狐冲寻思：“不知她在我们身上写了些甚么字？”

只听岳灵珊柔声道：“你也来写几个字罢。”林平之道：“好！”接过剑来，也在四个雪人身上划字，也是自左而右，至令狐冲身上而止。

令狐冲心道：“不知他又写了甚么字？”

只听岳灵珊道：“对了，咱二人定要这样。”良久良久，两人默然无语。

令狐冲更是好奇，寻思：“一定要怎么样？只有他二人走了之后，任教主身上的寒毒去净，我才能从积雪中挣出来看。啊哟不好，我身子一动，积雪跌落，他们在我身上刻的字可就毁了。倘若四人同时行动，更加一个字也无法看到。”

又过一会，忽听得远处隐隐传来一阵马蹄之声，相隔尚远，但显是向这边奔来。令狐冲听蹄声共有十余骑之多，心道：“多半是本派其余的师弟妹们来啦。”蹄声渐近，但林岳二人似乎始终未曾在意。听得那十余骑从东北角上奔来，到得数里之外，有七八骑向西驰去，列成横队后才继续驰近，显然要两翼包抄。令狐冲心道：“来人不怀好意！”

突然之间，岳灵珊惊呼：“啊哟，有人来啦！”蹄声急响，十余骑发力疾驰，随即飕飕两声响，两只长箭射来，两匹马齐声悲嘶，中箭倒地。令狐冲心道：“来人武功不弱，用意更是歹毒，先射死小师妹和林师弟的坐骑，教他们难以逃走，”

只听得十余人大笑　喝，纵马逼近。岳灵珊惊呼一声，退了几步。只听一人笑道：“一个小弟弟，一个小妹妹，你们是哪一家，哪一派的门下啊？”

林平之朗声道：“在下华山门下林平之，这位是我师姊姓岳。众位素不相识，何故射死了我们的坐骑？”那人笑道：“华山门下？嗯，你们师父，便是那个比剑败给徒儿的，甚么君子剑岳先生了？”

令狐冲心头一痛：“此番群豪聚集少林，我得罪师父，只是昨日之事，但顷刻间便天下皆知。我累得师父给旁人如此耻笑，当真罪孽深重。”

林平之道：“令狐冲素行不端，屡犯门规，早在一年之前，便已逐出了华山派门户。”意思是说，师父虽然输给了他，却只是输于外人，并非输给本门弟子。

那人笑道：“这个小妞儿姓岳，是岳不群的甚么人？”岳灵珊怒道：“关你甚么事了？你射死我的马，赔我马来。”那人笑道：“瞧她这副浪劲儿，多半是岳不群的小老婆。”其余十余人轰然大笑起来。

令狐冲暗自吃惊：“此人吐属粗鄙，绝非正派人物，只怕对小师妹不利。”

林平之道：“阁下是江湖前辈，何以说话如此不干不净？我师姊是我师父的千金。”

那人笑道：“原来是岳不群的大小姐，当真是浪得虚名。”旁边一人问道：“卢大哥，为甚么浪得虚名？”那人道：“我曾听人说，岳不群的女儿相貌标致，算是后一辈人物中的美女，一见之下，却也不过如此。”另一人笑道：“这妞儿相貌稀松平常，却是细皮白肉，脱光了瞧瞧，只怕不差。哈哈，哈哈！”十几个人又都大笑，笑声中充满了淫秽之意。

岳灵珊、林平之、令狐冲听到如此无礼的言语，尽皆怒不可遏。林平之拔出长剑，喝道：“你们再出无耻之言，林某誓死周旋。”

那人笑道：“你们瞧，这两个奸夫淫妇，在雪人上写了甚么字啊？”

林平之大叫：“我跟你们拚了！”令狐冲只听得嗤的一声响，知是林平之挺剑刺出，跟着乒乒乓乓声响，有人跃下马来，跟他动上了手。随即岳灵珊挺剑上前。七八名汉子同时叫道：“我来对付这妞儿。”一名汉子笑道：“大家别争，谁也轮得到。”兵刃撞击，岳灵珊也和敌人动上了手。猛听一名汉子大声怒吼，叫声中充满了痛楚，当是中剑受伤。一名汉子道：“这妞儿下手好狠，史老三，我跟你报仇。”

刀剑格斗声中，岳灵珊叫道：“小心！”当的一声大响，跟着林平之哼了一声。岳灵珊惊叫：“小林子！”似乎是林平之受了伤。有人叫道：“将这小子宰了罢！”那带头的道：“别杀他，捉活的。拿了岳不群的女儿女婿，不怕那伪君子不听咱们的。”

令狐冲凝神倾听，只闻金刃劈空之声呼呼而响。突然当的一声，又是拍的一响。一名汉子骂道：“他妈的，臭小娘。”令狐冲忽觉有人靠在自己身上，听得岳灵珊喘息甚促，正是她靠在自己这个“雪人”之上。叮当数响，一名汉子欢声叫道：“这还拿不住你？”岳灵珊“啊”的一声惊叫，不再听得兵刃相交，众汉子却都哈哈大笑起来。

令狐冲感到岳灵珊被人拖开，又听她叫道：“放开我！放开我！”一人笑道：“闵老二，你说她一身细皮白肉，老子可就不信，咱们剥光了她衣衫瞧瞧。”众人鼓掌欢呼。林平之骂道：“狗强……”拍的一声，给人踢了一脚，跟着嗤的一声响，竟是布帛撕裂之声。

令狐冲耳听小师妹为贼人所辱，哪里还顾得任我行的寒毒是否已经驱尽，使力一挣，从积雪中跃出，右手拔出腰间长剑，左手便去抹脸上积雪，岂知左手并不听使唤，无法动弹。

众人惊呼声中，他伸右臂在脸上一抹，一见到光亮，长剑递出，三名汉子咽喉中剑。他回过身来，刷刷两剑，又刺倒二人。眼见一名汉子拿住了岳灵珊双手，将她双臂反在背后，另一名汉子站在她身前，拔刀欲待迎敌，令狐冲长剑从他左胁下刺入，右腿一抬，将那人踢开，长剑从尸身中拔出，耳听得背后有人偷袭，竟不回头，反手两剑，刺中了背后二人的心口，顺手挺剑，从岳灵珊身旁掠过，直刺拿住她双手那人的咽喉。那人双手一松，扑在岳灵珊肩头，喉头血如泉涌。

这一下变故突兀之极，令狐冲连杀九人，仅是瞬息间之事。那带头的一声　喝，舞动双铁牌向令狐冲头顶砸到。令狐冲长剑抖动，从他两块铁牌间　的空隙中穿入，直刺他左眼。那人大叫一声，向后便倒。令狐冲回过头来，横削直刺，又杀了三人。余下四人只吓得心胆俱裂，发一声喊，没命价四下奔逃。

令狐冲叫道：“你们辱我小师妹，一个也休想活命。”追上二人，长剑疾刺，都是从后背穿向前胸。这二人奔行正急，中剑气绝，脚下未停，兀自奔出十余步这才倒地。

眼见余下二人一个向东，一个向西，令狐冲疾奔往东，使致一掷，长剑幻作一道银光，从那人背腰插入。令狐冲转头向西首那人追去，奔行十余丈后，已追到那人身后，一伸手，这才发觉手中并无兵刃。他运力于指，向那人背心戳去。那人背上一痛，回刀砍来。令狐冲拳脚功夫平平，适才这一指虽戳中了敌人，但不知运力之法，却伤不了他，见他举刀砍到，不由得心下发慌，急忙闪避，见他右胁下是个老大破绽，左手一拳直击过去，不料左臂只微微一动，抬不起来，敌人的钢刀却已砍向面前。

令狐冲大骇之下，急向后跃。那汉子举刀猛扑。令狐冲手中没了兵刃，不敢和他对敌，只得转身而逃。岳灵珊拾起地下长剑，叫道：“大师哥，接剑！”将长剑掷来。令狐冲右手一抄，接住了剑，转过身子，哈哈一笑。那汉子钢刀举在半空，作势欲待砍下，突然见到他手中长剑

闪烁，登时吓呆了，这一刀竟尔砍不下来。

令狐冲慢慢走近，那汉子全身发抖，双膝一屈，跪倒在雪地之中。令狐冲怒道：“你辱我师妹，须饶你不得。”长剑指在他咽喉之上，心念一动，走近一步，低声问道：“写在雪人上的，是些甚么字？”那汉子颤声道：“是……是……‘海枯……海枯……石烂，两……情……情不……不渝’。”自从世上有了“海枯石烂，两情不渝”这八个字以来，说得如此胆战心惊、丧魂落魄的，只怕这是破题儿第一遭了。令狐冲一呆，道：“嗯，是海枯石烂，两情不渝。”心头酸楚，长剑送出，刺入他咽喉。

回过身来，只见岳灵珊正在扶起林平之，两人满脸满身都是鲜血。林平之站直身子，向令狐冲抱拳道：“多谢令狐兄相救之德。”令狐冲道：“那算得甚么？你伤得不重吗？”林平之道：“还好！”令狐冲将长剑还给了岳灵珊，指着地下两行马蹄印痕，说道：“师父、师娘，向此而去。”林平之道：“是。”

岳灵珊牵过敌人留下的两匹坐骑，翻身上马，道：“咱们找爹爹、妈妈去。”林平之挣扎着上了马。岳灵珊纵马驰过令狐冲身边，将马一勒，向他脸上望去。

令狐冲见到她的目光，也向她瞧去。岳灵珊道：“多……多谢你……”

一回头，提起缰绳，两骑马随着岳不群夫妇坐骑所留下的蹄印，向西北方而去。

令狐冲怔怔的瞧着他二人背影没在远处树林之后，这才慢慢转过身子，只见任我行、向问天、盈盈三人都已抖去身上积雪，凝望着他。

令狐冲喜道，“任教主，我没累到你的事？”任我行苦笑道：“我的事没累到，你自己可糟得很了。你左臂怎么样？”令狐冲道：“臂上经脉不顺，气血不通，竟不听使唤。”

任我行皱眉道：“这件事有点儿麻烦，咱们慢慢再想法子。你救了岳家大小姐，总算报了师门之德，从此谁也不欠谁的情。向兄弟，卢老大怎地越来越不长进了。干起这些卑鄙龌龊的事来？”向问天道：“我听他口气，似是要将这两个年轻人擒回黑木崖去。”任我行道：“难道是东方不败的主意？他跟这伪君子又有甚么梁子了？”

令狐冲指着雪地中横七竖八的尸首，问道：“这些人是东方不败的属下？”任我行道：“是我的属下。”令狐冲点了点头。

盈盈道：“爹爹，他的手臂怎么了？”任我行笑道：“你别心急！乖女婿给爹爹驱除寒毒，泰山老儿自当设法治好他手臂。”说着呵呵大笑，瞪视令狐冲，瞧得他甚感尴尬。

盈盈低声道，“爹爹，你休说这等言语。冲哥自幼和华山岳小姐青梅竹马，一同长大，适才冲哥对岳小姐那样的神情，你难道还不明白么？”任我行笑道：“岳不群这伪君子是甚么东西？他的女儿又怎能和我的女儿相比？

再说，这岳姑娘早已另外有了心上人，这等水性的女子，冲儿今后也不会再将她放在心上。小孩子时候的事，怎作得准？”盈盈道：“冲哥为了我大闹少林，天下知闻，又为了我而不愿重归华山，单此两件事，女儿已经心满意足，其余的话，不用提了。”

任我行知道女儿十分要强好胜，令狐冲既未提出求婚，此刻就不便多说，反正那也只是迟早间之事，当下又是哈哈一笑，说道：“很好，很好，终身大事，慢慢再谈。冲儿，打通左臂经脉的秘诀，我先传你。”将他招往一旁，将如何运气、如何通脉的法门说 了，待听他复述一遍，记忆无误，又道：“你助我驱除寒毒，我教你通畅经脉，咱俩仍是两不亏欠。要令左臂经脉复元，须得七日时光，可不能躁进。”令狐冲应道：“是。” 任我行招招手，叫向问天和盈盈过来，说道：“冲儿，那日在孤山梅庄，我邀你入我日月神教，当时你一口拒却。今日情势已大不相同，老夫旧事重提，这一次，你再不会推三阻四了罢？”令狐冲踌躇未答，任我行又道：“你习了我的吸星大法之后，他日后患无穷，体内异种真气发作之时，当真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老夫说过的话，决无反悔，你若不入本教，纵然盈盈嫁你，我也不能传你化解之道。就算我女儿怪我一世，我也是这一句话。我们眼前大事，是去向东方不败算帐，你是不是随我们同去？”

令狐冲道：“教主莫怪，晚辈决计不入日月神教。”这两句话朗朗说来，斩钉截铁，绝无转圜余地。

任我行等三人一听，登时变色。向问天道：“那却是为何？你瞧不起日月神教吗？”

令狐冲指着雪地上十余具尸首，说道：“日月神教中尽是这些人，晚辈虽然不肖，却也羞与为伍。再说，晚辈已答应了定闲师太，要去当恒山派的掌门。”

任我行、向问天、盈盈三人脸上都露出怪异之极的神色。令狐冲不愿入教，并不如何出奇，而他最后这一句话当真是奇峰突起，三人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任我行伸出食指，指着令狐冲的脸，突然哈哈大笑，直震得周遭树上的积雪簌簌而落。他笑了好一阵，才道：“你……你……你要去做尼姑？去做众尼姑的掌门人？”

令狐冲正色道，“不是做尼姑，是去做恒山派掌门人。定闲师太临死之时，亲口求我，晚辈若不答应，老师太死不瞑目。定闲师太是为我而死，晚辈明知此事势必骇人听闻，却是无法推却。”

任我行仍是笑声不绝。

盈盈道：“定闲师太是为了女儿而死的。”令狐冲向她瞧去，眼光中充满了感激之意。

任我行慢慢止住了笑声，道：“你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令狐冲道：“不错。定闲师太是受我之托，因此丧身。”任我行点头道：“那也好！我是老怪，你是小怪。不行惊世骇俗之事，何以成惊天功地之人？你去当大小尼姑的掌门人罢。你这就上恒山去？”

令狐冲摇头道：“不！晚辈要上少林寺去。”

任我行微微一奇，随即明白，道：“是了，你要将两个老尼姑的尸首送回恒山。”转头向盈盈道：“你要随冲儿一起上少休寺去罢？”盈盈道：“不，我随着爹爹。”

任我行道：“对啦，终不成你跟着他上恒山去做尼姑。”说着呵呵呵的笑了几声，笑声中却尽是苦涩之意。

令狐冲一拱到地，说道：“任教主，向大哥，盈盈，咱们就此别过。”

转过身来，大踏步的去了。他走出十余步，回头说道：“任教主，你们何时上黑木崖去！”

任我行道：“这是本教教内之事，可不劳外人操心。”他知道令狐冲问这句话，意欲届时拔刀相助，共同对付东方不败，当即一口拒却。

令狐冲点了点头，从雪地里拾起一柄长剑，挂在腰间，转身而去。

第二十九章　掌門

恒山派四名大弟子將法器依次遞過，乃是一部經書，一個木魚，一串念珠，一柄短劍。令狐衝見到木魚、念珠，不由得發窘。



二十九　掌门

傍晚时分，令狐冲又到了少林寺外，向知客僧说明来意，要将定闲、定逸两位师太的遗体迎归恒山。知客僧进内禀告，过了一会，出来说道：“方丈言道：两位师大的法体已然火化。本寺僧众正在诵经恭送。两位师太的茶昆舍利，我们将派人送往恒山。”

令狐冲走到正在为两位师太做法事的偏殿，向骨灰坛和莲位灵牌跪倒，恭恭敬敬的磕了几个头，暗暗祷祝：“令狐冲有生之日，定当尽心竭力，协助恒山一派发扬光大，不负了师太的付托。”

令狐冲也不求见方证方丈，径和知客僧作别，便即出寺。到得山下，大雪兀自未止，当下在一家农家中借宿。次晨又向北行，在市集上买了一匹马代步。每日只行七八十里，便即住店，依着任我行所授法门，缓缓打通经脉，七日之后，左臂经脉运行如常。

又行数日，这一日午间在一家酒楼中喝酒，眼见街上人来人往，甚是忙碌，家家户户正在预备过年，一片喜气洋洋。令狐冲自斟自饮，心想：“往年在华山之上，师娘早已督率众师弟妹到处打扫，磨年糕，办年货，缝新衣，小师妹也已剪了不少窗花，热闹非凡。今年我却孤零零的在这里喝这闷酒。”

正烦恼间，忽听得楼梯上脚步声响，有人说道：“口干得很了，在这里喝上几杯，倒也不坏。”另一人道：“就算口不干，喝上几杯，难道就坏了？”

又一人道：“喝酒归喝酒，口干归口干，两件事岂能混为一谈？”又一人道：“越是喝酒口越干，两件事非但不能混为一谈，而且是截然相反。”令狐冲一听，自知是桃谷六仙到了，心中大喜，叫道：“六位桃兄，快快上来，跟我一起喝酒。”

突然间呼呼声响，桃谷六仙一起飞身上楼，抢到令狐冲身旁，伸手抓住他肩头、手臂，纷纷叫嚷：”是我先见到他的。”“是我先抓到他。”“是我第一个说话，令狐公子才听到我的声音。”“若不是我说要到这里来，怎能见得到他？”

令狐冲大是奇怪，笑问：“你们六个又捣甚么鬼了？”

桃花仙奔到酒楼窗边，大声叫道：“小尼姑，大尼姑，老尼姑，不老不小中尼姑！我桃花仙找到令狐公子啦，快拿一千两银子来。”桃枝仙跟着奔过去，叫道：“是我桃枝仙第一个发现他，大小尼姑，快拿银子来。”桃根仙和桃实仙各自抓住令狐冲一条手臂，兀自叫嚷：“是我寻到的！”“是我！是我！”

只听得长街彼端有个女子声音叫道：“找到了令狐大侠么？”

桃实仙道：“是我找到了令狐冲，快拿钱来。”桃干仙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桃根仙道：“对，对！小尼姑倘若赖帐，咱们便将令狐冲藏了起来，不给她们。”桃枝仙问道：“怎生藏法？将他关起来，不给小尼姑们见到么？”

楼梯上脚步声响，抢上几个女子，当先一人正是恒山派弟子仪和，后面跟着四个尼姑，另有两个年轻姑娘，却是郑萼和秦绢。七人一见令狐冲，满脸喜色，有的叫“令狐大侠”，有的叫“令狐大哥”，也有的叫“令狐公子”的。

桃于仙等一齐伸臂，拦在令狐冲面前，说道：“不给一千两银子，可不能交人。”

令狐冲笑道：“六位桃兄，那一千两银子，却是如何？”桃枝仙道：“刚才我们见到她们，她们问我有没有见到你。我说暂时还没见到，过不多时便见到了。”秦绢道：“这位大叔当面撒谎，他说：‘没有啊，令狐冲身上生脚，他这会儿多半到了天涯海角，我们怎见得到？’”桃花仙道：“不对，不对。我们早有先见之明，早就算到要在这里见到今狐冲。”桃干仙道：“是啊！否则的话，怎地我们不去别的地方，偏偏到这里来？”

令狐冲笑道：“我猜到啦。这几位师姊师妹有事寻我，托六位相助寻访，你们便开口要一千两银子，是不是？”

桃干仙道：“我们开口讨一千两银子，那是漫天讨价，她们倘若会做生意，该当着地还钱才是。哪知她们大方得紧，这个中尼姑说道：‘好，只要找到令狐大侠，我们便给一千两银子。’这句话可是有的？”仪和道：“不错，六位相帮寻访到了令狐大侠，我们恒山派该当奉上纹银一千两便是。”

六只手掌同时伸出，桃谷六仙齐道：“拿来。”

仪和道：“我们出家人，身上怎会带这许多银子？相烦六位随我们到恒山去取。”她只道桃谷六仙定然怕麻烦，岂知六人竟是一般的心思，齐声道：“很好，便跟你们上恒山去，免得你们赖帐。”

令狐冲笑道：“恭喜六位发了大财啦，将区区在下卖了这么大价钱。”

桃谷六仙橘皮般的脸上满是笑容，拱手道：“托福，托福！沾光，沾光！”

仪和等七人却惨然变色，齐向令狐冲拜倒。令狐冲惊道：“各位何以行此大礼？”急忙还礼。仪和道：“参见掌门人。”令狐冲道：”你们都知道了？快请起来。”

桃根仙道：“是啊，跪在地下，说话可多不方便。”令狐冲站起身来，说道：“六位桃兄，我和恒山派这几位有要紧事情商议，请六位在一旁喝酒，不可打扰，以免你们这一千两银子拿不到手。”桃谷六仙本来要大大的罗唆一番，听到最后一句话，当即住口，走到靠街窗口的一张桌旁坐下，呼酒叫菜。

仪和等站起身来，想到定闲、定逸两位师太惨死，不禁都痛哭失声。

桃花仙道：“咦，奇怪，奇怪，怎么忽然哭了起来？你们见到令狐冲要哭，那就不用见了。”令狐冲向他怒目而视，桃花仙吓得伸手按住了口。

仪和哭道：“那日令狐大哥……不，掌门人你上岸喝酒，没再回船，后来衡山派的莫大师伯来向我们谕示，说你到少林寺去见掌门师叔和定逸师叔去了。大伙儿一商量，都说不如也往少林寺来，以便和两位师叔及你相聚。不料行到中途，便遇到几十个江湖豪客，听他们高谈阔论，大讲你如何率领群豪攻打少林寺，如何将少林寺数千僧众尽数吓跑之事。有一个大头矮胖子，说是姓老，他说……他说掌门师叔和定逸师叔两位，在少林寺中为人所害。掌门师叔临终之时，要你……要你接任本派掌门，你已经答允了。这一句话，当时许多人都是亲耳听见的……”她说到这里，已泣不成声，其余六名弟子也都抽抽噎噎的哭泣。

令狐冲叹道：“定闲师太当时确是命我肩担这个重任，但想我是个年轻男子，声名又是极差，人人都知我是个无行浪子，如何能做恒山派的掌门？

只不过眼见当时情势，我若不答应，定闲师太死不瞑目。唉，这可为难得紧了。”

仪和道：“我们……我们大伙儿都盼望你……盼望你来执掌恒山门户。”

郑萼道：“掌门师叔，你领着我们出生入死，不止一次的救了众弟子性命。

恒山派众弟子人人都知你是位正人君子。虽然你是男子，但本门门规之中，也没不许男子做掌门那一条。”一个中年尼姑仪文道：“大伙儿听到两位师叔圆寂的消息，自是不胜悲伤，但得悉由掌门师叔你来接掌门户，恒山一派不致就此覆灭，都大感宽慰。”仪和道：“我师父和两位师叔都给人害死，恒山派‘定’字辈三位师长，数月之间先后圆寂，我们可连凶手是谁也不知道。掌门师叔，你来做掌门人当真最好不过，若不是你，也不能给我们三位师长报仇。”

令狐冲点头道：“为三位师太报仇雪恨的重担，我自当肩负。”

秦绢道：“你给华山派赶了出来，现下来做恒山派掌门。西岳北岳，武林中并驾齐驱，以后你见到岳先生，也不用叫他做师父啦，最多称他一声岳师兄便是。”

令狐冲只有苦笑，心道：“我可没面目再去见这位‘岳师兄’了。”

郑萼道：“我们得知两位师叔的噩耗后，兼程赶往少林寺，途中又遇到了莫大师伯。他说你已不在寺中，要我们赶快寻访你掌门师叔。”秦绢道：“莫大师怕说道，越早寻着你越好，要是迟了一步，你给人劝得入了魔教，正邪双方，水火不相容，恒山派可就没了掌门人啦。”郑萼向她白了一眼，道：“秦师妹便口没遮拦。掌门师叔怎会去入魔教？”秦绢道：“是，不过莫大师伯可真的这么说。”

令狐冲心想：“莫大师怕对这事推算得极准，我没参与日月教，相差也只一线之间。当日任教主若不是以内功秘诀相诱，而是诚诚恳恳的邀我加入，我情面难却，又瞧在盈盈和向大哥的份上，说不定会答应料理了恒山派大事之后，便即加盟。”说道：“因此上你们便定下一千两银子的赏格，到处捉拿令狐冲了？”

秦绢破涕为笑，说道：“捉拿令狐冲？我们怎敢啊？”郑萼道：“当时大家听莫大师伯的吩咐后，便分成七人一队，寻访掌门师叔，要请你早上恒山，处理派中大事。今日见到桃谷六仙，他们出口要一千两银子。只要寻到掌门师叔，别说一千两，就是要一万两，我们也会设法去化了来给他们。”

令狐冲微笑道：“我做你们掌门，别的好处没有，向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化缘要银子，这副本事大家定有长进。”

七名弟子想起那日在福建向白剥皮化缘之事，悲苦少抑，忍不住都脸露微笑。

令狐冲道：“好，大家不用担心，令狐冲既然答应了定闲师太，说过的话不能不算。恒山派掌门人我是做定了。咱们吃饱了饭，这就上恒山去罢。”七名弟子尽皆大喜。

令狐冲和桃谷六仙共席饮酒，问起六人要一千两银子何用。桃根仙道：“夜猫子计无施穷得要命，若没一千两银子，便过不了日子，我们答允给他凑乎凑乎。”桃干仙道：“那日在少林寺中，我们兄弟跟计无施打了个赌……”

桃花仙抢着道：“结果自然是计无施输了，这小子怎能赢得我们兄弟？”令狐冲心道：“你们和计无施打赌，输得定然是你们。”问道：“赌甚么事？”

桃实仙道：“打赌的这件事，可和你有关。我们料你一定不会做恒山派掌门，不……不……我们料定你一定做恒山派掌门。”桃花仙道：“夜猫子却料定你必定不做恒山派掌门，我们说，大丈夫言而有信，你已答允那老尼姑做恒山派掌门，天下英雄，尽皆知闻，哪里还能抵赖？”桃枝仙道：“夜猫子说道，令狐冲浪荡江湖，不久便要娶魔教的圣姑做老婆，哪肯去跟老尼姑、小尼姑们磨菇？”

令狐冲心想：“夜猫子对盈盈十分敬重，哪会口称‘魔教’？定是桃谷六仙将言语颠倒了来说。”说道：”于是你们便赌一千两银子？”

桃根仙道：“不错，当时我们想那是赢定了的。计无施又道，这一千两银子可得正大光明挣来，不能去偷去抢。我说这个自然，桃谷六仙还能去偷去抢么？”桃叶仙道：“今天我们撞到这几个尼姑，她们打起了锣到处找你，说要请你去当恒山派掌门，我们答应帮她们找你，这寻访费是一千两银子。”

令狐冲微笑道：“你们想到夜猫子要输一千两银子，太过可怜，因此要挣一千两银子来给他，好让他输给你们？”桃谷六仙齐声说道：“正是，正是，你料事如神。”桃叶仙道：“和我们六兄弟料事的本领，也就相差并不太远。”

令狐冲等一行往恒山进发，不一日到了山下。

派中弟子早已得到讯息，齐在山脚下恭候，见到令狐冲部拜了下去。令狐冲忙即还礼。说起定闲、定逸两位师太逝世之事，尽皆伤感。令狐冲见仪琳杂在众弟子之中，容色憔悴，别来大见清减，问道：“仪琳师妹，近来你身子不适么？”仪琳眼圈儿一红，道：“也没甚么。”顿了一顿，又道：“你做了我们掌门人，可不能再叫我做师妹啦。”

一路之上，仪和等都叫令狐冲作“掌门师叔”。他叫各人改口，众人总是不允，此刻听仪琳又这般叫，朗声道：“众位师姊师妹，令狐冲承本派前掌门师太遗命，前来执掌恒山派门户，其实是无德无能，决不敢当。”众弟子都道：“掌门师叔肯负此重任，实是本派的大幸。”令狐冲道：“不过大家须得答允我一件事。”仪和等道：“掌门人有何吩咐，弟子等无有不遵。”

令狐冲道：“我只做你们的掌门师兄，却不做掌门师叔。”

仪和、仪清、仪真、仪文等诸大弟子低声商议了几句，回禀道：“掌门人既如此谦光，自当从命。”令狐冲喜道：“如此甚好。”

当下众人共上恒山。恒山主峰甚高，众人脚程虽快，到得见性峰峰顶，也花了大半日时光。恒山派主庵无色庵是座小小庵堂，庵旁有三十余间瓦屋，分由众弟子居住。令狐冲见无色庵只前后两进，和构筑宏伟的少林寺相较，直如蝼蚁之比大象。来到庵中，见堂上供奉一尊白衣观音，四下里一尘不染，陈设简陋，想不到恒山派威震江湖，主庵竟然质朴若斯。

令狐冲向观音神像跪拜，由于嫂引导，来到定闲师太日常静修之所，但见四壁萧然，只地下有个旧蒲团，此外一无所有。令狐冲最爱热闹，爱饮爱食，如何能在这静如止水般的斗室中清修？若将酒坛子、熟狗腿之类搬到这静室来，未免太过亵渎了，向于嫂道：“我虽来做恒山掌门，但既不出家，又不做尼姑，派中师姊师妹们都是女流，我一个男子，住在这庵中诸多不便。请你在远处搬空一间屋子，我和桃谷六仙到那边居住，较为妥善。”

于嫂道：“是。峰西有三间大屋，原是客房，以供本派女弟子的父母们上峰探望时住宿之用。掌门人倘若合意，便暂且住在那边如何？咱们另行再为掌门人建造新居。”

令狐冲喜道：“那再好没有了，又另建甚么新居？”心下寻思：“难道我一辈子当这恒山派掌门人？一旦在派中找到合适的人选，只要群弟子都服她，我这掌门人之位立即便传了给她，我拍拍屁股走路，到江湖上逍遥快乐去也。”

来到峰西的客房，只见床褥桌椅便和乡间的富农人家相似，虽仍粗陋，却已不似无色庵那样空荡荡地一无所有。

于嫂道：“掌门人请坐，我去给你拿酒。”令狐冲喜道：“这山上有酒？”

这件事可令他喜出望外。于嫂微笑道：“不但有酒，而且有好酒，仪琳小师妹听说掌门人要上恒山来，跟我说若无好酒，只怕你这掌门人做不长。我们连夜派人下山，买得有数十坛好酒在此。”令狐冲有些不好意思，笑道：“本派人人清苦，为我一人太过破费，那可说不过去。”仪清微笑道：“那日向白剥皮化来的银子，虽然分了一半救济穷人，还剩下许多：又卖了那几十匹官马，掌门师兄便喝十年二十年，酒钱也足够了。”

当晚令狐冲和桃谷六仙痛饮一顿。次日清晨，便和于嫂、仪清、仪和等人商议如何迎国两位师大的骨灰，如何设法为三位师太报仇。仪清道：“掌门师兄接任此位，须得公告武林中同道才是，也须得遣人告知五岳剑派的盟主左师伯。”仪和怒道：“呸，我师父就是他嵩山派这批好贼害死的，两位师叔多半也是他们下的毒手，告知他们干甚么？”仪清道：“礼数可不能缺了。待得咱们查明确实，倘若三位师尊当真是嵩山派所害，那时在掌门师兄率领之下，自当大举向他们问罪。”

令狐冲点头道：“仪清师姊之言有理。只是这掌门人嘛，做就做了，却不用行甚么典礼啦。”记得幼年之时，师父接任华山掌门，繁文缛节，着实不少，上山来道贺观礼的武林同道不计其数；又想起衡山派刘正风“金盆洗手”，衡山城中也是群豪毕集。恒山派和华山、衡山齐名，自己出任掌门，到贺的人如果寥寥无几，未免丢脸，但如到贺之人极多，眼见自己一个大男人做一群女尼的掌门人，又未免可笑。

仪清明白他心意，说道：“掌门师兄既不愿惊动武林中朋友，那么届时不请宾客上山观礼，也就是了，但咱们总得定下一个正式就任的日子，知会四方。”

令狐冲心想恒山派是五岳剑派之一，掌门人就任倘若太过草草，未免有损恒山派威名，点头称是。

仪清取过一本历本，翻阅半晌，说道：“二月十六、三月初八、三月二十七，这三天都是黄道吉日，大吉大利。掌门师兄你瞧哪一天合适？”

令狐冲素来不信甚么黄道吉日、黑道凶日那一套，心想典礼越行得早，上山来参预的人越少，就可免了不少尴尬狼狈，说道：“正月里有好日子吗？”

仪清道：“正月里好日子倒也不少，不过都是利于出行、破土、婚姻、开张等等的，要到二月里，才有利于‘接印、坐衙’的好日子。”令狐冲笑道：”我又不是做官，甚么接印、坐衙？”仪和笑道：“你不是做过大将军吗？做掌门人，也是接印。”

令狐冲不愿拂逆众意，道：“既是如此，便定在二月十六罢。”当下派遣弟子，分赴少林寺迎回两位师太的骨灰，向各门派分送通知。他向下山的诸弟子一再叮嘱，千万不可张扬其事，又道：“你们向各派掌门人禀明，定闲师太圆寂，大仇未报，恒山派众弟子在居丧期内，不行甚么掌门人就任的大典，请勿遣人上山观礼道贺。”

打发了下山传讯的弟子后，令狐冲心想：“我既做恒山掌门，恒山派的剑法武功，可得好好揣摩一下才是。”当下召集留在山上的众弟子，命各人试演剑法武功，自入门的基本功夫练起，最后是仪和、仪清两名大弟子拆招，施展恒山剑法中最上乘的招式。

令狐冲见恒山派剑法绵密严谨，长于守御，而往往在最令人出其不意之处突出杀着，剑法绵密有余，凌厉不足，正是适于女子听使的武功。恒山派历代高手都是女流，自不及男子所练的武功那样威猛凶悍。但恒山剑法可说是破绽极少的剑法之一，若言守御之严，仅逊于武当派的”太极剑法”，但偶尔忽出攻招，却又在“太极剑法”之上。恒山一派在武林中卓然成家，自有其独到处。

心想在华山思过崖后洞石壁之上，曾见到刻有恒山剑法，变招之精奇，远在仪和、仪清所使剑法之上。但纵是那套剑法，亦为人所破，恒山派日后要在武林中发扬光大，其基本剑术显然尚须好好改进才是。又想起曾见定静师太与人动手，内功浑厚，招式老辣，远非仪和等诸弟子所及，听说定闲师太的武功更高，看来三位前辈师大的功夫，尚有一大半未能为诸弟子所习得。

三位师太数月间先后谢世，恒山派许多精妙功夫，只怕就此失传了。

仪和见他呆呆出神，对诸弟子的剑法不置可否，便道：“掌门师兄，我们的剑法你自是瞧不入眼，还请多多指点。”

令狐冲道：“有一套恒山派的剑法，不知三位师太传过你们没有？”从仪和手中接过剑来，将石壁上所刻的恒山派剑法，一招招使了出来。他使得甚慢，好让众弟子看得分明。

使不数招，群弟子便都喝采，但见他每一招均包含了本派剑法的精要，可是变化之奇，却比自己以往所学的每一套剑法都高明得不知多少，一招一式，人人瞧得血脉贲张，心旷神怡。这套剑招刻在石壁之上，乃是死的，令狐冲使动之时，将一招招串连在一起，其中转折连贯之处，不免加上一些门创的新意。一套剑法使罢，群弟子轰然喝采，一齐躬身拜服。

仪和道：“掌门师兄，这明明是我们恒山派的剑法，可是我们从未见过，只怕师父和两位师叔也是不会，不知你从何处学来？”令狐冲道：“我是在一个山洞中的石壁上看来的。你们倘若愿学，便传了你们如何？”群弟子大喜，连声称谢。

这日令狐冲便传了她们三招，将这三招中奥妙之处细细分说，命各弟子自行练习。

剑法虽只三招，但这三招博大精深，纵是仪和、仪清等大弟子，也得七八日功夫，才略明其中精要所在，至于郑萼、仪琳、秦绢等人，更是不易领悟。到第九日上，令狐冲又传了她们两招剑法。这套石壁上的剑法，招数并不甚多，却也花了一个多月时光，才大致授完，至于是否能融会贯通，那得瞧各人的修为与悟性了。

这一个多月中，下山传讯的众弟子陆续回山，大都面色不愉，向令狐冲回禀时说话吞吞吐吐。令狐冲情知她们必是受人讥嘲羞辱，说她们一群尼姑，却要个男子来做掌门，也不细问，只好言安慰几句，要她们分别向师姊学习所传剑法，遇有不明之处，亲自再加指点。

华山派那通书信，由于嫂与仪文两名老成持重之人送去。华山和恒山相距不远，按理该当早回。但往南方送信的弟子都已归山，于嫂和仪文却一直没回来，眼见二月十六将届，始终不见于嫂和仪文的影踪，当下又派了两名弟子仪光、仪识前去接应。

群弟子料想各门各派无人上山道贺观礼，也不准备宾客的食宿，大家只是除草洗地，将数十座屋子打扫得干净净，各人又均缝了新衣新鞋。郑萼等替令狐冲缝了一件黑布长袍，以待这日接任时穿着。恒山是五岳中的北岳，服色尚黑。

二月十六日清晨，令狐冲起床后出来，只见见性峰上每一座屋子前悬灯结彩，布置得一片喜气。一众女弟子心细，连一纸一线之微，也均安排得十分妥贴。令狐冲又是惭愧，又是感激，心道："因我之故，累得两位师太惨死，她们非但不来怪我，反而对我如此看重。令狐冲若不能为三位师太报仇，当真枉自为人了。"

忽听得山坳后有人大声叫道："阿琳，阿琳，你爹爹瞧你来啦，你好不好？阿琳，你爹爹来啦！"声音洪亮，震得山谷间回声不绝："阿琳……阿琳……你爹爹……你爹爹……"

仪琳听到叫声，忙奔出庵来，叫道："爹爹，爹爹！"

山坳后转出一个身材魁梧的和尚，正是仪琳的父亲不戒和尚，他身后又有一个和尚。两人行得甚快，片刻间已走近身来。不戒和尚大声道："令狐公子，你受了重伤居然不死，还做了我女儿的掌门人，那可好得很啊。"

令狐冲笑道："这是托大师的福。"

仪琳走上前去，拉住父亲的手，甚是亲热，笑道："爹，你知道今日是令狐大哥接任恒山派掌门的好日子，因此来道喜吗？"

不戒笑道："道喜也不用了，我是来投入恒山派。大家是自己人，又道甚么喜？"

令狐冲微微一惊，问道："大师要投入恒山派？"不戒道："是啊。我女儿是恒山派，我是她老子，自然也是恒山派了。他奶奶的。我听到人家笑话你，说你一个大男人，却来做一群尼姑和女娘的掌门人。他奶奶的，他们不知你多情多义，别有居心……"他眉花眼笑，显得十分欢喜，向女儿瞧了一眼，又道："老子一拳就打落了他满口牙齿，喝道："你这小子懂个屁！恒山派怎么全是尼姑和女娘们？老子就是恒山派的，老子虽然剔了光头，你瞧老子是尼姑吗？老子解开裤子给你瞧瞧！"我伸子便解裤子，这小子吓得掉头就跑，哈哈，哈哈！"令狐冲和仪琳也都大笑。仪琳笑道："爹爹，你做事就这么粗鲁，也不怕人笑话！"

不戒道："不给他瞧个清楚，只怕这小子还不知老子是尼姑还是和尚。

令狐兄弟，我自己入了恒山派，又带了个徒孙来。不可不戒，快参见令狐掌门。"

他说话之时，随着他上山的那个和尚一直背转了身子，不跟令狐冲、仪琳朝相，这时转过身来，满脸尴尬之色，向令狐冲微微一笑。

令狐冲只觉那和尚相貌极熟，一时却想不起是谁，一怔之下，才认出他竟然便是万里独行田伯光，不由得大为惊奇，冲口而出的道："是……是田兄？"

那和尚正是田伯光。他微微苦笑，躬身向仪琳行礼，道："参……参见师父。"

仪琳也是诧异之极，道："你……你怎地出了家？是假扮的吗？"

不戒大师洋洋得意，笑道："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的确确是个和尚。不可不戒，你法名叫做甚么，说给你师父听。"田伯光苦笑道："师父，太师父给我取了个法名，叫甚么'不可不戒'。"仪琳奇道："甚么'不可不戒'，哪有这样长的名字？"

不戒道："你懂得甚么？佛经中菩萨的名字要多长便有多长。'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名字不长吗？他的名字只有四个字，怎会长了？"

仪琳点头道："原来如此。他怎么出了家？爹，是你收了他做徒弟吗？"不戒道："不。他是你的徒弟，我是他祖师爷。不过你是小尼姑，他拜你为师，若不做和尚，于恒山派名声有碍。因此我劝他做了和尚。"仪琳笑道："甚么劝他？爹爹，你定是硬逼他出家，是不是？"不戒道："他是自愿，出家是不能逼的。这人甚么都好，就是一样不好，因此我给他取个法名叫做'不可不戒'。"

仪琳脸上微微一红，明白了爹爹用意。田伯光这人贪花好色，以前不知怎样给她爹爹捉住了，饶他不杀，却有许多古怪的刑罚加在他身上，这一次居然又硬逼他做了和尚。

只听不戒大声道："我法名叫不戒，甚么清规戒律，一概不守。可是这田伯光在江湖上做的坏事大多，倘若不戒了这一桩坏事，怎能在你门下，做你弟子？令狐公子也不喜欢啊。他将来要传我衣钵，因此他法名之中，也应该有'不戒'二字。"

忽听得一人说道："不戒和尚和不可不戒投入恒山派，我们桃谷六仙也入恒山派。"正是桃谷六仙到了，说话的是桃干仙。

桃根仙道："我们最先见到令狐冲，因此我们六人是大师兄，不戒和尚是小师弟。"

令狐冲心想："恒山派既有不戒大师和田伯光，不妨再收桃谷六仙，免得江湖上说令狐冲是一群尼姑、姑娘的掌门。"说道："六位桃兄肯入恒山派，那是再好不过。师兄师弟排起来麻烦得紧，大家都免了罢！"

桃叶仙忽道："不戒的弟子叫做不可不戒，不可不戒将来收了徒弟，法名叫作甚么？"桃实仙道："不可不戒的弟子，法名中须有不可不戒四字，可以称为'当然不可不戒'。"桃枝仙问道："那么'当然不可不戒'的弟子，法名又叫做甚么？"

令狐冲见田伯光处境尴尬，便携了他手道："我有几句话问你。"田伯光道："是。"二人加紧脚步，走出了数丈，却听得背后桃干仙说道："他的法名可以叫做'理所当然不可不戒'。"桃花仙道："那么'理所当然不可不戒'的弟子，法名又叫做甚么？"

田伯光苦笑道："令狐掌门，那日我受太师父逼迫，来华山邀你去见小师太，这中间的经过，当真一言难尽。"令狐冲道："我只知他逼你服了毒药，又骗你说点了你死穴。"

田伯光道："这件事得从头说起。那日在衡山群玉院外跟余矮子打了一架，心想这当儿湖南白道上的好手太多，不能多耽，于是北上河南。这天说来惭愧，老毛病发作，在开封府黑夜里摸到一家富户小姐的闺房之中。我掀开纱帐，伸手一摸，竟摸到一个光头。"

令狐冲笑道："不料是个尼姑。"田伯光苦笑道："不，是个和尚。"

令狐冲哈哈大笑，说道："小姐绣被之内，睡着个和尚，想不到这位小姐偷汉，偷的却是个和尚。"

田伯光摇头道："不是！那位和尚，便是太师父了。原来太师父一直便在找我，终于得到线索，找到了开封府。我白天在这家人家左近踩盘子，给太师父瞧在眼里。他老人家料到我不怀好意，跟这家人说了，叫小姐躲了起来，他老人家睡在床上等我。"

令狐冲笑道："田兄这一下就吃了苦头。"田伯光苦笑道："那还用说吗？当时我一伸手摸到太师父的脑袋，便知不妙，跟着小腹上一麻，已给点中了穴道。太师父跳下床来，点了灯，问我要死要活。我自知一生作恶多端，终有一日会遭到报应，当下便道：'要死！'太师父大为奇怪，问我：'为甚么要死？'我说：'我不小心给你制住，难道还能想活命吗？'太师父脸孔一板，怒道，'你说不小心给我制住，倒像如果小心些，便不会给我制住了。好！'他说了这'好'字，一伸手便解开了我的穴道。

"我坐了下来，问道：'有甚么吩咐？'他说：'你带得有刀，于么不向我砍？你生得有脚，干么不跳窗逃走？'我说：'姓田的男子汉大丈夫，岂是这等无耻小人？'他哈哈一笑，道：'你不是无耻小人？你答应拜我女儿为师，怎地赖了？'我大是奇怪，问道：'你女儿？'他道：'在那酒楼之上，你和那华山派的小伙子打赌，说道输了便拜我女儿为师，难道那是假的？我上恒山去找我女儿，她一五一十，从头至尾的都跟我说了。'我道：'原来如此。那个小尼姑是你大和尚的女儿，那倒奇了。'他道：'有甚么奇怪了？'"

令狐冲笑道："这件事本来颇为奇怪。人家是生了儿女再做和尚，不戒大师却是做了和尚再生女儿，他法名叫做不戒，那便是甚么清规戒律都不遵守之意。"

田伯光道："是。当时我说：'打赌之事，乃是戏言，又如何当得真？这场打赌是我输了，那不错，我再也不去骚扰那位小师太，也就是了。'太师父道：'那不行。你说过要拜师，一定得拜师。你非拜我女儿为师不可。

我可不能生了个女儿，却让人欺侮。我一路上找你，功夫花得着实不小。你这小子滑溜得紧，你如不再干这采花的勾当，要捉到你可还真

不容易。’我见他纠缠不清，当下一个‘倒踩三叠云’，从窗口中跳了出去。在下自以为轻功了得，太师父定然追赶不上，不料只听得背后脚步声响，太师父直追了下来。我叫道：‘大和尚，刚才你没杀我，我此刻也不杀你。你再追来，我可要不客气了。’“太师父哈哈笑道：‘你怎生不客气？’我拔刀转身，向他砍了过去。

但太师父的武功也真高强，他以一双肉掌和我拆招，封得我的快刀无法递进招去，拆到四十招后，他一把抓住了我的后颈，跟着又将我的单刀夺了下来，问我：‘服了没有？’我说：‘服了，你杀了我罢！’他道：‘我杀了你有甚么用？又救不活我的女儿了？’我吃了一惊，问道：‘小师太死了吗？’他道：‘这时候还没死，可也就差不多了。我在恒山见到她，她瘦得皮包骨头似的，见到我就哭，我慢慢问明白了她的事，原来都是给你害的。’我说：

‘你要杀便杀，田伯光生平光明磊落，不打谎语。我本想对你的小姐无礼，可是她给华山派的令狐冲救了，田某可没侵犯到你小姐，她仍是一位冰清玉洁的姑娘。’太师父道：‘你奶奶的，冰清玉洁有甚么用？我闺女生了相思病啦，倘若令狐冲不娶她，她便活不了。但我一提到这件事，我闺女便骂我，说甚么出家人不可动凡心，否则菩萨责怪，死后打入十八层地狱。’他说了一会，忽然揪住我头颈，骂我：‘臭小子，都是你搞出来的事。那日若不是你对我女儿非礼，令狐冲便不会出于相救，我女儿就不致瘦成这个样子。’我道：‘那倒不然。小师太美若天仙，当日我就算不对她无礼，今狐冲也必定会另借因头，上前去勾勾搭搭。’”

令狐冲皱眉道：“田兄，你这几句话可未免过份了。”

田伯光笑道：“对不起，这可得罪了。当时情势危急，我若不是这么说，太师父决计不会放我。果然他一听之下，便即转怒为喜，说道：‘臭小子，你自已想想，你一生做过多少坏事？要不是你非礼我女儿，老子早就将你脑袋捏扁了。’”令狐冲奇道：“你对她女儿无礼，他反而高兴？”田伯光道：“那也不是高兴，他赞我有眼光。”令狐冲不禁莞尔。

田伯光道：“太师父左手将我提在半空，右手打了我十七八个耳光，我给他打得晕了过去：他将我浸入小河之中，浸醒了我，说道：‘我限你一个月之内，去请令狐冲到恒山来见我女儿，就算一时不能娶她，让他们说说情话，也是好的，我女儿的一条性命，就可保得下来。师父有难，你做徒弟的怎可不救？’他点了我几处穴道，说是死穴，又逼我服了一剂毒药，说道倘若一个月之内邀得你去见小师太，便给解药，否则剧毒发作，无药可救。”

令狐冲这才恍然，当日田伯光到华山来邀自已下山，满腹难言之隐，甚么都不肯明说，怎料到其间竟有这许多过节。

田伯光续道：“我到华山来邀你大驾，却给你打得一败涂地，只道这番再也性命难保，不料太师父放心不下，亲自带同小师太上华山找你，又给了我解药，我听你的劝，从此不再做采花奸淫的勾当。不过田伯光天生好色，女人是少不了的，反正身边金银有的是，要找荡妇淫娃、娼妓歌女，丝毫不是难事。半个月前，太师父又找到了我，说你做了恒山派掌门，却给人家背后讥笑，江湖上的名声不大好听，他老人家爱屋及乌，爱女及婿……”

令狐冲皱眉道：“田兄，这等无聊的话，以后可再也不能出口。”

田伯光道：“是，是。我只不过转述太师父的话而已。他说他老人家要投入恒山派，叫我跟着一起来，第一步他要代女收徒。我不肯答应，他老人家挥拳就打，我打是打不过，逃又逃不了，只好拜师。”说到这里，愁眉苦脸，神色甚是难看。

令狐冲道：“就算拜师，也不一定须做和尚。少林派不也有许多俗家弟子？”

田伯光摇头道：“太师父是另有道理的。他说：‘你这人太也好色，入了恒山派，师伯师叔们都是美貌尼姑，那可大大不妥。须得斩草除根，方为上策。’他出手将我点倒，拉下我的裤子，提起刀来，就这么喀的一下，将我那话儿斩去了半截。”

令狐冲一惊，“啊”的一声，摇了摇头，虽觉此事甚惨，但想田伯光一生所害的良家妇女太多，那也是应得之报。

田伯光也摇了摇头，说道：“当时我便晕了过去。待得醒转，太师父已给我敷上了金创药，包好伤口，命我养了几日伤。跟着便逼我剃度，做了和尚，给我取个法名，叫做‘不可不戒’。他说：‘我已斩了你那话儿，你已干不得采花坏事，本来也不用做和尚。我叫你做和尚，取个“不可不戒”的法名，以便众所周知，那是为了恒山派的名声。本来嘛，做和尚的人，跟尼姑们混在一起，大大不妥，但打明招牌“不可不戒”，就不要紧了。’”

令狐冲微笑道：“你太师父倒想得周到。”田伯光道：“太师父要我向你说明此事，又要我请你别责怪我师父。”令狐冲奇道：“我为甚么要责怪你师父？全没这回子事。”

田伯光道：“太师父说：每次见到我师父，她总是更瘦了一些，脸色也越来越坏，问起她时，她总是流泪，一句话不说。太师父说：定是你欺负了她。”令狐冲惊道：”没有啊！我从来没重言重语说过你师父一句。再说，她甚么都好，我怎会责骂她？”田伯光道：”就是你从来没骂过她一句，因此我师父要哭了。”令狐冲道：“这个我可不明白了。”田伯光道：“太师父为了这件事，又狠狠打了我一顿。”

令狐冲搔了搔头，心想这不戒大师之胡缠瞎搅，与桃谷六仙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田伯光道：“太师父说：他当年和太师母做了夫妻后，时时吵嘴，越是骂得凶，越是恩爱。你不骂我师父，就是不想娶她为妻。”

令狐冲道：“这个……你师父是出家人，我可从来没想过这件事。”田伯光道：“我也这样说，太师父大大生气，便打了我一顿。他说：我太师母本来是尼姑，他为了要娶他，才做和尚。如果出家人不能做夫妻，世上怎会有我师父这个人？如果世上没我师父，又怎会有我？”令狐冲忍不住好笑，心想你比仪琳小师妹年纪大得多，两桩事怎能拉扯在一起？田伯光又道：“大师父还说：如果你不是想娶我师父，干么要做恒山派掌门？他说：恒山派尼姑虽多，可没一个比我师父更貌美的。你不是为我师父，却又为了哪一个尼姑？”

令狐冲心下暗暗叫苦不迭，心想：“不戒大师当年为要娶一个尼姑为妻，才做和尚，他只道普天下人个个和他一般的心肠。这句话如果传了出去，岂不糟糕之至？”

田伯光苦笑道：“太师父问我：我师父是不是世上最美貌的女子，我说：

‘就算不是最美，那也是美得很了。’他一拳打落了我两枚牙齿，大发脾气，说道：‘为甚么不是最美？如果我女儿不美，你当日甚么意图对她非礼？令狐冲这小子为甚么舍命救她？’我连忙说：‘最美，最美。太师父你老人家生下来的姑娘，岂有不是天下最美貌之理？’他听了这话，这才高兴，大赞我眼光高明。”

令狐冲微笑道：“仪琳小师妹本来相貌甚美，那也难怪不戒大师夸耀。”

田伯光喜道：“你也说我师父相貌甚美，那就好极啦。”令狐冲奇道：“为甚么那就好极啦？”田伯光道：“太师父交了一件好差使给我，说道着落在我身上，要我设法叫你……叫你……”令狐冲道：“叫我甚么？”田伯光笑道：“叫你做我的师公。”

令狐冲一呆，道：“田兄，不戒大师爱女之心，无微不至。然而这桩事情，你也明知是办不到的。”田怕光道：“是啊。我说那可难得很，说你曾为了神教的任大小姐，率众攻打少林寺。我说：‘任大小姐的相貌虽然及不上我师父的一成，可是令狐公子和她有缘，已给她迷上了，旁人也是无法可施。’公子，在太师父面前，我不得不这么说，以便保留几枚牙齿来吃东西，你可别见怪。”令狐冲微笑道：“我自然明白。”

田伯光道：“太师父说：这件事他也知道，他说那很好办，想个法子将任大小姐杀了，不让你知道，那就成了。我忙说不可，倘若害死了任大小姐，令狐公子一定自杀。太师父道：‘这也说得是。令狐冲这小子死了，我女儿要守活寡，岂不倒霉？这样罢，你去跟令狐冲这小子说，我女儿嫁给他做二房，也无不可。’我说：‘太师父，你老人家的食堂千金，岂可如此委屈？’他叹道：‘你不知道，我这个姑娘如嫁不成令狐冲，早晚便死，定然活不久长。’他说到这里，突然流下泪来。唉，这是父女天性，真情流露，可不是假的。”

两人面面相对，都感尴尬。田伯光道：“令狐公子，太师父对我的吩咐我都对你说了。我知道这其中颇有难处，尤其你是恒山派掌门，更加犯忌。

不过我劝你对我师父多说几句好话，让她高高兴兴，将来再瞧着办罢。”

令狐冲点头道：“是了。”想起这些日来每次见到仪琳，确是见她日渐瘦损，却原来是为相思所苦。仪琳对他情深一往，他如何不知？但她是出家人，又年纪幼小，料想这些闲情稍经时日，也便收拾起了，此后在仙霞岭上和她重逢，自闽至赣，始终未曾单独跟她说过甚么话。此番上恒山来，更是大避嫌疑。自己名声早就不佳，于世人毁誉原不放在心上，可不能坏了恒山派的清名，是以除了向恒山女弟子传授剑法之外，平日极少和谁说甚么闲话，往日装疯乔痴的小丑模样，更早已收得干干净净。此刻听田伯光说到往事，仪琳对自己的一番柔情，蓦地里涌上心头。

眼望着远处山头皑皑积雪，正自沉思，忽听得山道上有大群人喧哗之声。

见性峰上向来清静，从无有人如此吵嚷，正诧异间。

只听得脚步声响，数百人涌将上来，当先一人叫道：“恭喜令狐公子，你今日大喜啊。”这人又矮又肥，正是老头子。他身后计无施、祖千秋、以及黄伯流、司马大、蓝凤凰、游迅、漠北双熊等一干人竟然都到了。

令狐冲又惊又喜，忙迎上前去，说道：“在下受定闲师太遗命，只得前来执掌恒山派门户，没敢惊动众位朋友。怎地大伙儿都到了？”

这些人曾随令狐冲攻打少林寺，经过一场生死搏斗，已足患难之交。众人纷纷抢上，将他围在中间，十分亲热。老头子大声道：“大伙儿听得公子已将圣姑接了出来，人人部十分欢喜。公于出任恒山派掌门，此事早已轰传江湖，大伙儿今日若不上山道喜，可真该死之极了。”这些人豪迈爽快，三言两语之间，已是笑成一片。

令狐冲自上恒山之后，对着一群尼姑、姑娘，说话行事，无不极尽拘束，此刻陡然间遇上这许多老友，自是不胜之喜。

黄伯流道：“我们是不速之客，恒山派未必备有我们这批粗胚的饮食，酒食饭菜，这就挑上山来了。”令狐冲喜道：“那再好也没有了。”心想：

“这情景倒似当年五霸冈上的群豪大会。”说话之间，又有数百人上山。计无施笑道：“公子，咱们自己人不用客气。你那些斯斯文文的女弟子，也招呼不来我们这些浑人。大家自便最好。”

这时见性峰上已喧闹成一片。恒山众弟子绝未料到竟有这许多宾客到贺，均各兴奋。有些见多识广的老成弟子，察觉来贺的这些客人颇为不伦不类，虽有不少知名之士，却均是邪派高手，也有许多是绿林英雄、黑道豪客。

恒山派门规素严，群弟子人人洁身自爱，纵然同是正教之士，也少交往。这些左道旁门的人物，向来对之绝不理睬，今日竟一窝蜂的涌上峰来。但眼见掌门人和他们抱腰拉手，神态亲热，也只好心下嘀咕而已。

到得午间，数百名汉子挑了鸡鸭牛羊、酒菜饭面来到峰上。令狐冲心想：

“见性峰上供奉白衣观音，自己一做掌门人，便即大鱼大肉，杀猪宰羊，未免对不住恒山派历代祖宗。”当下命这些汉子在山腰间埋灶造饭。一阵阵酒肉香气飘将上来，群尼无不暗暗皱眉。

群豪用过中饭，团团在见性峰主庵前的旷地上坐定。令狐冲坐在西首之侧，数百名女弟子依着长幼之序，站在他身后，只待吉时一到，便行接任之礼。

忽听得丝竹声响，一群乐手吹着萧笛上峰。中间两名青衣老者大踏步走上前来，豪群中“咦、啊”之声四起，不少人站起身来。

左首青衣老者蜡黄面皮，朗声说道：“日月神教东方教主，委派贾布、上官云，前来祝贺令狐大侠荣任恒山派掌门。恭祝恒山派发扬光大，令狐掌门威震武林。”

此言一出，群豪都是“啊”的一声，轰然叫了起来。

这些左道之士大半与魔教颇有瓜葛，其中还有人服了东方不败的“三尸脑神丹”，听到“东方教主”四字便即心惊胆战。群豪就算不识得这两个老者的，也都久闻其名，左首那人是“黄面尊者”贾布，右首那人复姓上官，单名一个云字，外号叫做“雕侠”。两人武功之高，据说远在一般寻常门派的掌门人与帮主、总舵主之上。两人在日月神教之中，资历也不甚深，但近数年来教中变迁甚大，元老眷宿如向问天一类人或遭排斥，或自行退隐，眼前贾布与上官云是教中极有权势、极有头脸的第一流人物。这一次东方不败派他二人亲来，对令狐冲可说是给足面子了。

令狐冲上前相迎，说道：“在下与东方先生素不相识，有劳二位大驾，愧不敢当。”他见那“黄面尊者”贾布一张瘦脸蜡也似黄，两边太阳穴高高鼓起，便如藏了一枚核桃相似。那“雕侠”上官云长手长脚，双目精光灿烂，甚有威势，足见二人内功均甚深厚。

贾布说道：“令狐大侠今日大喜，东方教主说道原该亲自前来道贺才是。

只是教中俗务羁绊，无法分身，令狐掌门勿怪才好。”

令狐冲道：“不敢。”心想：“瞧东方不败这副排场，任教主自是尚未夺回教主之位，不知他和向大哥、盈盈三人现下怎样了？”

贾布侧过身来，左手一摆，说道：“一些薄礼，是东方教主的小小心意，请令狐掌门晒纳。”丝竹声中，百余名汉子抬了四十口朱漆大箱上来。每一口箱子都由四名壮汉抬着，瞧各人脚步沉重，箱子中所装物事着实不轻。

令狐冲忙道：“两位大驾光临，令狐冲已感荣宠，如此重礼，却万万不敢拜领。还请上复东方先生，说道令狐冲多谢了，恒山弟子山居清苦，也不需用这些华贵的物事。”

贾布道：“令狐掌门若不笑纳，在下与上官兄弟可为难得紧了。”略略侧头，向上官云道：“上官兄弟，你说这话对不对？”上官云道：“正是！”

令狐冲心下为难：“恒山派是正教门派，和你魔教势同水火，就算双方不打架，也不能结交为友。再说，任教主和盈盈就要去跟东方不败算帐，我怎能收你的礼物？”便道：“两位兄台请复上东方先生，所赐万万不敢收受。

两位倘若不肯将原礼带回，在下只好遣人送到贵教总坛来了。”

贾布微微一笑，说道：“令狐掌门可知这四十口箱中，装的是甚么物事？”

令狐冲道：“在下自然不知。”贾布笑道：“令狐掌门看了之后，一定再也不会推却了。这四十口箱子中所装，其实也并非全是东方教主的礼物，有一部分原是该属令狐掌门所有，我们抬了来，只是物归原主而已。”令狐冲大奇，道：“是我的东西？那是甚么？”贾布踏上一步，低声道：“其中大多数是任大小姐留在黑木崖上的衣衫首饰和常用物事，东方教主命在下送来，以供任大小姐应用。另外也有一些，是教主送给令狐大侠与任大小姐的薄礼。

许多事物混在一起，分也分不开，令狐掌门也不用客气了。哈哈，哈哈。”

令狐冲生性豁达随便，向来不拘小节，见东方不败送礼之意甚诚，其中又有许多是盈盈的衣物，却也不便坚拒，跟着哈哈一笑，说道：“如此便多谢了。”

只见一名女弟子快步过来，禀道：“武当派冲虚道长亲来道贺。”令狐冲吃了一惊，忙迎到峰前。只见冲虚道人带着八名弟子，走上峰来。令狐冲躬身行礼，说道：“有劳道长大驾，令狐冲感激不尽。”冲虚道人笑道：“老弟荣任恒山掌门，贫道闻知，不胜之喜。少林寺方证、方生两位大师也要前来道贺，不知他们两位到了没有？”令狐冲更是惊讶。

便在此时，山道上走上来一群僧人，当先二人大袖飘飘，正是方证方丈和方生大师。方证叫道：“冲虚道兄，你脚程好快，可比我们先到了。”

令狐冲迎下山去，叫道：“两位大师亲临，令狐冲何以克当？”方生笑道：“少侠，你曾三入少林，我们到恒山来回拜一次，那也是礼尚

往来啊，”

令狐冲将一众少林僧和武当道人迎上峰来。峰上群豪见少林、武当两大门派的掌门人亲身驾到，无不骇异，说话也不敢这么大声了。恒山一众女弟子个个喜形于色，均想：“掌门师兄的面子可大得很啊。”

贾布与上官云对望了一眼，站在一旁，对方证、方生、冲虚等人上峰，似是视而不见。

令狐冲招呼方证大师和冲虚道人上座，寻思：“记得师父当年接任华山派掌门，少林派和武当派的掌门人并未到来，只遣人到贺而已。其时我虽年幼，不知有哪些宾客，但师父、师娘后来跟众弟子讲述当年就任掌门时的风光，也从未提过少林、武当的掌门人大驾光临。今日他二位同时到来，难道真的是向我道贺，还是别有用意？”

这时上峰来的宾客络绎不绝，大都是当日曾参与攻打少林寺之役的群豪。昆仑派、点苍派、峨嵋派、崆峒派、丐帮，各大门派帮会，也都派人呈上掌门人、帮主的贺帖和礼物。令狐冲见贺客众多，心下释然：“他们都是瞧着恒山派和定闲师太的脸面，才来道贺，可不是凭着我令狐冲的面子。”

嵩山、华山、衡山、泰山四派，却均并未遣人来贺。

耳听得砰砰砰三声号炮，吉时已届。令狐冲站到场中，躬身抱拳，向众人团团为礼，朗声说道：“恒山派前任掌门定闲师太不幸遭人暗算，与定逸师太同时圆寂。令狐冲兼承定闲师太遗命，接掌恒山一派的门户。承众位前辈、众位朋友不弃，大驾光临，恒山派上下，同蒙荣宠，不胜感激。”

磬钹声中，恒山派群弟子列成两行，鱼贯而前，居中是仪和、仪清、仪真、仪质四名大弟子。四名大弟子手捧法器，走到令狐冲面前，躬身行礼。

令狐冲长揖还礼。

仪和说道：“四件法器，乃恒山派创派之祖晓风师太所传，向由本派掌门人接管。新任掌门人令狐师兄便请收领。”令狐冲应道：“是。”

四名大弟子将法器依次递过，乃是一卷经书，一个木鱼，一串念珠，一柄短剑。令狐冲见到木鱼、念珠，不由得发窘，只得伸手接过，双眼视地，不敢与众人目光相接。

仪清展开一个卷轴，说道：“恒山派五大戒律，一戒犯上忤逆，二戒同门相残，三戒妄杀无辜，四戒持身不正，五戒结交奸邪。恒山派祖宗遗训，掌门师兄须当身体力行，督率弟子，一概凛遵。”令狐冲应道：“是！”心想：“前三戒倒也罢了，可是令狐冲持身不大端正，至于不得结交奸邪那一款，更加令人为难。今日上峰来的宾客，倒有一大半是左道旁门之士。”

忽听得山道上有人叫道：“五岳剑派左盟主有令，令狐冲不得擅篡恒山派掌门之位。”

呼喝声中，五个人飞奔而至，后面跟着数十人。当先五人各执一面锦旗，正是五岳剑派的盟旗。五人奔至人群外数丈处站定，居中那人矮矮胖胖，面皮黄肿，五十来岁年纪。

令狐冲认得此人姓乐名厚，外号“大阴阳手”，是嵩山派的一名好手，当日在河南荒郊曾和他交过手，长剑透他双掌而过，是结下了极深梁子的。但他为人倒也光明磊落，那日偷袭得手而制住了自己，却并不乘机便下杀手，重行跃开再斗，自己很承他的情，当下抱拳说道：“乐前辈，您好。”

乐厚将手中锦旗一展，说道：“恒山派是五岳剑派之一，须遵左盟主号令。”

令狐冲道：“令狐冲接掌恒山门户后，是否还加盟五岳剑派，可得好好商议商议。”

这时其余数十人都已上峰，却是嵩山、华山、衡山、泰山四派的弟子。

华山派那八人均是令狐冲当年的师弟，林平之却不在其内。这数十人分成四列，手按剑柄，默不作声。

乐厚大声道：“恒山一派，向由出家的女尼执掌门户。令狐冲身为男子，岂可坏了恒山派数百年来的规矩？”

令狐冲道：“规矩是人所创，也可由人所改，这是本派之事，与旁人并不相干。”

群豪之中已有人向乐厚叫骂起来：“他恒山派的事，要你嵩山派来多管甚么鸟闲事？”“你奶奶的，快给我滚罢！”“甚么五岳盟主？狗屁盟主，好不要脸。”

乐厚向令狐冲道：“这些口出污言之人，在这里干甚么来着？”令狐冲道：“这些兄台都是在下的朋友，是上峰来观礼的。”乐厚道：“这就是了。恒山派五大戒律，第五条是甚么？”令狐冲心道：”你存心跟我过不去，我便来跟你强辩。”说道：“恒山五大戒律，第五戒是不得结交奸邪。像乐兄这样的人，令狐冲是决计不会和你结交的。”

群豪一听，登时轰笑起来，都道：“奸邪之徒，快快滚罢！”

乐厚以及嵩山、华山等各派弟子见了这等声势，均想敌众我寡，对方倘若翻脸动手，那可糟糕。乐厚更想：“左师哥这次可失算了。他料想见性峰上冷冷清清，只不过一些恒山派的尼姑、姑娘，我们四派数十名好手，尽可制得住。令狐冲剑术虽精，我们乘他手中无剑之时，师兄弟五人突以拳脚夹攻，必可取他性命。哪知道贺客竟这么多，连少林、武当的二大掌门也到了。”

当下转身向方证和冲虚说道：“两位掌门是当今武林中的泰山北斗，人所共仰，今日须请两位说句公道话。令狐冲招揽了这许多妖魔鬼怪来到恒山，是不是坏了恒山派不得结交奸邪这一条门规？恒山派这样一个历时已久、享誉甚隆的名门正派，在令狐冲手中转眼便闹得万劫不复，两位是否坐视不理？”

方证咳嗽一声，说道：“这个……这个……唔……”心想此人的话倒也有理，这里果然大多数是旁门左道之士，可是难道要令狐冲将他们都逐下山去不成？

忽听得山道上传来一个女子清脆的叫声：“日月神教任大小姐到！”

令狐冲惊喜交集，情不自禁的冲口而出：“盈盈来了！”急步奔到崖边，只见两名大汉抬着一乘青呢小轿，快步上峰。小轿之后跟着四名青衣女婢。

左道群豪听得盈盈到来，纷纷冲下山道去迎接，欢声雷动，拥着小轿，来到峰顶。

小轿停下，轿帷掀开，走出一个身穿淡绿衣衫的艳美少女，正是盈盈。

群豪大声欢呼，“圣姑！圣姑！”一齐躬身行礼。瞧这些人的神情，对盈盈又是敬畏，又是感佩，欢喜之情出自心底。

令狐冲走上几步，微笑道：“盈盈，你也来啦！”

盈盈微笑道：“今日是你大喜的日子，我怎能不来？”眼光四下一扫，走上几步，向方证与冲虚二人敛衽为礼，说道：“方丈大师，掌门道长，小女子有礼。”

方证和冲虚一齐还礼，心下都想：“你和令狐冲再好，今日却也不该前来，这可叫令狐冲更加为难了。”

乐厚大声道：“这个姑娘，是魔教中的要紧人物。令狐冲，你说是也不是？”令狐冲道：“是又怎样？”乐厚道：“恒山派五大戒律，规定不得结交奸邪，你若不与这些奸邪人物一刀两断，便做不得恒山派掌门。”令狐冲道：“做不得便做不得，那又有甚么打紧？”

盈盈向他瞧了一眼，目光中深情无限，心想：“你为了我，甚么都不在乎了。”问道：“请问令狐掌门，这位朋友是甚么来头？凭甚么来过问恒山派之事？”

令狐冲道："他自称是嵩山派左掌门派来的，手中拿的，便是左掌门的令旗。别说这是左掌门的一面小小令旗，就是左掌门自己亲至，又怎能管得了我恒山派的事。"

盈盈点头道："不错。"想起那日少林寺比武，左冷禅千方百计的为难，寒冰真气又使爹爹身受重伤，险些性命不保，不由得恼怒，说道："惟说这是五岳剑派的盟旗？他是来骗人的……"一言未毕，身子微晃，左手中已多了柄寒光闪闪的短剑，疾向乐厚胸口刺去。

乐厚万料不到这样一个娇怯怯的美貌女子说打便打，事先更没半点朕兆，出手如电，一剑便刺了过来，拔剑招架已然不及，只得侧身闪避。他更没料到盈盈这一招乃是虚招，身子略转之际，右手一松，一面锦旗已给对方夺了过去。盈盈身子不停，连刺五剑，连夺了五面锦旗，所使身法剑招，一模一样，五招皆是如此。嵩山派其余四人都是乐厚的师兄弟，拳脚功夫着实了得，左冷禅派了来，原定是以拳脚袭击令狐冲的，可是盈盈出手实在太快，一霎之间，给她奇兵突出，攻了个措手不及，与其说是输招，还不如说是中了奇袭暗算。

盈盈手到旗来，转到了令狐冲身后，大声道："令狐掌门，这旗果然是假的。这哪里是五岳剑派的令旗，这是五仙教的五毒旗啊。"

她将手中五面锦旗张了开来，人人看得明白，五面旗上分别绣着青蛇、蜈蚣、蜘蛛、蝎子、蟾蜍五样毒物，色彩鲜明，奕奕如生，哪里是五岳剑派的令旗了？

乐厚等人只惊得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老头子、祖千秋等群豪却大声喝采。人人均知盈盈夺到令旗之后，立即便掉了包，将五岳令旗换了五毒旗，只是她手脚实在太快，谁也没有看清楚她掉旗之举。

盈盈叫道："蓝教主！"人群中一个身穿苗家装束的美女站了出来，笑道："在！圣姑有何吩咐？"正是五仙教教主蓝凤凰。盈盈问道："你教中的五毒旗，怎么会落入了嵩山派手中？"蓝凤凰笑道。"这几个嵩山弟子，都是我教下女弟子的好朋友，想必是他们甜言蜜语，将我教中的五毒旗骗了去玩儿。"盈盈道："原来如此。这五面旗儿，便还了你罢。"说着将五面旗子掷将过去。蓝凤凰笑道："多谢。"伸手接了。

乐厚怒极大骂："无耻妖女，在老子面前使这掩眼的妖法，快将令旗还来。"盈盈笑道："你要五毒旗，不会向蓝教主去讨吗？"乐厚无法可施，向方证和冲虚道："方丈大师，冲虚道长，请你二位德高望重的前辈主持公道。"

方证道："这个……唔……不得结交奸邪，恒山派戒律中原是有这么一条，不过……不过……今日江湖上朋友们前来观礼，令狐掌门也不能闭门不纳，太不给人家面子……"

乐厚突然指着人群中一人，大声道："他……他……我认得他是采花大盗田伯光，他这么扮成个和尚，便想瞒过我的眼去吗？像这样的人，也是令狐冲的朋友？"厉声道："田伯光，你到恒山于甚么来着？"田怕光道："拜师来着。"乐厚奇道："拜师？"

田伯光道："正是。"走到仪琳面前，跪下磕头，叫道："师父，弟子请安。弟子痛改前非，法名叫做'不可不戒'。"仪琳满脸通红，侧身避过，道："你……你……"

盈盈笑道："田师傅有心改邪归正，另投明师，那是再好不过。他落发出家，法名'不可不戒'，更显得其意极诚。方证大师，有道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个人只要决心改过迁善，佛门广大，便会给他一条自新之路，是不是？"

方证喜道："正是！不可不戒投入恒山派，从此严守门规，那是武林之福。"

盈盈大声道："众位听了，咱们今日到来，都是来投恒山派的。只要令狐掌门肯收留，咱们便都是恒山弟子了。恒山弟子，怎么算是妖邪？"

令狐冲恍然大悟："原来盈盈早料到我身为众女弟子的掌门，十分尴尬，倘若派中有许多男弟子，那便无人耻笑了。因此特地叫这一大群人来投入恒山派。"当即朗声问道："仪和师姊，本派可有不许收男弟子这条门规么？"

仪和道："不许收男弟子的门规倒没有，不过……不过……"她脑子一时转不过来，总觉派中突然多了这许多男弟子出来，实是大大不妥。

令狐冲道："众位要投入恒山派，那是再好不过。但也不必拜师。恒山派另设一个……唔……一个'恒山别院'，安置各位，那边通无谷，便是二个极好去处。"

那通元谷在见性峰之侧，相传唐时仙人张果老曾在此炼丹。恒山大石上有蹄印数处，历代相传为张果老所骑驴子踏出。如此坚强的花岗石上，居然有驴蹄之痕深印，若不是仙人遗迹，何以生成？唐玄宗封张果老为"通元先生"，通元谷之名，便由此而来。通元谷和见性峰上主庵相距虽然不远，但由谷至峰，山道绝险。令狐冲将这批江湖豪客安置在通元谷中，令他们男女隔绝，以免多生是非。

方证连连点头，说道："如此甚好，这些朋友们归入了恒山派，受恒山派门规约束，真是武林中一件大大的美事。"

乐厚见方证大师也如此说，对方又人多势众，今日已无法阻止令狐冲出任恒山派掌门，只得传达左冷禅的第二道命令，咳嗽一声，朗声说道："五岳剑派左盟主有令：三月十五清晨，五岳剑派各派师长弟子齐集嵩山，推举五岳派掌门人，务须依时到达，不得有误。"

令狐冲问道："五岳剑派并为一派，是谁的主意？"

乐厚道："嵩山、泰山、华山、衡山四派，均已一致同意。你恒山派倘若独持异议，便是公然跟四派过不去，只有自讨苦吃了。"转身向泰山派等人问道："你们说是不是？"站在他身后的数十人齐声道："正是！"乐厚一阵冷笑，转身便走。走出几步，不禁回头向盈盈瞧了一眼，心想："那五面令旗，如何想法子夺回来才好。"

蓝凤凰笑道："乐老师，你失了旗子，回去怎么向左掌门交代啊？不如我还了你罢！"说着右手一样，将一面锦旗掷了过去。

乐厚眼见一面小旗势挟劲风飞来，心想："这是你的五毒旗，又不是五岳令旗，我要来干甚么？"心念甫转，那旗已飞向面前，戳向他咽喉，当即伸手抄住。突然一声大叫，急忙将旗掷下，只觉掌心犹似烈火燃炙，提手一看，掌心已成淡紫之色，知道旗杆上喂有剧毒，已受了五毒教暗算，又惊又怒，气急败坏的骂道："妖女……"

蓝凤凰笑道："你叫一声'令狐掌门'，向他求情，我便给你解药，否则你这只手掌要整个儿烂掉。"

乐厚素知五毒教使毒的厉害，一犹豫间，但觉掌心麻木，知觉渐失，心想我毕生功力，全在两掌，烂掉手掌变成废人，情急之下，只得叫道："令狐掌门，你……"蓝凤凰笑道："求情啊。"乐厚道："令狐掌门，在下得罪了你，求……求你赐给解……解药。"

令狐冲微笑道："蓝姑娘，这位乐兄不过奉左掌门之命而来，请你给他解药罢！"

蓝凤凰一笑，向身畔一名苗女挥手示意。那苗女从怀中取出一个白纸小包，走上几步，抛给了乐厚。乐厚伸手接过，在群豪轰笑声中疾趋下峰。其余数十人都跟了下去。

令狐冲朗声道："众位朋友，大伙儿既愿在恒山别院居住，可得遵守本派的戒律。这戒律其实也不怎么难守，只是第五条不得结交奸邪，有些麻烦。

但自今而后，大伙儿都算是恒山派的人，恒山派弟子自然不是奸邪。不过和派外之人交友时，却得留神些了。"群豪轰然称是。令狐冲又道："你们要喝酒吃肉，也无不可，可是吃荤之人，过了今日，便不能再到这见性峰来。"

方证合十道："善哉，善哉！清净佛地，原是不可亵渎了。"

令狐冲笑道："好啦，我这掌门人，算是做成了。大家肚子也饿啦，快开素斋来，我陪少林方丈、武当掌门和各位前辈用饭。到得明日，再和各位喝酒。"

素斋后，方证道："令狐掌门，老衲和冲虚道兄二人有几句话，想和掌门人商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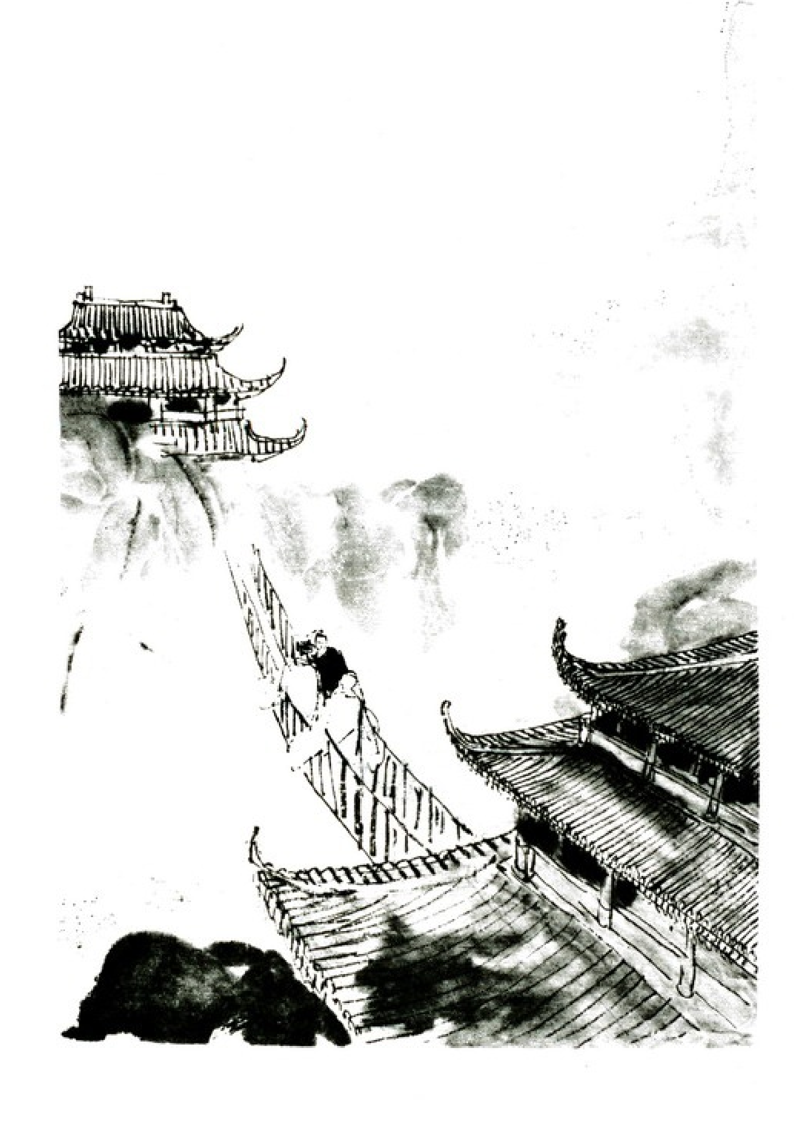
令狐冲应道："是。"心想："当今武林中二大门派的掌门人亲身来到恒山，必有重要话说。见性峰上龙蛇混杂，不论在哪里说话，都不

免隔墙有耳。”当下吩咐仪和、仪清等弟子分别招待宾客，向方证、冲虚二人道：“下此峰后，磁窗口侧有一座山，叫作翠屏山，峭壁如镜。山上有座悬空寺，是恒山的胜景。二位前辈若有雅兴，让晚辈导往一游如何？”

冲虚道人喜道：“久闻翠屏山悬空寺建于北魏年间，于松不能生、猿不能攀之处，发偌大愿力，凭空建寺。那是天下奇景，贫道仰慕已久，正欲一开眼界。”

令狐衝和方證、衝虛來到飛橋之上。飛橋闊僅數尺，放眼四周皆空。雲生足底，有如身處天上，三人臨此勝境，胸襟大暢。

第三十章　密議



三十　密议

令狐冲引着方证大师和冲虚道长下见性峰，趋磁窑口，来到翠屏山下。

方证与冲虚仰头而望，但见飞阁二座，耸立峰顶，宛似仙人楼阁，现于云端。

方证叹道：“造此楼阁之人当真妙想天开，果然是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三人缓步登山，来到悬空寺中。那悬空寺共有楼阁二座，皆高三层，凌虚数十丈，相距数十步，二楼之间，联以飞桥。寺中有一年老仆妇看守打扫，见到令狐冲等三人到来，瞪目以视，既不招呼，也不行礼。令狐冲于十多日前曾偕仪和、仪清、仪琳等人来过，知道这仆妇又聋又哑，甚么事也不懂，当下也不理睬，径和方证、冲虚来到飞桥之上。

飞桥阔仅数尺，若是常人登临，放眼四周皆空，云生足底，有如身处天上，自不免心目俱摇，手足如废，但三人皆是一等一的高手，临此胜境，胸襟大畅。

方证和冲虚向北望去，于缥缈烟云之中，隐隐见到城郭出没，磁窑口双峰夹峙，一水中流，形势极是雄峻。方证说道：“古人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里的形势，确是如此。”

冲虚道：“北宋年间杨老令公扼守三关，镇兵于此，这原是兵家必争的要塞。始见悬空寺，觉鬼斧神工，惊诧古人的毅力，但看到这五百里开凿的山道，悬空寺又渺不足道了。”令狐冲奇道：“道长，你说这数百里山道，都是人工开凿出来的？”冲虚道：“史书记载，魏道武帝天兴元年克燕，将兵自中山归平城，发卒数万人凿恒岭，通直道五百余里，磁窑口便是这直道的北端。”方证道：“所谓直道五百余里，当然大多数是天生的。北魏皇帝发数万兵卒，只是将其间阻道的山岭凿开而已。但纵是如此，工程之大，也已令人桥舌难下。”

令狐冲道：“无怪乎有这许多人想做皇帝。他只消开一句口，数万兵卒便将阻路的山岭给他凿了开来。”冲虚道：“权势这一关，古来多少英雄豪杰，都是难过。别说做皇帝了，今日武林中所以风波迭起，纷争不已，还不是为了那‘权势’二字。”

令狐冲心下一凛，寻思：“他说到正题了。”便道：“晚辈不明，请二位前辈指点。”

方证道：“令狐掌门，今日嵩山派的乐老师率众前来，为的是甚么？”

令狐冲道：“他传达左盟主的号令，不许晚辈接任恒山派掌门。”方证道：“左盟主为甚么不许你做恒山派掌门？”令狐冲道：“左盟主要将五岳剑派并而为一，晚辈曾一再阻挠他的大计，杀了不少嵩山派之人，左盟主对晚辈自是痛恨之极。”方证问道：“你为甚么要阻挠他的大计？”

令狐冲一呆，一时难以回答，顺口重复了一句：“我为甚么要阻挠他的大计？”

方证问道：“你以为五岳剑派合而为一，这件事不妥么？”

令狐冲道：“晚辈当时也没想过此事妥与不妥。只是嵩山派为了胁迫恒山派答允，假扮日月教教众，劫掳恒山弟子，围攻定静师太，所使的手段太过卑鄙。晚辈刚巧遇上此事，心觉不平，是以出手相助。后来嵩山派火烧铸剑谷，要烧死定闲、定逸两位师太，那是更加可恶了。晚辈心想，五岳剑派合并之举倘是美事，嵩山派何不正大光明的与各派掌门商议，却要干这鬼鬼祟祟的行径？”

冲虚点头道：“令狐掌门所见不差。左冷禅野心极大，要做武林中的第一人。自知难以服众，只好暗使阴谋。”方证叹道：“左盟主文才武略，确是武林中的杰出人物，五岳剑派之中，原本没第二人比得上。不过他抱负太大，急欲压倒武当、少林两派，未免有些不择手段。”冲虚道：“少林派向为武林领袖，数百年来众所公认。少林之次，便是武当。更其次是昆仑、峨嵋、崆峒诸派。令狐贤弟，一个门派创建成名，

那是数百年来无数英雄豪杰，花了无数心血累积而成，一套套的武功家数，都是一点一滴、千锤百炼的积聚起来，决非一朝一夕之功。五岳剑派在武林崛起，不过是近六七十年的事，虽然兴旺得快，家底总还不及昆仑、峨嵋，更不用说和少林派博大精深的七十二绝艺相比了。”令狐冲点头称是。

冲虚又道：“各派之中，偶尔也有一二才智之士，武功精强，雄霸当时。

一个人在武林中出人头地，扬名立万，事属寻常。但若只凭一人之力，便想压倒天下各大门派，那是从所未有。左冷禅满腹野心，想干的却正是这件事。

当年他一任五岳剑派的盟主，方丈大师就料到武林中从此多事。近年来左冷禅的所作所为，果然证明了方丈大师的先见。”方证念了一句：“阿弥陀佛。”

冲虚道：“左冷禅当上五岳剑派盟主，那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要将五派归一，由他自任掌门。五派归一之后，实力雄厚，便可隐然与少林、武当成为鼎足而三之势。那时他会进一步蚕食昆仑、峨嵋、崆峒、青城诸派，一一将之合并，那是第三步。然后他向魔教启衅，率领少林、武当诸派，一举将魔教挑了，这是第四步。”

令狐冲内心感到一阵惧意，说道：“这种事情难办之极，左冷禅的武功未必当世无敌，他何以要花偌大心力？”

冲虚道：“人心难测。世上之事，不论多么难办，总是有人要去试上一试。你瞧，这五百里山道，不是有人凿开了？这悬空寺，不是有人建成了？

左冷禅若能灭了魔教，在武林中已是唯我独尊之势，再要吞并武当，收拾少林，也未始不能。干办这些大事，那也不是全凭武功。”方证又念了一句：”

阿弥陀佛！”

令狐冲道：“原来左冷禅是要天下武林之士，个个遵他号令。”冲虚说道：“正是！那时候只怕他想做皇帝了，做了皇帝之后，又想长生不老，万寿无疆！这叫做‘人心不足蛇吞象’，自古以来，皆是如此。英雄豪杰之士，绝少有人能逃得过这‘权位’的关口。”

令狐冲默然，一阵北风疾刮过来，不由得机伶伶的打了个寒噤，说道：“人生数十年，但贵适意，却又何苦如此？左冷禅要消灭崆峒、昆仑，吞并少林、武当，不知将杀多少人，流多少血？”

冲虚双手一拍，说道：”着啊，咱三人身负重任，须得阻止左冷禅，不让他野心得逞，以免江湖之上，遍地血腥。”

令狐冲悚然道：“道长这等说，可令晚辈大是惶恐。晚辈见识浅陋，谨奉二位前辈教诲驱策。”

冲虚说道：”那日你率领群豪，赴少林寺迎接任大小姐，不损少林寺一草一木，方丈大师很承你的情。”令狐冲脸上微微一红，道：“晚辈胡闹，甚是惶恐。”冲虚道：“你走了之后，左冷禅等人也分别告辞，我却又在少林寺中住了七日，和方丈大师日夜长谈，深以左冷禅的野心勃勃为忧。那日任我行使诡计占了方证大师的上风，左冷禅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本来那也算不了甚么，但武林中无知之徒不免会说：‘方证大师敌不过任我行，任我行又敌不过左冷禅……’”

令狐冲连连摇头，道：“不见得，不见得！”冲虚道：”我们都知不见得。可是经此一战，左冷禅的名头终究又响了不少，也增长了他的自负与野心。后来我们分别接到你老弟出任恒山派掌门的讯息，决定亲自上恒山来，一来是向老弟道贺，二来是商议这件大事。”

令狐冲道：“两位如此抬举，晚辈实不敢当。”

冲虚道：“那乐厚传来左冷禅的号令，说道三月十五，五岳剑派人众齐集嵩山，推举五岳派的掌门人。此举原早在方丈大师的意料之中，只是我们没想到左冷禅会如此性急而已。他说推举五岳派掌门人，倒似五岳剑派合而为一之事已成定局。其实，衡山莫大先生脾气怪僻，是不会附和左冷禅的。

泰山天门道兄性子刚烈，也决计不肯屈居人下。令师岳先生外圆内方，对华山一派的道统看得极重，左冷禅要他取消华山派的名头，岳先生该会据理力争。只有恒山一派，三位前辈师太先后圆寂，一众女弟子无力和左冷禅相抗，说不定就此屈服。岂知定闲师太竟能破除成规，将掌门人一席重任，交托在老弟手中。我和方丈师兄谈起定闲师太的胸襟远见，当真钦佩之极。她在身受重伤之际，仍能想到这一着，更是难得，足见定闲师太平素修为之高，直至寿终西归，始终灵台清明。只要泰山、衡山、华山、恒山四派联手，不允并成五岳派，左冷禅为祸江湖的阴谋便不能得逞了。”

令狐冲道：“然而瞧乐厚今日前来传令的声势，似乎泰山、衡山、华山三派均已受了左冷禅的挟制。”冲虚点头道：“正是。令师岳先生的动向，也令方丈大师和贫道大惑不解。听说福州林家有一名子弟，拜在令师门下，是不是？”令狐冲道：“正是。这林师弟名叫林平之。”冲虚道：“他祖传有一部《辟邪剑谱》，江湖上传言已久，均说谱中所载剑法，威力极大，老弟想来必有所闻。”令狐冲道：“是。”当下将如何在福州向阳巷中寻到一件袈裟、如何嵩山派有人谋夺、自己如何受伤晕倒等情说了。

冲虚沉吟半晌，道：“按情理说，令师见到了这件袈裟，自会交给你林师弟。”

令狐冲道：“是。可是后来师妹却又向我追讨《辟邪剑谱》。其中疑难，实无法索解。晚辈蒙冤已久，那也不去理他，但辟邪剑法到底实情如何，要向二位前辈请教。”

冲虚向方证瞧了一眼，道：“方丈大师，其中原委，请你向令狐老弟解说罢。”

方证点了点头，说道：“令狐掌门，你可听到过《葵花宝典》的名字？”

令狐冲道：“曾听晚辈师父提起过，他老人家说，《葵花宝典》是武学中至高无上的秘笈，可是失传已久，不知下落。后来晚辈又听任教主说，他曾将《葵花宝典》传给了东方不败，然则这部《葵花宝典》，目下是在日月教手中了。”方证摇头道：“日月教所得的残缺不全，并非原书。”令狐冲应道：“是。”心想武林中的重大隐秘之事，这两位前辈倘若不知，旁人更不会知道了，料来有一件武林大事，即将从方证大师口中透露出来。

方证抬起头来，望着天空悠悠飘过的白云，说道：“华山派当年有气宗、剑宗之分，一派分为两宗。华山派前辈，曾因此而大动干戈，自相残杀，这一节你是知道的？”令狐冲道：“是。只是我师父亦未详加教诲。”方证点头道：”本派中同室操戈，实非美事，是以岳先生不愿多谈。华山派所以有气宗、剑宗之分，据说便是因那部《葵花宝典》而起。”

他顿了一顿，缓缓说道：“这部《葵花宝典》，武林中向来都说，是前朝皇宫中一位宦官所著。”令狐冲道：“宦官？”方证道：“宦官就是太监。”

令狐冲点头道：“嗯。”方证道：“至于这位前辈的姓名，已经无可查考，以他这样一位大高手，为甚么在皇宫中做太监，那是更加谁也不知道了。至于宝典中所载的武功，却是精深之极，三百余年来，始终无一人能据书练成。

百余年前，这部宝典为福建莆田少林寺下院所得。其时莆田少林寺方丈红叶禅师，乃是一位大智大慧的了不起人物，依照他老人家的武功悟性，该当练成宝典上所载武功才是。但据他老人家的弟子说道，红叶禅师并未练成。更有人说，红叶禅师参究多年，直到逝世，始终就没起始练宝典中所载的武功。”

令狐冲道：“说不定此外另有秘奥诀窍，却不载在书中，以致以红叶禅师这样的智慧之士，也难以全部领悟，甚至根本无从着手。”

方证大师点头道：“这也大有可能，老衲和冲虚道兄都无缘法见到宝典，否则虽不敢说修习，但看看其中到底是些甚么高深莫测的文字，也是好的。”

冲虚微微一笑，道：“大师却动尘心了。咱们学武之人，不见到宝典则已，要是见到，定然会废寝忘食的研习参悟，结果不但误了清修，反而空惹一身烦恼。咱们没有缘份见到，其实倒是福气。”

方证哈哈一笑，说道："道兄说得是，老衲尘心不除，好生惭愧。"他转头又向令狐冲道："据说华山派有两位师兄弟，曾到莆田少林寺作客，不知因何机缘，竟看到了这部《葵花宝典》。"

令狐冲心想："《葵花宝典》既如此要紧，莆田少林寺自然秘不示人。

华山派这两名师兄弟能够见到，定是偷看。方证大师说得客气，不提这个'偷'字而已。"

方证又道："其实匆匆之际，二人不及同时遍阅全书，当下二人分读，一个人读一半，后来回到华山，共同参悟研讨。不料二人将书中功夫一加印证，竟然牛头不对马嘴，全然合不上来。二人都深信对方读错了书，只有自己所记得的才是对的。可是单凭自己所记得的一小半，却又不能依之照练。

两个本来亲逾同胞骨肉的师兄弟，到后来竟变成了对头冤家。华山派分为气宗、剑宗，也就由此而起。"

令狐冲道："这两位前辈师兄弟，想来便是岳肃和蔡子峰两位华山前辈了？"岳肃是华山气宗之祖，蔡子峰则是剑宗之祖。华山一派分为二宗，那是许多年前之事了。

方证道："正是。岳蔡二位私阅《葵花宝典》之事，红叶禅师不久便即发觉。他老人家知道这部宝典中所载武学不但博大精深，兼且凶险之极。据说最难的还是第一关，只消第一关能打通，以后倒也没有甚么。天下武功都是循序渐进，越到后来越难。这《葵花宝典》最艰难之处却在第一步，修习时只要有半点岔差，立时非死即伤。当下派遣他的得意弟子渡元禅师前往华山，劝谕岳蔡二位，不可修习宝典中的武学。"

令狐冲道："这门武功竟是第一步最难，如果无人指点，照书自练，定然凶险得紧。但想来岳蔡二位前辈并未听从。"方证道："其实，那也怪不得岳蔡二人。想我辈武学之人，一旦得窥精深武学的秘奥，如何肯不修习？

老衲出家修为数十载，一旦想到宝典的武学，也不免起了尘念，冲虚道兄适才以此见笑。何况是俗家武师？不料渡元禅师此一去，却又生出一番事来。"

令狐冲道："难道岳蔡二位，对渡元禅师有所不敬吗？"

方证摇头道："那倒不是。渡元禅师上得华山，岳蔡二人对他好生相敬，承认私阅《葵花宝典》，一面深致歉意，一面却以经中所载武学，向他请教。

殊不知渡元禅师虽是红叶禅师的得意弟子，宝典中的武学却是未蒙传授。只因红叶禅师自己也不大明白，自不能以之传授弟子。岳蔡二人只道他定然精通宝典中所载的学问，哪想得到其中另有原由？当下渡元禅师并不点明，听他们背诵经文，随口解释，心下却暗自记忆。渡元禅师武功本极高明，又是绝顶机智之人，听到一句经文，便以己意演绎几句，居然也说来头头是道。"　　令狐冲道："这样一来，渡元禅师反从岳蔡二位那里，得悉　了宝典中的经文？"方证点头道："不错。不过岳蔡二人所记的，本已不多，经过这么一转述，不免又打了折扣。据说渡元禅师在华山之上住了八日，这才作别，但从此却也没再回莆田少林寺去。"令狐冲奇道："他不再回去？却到了何处？"方证道："当时就无人得知了。不久红叶禅师就收到渡元禅师的一通书信，说道他凡心难抑，决意还俗，无面目再见师父云云。"令狐冲大为奇怪，心想此事当真出乎意料之外。

方证道："由于这一件事，少林下院和华山派之间，便生了许多嫌隙，而华山弟子偷窥《葵花宝典》之事，也流传于外。过不多时，即有魔教十长老攻华山之举。"

令狐冲登时想起在思过崖后洞所见的骷髅，以及石壁上所刻的武功剑法，不禁"啊"的一声。方证道："怎么？"令狐冲脸上一红，道："打断了方丈的话题，恕罪则个。"

方证点了点头，说道："算来那时候连你师父也还没出世呢。魔教十长老攻华山，便是想夺这部《葵花宝典》，其实华山派已与泰山、嵩山、恒山、衡山四派结成了五岳剑派，其余四派得讯便即来援。华山脚下一场大战，魔教十长老多数身受重伤，铩羽而去，但岳肃、蔡子峰两人均在这一役中毙命，而他二人所笔录的《葵花宝典》残本，也给魔教夺了去，因此这一仗的输赢却也难说得很。五年之后魔教卷土重来。这一次十长老有备而来，对五岳剑派剑术中的精妙之着，都想好了破解之法。冲虚道兄与老衲推想，魔教十长老武功虽高，但要在短短五年之内，尽破五岳剑派的精妙剑招，多半也还是由于从《葵花宝典》中得到了好处。二次决斗，五岳剑派着实吃了大亏，高手耆宿，死伤惨重，五派许多精妙剑法从此失传湮没。只是那魔教十长老却也不得生离华山。想象那一场恶战，定是惨烈非凡。"

令狐冲道："晚辈曾在华山思过崖的一个洞口之中，见到这魔教十长老的遗骨，又见到石壁上刻下的若干题字。"冲虚道："有这等事？题字中写些甚么？"令狐冲道："有十六个大字，写的是'五岳剑派，无耻下流，比武不胜，暗算害人。'此外还有许多小字，都是咒骂五岳剑派卑鄙无赖，不要脸等等。"冲虚道："华山派怎地容得这些诽谤的字迹留在石壁之上，这倒奇了。"令狐冲道："这石洞是晚辈无意中发见的，旁人均不知道。"当下将如何发见这石洞的经过说了，又说那使斧之人以利斧开山数百丈，却只相差不到一尺，力尽而死，毅力可佩，而命运之蹇，着实令人可叹。

方证大师道："使斧头的？难道是十长老中的'大力神魔'范松？"令狐冲道："正是！石壁上刻有一行字，说'范松赵鹤破恒山派剑法于此'。"

方证道："赵鹤？他是十长老中的'飞天神魔'。他是不是使雷震挡的？"

令狐冲道："这个晚辈却不知道，但石洞中地下，确有一具雷震挡。晚辈记得石壁上题字，破了华山派剑法的，是两个姓张的，叫甚么张乘风、张乘云。"

方证道："果然不错，'金猴神魔'张乘风，'白猿神魔'张乘云，乃是兄弟二人，据说所使兵刃是熟铜棍。"令狐冲道："正是。石壁上图形，确是以棍棒破了我华山派的剑法，设想之奇，令人叹服。"

方证道："从你所见者推想，似乎魔教十长老中了五岳剑派的埋伏，被诱入山洞之中，囚禁了起来，无法脱身。"令狐冲道："晚辈也这么想，料想因此这些人心怀不平，既在石壁上刻字痛骂五岳剑派，又刻下破解五岳剑派的法门，好使后人得知，他们并非战败，只是误中机关而已。石壁上所刻华山派剑法，确是精妙非凡，我师父师娘似乎并不知晓。此中缘故，晚辈一直大惑不解，适才听了方丈大师述说往事，才知华山派前辈大都在此役中丧命，这些高招就此失传。恒山、泰山等四派想来也是这样。"冲虚道："确是如此。"

令狐冲道："在魔教十长老的骷髅之旁，还有好几柄长剑，却是五岳剑派的兵刃。"

方证出了一会神，道："那就难以推想了，说不定是十长老从五岳剑派手中夺来的。你在后洞中所见，一直没跟人说起过？"令狐冲道："晚辈发见了后洞中的奇事之后，变故迭生，一直没机缘向师父、师娘提起此事。风太师叔却早就知道了。"

方证点头道："我方生师弟当年曾与风老前辈有数面之缘，颇受过他老人家的恩惠。方生师弟说道，你的剑法确是风老前辈嫡传。我们只道风老前辈当年在华山气剑两宗火并之后便已仙去，原来尚自健在，实乃可喜。"

冲虚道："当年武林中传说，华山两宗火并之时，风老前辈刚好在江南娶亲，得讯之后赶回华山，剑宗好手已然伤亡殆尽，一败涂地。否则以他剑法之精，倘若参与斗剑，气宗无论如何不能占到上风。风老前辈随即发觉，江南娶亲云云，原来是一场大骗局，他那岳丈暗中受了华山气宗之托，买了个妓女来冒充小姐，将他羁绊在江南。风老前辈重回江南岳家，他的假岳丈全家早已逃得不知去向。江湖上都说，风老前辈恼怒羞愧，就此自刎而死。"

方证连使眼色，要他住口。冲虚却装作并未会意，最后才道："令狐掌门，贫道对风老前辈好生敬仰，决不敢揭他老人家的旧日隐私。今日所以重提此事，是盼你明白，英雄难过美人关，大丈夫一时误中奸计，那也算不了甚么，只是不可愈陷愈深。"

令狐冲知他其意所指，说的是盈盈，他言语中比喻不伦，不过总是一番好意，当下喟然不答，寻思："风太师叔这些年来一直在思过崖畔隐居，原来是忏悔前过，想是他无面目见武林中同道，因此命我决计不可泄露他的行踪，又说从此不再见华山派之人。他一生遭遇极惨，数十

年来孤单寂寞，待我大事一了，须得上思过崖去陪陪他说话解闷才是。我现下已不属华山派，去拜见他老人家，不算是不遵嘱咐。”

三人说了半天话，太阳快下山了，照映得半天皆红。

方证道：“华山派岳肃、蔡子峰二人录到《葵花宝典》不久，便即为魔教十长老所杀，两人都来不及修习，宝典又给魔教夺了去。因此华山派中没人学到宝典中的丝毫武功。但两人由于所见宝典经文不同，在武学上重气、重剑的偏歧，却已分别跟门人弟子详细讲论过，华山派后来分为气剑两宗，同门相残，便种因于此。说这部宝典是不祥之物，也不为过。”冲虚点头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本来就是这个道理。”方证道：“魔教得到了岳蔡二人手录的宝典残本，恐怕也没甚么得益。十长老惨死华山，那不必说了。令狐掌门说道，任教主将那宝典传给了东方不败。那么两人交恶，说不定也与这部手录本有关。其实这部手录本残缺不全，本上所录，只怕还不及林远图所悟。”

令狐冲问道：“林远图是谁？”方证道：“嗯，林远图便是你林师弟的曾祖，福威镖局的创办人，以七十二路辟邪剑法镇慑群小的便是他了。”令狐冲道：“这位林前辈，也曾得见《葵花宝典》吗？”方证道：”他便是渡元禅师，便是红叶禅师的弟子！”令狐冲身子一震，道：”原来如此。”方证道：”渡元禅师本来姓林，还俗之后，便复了本姓。”

令狐冲道：“原来以七十二路辟邪剑法威震江湖的林前辈，便是这位渡元禅师，那真是料想不到。”那天晚上衡山城外破庙中林震南临死时的情景，蓦地里涌上心头。

方证道：“渡元就是图远。这位前辈禅师还俗之后，复了原姓，却将他法名颠倒过来，取名为远图，后来娶妻生子，创立镖局，在江湖上轰轰烈烈的干了一番事业。这位林前辈立身甚正，吃的虽是镖局子饭，但行侠仗义，急人之难，他不在佛门，行的却是佛门之事。一个人只要心地好，心即是佛，是否出家，也没多大分别。红叶禅师当然不久即知，这林镖头便是他的得意弟子，但听说师徒之间，以后也没来往。”

令狐冲道：“这位林前辈从华山派岳蔡二位前辈口中，获知《葵花宝典》的精要，不知那《辟邪剑谱》又从何而来？而林家传下来的辟邪剑法，却又不甚高明？”

方证道：”辟邪剑法是从《葵花宝典》残本中悟出来的武功，两者系出同源，但都只得到了原来宝典的一小部分。”转头向冲虚道：”道兄，剑法之道，你是大行家，比我懂得多了，这中间的道理，你向令狐少侠说说。”

冲虚笑道：”你这么说，若非多年知己，老道可要怪你取笑我了。当今剑术之精，除了风老前辈，又有谁及得上令狐少侠？”方证道：”令狐少侠剑术虽精，剑道上的学问却远不及你。大家是自己人，无话不说，那也不用客气。”

冲虚叹道：“其实以老道之所知，与剑道中浩如烟海的学问相比，实只太仓一粟而已。将来也不知是否得有机缘拜见风老前辈，向他老人家请教疑难。”向令狐冲道：”今日林家的辟邪剑法平平无奇，而林远图前辈曾以此剑法威震江湖，却又绝不虚假。当年青城派掌门长青子，号称‘三峡以西剑法第一’，却也败在林前辈手下。今日青城派的剑法，可就比福威镖局的辟邪剑法强得太多，其中一定别有原因。这个道理，老道已想了很久，其实，天下学剑之士，人人都曾想过这个道理。”

令狐冲道：”林师弟家破人亡，父母双双惨死，便是由于这个疑团难解而起？”

冲虚道：“正是。辟邪剑法的威名太甚，而林震南的武功太低，这中间的差别，自然而然令人推想，定然是林震南太蠢，学不到家传武功。进一步便想，倘若这剑谱落在我手中，定然可以学到当年林远图那辉煌显赫的剑法。

老弟，百余年来以剑法驰名的，原不只林远图一人。但少林、武当、峨嵋、昆仑、点苍、青城以及五岳剑派诸派，后代各有传人，旁人决计不会去打他们的主意。只因林震南武功低微，那好比一个三岁娃娃，手持黄金，在闹市之中行走，谁都会起心抢夺了。”

令狐冲道：“这位林远图前辈既是红叶禅师的高足，然则他在莆田少林寺中，早已学到了一身惊人武功，甚么辟邪剑法，说不定只是他将少林派剑法略加变化而已，未必真的另有剑谱。”

冲虚道：“这么想的人，本来也是不少。不过辟邪剑法与少林派武功截然不同，任何学剑之士，一见便知。嘿嘿，起心抢夺剑谱的人虽多，终究还是青城矮子脸皮最老，第一个动手。可是余矮子脸皮虽厚，脑筋却笨，怎及得上令师岳先生不动声色，坐收巨利。”

令狐冲脸上变色，道：“道长，你……你说甚么？”

冲虚微微一笑，说道：“那林平之拜入了你华山门下，《辟邪剑谱》自然跟着带进来了。听说岳先生有个独生爱女，也要许配你那林师弟，是不是？果然是深谋远虑。”

令狐冲初时听冲虚悦“令师岳先生不动声色、坐收巨利”，辱及师尊，颇为忿怒，待又听到他说到师父“深谋远虑”，突然想起，那日师父派遣二师弟劳德诺乔装改扮，携带小师妹到福州城外开设酒店，当时不知师父用意，此刻想来，自是为了针对福威镖局。林震南武功平平，师父如此处心积虑，若说不是为了《辟邪剑谱》，又为了甚么？只是师父所用的策略乃是巧取，不像余沧海和木高峰那样豪夺罢了。随即又想：“小师妹是个妙龄闺女，只是师父为甚么要她抛头露面，去开设酒店？”想到这里，不由得心头涌起一阵寒意，突然之间省悟：“师父要将小师妹许配给林师弟，其实在他二人相见之前，早就有这个安排了。”

方证和冲虚见他脸上阴晴不定，神气甚是难看，知他向来尊敬师父，这番话颇伤他的脸面。方证道：“这些言语，也只是老衲与冲虚道兄闲谈之时，胡乱推测。尊师为人方正，武林中向有君子之称。只怕我们是以小人之心，妄度君子之腹了。”冲虚微微一笑。

令狐冲心下一片混乱，只盼冲虚所言非实，但内心深处，却知他每句话说的都是实情，忽然又想：“是了，原来林远图前辈本是和尚，因此他向阳巷老宅之中，有一佛堂，而那剑谱，又是写在袈裟上。猜想起来，他在华山与岳肃、蔡子峰两位前辈探讨葵花宝典，一字一句，记在心里，当时他尚是禅师，到得晚上，便笔录在袈裟之上，以免遗忘。”

冲虚道：“时至今日，这部《葵花宝典》上所载的武学秘奥，魔教手中有一些，令师岳先生手上有一些。你林师弟既拜入华山派门下，左冷禅便千方百计的来找岳先生麻烦，用意显然有二：一是想杀了岳先生，便于他归并五岳剑派；其二自然是劫夺《辟邪剑谱》了。”

令狐冲连连点头，说道：“道长推想甚是。那宝典原书是在莆田少林寺，左冷禅可知道吗？倘若他得知此事，只怕更要去滋扰莆田少林寺。”

方证微笑道：“莆田少林寺中的《葵花宝典》早已毁了。那倒不足为虑。”

令狐冲奇道：“毁了？”方证道：“红叶禅师临圆寂之时，召集门人弟子，说明这部宝典的前因后果，便即投入炉中火化，说道：‘这部武学秘笈精微奥妙，但其中许多关键之处，当年的撰作人并未能妥为参通解透，留下的难题太多，尤其是第一关难过，不但难过，简直是不能过、不可过，流传后世，实非武林之福。’他有遗书写给嵩山本寺方丈，也说及了此事。”

令狐冲叹道：“这位红叶禅师前辈见识非凡。倘若世上从来就没有《葵花宝典》，这许许多多变故，也就不会发生。”他心中想的是：”没有《葵花宝典》就没有辟邪剑法，师父就不会安排将小师妹许配给林师弟，林师弟不会投入华山派门下，就不会遇见小师妹。”但转念又想：”可是我令狐冲浮滑无行，与旁门左道之士结交，又跟《葵花宝典》有甚么干系了？男子汉大丈夫，自己种因，自己得果，不用怨天尤人。”

冲虚道：”下月十五，左冷禅召集五岳剑派齐集嵩山推举掌门，令狐少侠有何高见？”令狐冲微笑道：“那有甚么推举的？掌门之位，自然是非左冷禅莫属。”冲虚道：“令狐少侠便不反对吗？”令狐冲道：“他嵩山、泰山、衡山、华山四派早已商妥，我恒山派孤掌难鸣，纵然反对，也是枉然。”

冲虚摇头道：“不然！泰山、衡山、华山三派，慑于嵩山派之威，不敢公然异议，容或有之，若说当真赞成并派，却为事理之所必无。”

方证道：”以老衲之见，少侠一上来该当反对五派合并，理正辞严，他嵩山派未必说得人心尽服。倘若五派合并之议终于成了定局，那么掌门人一席，便当以武功决定。少侠如全力施为，剑法上当可胜得过左冷禅，索性便将这掌门人之位抢在手中。”

令狐冲大吃一惊，道：“我……我……那怎么成？万万不能！”

冲虚道："方丈大师和老道商议良久，均觉老弟是直性子人，随随便便，无可无不可，又跟魔教左道之士结交，你倘若做了五岳派的掌门人，老实说，五岳派不免门规松弛，众弟子行为放纵，未必是武林之福……"

令狐冲哈哈大笑，说道："道长说得真是，要晚辈去管束别人，那如何能够？上梁不正下梁歪，令狐冲自己，便是个好酒贪杯的无行浪子。"

冲虚道："浮滑无行，为害不大，好酒贪杯更于人无损，野心勃勃，可害得人多了。老弟如做了五岳派掌门，第一，不会欺压五岳剑派的前辈耆宿与门人弟子：第二，不会大动干戈，想去灭了魔教，不会来吞并我们少林、武当：第三，大概吞并峨嵋、昆仑诸派的兴致，老弟也不会太高。"方证微笑道："冲虚道兄和老衲如此打算，虽说是为江湖同道造福，一半也是自私自利。"冲虚道："打开天窗说亮话，老和尚、老道士来到恒山，一来是为老弟捧场，二来是为正邪双方万千同道请命。"方证合十道："阿弥陀佛，左冷禅倘若当上了五岳派掌门人，这杀劫一起，可不知伊于胡底了。"

令狐冲沉吟道："两位前辈如此吩咐，令狐冲本来不敢推辞。但两位明鉴，晚辈后生小子，这么一块胡涂材料，做这恒山掌门，已是狂妄之极，实在是迫于无奈，如再想做五岳派掌门，势必给天下英雄笑掉了牙齿。这三分自知之明，晚辈总还是有的。这么着，做五岳派掌门，晚辈万万不敢，但三月十五这一天，晚辈一定到嵩山去大闹一场，说甚么也要左冷禅做不成五岳派掌门。令狐冲成事不足，捣捣乱或许还行。"

冲虚道："一味捣乱，也不成话。届时倘若事势所逼，你非做掌门人不可，那时却不能推辞。"令狐冲只是摇头。

冲虚道："你倘若不跟左冷禅抢，当然是他做掌门。那时五派归一，左掌门手操生杀之权，第一个自然来对付你。"令狐冲默然，叹了口气，说道："

那也无可奈何。"冲虚道："就算你一走了之，他捉不到你，左冷禅对付你恒山派门下的弟子，却也不会客气。定闲师太交在你手上的这许多弟子，你便任由她们听凭左冷禅宰割么？"令狐冲伸手在栏干一拍，大声道："不能！"

方证又道："那时你师父、师娘、师弟、师妹，左冷禅一定也容他们不得数年之间，他们一个个大祸临头，你也忍心不理吗？"

令狐冲心头一凛，不禁全身毛骨悚然，退后两步，向方证与冲虚两人深深作揖，说道："多蒙二位前辈指点，否则令狐冲不自努力，贻累多人。"

方证、冲虚行礼作答。方证道："三月十五，老衲与冲虚道兄率同本门弟子，前赴嵩山为令狐少侠助威。"冲虚道："他嵩山派若有甚么不轨异动，我们少林、武当两派自当出手制止。"　　令狐冲大喜，说道："得有二位前辈在场主持大局，谅那左冷禅也不敢胡作非为。"

三人计议已罢，虽觉前途多艰，但既有了成算，便觉宽怀。冲虚笑道："咱们该回去了罢。新任掌门人陪着一个老和尚。一个老道士不知去了哪里，只怕大家已在担心了。"

三人转身过来，刚走得七八步，突然间同时停步。令狐冲喝道："甚么人？"他察觉天桥彼端传来多人的呼吸之声，显然悬空寺左首的灵龟阁中伏得有人。

他一声呼喝甫罢，只听得砰砰砰几声响，灵龟阁的几扇窗户同时被人击飞，窗口露出十余枝长箭的箭头，对准了三人。便在此时，身后神蛇阁的窗门也为人击飞，窗口也有十余人弯弓搭箭，对准三人。

方证、冲虚、令狐冲三人均是当世武林中顶尖高手，虽然对准他们的强弓硬弩，自非寻常弓箭之可比，而伏在窗后的箭手料想也非庸手，但毕竟奈何不了三人。只是身处二阁之间的天桥之上，下临万丈深渊，既不能纵跃而下，而天桥桥身窄仅数尺，亦无回旋余地，加之三人身上均未携带兵刃，猝遇变故，不禁都吃了一惊。

令狐冲身为主人，斜身一闪，挡在二人身前，喝道："大胆鼠辈，怎地不敢现身？"

只听一人喝道："射！"却见窗中射出十七八道黑色水箭。这些水箭竟是从箭头上射将出来，原来这些箭并非羽箭，而是装有机括的水枪，用以射水。水箭斜射向天，颜色乌黑，在夕阳反照之下，显得诡异之极。

令狐冲等三人跟着便觉奇臭冲鼻，既似腐烂的尸体，又似大批死鱼死虾，闻着忍不住便要作呕。十余道水箭射上天空，化作雨点，洒将下来，有些落上了天桥栏干，片刻之间，木栏干上腐蚀出一个个小孔。方证和冲虚虽然见多识广，却也从未见过这等猛烈的毒水。若是羽箭暗器，他三人手中虽无兵刃，也能以袍袖运气开挡，但这等遇物即烂的毒水，身上只须沾上一点一滴，只怕便腐烂至骨，二人对视一眼，都见到对方脸上变色，眼中微露惧意。要令这二大掌门眼中显露惧意，那可真是难得之极了。

一阵毒水射过，窗后那人朗声说道："这阵毒水是射向天空的，要是射向三位身上，那便如何？"只见十七八枝长箭慢慢斜下，又平平的指向三人。

天桥长十余丈，左端与灵龟阁相连，右端与神蛇阁相连，双阁之中均伏有毒水机弩，要是两边机弩齐发，三人武功再高，也必难以逃生。

令狐冲听得这人的说话声音，微一凝思，便已记起，说道："东方教主派人前来送礼，送的好礼！"

伏在灵龟阁中说话之人，正是东方不败派来送礼道贺的那个黄面尊者贾布。

贾布哈哈一笑，说道："令狐公子好聪明，认出了在下口音。既是在下暗使卑鄙诡计，占到了上风，聪明人不吃眼前亏，令狐公子那便暂且认输如何？"他把话说在头里，自称是"暗使卑鄙诡计"，倒免得令狐冲出言指责了。

令狐冲气运丹田，朗声长笑，山谷鸣响，说道："我和少林、武当两位前辈在此闲谈，只道今日上山来的都是好朋友，没作防范的安排，可着了贾兄的道儿。此刻便不认输，也不可得了。"

贾布道："如此甚好。东方教主素来尊敬武林前辈，看重后起之秀的少年英侠。何况任大小姐自幼跟东方教主一起长大，便看在任大小姐面上，我们也不敢对令狐公子无礼。"

令狐冲哼了一声，并不答话。

方证和冲虚当令狐冲和贾布对答之际，察看周遭情势，要寻觅空隙，冒险一击，但见前后水枪密密相对，僧道二人同时出手，当可扫除得十余枝水枪，但若要一股尽歼，却万万不能，只须有一枝水枪留下发射毒水，三人便均难保性命。僧道二人对望了一眼，眼光中所示心意都是说："不能轻举妄动。"

只听贾布又道："既然令狐公子愿意认输，双方免伤和气，正合了在下心愿。我和上官兄弟下山之时，东方教主吩咐下来，要请公子和少林寺方丈、武当掌门道长，同赴黑木崖敝教总坛盘桓数日。此刻三位同在一起，那是再好不过，咱们便即起行如何？"

令狐冲又哼了一声，心想天下哪有这样的便宜事，己方三人只消一离开天桥，要制住贾布、上官云和他一干手下，自是易如反掌。

果然贾布跟着便道："只不过三位武功太高，倘若行到中途，忽然改变主意，不愿去黑木崖了，我们可无法交差，吃罪不起，因此斗胆向三位借三只右手。"令狐冲道："借三只右手？"贾布道："正是，请三位各自砍下右臂，那我们就放心得多了。"

令狐冲哈哈一笑，说道："原来如此。东方不败是怕了我们三人的武功剑术，因此布下了这个圈套。只要我们砍下了自己右臂，使不了兵刃，他便高枕无忧了。"贾布道："高枕无忧倒不见得。任我行少了公子这样一位强援，那便势孤力弱得多了。"令狐　冲道："阁下说话倒坦率得很。"

贾布道："在下是真小人。"他提高嗓子说道："方丈大师，掌门道长，两位是宁可舍却一臂呢，还是甘愿把性命拚在这里？"

冲虚道："好！东方不败要借手臂，我们把手臂借给他便是。只是我们身上不带兵刃，要割手臂，却有些难。"

他这个"难"字刚脱手，窗口中寒光一闪，一个钢圈掷了出来。这钢圈直径近尺，边缘锋利，圈中有一横条作为把手，乃是外门的短打兵刃，若有一对，便是"乾坤圈"之类了。令狐冲站在最前，伸手一抄，接了过来，不由得微微苦笑，心想这贾布也真工于心计，这钢圈外缘锋

利如刀，一转之下，便可割断手臂，但不论舞得如何迅捷，总因兵刃太短，无法挡开飞射过来的水箭。

贾布厉声喝道："既已答应，快快下手！别要拖延时刻，妄图救兵到来。我叫一、二、三！若不断臂，毒水齐发。一！"

令狐冲低声道："我向前急冲，两位跟在我身后！"冲虚道："不可！"

贾布道："二！"

令狐冲左手将钢圈一举，心想："方证大师和冲虚道长是我恒山客人，说甚么也不能让他二位受到伤害。他'三'字一叫出口，我掷出钢圈，舞动袍袖冲上，只要毒水都射在我身上，他二位便有机会乘隙脱身。"只听得贾布叫道："大家预备，我要叫'三'了！"

忽听得灵龟阁屋顶一个清脆的女子声音喝道："且慢！"跟着便似有一团绿云冉冉从阁顶飘落，挡在令狐冲身前，正是盈盈。

令狐冲急叫："盈盈，退后！"盈盈反过左手，在身后摇了摇，叫道："贾叔叔，黄面尊者在江湖上好响的万儿，怎地干起这等没出息的勾当来啦！"贾布道："这个……大小姐，你……退开，别蹚混水。"盈盈道："你在这里干甚么来着？东方叔叔叫你和上官叔叔来送礼给我，你怎地受了嵩山派左冷禅的贿赂，竟来对恒山派掌门无礼？"贾布道："谁说我受了左冷禅的贿赂？我奉有东方教主密令，捉拿令狐冲送交总坛。"

盈盈道："你胡说八道。教主的黑木令在此。教主有令：贾布密谋不轨，一体教众见之即行擒拿格杀，重重有赏！"说着右手高高举起，手中果然是一根黑木令牌。

贾布大怒，喝道："放箭！"盈盈道："东方教主叫你杀我吗？"贾布道："你违抗教主令旨……"盈盈叫道："上官叔叔，你将叛徒贾布拿下，你便升作青龙堂长老。"

上官云自负武功较贾布为高，入教资历也较他为深，但贾布是青龙堂长老，自己是白虎堂长老，排名反在其下，本来就对贾布颇有心病，一听盈盈的呼唤，不禁迟疑。盈盈是前任教主之女，现下任教主重入江湖，谋复教主之位，东方教主虽然向来对这位任大小姐十分尊重，今后却势必不同，但要他指挥部属向盈盈发射毒水，却是万万不能。

贾布又叫："放箭！"但他那些部属一直视盈盈有若天神，又见她手中持有黑木令，如何敢对她无礼？

正僵持间，灵龟阁下忽然有人叫道："火起，火起！"红光闪动，黑烟冲上，正是阁楼底下着了火。盈盈大声叫道："贾布，你好狠心，干么放火想烧死你的老部下？"贾布怒道："胡说八盈盈叫道："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日月神教教众，东方教主有令：快下去救火！"说着向前疾冲。令狐冲、方证、冲虚三人乘势奔前。盈盈叫的是本教切口，加之阁下火起，混乱中诸教众只一呆，令狐冲等三人便已横越半截飞桥，破窗入阁。

三人冲入阁内，毒水机弩即已无所施其技。令狐冲抢到真武大帝座前，提起一只烛台，右臂一振，蜡烛飞出。他知道毒水实在太过厉害，只须身上溅到一点，那便后患无穷，眼见方证、冲虚二人掌劈足踢，下手毫不容情，霎时间已料理了七八人，他提起烛台当作剑使，手臂一抬，便刺入了一人咽喉，顷刻间杀了六人。

贾布与上官云这次来到恒山，共携带四十口箱子，每口箱子两人扛抬，一共有八十名汉子。这八十人其实均是日月教中的得力教众，武功均颇了得。

四十人分布于悬空寺四周，其余四十人便取出暗藏在身的机弩，分自神蛇阁、灵龟阁中出袭。令狐冲等三人片刻之间，将贾布手下的二十人屠戮干净，毒水机弩散了一地。

贾布手持一对判官笔，和盈盈手中一长一短的双剑斗得甚紧。

令狐冲和盈盈交往，初时是闻其声而不见其人，随后是见其威慑群豪而不知其所由，感其深情而不知其所踪。当日她手杀少林弟子，力斗方生大师，令狐冲也只是见其影而不见其形，直至此刻，才初次正面见到她与人相斗。

但见她身形轻灵，倏来倏往，剑招攻人，出手诡奇，长短剑或虚或实，极尽飘忽，虽然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便在眼前，令狐冲心中，仍是觉得飘飘缈缈，如烟如雾。

贾布所使的一对判官笔份量极重，挥舞之际，发出有似钢鞭、铁锏般声息。盈盈的双剑始终不和他判官笔相碰。贾布每一招都是笔尖指向盈盈身上各处大穴，但总是差之毫厘。

方证大师喝道："孽障，还不撤下兵刃就擒？"

贾布眼见今日之势已是有死无生，双笔归一，疾向盈盈喉头戳去。令狐冲一惊，生怕盈盈避不开这一招，手中烛台刺出，嗤嗤两声，刺在贾布双手腕脉之上。贾布手指无力，判官笔脱手，双掌一起，和身向令狐冲扑来。

方证大师斜刺里穿上，一举臂，两只手掌将他双掌拿住了。贾布使力挣扎，无法脱出对方手掌，当即飞起左腿，踢向方证下阴，招式甚是毒辣。方证叹一口气，双手一送，贾布向外直飞，穿门而出。只听得叫声惨厉，越叫越远，跌入翠屏山外深谷之中。

令狐冲向盈盈一笑，说道："亏得你来相救！"

盈盈微笑道："总算及时赶到！"纵声叫道："扑熄了火！"阁下有人应道："是！"原来楼阁下起火，是以硫磺硝石之属烧着茅草，用以扰乱贾布心神，并非真的起火。

盈盈走到窗口，向对面神蛇阁叫道："上官叔叔，贾布抗命，自取其祸，你率领部属下阁来罢，我不跟你为难。"上官云道："大小姐，你可得言而有信。"盈盈道："我向本教历代神魔发誓，只要上官云听我号令，今后我决不加害于他，若违此誓，给三尸虫嚼食脑髓而死。"这是日月教最重的毒誓，上官云一听，便即放心，率领二十名部属下阁。

令狐冲等四人走下灵龟阁，只见老头子、祖千秋等数十人已候在阁下。

令狐冲问盈盈道："你怎知贾布他们前来偷袭？"盈盈道："东方不败哪有这等好心，会诚心来给你送礼？我初时还道四十口箱子之中藏着甚么诡计，后来见贾布鬼鬼祟祟，领着从人到这边来，我起了疑心，带老先生他们一起过来瞧瞧。那些守在翠屏山下的饭桶居然不许我们上山，一下子便露出了马脚。"　　老头子、祖千秋等尽皆大笑。上官云低下了头，脸上深有惭色。

令狐冲叹道："我这恒山派掌门第一天上任，也便露出了胡涂无能的马脚。明知东方不败派人前来决无善意，却也不加防范。令狐冲死了，那是活该，倘若方证大师和冲虚道长竟也遭到奸人暗算……唉！"说着不住摇头。

盈盈道："上官叔叔，今后你是跟我呢，还是跟东方不败？"上官云脸上变色，在这顷刻之间，要他决定背叛东方教主，那可为难之极。盈盈道："神教十长老之中，已有六人服了我爹爹给他们的三尸脑神丹。这一颗丹丸，你服是不服？"说着伸出手掌，一颗殷红色的药丸，在她手中滴溜溜的打转。

上官云颤声道："大小姐，你说本教十大长老之中，已有六位长老……六位长老……"盈盈道："不错，你从未跟过我爹爹办事，这几年跟随东方不败，并不算是背叛我爹爹。你苦能弃暗投明，我固然定当借重，我爹爹自也另眼相看。"

上官云向四周一瞧，心想："我若不投降，眼见便得命丧当场，既然十长老中已有六长老归顺了任教主，大势所趋，我上官云也不能独自向东方教主效忠。"当即上前，从盈盈掌上取过三尸脑神丹，咽入腹中，说道："上官云蒙大小姐不杀之恩，今后奉命驱使，不敢有违。"一面说，一面躬身行礼。盈盈笑道："今后咱们都是自己人，不必如此多礼。你手下这些兄弟，自然也跟着你罢？"

上官云转头向二十名部属瞧去。那些汉子见首领已降，且已服了三尸脑神丹，当即向盈盈拜伏于地，说道："愿听圣姑差遣，万死不辞。"

这时群豪已扑熄了火，见盈盈收服上官云，尽皆庆贺。上官云在日月教中武功既高，职位又尊，归降盈盈，于任我行夺回教主之事自必助

力甚大。

方证与冲虚见事已平息，当即告辞下山。令狐冲送出数里，这才互道珍重而别。

盈盈与令狐冲并肩缓缓回见性峰来，说道：”东方不败此人行事阴险毒辣，适才你已亲见。我爹爹和向大哥刻下正在向教中故旧游说，要他们重投旧主。欣然顺服的自然最好，不肯归降的便一一解决，以削弱东方不败的势力。东方不败这当儿也已展开反攻，他派遣贾布和上官云来向你下手，便是一着极厉害的棋子。只因我爹爹和向大哥行踪隐秘，东方不败无法找到他们，若是伤害了你，我……我……”说到这里，脸上微微一红，转过了头。

其时暮色苍茫，晚风吹动她柔发，从后脑向双颊边飘起。令狐冲见到她雪白的后颈，心中一荡，寻思：“她对我一往情深，天下皆知，连东方不败也想到要擒拿了我，向她要胁，再以此要胁她爹爹。适才悬空寺天桥之上，她明知毒水中人即死，却挡在我身前，唯恐我受伤。有妻如此，令狐冲复有何求？”伸出双臂，便往她腰中抱去。

盈盈嗤的一笑，身子微侧，令狐冲便抱了个空。他剑法虽精，内力浑厚，但于拳脚、擒拿、轻身等等功夫，却差得远了。盈盈笑道：“一派掌门大宗师，如此没规没矩吗？”

令狐冲笑道：“普天下掌门人之中，以恒山派掌门最为莫名奇妙，贻笑大方了。”

盈盈正色道：“你为甚么这样说？连少林方丈、武当掌门，对你也礼敬有加，还有谁敢瞧你不起？你师父将你逐出华山门墙，你可别永远将这件事放在心头，自觉愧对于人。”

盈盈这几句话，正说中了令狐冲的心事，他生性虽然豁达，但于被逐出师门之事，却是一直既惭愧又痛心，不由得长叹一声，低下了头。

盈盈拉住他手，说道：“你身为恒山掌门，已于天下英雄之前扬眉吐气。

恒山华山两派向来齐名，难道堂堂恒山派掌门，还及不上一个华山派的弟子吗？”令狐冲道：“多谢你相劝。只是我总觉做尼姑头儿，有些尴尬可笑。”

盈盈道：“今日已有近千名英雄好汉投入恒山派麾下，五岳剑派之中，说到声势之盛，只嵩　山派尚可和你较量一下，泰山、衡山、华山三派，又怎能及得上你？”

令狐冲道：“这件大事，我还没谢你呢。”盈盈微笑道：“谢甚么？”

令狐冲道：“你怕我做尼姑头儿不大体面光彩，于是派遣手下好汉，投归恒山。若不是圣姑有令，这些放荡不羁、桀骜不驯的江湖朋友，怎肯来做大小尼姑的同门？来乖乖的受我约束？”盈盈抿嘴一笑，说道：“那也未必尽然，你做他们的盟主，攻打少林寺，大伙儿都很服你呢。”

两人谈谈说说，离主庵已近，隐隐听到群豪笑语喧哗。盈盈停步道：“咱们暂且分手，待爹爹大事已定，我再来见你。”

令狐冲胸口突然一热，说道：“你去黑木崖吗？”盈盈道：“是。”令狐冲道：“我和你同去。”盈盈目光中放出十足喜悦的光彩，却缓缓摇头。

令狐冲道：“你不要我同去？”盈盈道：“你今天刚做恒山派掌门，便和我一起去办日月教的事。虽说恒山派新掌门行事，令人莫测高深，但这样干，总未免过份些罢？”令狐冲道：“对付东方不败，那是艰危之极的事，我难道能置身事外，忍心你去涉险？”盈盈道：”那些江湖汉子住在恒山别院之中，难保他们不向恒山派的姑娘罗唣。”令狐冲道：“只须你去传个号令，谅他们便有天大胆子，再也不敢。”

盈盈道：“好，你肯和我同去，我代爹爹多谢了。”令狐冲笑道：“咱二人你谢我、我谢你的，干么这样客气？”盈盈嫣然一笑，道：“以后我对你不客气，可别怪我。”

走了一阵，盈盈道：“我爹爹说过，你既不允入教，他去夺回教主之事，便不能要你相助，可是……可是……”说着红晕上脸。令狐冲道：“我虽不属日月教，跟你却不是外人。就算你爹爹见了我，要撵我走，我也是厚了脸皮，死赖活挨。”盈盈微笑道：“我爹爹得你相助，心中也一定挺欢喜的。”

二人回到见性峰上，分别向众弟子吩咐。令狐冲命诸弟子勤练武功，说自己要送盈盈一程，办完事后，即行回山。盈盈则叮嘱群豪，过了今天之后，若是有人踏上见性峰一步，上左足砍左足，上右足砍右足，双足都上便两腿齐砍。

次日清晨，令狐冲和盈盈跟众人别过，带同上官云及二十名教众，向黑木崖进发。

黑木崖是在河北境内，由恒山而东，不一日到了平定州。令狐冲和盈盈一路都分别坐在两辆大车之中，车帷低垂，以防为东方不败的耳目知觉。当晚盈盈和令狐冲在平定客店之中歇宿。该地和日月教总坛相去不远，城中颇多教众来往，上官云派遣四名得力部属，在客店前后把守，不许闲杂人等行近。

晚膳之时，盈盈陪着令狐冲小酌。店房中火盆里的熊熊火光映在盈盈脸上，更增娇艳。

令狐冲喝了几怀酒，说道：“你爹爹那日在少林寺中，说道他于当世豪杰之中，佩服三个半人，其中以东方不败居首。此人既能从你爹爹手中夺得教主之位，自然是个才智极高之士。江湖上又向来传言，天下武功以东方不败为第一，不知此言真假如何？”

盈盈道：“东方不败这厮极工心计，那是不必说了。武功到底如何，我却不大了然，近几年来我极少见到他面。”

令狐冲点头道：“近几年你在洛阳城中绿竹巷住，自是少见他面。”盈盈道：“那倒也不尽然。我虽在洛阳城，每年总回黑木崖一两次，但回到黑木崖，往往也见不着东方不败。听教中长老说，这些年来，越来越难见到教主。”令狐冲道：“身居高位之人，往往装神弄鬼，令人不易见到，以示与众不同。”盈盈道：“这自然是一个原因。但我猜想他是在苦练《葵花宝典》上的功夫，不愿教中的事物打扰他的心神。”令狐冲道：“你爹爹曾说，当年他日夕苦思‘吸星大法’中化解异种真气之法，不理教务，这才让东方不败篡夺了权位。难道东方不败又来重蹈覆辙么？”

盈盈道：“东方不败自从不亲教务之后，这些年来，教中事务，尽归那姓杨的小子大权独揽了。这小子不会夺东方不败的权，重蹈覆辙之举，倒决不至于。”令狐冲道：“姓杨的小子？那是谁啊？怎地我从来没听见过？”

盈盈脸上忽现忸怩之色，微笑道：“说起来没的污了口。教中知情之人，谁也不提；教外之人，谁也不知。你自然不会听见了。”

令狐冲好奇之心大起，道：“好妹子，你便说给我听听。”盈盈道：“那姓杨的叫做杨莲亭，只二十来岁年纪，政功既低，又无办事才干，但近来东方不败却对他宠信得很，真是莫名奇妙。”说到这里，脸上一红，嘴角微斜，显得甚是鄙夷。

令狐冲恍然道：“啊，这姓杨的是东方不败的男宠了。原来东方不败虽是英雄豪杰，却喜欢……喜欢娈童。”

盈盈道：“别说啦，我不懂东方不败搗甚么鬼。总之他把甚么事儿都交给杨莲亭去办，教里很多兄弟都害在这姓杨的手上，当真该杀……”

突然之间，窗外有人笑道：“这话错了，咱们该得多谢杨莲亭才是。”

盈盈喜叫：“爹爹！”快步过去开门。

任我行和向问天走进房来。二人都穿着庄稼汉衣衫，头上破毡帽遮住了大半张脸，若非听到声音，当真见了面也认不出来。令狐冲上前拜见，命店小二重整杯筷，再加酒菜。

任我行精神勃勃，意气风发，说道：“这些日子来，我和向兄弟联络教中旧人，竟出乎意料之外的容易。十个中倒有八个不胜之喜，均说东方不败近年来倒行逆施，已近于众叛亲离的地步。尤其那杨莲亭，本来不过是神教中一个无名小卒，只因巴结上东方不败，大权在手，作威作福，将教中不少功臣斥革的斥革，害死的害死。若不是限于教中严规，早已有人起来造反了。

那姓杨的帮着咱们干了这桩大事，岂不是须得多谢他才是。”

盈盈道：“正是。”又问：“爹爹，你们怎知我们到了？”

任我行笑道：“向兄弟和上官云打了一架，后来才知他已归降了你。”

盈盈道：“向叔叔，你没伤到他罢？”向问天微笑道：“要伤到上官雕侠，可不是易事。”

正说到这里，忽听得外面嘘溜溜、嘘溜溜的哨子声响，静夜中听来，令人毛骨悚然。

盈盈道：“难道东方不败知道我们到了？”转向令狐冲解说：“这哨声是教中捉拿刺客、叛徒的讯号，本教教众一闻讯号，便当一体戒备，奋勇拿人。”

过了片刻，听得四匹马从长街上奔驰而过，马上乘者大声传令：“教主有令：风雷堂长老童百熊勾结敌人，谋叛本教，立即擒拿归坛，如有违抗，格杀勿论。”

盈盈失声道：“童伯伯！那怎么会？”只听得马蹄声渐远，号令一路传了下去。瞧这声势，日月教在这一带嚣张得很，简直没把地方官放在眼里。

任我行道：“东方不败消息倒也灵通，咱们前天和童老会过面。”盈盈吁了口气，道：“童伯伯也答应帮咱们？”任我行摇头道：“他怎肯背叛东方不败？我和向兄弟二人跟他剖析利害，说了半天，最后童老说道：“我和东方兄弟是过命的交情，两位不是不知，今日跟我说这些话，那分明是瞧不起童百熊，把我当作了是出卖朋友之人。东方教主近来受小人之惑，的确干了不少错事。但就算他身败名裂，我姓童的也决不会做半件对不起他的事。

姓童的不是两位敌手，要杀要剐，便请动手。’这位童老，果然是老姜越老越辣。”

令狐冲赞道：”好汉子！”

盈盈道：“他既不答应帮咱们，东方不败又怎地要拿他？”

向问天道：“这就叫做倒行逆施了。东方不败年纪没怎么老，行事却已颠三倒四。像童老这么对他忠心耿耿的好朋友，普天下又哪里找去？”

任我行拍手笑道：“连童老这样的人物，东方不败竟也和他翻脸，咱们大事必成！来，干一杯！”四个人一齐举杯喝干。

盈盈向令狐冲道：“这位童伯伯是本教元老，昔年曾有大功，教中上下，人人对他甚是尊敬。他向来和爹爹不和，跟东方不败却交情极好。按情理说，他便犯了再大的过失，东方不败也决不会难为他。”

任我行兴高采烈，说道：“东方不败捉拿童百熊，黑木崖上自是吵翻了天，咱们乘这时候上崖，当真最好不过。”向问天道：“咱们请上官兄弟一起来商议商议。”任我行点头道：“甚好。”向问天转身出房，随即和上官云一起进来。

上官云一见任我行，便即躬身行礼，说道：“属下上官云，参见教主，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任我行笑道：“上官兄弟，向来听说你是个不爱说话的硬汉子，怎地今日初次见面，却说这等话？”上官云一愣，道：“属下不明，请教主指点。”

盈盈道：“爹爹，你听上官叔叔说‘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觉得这句话很突兀，是不是？”任我行道：“甚么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当我是秦始皇吗？”

盈盈微笑道：“这是东方不败想出来的玩意儿，他要下属众人见到他时，都说这句话，就是他不在跟前，教中兄弟们互相见面之时，也须这么说。那还是不久之前搞的花样。上官叔叔说惯了，对你也这么说了。”

任我行点头道：“原来如此。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倒想得挺美！但又不是神仙，哪里有千秋万载的事？上官兄弟，听说东方不败下了令要捉拿童老，料想黑木崖上甚是混乱，咱们今晚便上崖去，你说如何？”

上官云道：“教主令旨英明，算无遗策，烛照天下，造福万民，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属下谨奉令旨，忠心为主，万死不辞。”

任我行心下暗自嘀咕：“江湖上多说‘雕侠’上官云武功既高，为人又极耿直，怎他说起话来满口谀词，陈腔烂调，直似个不知廉耻的小人？难道江湖上传闻多误，他只是浪得虚名？”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盈盈笑道：“爹爹，咱们要混上黑木崖去，第一自须易容改装，别给人认了出来。可是更要紧的，却得学会一套黑木崖上的切口，否则你开口便错。”

任我行道：“甚么叫做黑木崖上的切口？”盈盈道：“上官叔叔说的甚么‘教主令旨英明，算无遗策’，甚么‘属下谨奉令旨，忠心为主，万死不辞’等等，便是近年来在黑木岸上流行的切口。这一套都是杨莲亭那厮想出来奉承东方不败的。他越听越喜欢，到得后来，只要有人不这么说，便是大逆不道的罪行，说得稍有不敬，立时便有杀身之祸。”任我行道：“你见到东方不败之时，也说这些狗屁吗？”盈盈道：“身在黑木崖上，不说又有甚么法子？

女儿所以常在洛阳城中住，便是听不得这些叫人生气的言语。”

任我行道：“上官兄弟，咱们之间，今后这一套全都免了。”上官云道：“是。教主指示圣明，历百年而常新，垂万世而不替，如日月之光，布于天下，属下自当凛遵。”

盈盈抿着嘴，不敢笑出声来。

任我行道：“你说咱们该当如何上崖才好？”上官云道：“教主胸有成竹，神机妙算，当世无人能及万一。教主座前，属下如何敢参末议？”任我行皱眉道：“东方不败会商教中大事之时，也是无人敢发一言吗？”盈盈道：“东方不败才智超群，别人原不及他的见识。就算有人想到甚么话，那也是谁都不敢乱说，免遭飞来横祸。”

任我行道：“原来如此。那很好，好极了！上官兄弟，东方不败命你去捉拿令狐冲，当时如何指示？”上官云道：”他说捉到令狐大侠，重重有赏，捉拿不到，提头来见。”任我行笑道：“很好，你就绑了令狐冲去领赏。”

上官云退了一步，脸上大有惊惶之色，说道：“令狐大侠是教主爱将，有大功于本教，属下何敢得罪？”任我行笑道：“东方不败的居处，甚是难上，你绑缚了令狐冲去黑木崖，他定要传见。”

盈盈笑道：“此计大妙，咱们便扮作上官叔叔的下属，一同去见东方不败。只要见到他面，大伙儿抽兵刃齐上，凭他武功再高，总是双拳难敌四手。”

向问天道：“令狐兄弟最好假装身受重伤，手足上绑了市带，染些血迹，咱们几个人用担架抬着他，一来好叫东方不败不防，二来担架之中可以暗藏兵器。”任我行道：“甚好，甚好。”

只听得长街彼端传来马蹄声响，有人大呼：“拿到风雷堂主了，拿到风雷堂主了！”

盈盈向令狐冲招了招手。两人走到客店大门之后，只见数十人骑在马上，高举火把，拥着一个身材魁梧的老者疾驰而过。那老者须发俱白，满脸是血，当是经过一番剧战。他双手被绑在背后，双目炯炯，有如要喷出火来，显是心中愤怒已极。盈盈低声道：“五六年前，东方不败见到童伯伯时，熊兄长，熊兄短，亲热得不得了，哪想到今日竟会反脸无情。”

过不多时，上官云取来了担架等物。盈盈将令狐冲的手臂用白布包扎了，吊在他头颈之中，宰了口羊，将羊血洒得他满身都是。任我行和向问天都换上教中兄弟的衣服，盈盈也换上男装，涂黑了脸。各人饱餐之后，带同上官云的部属，向黑木崖进发。

离平定州西北四十余里，山石殷红如血，一片长滩，水流湍急，那便是有名的猩猩滩。更向北行，两边石壁如墙，中间仅有一道宽约五尺的石道。

一路上日月教教众把守严密，但一见到上官云，都十分恭谨。一行人经过三处山道，来到一处水滩之前，上官云放出响箭，对岸摇过来三艘小船，将一行人接了过去。令狐冲暗想：“日月教数百年基业，果然非同小可。苦不是上官云作了内应，咱们要从外攻入，那是谈何容易？”

到得对岸，一路上山，道路陡峭。上官云等在过渡之时便已弃马不乘，一行人在松柴火把照耀下徒步上坡。盈盈守在担架之侧，手持双剑，全神监视。这一路上山，地势极险，抬担架之人倘若拚着性命不要，将担架往万丈深谷中一抛，令狐冲不免命丧宵小之手。

到得总坛时天尚未明，上官云命人向东方不败急报，说道奉行教主令旨，已成功而归。过了一会，半空中银铃声响，上官云立即站起，恭恭敬敬的等候。

盈盈拉了任我行一把，低声道：“教主令旨到，快站起来。”任我行当即站起，放眼瞧去，只见总坛中一千教众在这刹那间突然都站在原地不动，便似中邪着魔一般。

银铃声从高而下的响将下来，十分迅速，铃声止歇不久，一名身穿黄衣的教徒走进来，双手展开一幅黄布，读道：“日月神教文成武德、仁义英明教主东方令曰：贾布、上官云遵奉令旨，成功而归，殊堪嘉尚，着即带同俘虏，上崖进见。”

上官云躬身道：“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

令狐冲见了这情景，暗暗好笑：“这不是戏台上太监宣读圣旨吗？”

只听上官云大声道：“教主赐属下进见，大恩大德，永不敢忘。”他属下众人一齐说道：“教主赐属下进见，大恩大德，永不敢忘。”

任我行、向问天等随着众人动动嘴巴，肚中暗暗咒骂。

一行人沿着石级上崖，经过了三道铁门，每一处铁闸之前，均有人喝问当晚口令，检查腰牌。到得一道大石门前，只见两旁刻着两行大字，右首是“文成武德”，左首是“仁义英明”，横额上刻着“日月光明”四个大红字。

过了石门，只见地下放着一只大竹篓，足可装得十来石米。上官云喝道：“把俘虏抬进去。”和任我行、向问天、盈盈三人弯腰抬了担架，跨进竹篓。

铜锣三响，竹篓缓缓升高。原来上有绞索绞盘，将竹篓绞了上去。

竹篓不住上升，令狐冲抬头上望，只见头顶有数点火星，这黑木崖着实高得厉害。盈盈伸出右手，握住了他左手。黑夜之中，仍可见到一片片轻云从头顶飘过，再过一会，身入云雾，俯视篓底，但见黑沉沉的一片，连灯火也望不到了。

过了良久，竹篓才停。上官云等抬着令狐冲踏出竹篓，向左走了数丈，又抬进了另一只竹篓，原来崖顶太高，中间有三处绞盘，共分四次才绞到崖顶。令狐冲心想：“东方不败住得这样高，属下教众要见他一面自是为难之极。”

好容易到得崖顶，太阳已高高升起。日光从东射来，照上一座汉白玉的巨大牌楼，牌楼上四个金色大字“泽被苍生”，在阳光下发出闪闪金光，不由得令人肃然起敬。

令狐冲心想：“东方不败这副排场，武林中确是无人能及。少林、嵩山，俱不能望其项背，华山、恒山，那更差得远了。他胸中大有学问，可不是寻常的草莽豪雄。”任我行轻声道：“泽被苍生，哼！”

上官云朗声叫道：“属下白虎堂长老上官云，奉教主之命，前来进谒。”

右首一间小石屋中出来四人，都是身穿紫袍，走了过来。为首一人道：“恭喜上官长老立了大功，贾长老怎地没来？”上官云道：“贾长老力战殉难，已报答了教主的大恩。”那人道：“原来如此，然则上官长老立时便可升级了。”上官云道：“若蒙教主提拔，决不敢忘了老兄的好处。”那人听他答应行贿，眉花眼笑的道：“我们可先谢谢你啦！”他向令狐冲瞧了一眼，笑道：“任大小姐瞧中的，便是这小子吗？我还道是潘安宋玉一般的容貌，原来也不过如此。青龙堂上官长老，请这边走。”上官云道：“教主还没提拔我，可别叫得太早了，倘若传进了教主和杨总管耳中，那可吃罪不起。”

那人伸了伸舌头，当先领路。

从牌楼到大门之前，是一条笔直的石板大路。进得大门后，另有两名紫衣人将五人引入后厅，说道：“杨总管要见你，你在这里等着。”上官云道：“是！”垂手而立。

过了良久，那“杨总管”始终没出来，上官云一直站着，不敢就座。令狐冲寻思：“这上官长老在教中职位着实不低，可是上得崖来，人人没将他放在眼里，倒似一个厮养侍仆也比他威风些。那杨总管是甚么人？多半便是那杨莲亭了，原来他只是个总管，那是打理杂务琐事的仆役头儿，可是日月教的白虎堂长老，竟要恭恭敬敬的站着，静候他到来。东方不败当真欺人太甚！”

又过良久，才听得脚步声响，步声显得这人下盘虚浮，无甚内功。一声咳嗽，屏风后转出一个人来。令狐冲斜眼瞧去，只见这　人三十岁不到年纪，穿一件枣红色缎面皮袍，身形魁梧，满脸虬髯，形貌极为雄健威武。

令狐冲寻思：“盈盈说东方不败对此人甚是宠信，又说二人之间，关系暧昧。我总道是个姑娘一般的美男子，哪知竟是个彪形大汉，那可大出意料之外了。难道他不是杨莲亭？”　　只听这人说道：“上官长老，你大功告成，擒了令狐冲而来，教主极是喜欢。”声音低沉，甚是悦耳动听。

上官云躬身道：“那是托赖教主的洪福，杨总管事先的详细指点，属下只是遵照教主的令旨行事而已。”

令狐冲心下暗暗称奇：“这人果然便是杨莲亭！”

杨莲亭走到担架之旁，向令狐冲脸上瞧去。令狐冲目光散涣，嘴巴微张，装得一副身受重伤后的痴呆模样。杨莲亭道：“这人死样活气的，当真便是令狐冲，你可没弄错？”

上官云道：“属下亲眼见到他接任恒山派掌门，并没弄错。只是他给贾长老点了三下重穴，又中了属下两掌，受伤甚重，一年半载之内，只怕不易复原。”杨莲亭笑道：“你将任大小姐的心上人打成这副模样，小心她找你拚命。”上官云道：“属下忠于教主，旁人的好恶，也顾不得了。若得能为尽忠于教主而死，那是属下毕生之愿，全家皆蒙荣宠。”

杨莲亭道：“很好，很好。你这番忠心，我必告知教主知道，教主定然重重有赏。风雷堂堂主背叛教主，犯上作乱之事，想来你已知道了？”上官云道：“属下不知其详，正要向总管请教。教主和总管若有差遣，属下奉命便行，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杨莲亭在椅中一坐，叹了口气，说道：“童百熊这老儿，平日仗着教主善待于他，一直倚老卖老，把谁都不放在眼里。近年来他暗中营私结党，阴谋造反，我早已瞧出了端倪，哪知他越来越无法无天，竟然去和反教大逆任我行勾结，真正岂有此理。”

上官云道：“他竟去和那……那姓任的勾结吗？”话声发颤，显然大为震惊。

杨莲亭道：“上官长老，你为甚么怕得这样厉害？那任我行也不是甚么三头六臂之徒，教主昔年便将他玩弄于掌心之中，摆布得他服服贴贴。只因教主开恩，才容他活到今日。他不来黑木崖便罢，倘若胆敢到来，还不是像宰鸡一般的宰了。”上官云道：“是，是。只不知童百熊如何暗中和他勾结？”

杨莲亭道：“童百熊和任我行偷偷相会，长谈了几个时辰，还有一名反教的大叛徒向问天在侧。那是有人亲眼目睹的。跟任我行，向问天这两个大叛徒有甚么好谈的？那自是密谋反叛教主了。童百熊回到黑木崖来，我问他有无此事，他竟然一口认了！”上官云道：“他竟一口承认，那自然不是冤枉的了。”

杨莲亭道：“我问他既和任我行见过面，为甚么不向教主禀报？他说：

‘任老弟瞧得起我姓童的，跟我客客气气的说话。他当我是朋友，我也当他是朋友，朋友之间说几句话，有甚么了不起？’我问他：‘任

我行重入江湖，意欲和教主捣乱，这一节你又不是不知。他既然对不起教主，你怎可还当他是朋友？’他可回答得更加不成话了，他妈的，这老家伙竟说：‘只怕是教主对不起人家，未必是人家对不起教主！’”

上官云道：“这老儿胡说八道！教主义薄云天，对待朋友向来是最厚道的，怎会对不起人？那自然是忘恩负义之辈对不起教主。”这几句话在杨莲亭听来，自然以为“教主”二字是指东方不败，令狐冲等却知他是在讨好任我行，只听他又道：“属下既决意向教主效忠，有哪个鼠辈胆敢言语中对教主他老人家稍有无礼，我上官云决计放他不过。”

这几句话，其实是当面在骂杨莲亭，可是他哪里知道，笑道：“很好，教中众兄弟倘若都能像你上官长老一般，对教主忠心耿耿，何愁大事不成？你辛苦了，这就下去休息罢。”

上官云一怔，说道：“属下很想参见教主。属下每见教主金面一次，便觉精神大振，做事特别有劲，全身发热，似乎功力修为陡增十年。”

杨莲亭淡淡一笑，说道：“教主很忙，恐怕没空见你。”

上官云探手入怀，伸出来时，掌心中已多了十来颗大珍珠，走上几步，低声道：“杨总管，属下这次出差，弄到了这十八颗珍珠，尽数孝敬了总管，只盼总管让我参见教主。教主一喜欢，说不定升我的职，那时再当重重酬谢。”

杨莲亭皮笑肉不笑的道：“自己兄弟，又何必这么客气？那可多谢你了。”

放低了喉咙道：“教主座前，我尽力替你多说好话，劝他升你做青龙堂长老便了。”

上官云连连作揖，说道：“此事若成，上官云终身不敢忘了教主和总管的大恩大德。”杨莲亭道：“你在这里等着，待教主有空，便叫你进去。”

上官云道：“是，是，是！”将珍珠塞在他的手中，躬身退下。杨莲亭站起身来，大模大样的进内去了。

又过良久，一名紫衫侍者走了出来，居中一站，朗声说道：“文成武德、仁义英明教主有令：着白虎堂长老上官云带同俘虏进见。”

上官云道：“多谢教主恩典，愿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左手一摆，跟着那紫衫人向后进走去。任我行和向问天、盈盈抬了令狐冲跟在后面。

一路进去，走廊上排满了执戟武士，一共进了三道大铁门，来到一道长廊，数百名武士排列两旁，手中各挺一把明晃晃的长刀，交叉平举。上官云等从阵下弓腰低头而过，数百柄长刀中只要有一柄突然砍落，便不免身首异处。

任我行、向问天等身经百战，自不将这些武士放在眼里，但在见到东方不败之前先受如许屈辱，心下暗自不忿，令狐冲必想：“东方不败待属下如此无礼，如何能令人为他尽忠效力？一干教众所以没有反叛，只是迫于淫威、不敢轻举妄动而已，东方不败轻视豪杰之士，焉得不败？”

走完刀阵，来到一座门前，门前悬着厚厚的帷幕。上官云伸手推幕，走了进去，突然之间寒光闪动，八杆枪分从左右交叉向他疾刺，四杆枪在他胸前掠过，四杆枪在他背后掠过，相去均不过数寸。

令狐冲看得明白，吃了一惊，伸手去握藏在大腿绷带下的长剑，却见上官云站立不动，朗声道：“属下白虎堂长老上官云，参见文成武德、仁义英明教主！”

殿里有人说道：“进见！”八名执枪武士便即退回两旁。令狐冲这才明白，原来这八枪齐出，还是吓唬人的，倘若进殿之人心怀不轨，眼前八枪刺到，立即抽兵刃招架，那便阴谋败露了。

进得大殿，令狐冲心道：“好长的长殿！”殿堂阔不过三十来尺，纵深却有三百来尺，长端彼端高设一座，坐着一个长须老者，那自是东方不败了。

殿中无窗，殿口点着明晃晃的蜡烛，东方不败身边却只点着两盏油灯，两朵火焰忽明忽暗，相距既远，火光又暗，此人相貌如何便瞧不清楚。

上官云在阶下跪倒，说道：“教主文成武德，仁义英明，中兴圣教，泽被苍生，属下白虎堂长老上官云叩见教主。”

东方不败身旁的紫衫侍从大声喝道：“你属下小使，见了教主为何不跪？”

任我行心想：“时刻未到，便跪你一跪，又有何妨？待会抽你的筋，剥你的皮。”当即低头跪下。向问天和盈盈见他都跪了，也即跪倒。

上官云道：“属下那几个小使朝思暮想，只盼有幸一睹教主金面，今日得蒙教主赐见，真是他们祖宗十八代积的德，一见到教主，喜欢得浑身发抖，忘了跪下，教主恕罪。”

杨莲亭站在东方不败身旁，说道：“贾长老如何力战殉教，你禀明教主。”

上官云道：“贾长老和属下奉了教主令旨，都说我二人多年来身受教主培养提拔，大恩难报。此番教主又将这件大事交在我二人身上，想到教主平时的教诲，我二人心中的血也要沸了，均想教主算无遗策，不论派谁去擒拿令狐冲，仗着教主的威德，必定成功，教主所以派我二人去，那是无上的眷顾……”

令狐冲躺在担架之上，心中不住暗骂：“肉麻，肉麻！上官云的外号之中，总算也有个‘侠’字，说这等话居然脸不红，耳不赤，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便在此时，听得身后有人大声叫道：“东方兄弟，当真是你派人将我捉拿吗？”这人声音苍老，但内力充沛，一句话说了出去，回音从大殿中震了回来，显得威猛之极，料想此人便是风雷堂堂主童百熊了。